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绿光



内容提要

《绿光》：绿光与一个古老的传说有关，凡是看到它的那些人便不会再在感情方面做错事，因为它的出现摧毁了谎言与幻想；谁要有幸看到它，便会把自己的心和别人的心看得一清二楚。海伦娜·坎贝尔小姐就一心想看到绿光，否则决不结婚。她的两个舅舅为她选定了一位未婚夫，为了使他们相见，特安排一次奥班之行。这次奥班之行，坎贝尔小姐见到了绿光吗？她找到了自己的终身伴侣吗？

《旋转乾坤》：大炮俱乐部的主任巴比康及其助手们又有了一个大胆的计划——开发北极的煤矿。怎样才能到达那个冰雪之地，他们的决定是搬动北极！这个妄想使世界为之震撼。地球会不会毁灭？全世界的人惊惶恐惧起来，突然巴比康与其助手神秘消失，实验在进行，世界是否到了末日……

《天边灯塔》：阿根廷海军在南美洲尽头靠近南极的司达登岛上造了一座灯塔。岛上原潜匿有一伙海盗；在海军走后，便设计诱杀了两个灯塔看守员，剩下的第三个看守员法司奎士，看见众寡不敌，只好孤身逃走了。海盗在岛上靠引诱船

只失事，几年来积聚了不少财宝，最近又被他们弄到一只搁浅的二桅船，正预备装上全部财富，逃往太平洋去。智勇兼备的法司奎士探悉到海盗的企图，便竭力从中破坏，使二桅船始终没有能开出去。终于在最危急的关头，阿根廷海军开到了，使海盗全部伏法。

凡尔纳科幻探险小说全集

绿光

附《旋转乾坤》《天边灯塔》

〔法〕儒勒·凡尔纳 著

方 争 吴云凤 等译

青海人民出版社

绿光

绿光

〔法〕儒勒·凡尔纳著

方争吴云凤译

第一章萨姆和西布兄弟俩

“贝特！贝思！贝丝！贝特西！贝蒂！”呼叫这些名字的声音在海伦斯堡的豪华大厅中不停回荡——萨姆和西布兄弟俩喜欢如此称呼别墅的女管家贝丝夫人。

但在此时，无论是用这些昵称呼叫伊丽莎白·贝丝夫人，还是直呼其全名，这位举止文雅的管家都不会出现。

男管家帕特里奇手持直筒无边高帽，在大厅的门口出现了。

他站在那里，与两位坐在窗户旁边，红光满面的先生交谈。窗户饰有菱形玻璃的三个窗扇凸现于房屋的正面。

“先生们是在叫贝丝夫人吧，”他说道。“可是她并不在别墅里。”

“那她去哪里了，帕特里奇？”

“她陪坎贝尔小姐去花园里散步了。”

于是这两位先生打了个手势，帕特里奇便静静地退了回去。

这两位便是海伦娜·坎贝尔小姐的舅舅萨姆和西布，他俩真正的名字分别是塞缪尔和塞巴斯蒂安。他们可是地道的苏格兰人，出身于高地一个古老的家族，两人的岁数加起来有一百二十岁，哥哥萨姆比弟弟西布年长一年又三个月。若要扼要介绍一下这两位集荣誉、善心与奉献于一身的典范，无须更多，只须提及他们全部奉献给外甥女的生活。坎贝尔小姐的母亲是他们的姐姐，她在结婚一年后便守了寡，不久自己便重病缠身，很快便撒手归西。于是萨姆·麦尔维尔和西布·麦尔维尔便成了小孤儿坎贝尔在世上唯一的保护人，同样的爱心使他们不再为了别的，只是为了他们的外甥女才去活着，才去思考，才去幻想。

为了她，他们一直保持独身，并且无怨无悔，他们就是这样的好人，在这个世上除了是外甥女的监护人之外，他们不会再去扮演别的角色。甚至可以这样说：哥哥萨姆成了孩子的父亲，弟弟西布则成了孩子的母亲。有时坎贝尔小姐便很自然地如此和他们招呼：

“早上好，萨姆爸爸！您好吗，西布妈妈？”

除了狄更斯笔下的完人，伦敦城中善良、热心、仁慈、齐心的商人奇里伯兄弟之外，谁还能与这两位对做生意并不在行的麦尔维尔先生相提并论呢！恐怕很难再找到两对如此相像的人了。或许有人会指责本文作者盗用了《尼古拉·尼克白》这一（狄更斯的）代表作中的人物原型，但没有人会对此表示遗憾的。

萨姆与西布因他们的姐姐而与古老的坎贝尔家族的一个旁支联姻，两人常常如影相随，从不分开。接受了同样的教育使得两人拥有相同的精神气质。他俩一起在同一所学校的同一个班里接受了同样的教育。由于他俩老是用同样的语言就一切事情发表相同的意见，因此一个常常可以接茬用同样的手势，同样的话语说完另一个没说完的话。

总之，这两位可以说是快成了一个人了，虽然他们的外貌略有不同。总的来说，萨姆比西布略显高大，而西布则比萨姆稍胖一些；但是即使他们彼此交换脑袋上的灰色头发，每个人诚实的面孔上的固有特征也压根不会改变。麦尔维尔家族的后人的一切尊贵的印记，在那里得以保留。

需要补充的是，他们对服饰都显示出了相同的品味，喜欢做工简单的老式服装，钟情于英格兰产的上等呢料。如果说——谁又能够解释这种细微的差别呢——如果说有不同之处的话，那么也只是表现在对布料颜色的选择

上，萨姆似乎喜欢浅蓝色，西布则偏爱深栗色。

谁又曾想过与这两位可敬的绅士亲密相处？他们总是习惯于在生活中步调一致，或许在最终休息的时刻到来之时，他们会先后停止自己的脚步。不管怎么说，麦尔维尔家族最后的这两根顶梁柱还很强壮，他们还得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继续支撑着家族的古老建筑，这个古老家族的历史可上溯至十四世纪——那时是罗伯特·布鲁斯与华莱士所处的惊心动魄的英雄年代，在此期间苏格兰为了争取它独立自主的权利而与英格兰人作斗争。

但即使萨姆和西布压根再没有机会为国家的利益而战斗，即使他们的生活不是在漂荡不定之中，而是在财富所创造的安逸与平静之中度过的，也没有任何理由去指责他们，认为他们已经蜕化变质了。他们仍然秉承了祖先慷慨大方，乐行善施的传统。

两人身体都非常好，生活上没有任何可自责的不检点行为。他们肯定有一天会衰老的，但无论是从精神上还是肉体上看，他们一点都不显老。

或许他们有一个缺点——谁敢吹嘘自己是个完人？那就是他们的言谈中充斥着从著名的阿波斯伏德城堡主（Abbotsford），尤其是奥西昂（Ossian）的史诗中引用的比喻与格言，他们对此十分迷恋。然而，在一个诞生了芬格（Fingal）与沃尔特·司各特的国度里，谁又能因此而指责他们呢？

最后要说的是，他俩都是吸食鼻烟的瘾君子。在联合王国，无人不知烟草商的招牌上多是一位手持鼻烟盒的强壮的苏格兰男子，他身穿传统服装，像开屏的孔雀一样神气活现。麦尔维尔兄弟便与这些在烟草店挡风雨檐下吱吱作响的锌质彩色窗扇上的男子是一类人。他们的烟量比起特威德河两岸的其他人，有过之而无不及。但是，有一个细节值得一提，他们两人只有一个鼻烟盒，一个非常大的鼻烟盒，这件随身携带的用具交替着从一个人的口袋里转到另一个人的口袋里，如同他们之间的又一个联系手段。更不必说他们每小时10次同时犯烟瘾，吸食他们让人从法国弄来的上等烟末。当一个人从口袋里摸出鼻烟盒时，也就意味着兄弟俩均想美滋滋地抽烟了。要是打了喷嚏，两人便一起说：“愿上帝保佑我们！”

总之，就现实生活中的事情而言，萨姆和西布兄弟俩如同两个孩子，他们对这个世界上实践性的事情知之甚少，对于工业、金融与商业事务一无所知，并且也从未想着去了解这些事情；在政治上，或许他们是雅高宾分子对当政的汉诺威王朝仍有几分偏见，仍十分怀念斯图加特王朝的最后一任国王，就如同一个留恋墨洛温王朝的末代国王的法国人一样；最后，在感情方面两人亦是外行。

然而，麦尔维尔兄弟只有一个想法：看透坎贝尔小姐的心，猜出她内心深处的秘密与心思，如果有必要的话，去引导、发展她内心的那些心思，并最终把她嫁给一个他们中意的正直诚实的小伙子，嫁给一个只能令她感到幸福的人。看他们的意思——或者干脆听他们交谈——似乎他们已经找到了那个正直诚实的小伙子，找到了那个去完成令人羡慕的任务的人了。

指死亡——译者注

在苏格兰扎根的诺曼底家族，罗伯特一世和大卫二世便出身于这个显赫的家族——译者注，以下同苏格兰独立运动中的英雄人物。自1297年期他与爱德华一世相抗衡。后被俘，被斩首。

处于苏格兰与英格兰之间，长156公里——译者注

Jacobites，英格兰1688年革命后雅克二世及斯图加特王室的拥戴者——译者注

“海伦娜出去了，西布？”

“是的，萨姆。现在已是五点钟了，她不会迟迟不归的……”

“那么，她一回来……”

“我想，萨姆，得和她好好谈一次了。”

“再过几个星期，西布，我们的孩子就要满 18 岁了。”

“黛安娜·弗农的年龄，萨姆。难道她不比《罗布·罗伊》中可爱的女主人公同样迷人？”

“是的，萨姆。她举止风雅……”

“气质不凡……”

“见解独特……”

“她更令人想起黛安娜·弗农，而不是弗洛拉·马克·艾弗，《韦伏莱》（WaveHey）中的大美人！”

麦尔维尔兄弟为本民族的作家而无比自豪，又列举了《古玩商》、《盖伊·曼那闰》、《修道院长》、《修道院》、《珀斯的漂亮姑娘》、《肯尼沃思的城堡》等作品中的女主人公的名字；但所有这些人，在他们看来，都得让位于坎贝尔小姐。

“她是一朵长得有点快乐的幼小的玫瑰，西布，合适的作法应当是……”

“替她找一个保护人，萨姆，我禁不住想说最合适的保护人……”

“自然是她的丈夫，西布，因为他也在同一块土地上生根……”

“并且和受他保护的玫瑰一起自然生长，萨姆。”

麦尔维尔兄弟一起引用了从《最佳园丁》一书中找到的这个隐喻。他们无疑对此十分满意，因为两人气色很好的脸上挂满了笑容。西布打开了公用鼻烟盒，并十分轻巧地把两个手指塞了进去，然后他便把烟盒递到了萨姆手里。萨姆猛吸了一撮之后，把盒子装入了自己的口袋。

“那么，我们就这样达成一致了，萨姆？”

“一如从前，西布！”

“甚至在保护人的选择上？”

“还能再找到第二位比那个年轻学者更讨人喜欢，更合海伦娜意愿的人吗？他可不止一次向我们表露了恰如其分的感情……”

“并且在他看来是如此严肃的感情！”

“真是不容易。他在牛津大学和爱丁堡大学接受教育并从那里取得学位……”

“一个与泰恩多尔不相上下的物理学家。”

“一个可与法拉德伊相提并论的化学家。”

“对世上万事万物都有着深刻的认识，萨姆……”

“没有任何可以难住他，使他讲不出道理的问题，西布……”

“出身于法夫郡一个显赫的家族，此外，他还是一大笔财富的拥有者……”

“更不必说他那讨人喜欢的面孔，依我看，他那付铝框眼镜甚至令他更加潇洒！”

苏格兰山地人 1671—1734，因劫掠而出名。

Tyndall, 1820—1893，爱尔兰物理学家，他发现了复冰现象——译者注

Faraday, 1791—1867，英国物理学家，他提出了静电感应理论。

这位被谈论的人物的眼镜镜框可能是钢质的或镍质的，甚至可能是金质的，麦尔维尔兄弟在那里连一个足以引起退换的瑕疵也没有发现。确实，再没有比这个光学器具更适合年轻学者的东西了，它恰好使他们略为严肃的脸庞显得更加完备。但是这个上过大学取得学位的年轻人，这位物理学家、化学家与坎贝尔小姐相匹配吗？既然坎贝尔小姐像黛安娜·弗农，众所周知，黛安娜·弗农对她的堂兄，学者拉什雷除了表露出朴实的友谊之外，再没有表露其他感情，并且在书的最后也没有嫁给她的堂兄。

好啦！兄弟俩压根不会为此犯愁，这也显示出两个老小伙子在处理这些事情上缺乏经验，显得无能为力。

“他们已常常开始碰面，西布，并且我们的年轻朋友并非对海伦娜的美貌无动于衷！”

“对此我深信不疑，萨姆，神圣的奥西昂，如果他已赞美过她的美德，她的美貌与典雅则称她为莫伊娜，也就是说为众人所爱……”

“除非他把海伦娜比作菲奥娜，西布，也就是说比作盖尔人时代绝代的美女！”

“难道他没有猜透海伦娜的心思，萨姆，当他说：她离开了偷偷叹息的隐身处，如同东方云团簇拥的月亮一样出现了，光彩照人……”“妩媚迷人的亮光包围着她，西布，她轻盈的脚步声十分悦耳，宛如一首动听的乐曲！”

幸而兄弟俩就此打住了，从抒情诗人描绘的云彩斑斓的天空中重新跌落在了现实之中。

“毫无疑问，”一个说道，“如果海伦娜令我们的年轻学者痴迷，那么她也会喜欢这个年轻人的……”

“那么，就海伦娜而言，萨姆，如果她还没有注意到自然赋予年轻学者的一切高贵品质的话……”

“西布，那唯一的原因就是我们还没有告诉她，是考虑嫁人的时候了。”

“但是当我们只是把她的心思朝这个方向引，却发现她不是对丈夫，就是对婚姻报有一些成见的话……”

“她会立即作出肯定回答的，萨姆。”

“就如同那位可敬的本尼迪可塔一样，西布，在长时间抵制之后……”在《小题目大作》的结局里，最终还是嫁给了比阿特斯。”

这就是坎贝尔小姐的两位舅舅处理事情的方式。在他们看来，坎贝尔小姐与年轻学者的结合与莎士比亚喜剧的结局一样自然。

他们一起站了起来，带着会意的笑容互相看了看，有节奏地搓着手（表示满意）。这桩婚事。已是板上钉钉的事！可能会出现什么麻烦呢？年轻小伙子已向他们求婚，姑娘则眼看着就要作出答复了。至于如何答复已是不言自明，根本用不着担心。一切都是那么的合适，剩下的只是确定婚礼的日期了。

毫无疑问，婚礼的仪式将会令人十分满意。它将在格拉斯哥举行，但它肯定不会在圣·芒戈教堂举行，虽然这个教堂是苏格兰唯一一座在宗教改革时期和圣·马格纳斯教堂一起得以保存的教堂。肯定不会的，因为它太大了，对于婚礼仪式而言显得过于沉重压抑。麦尔维尔兄弟认为婚礼应该展现青春的活力和爱的光芒。他们宁肯选择圣·安德鲁教堂或圣·伊诺克、圣·乔治教堂。

兄弟俩与其说用谈话方式，不如说用独自的方式继续构思他们的计划，

因为两个人老是用同样的言语表达一连串相同的想法。嘴在不停地动着，他们的眼睛却通过大窗洞上的菱形玻璃观察着花园里郁郁葱葱的树木，此时坎贝尔小姐正在树下散步。在园里似锦的花团围住了潺潺的溪流，天空中则飘荡着中部苏格兰高地特有的明亮的云彩。麦尔维尔兄弟不再徒劳地对视，但他们仍不时本能地彼此挽着胳膊，拉着手，好像要通过一股电磁流来更好地彼此沟通。

是的！再绝妙不过了！事情将会办的体面、排场。西乔治街那些可怜的穷苦人，如果有的话——哪里又没有穷人呢？他们在婚庆的日子里也不会被忘记的。要是万一坎贝尔小姐希望一切从简，并企图就此说服他们的话，他们会在平生中第一次坚决不向她低头，而且要寸步不让。依照古老的传统，客人们得在婚礼的宴席上纵情狂饮。想到这些萨姆和西布的右臂都半伸出来，如同已经在提前交换著名的苏格兰吐司。

就在这时，大厅的门开了。一位满脸绯红的年轻姑娘快步走了进来。她舞弄着手里的报纸，走到麦尔维尔兄弟面前，吻了每人两下。

“您好，萨姆舅舅。”她说道。

“你好，亲爱的孩子。”

“您好吗，西布舅舅？”

“好极了。”

“海伦娜，”萨姆说道，“我们有件小事要和你商量一下。”

“一件小事！什么事？舅舅，你们又有什么密谋？”坎贝尔小姐用狡黠的目光打量着她的两位舅舅，问道。

“你认识亚里斯托布勒斯·尤尔西克劳斯这个年轻人吗？”

“我认识他呀。”

“你讨厌这个人吗？”

“为什么我会讨厌他呢，萨姆舅舅？”

“那么你喜欢他吗？”

“为什么我要喜欢他呢，西布舅舅？”

“萨姆和我经过深思熟虑，决定把你嫁给他。”

“让我结婚！我！”坎贝尔小姐一边叫嚷着，一边捧腹大笑，整个大厅里都回响着她的笑声。

“你不想结婚吗？”萨姆问道。

“结婚有什么用呢？”

“一辈子也不……？”西布问道。

“一辈子也不结婚。”坎贝尔小姐答道，她的嘴角依然挂笑，神情却变得严肃起来。“一辈子也不，舅舅，至少只要我还没有看到……”

“没有看到什么？”萨姆和西布两人同声叫道。

“只要我还没有看到绿光。”

第二章海伦娜·坎贝尔

麦尔维尔兄弟和坎贝尔小姐居住的别墅离海伦斯堡小镇有三英里，它座落在加尔—洛克岸。克莱德湾右岸尽是一些风景如画却又变幻莫测、凸出凹进的锯齿状河岸，加尔—洛克河岸便是其中之一。麦尔维尔兄弟和他们的外甥女冬季住在格拉斯哥西乔治街一个离布莱兹伍德广场不远的历史悠久的旅馆里，那里是新城里的富人区。在那里他们一年中住六个月，除非任性的海伦娜——他们对她是言听计从——拉着他们在意大利、西班牙或法国进行长时间的旅行。在旅行当中，他们始终是在用小姑娘的眼睛看东西，去那些她高兴去的地方，在那些她乐意逗留的地方逗留，欣赏赞叹那些她喜爱的东西。然后，当坎贝尔小姐用钢笔或铅笔记录了她的旅行感受，并心满意足地合上记事簿之后，兄弟俩便顺从地踏上了回联合王国的归途，并带着几分满足回到西乔治街舒适的旅馆里。

五月已过了三个星期，萨姆和西布忽然特别想去乡下住住，这个想法刚好与坎贝尔小姐的想法不谋而合，她也非常想离开格拉斯哥这个喧嚣的大工业城市，远离有时甚至涌入布莱兹伍德广场商贩的叫卖声；重新看到没有烟雾的天空，呼吸到没有碳酸的空气，这是格拉斯哥这个早在几个世纪以前英国烟草买卖官员便确立了其商业中心地位的古老都市所没有的。

于是家里的所有人便出发了，去往最多二十英里外的乡间别墅。

海伦斯堡是一个很美丽的地方，那里的海水浴场是那些有闲暇时间在卡特琳湖和洛蒙德湖进行远行以变换在克莱德河消遣活动的人们经常光顾的地方，这对于一般游客而言则有点昂贵。

在离村子一英里的加尔—洛克河岸，麦尔维尔兄弟选择了一处最好的地方来建造他们的别墅，那里丛林青翠，溪流交错，地势起伏，宛如一个花园。园中树荫清凉，草坪如茵，花团似锦，争奇斗妍，草地上青绿的小草正是幸运的小羊羔的美餐，池塘里波光粼粼，野天鹅在里面栖息，华兹华斯曾这样描写这些姿态优雅的鸟儿：

天鹅和它的影子，一起（在水中）漂荡！

总之，这里汇聚了大自然里最美的景致，布局天然而成，没有丝毫人为的痕迹。这里就是显贵的麦尔维尔家的夏季别墅。

需要补充的是，从花园中处于加尔—洛克河岸上方的地方放眼望去，景色更为宜人。在狭窄的海湾外面，往右看，目光便会首先停留在罗森黑德半岛，在那里耸立一幢属于阿盖尔公爵的意大利式别墅；在左边，海伦斯堡靠海的房屋连成一片，勾勒出了起伏不定的海岸线，两三座钟楼从房屋群中突兀而出，镇子雅致的《Pier》延伸在湖泊的水面上为汽船服务，镇子背后的山丘上散落着几幢漂亮的屋子；在正面，克莱德河的左岸，格拉斯哥港，纽马克城堡遗址，格里诺克和港口林立的挂满了彩色旗子的船桅，一起构成了一幅色彩斑斓的画面，令人流连不已。

如果再登上别墅的主塔，视野便会更加开阔，景色也更加迷人。

主塔呈四方形，哨亭轻悬于其四方平台的三个角上，上饰有雉堞，堞眼朝下，护墙上饰有一圈条石；在平台的第四个角上一座八角小塔巍然而立，那里竖立着一根旗杆。在联合王国所有房屋的屋顶和所有船只的尾部，都可看到直立的旗杆。这种新式的城堡主塔俯视着构成别墅的其他建筑整齐有序的屋顶，多重交错的山墙，若隐若现的窗洞，向外凸出的正面建筑，紧贴窗户的饰有遮窗格栅的阳台，以及屋顶上精心建造的壁炉——无穷无尽的想像

力是盎格鲁—撒克逊建筑艺术得以不断充实的源泉。

坎贝尔小姐喜欢呆在小塔的平台上，在迎着来自克莱德湾的微风徐徐飘扬的国旗下独自沉思。她把那里收拾成了一个很惬意的隐身之地，通风条件好得如同真正的了望台；在这里她随时可以读书，写字，睡觉，并且免遭风吹日晒雨淋。大多数情况下，在这里可以找见她。如果她不在这里，那么她就会在园中小径上沉思梦想，忘识归途，有时她孑然一身在园中漫步，有时贝丝夫人则陪伴着她。否则，她便骑着马在周围的乡间小路上驰骋，后面跟着忠实的帕特里奇，他快马加鞭紧紧跟着自己的女主人。

在别墅众多的仆人中，有必要把贝丝夫人和帕特里奇这两个忠实的仆人与其他人区别开来，他们俩人在幼年时便与坎贝尔家紧紧地联在了一起。

伊丽莎白，Laluckie，即母亲之意——人们在苏格兰高地如此称呼女管家——她的岁数与她身上带的钥匙数一样多，她身上至少有 47 把钥匙。

她是一位地道的家庭主妇，举止庄重，办事有条不紊，精明能干，管理着整个家庭。或许她认为自己在抚养了麦尔维尔兄弟，虽然他们比她年岁大，但是，毫无疑问，她像慈母一样对坎贝尔小姐关怀备至。

紧接着这位可敬的女管家的便是苏格兰人帕特里奇，他是一位绝对忠实于主人的仆人，对家族的古老传统始终忠贞不渝。他总是一成不变地穿着山民们常穿的传统服装，头戴斑蓝色直筒无边帽，苏格兰花格呢作成的褶迭短裙一直垂到膝部，裙子上面则是 pouch，一种特有的外面有长毛的钱袋，高腰腿套用有菱形图案的饰带扎了起来，脚上穿着一双牛皮作成的便鞋。

有贝丝夫人来掌管家务，有帕特里奇在旁边协助监督，对于那些希望家庭生活安逸平静的人而言，还会再去奢望什么呢？

或许大家已注意到，当帕特里奇在与麦尔维尔兄弟答话时，他总是如此称呼自己的女主人：坎贝尔小姐。

这是因为，如果这位诚实正直的苏格兰人称她为海伦娜小姐，也就是说直呼其教名的话，那么他就触犯了标志着等级的规矩——这种行为用“冒充高雅”这个词来定义再恰当不过了。

事实上，一位绅士家的长女或独生女，甚至当她还在摇篮里的时候，人们也从不会使用她的教名来称呼她的。如果坎贝尔小姐是贵族院议员的女儿的话，人们便会称她为 Lady Helena。然而她所属的这个坎贝尔家族只是勇士科林·坎贝尔家族的一个旁支，而且与历史可追溯至十字军东征的坎贝尔家庭的直系离的很远。几个世纪以来，许多旁支从主干中分离出来，逐渐远离了有着光辉业绩的祖先，这当中有阿盖尔家族、布雷德贝家族、洛赫内尔家族等等；但是，尽管与直系离的很远，因她的父亲，海伦娜仍然感到她的血管里流动着这个显赫的家族的血。

虽然她只是被称作坎贝尔小姐，她仍是位真正的苏格兰女子，图勒岛上的高贵的小姐之一，有着一对蓝色的眼睛和一头金黄色的秀发；要是把弗农或爱德华为像她这样的苏格兰女子所作的肖像放在明纳、布伦达、艾米·罗比查特、弗洛拉·马克·艾弗、黛安娜·弗农、沃德杜尔小姐、凯瑟琳·格洛弗、玛丽·艾弗奈尔中间，也会毫不逊色于这些英格兰人喜欢汇聚在一起的他们的伟大作家笔下的美女。

海伦娜小姐，Lady 是对英国拥有爵位的贵族妻女的尊称。

古人称欧洲北部的一个岛为图勒岛，可能是设德兰岛中的一个或冰岛，那里的神话传说启迪了诗人歌德。

事实上，坎贝尔小姐非常迷人。她姣美的脸庞上有一双蓝汪汪的眼睛——这是苏格兰湖水那种蓝色，如同人们所说的那样——，她身材中等，却很匀称，走起路来步伐有点豪迈，面部常常显出几分迷惘，除非流露出的些许矜持方使得她的脸上有了点生气，总之她便是优雅与高贵的化身。坎贝尔小姐不光人长的漂亮，心地也很好。虽然她的舅舅很富有，但她并不去刻意显得自己很有钱，并且她乐行善施。她的所作所为正好应验了盖耳人的一句古老谚语：张开的手总是满的！与她所在的省份，她出身的家族，她的家庭相联系，人们便看得出她是个真正的苏格兰女子。她给最低下的苏格兰人树立了最自命不凡的约翰片（英国人）的形象。当某位山地人演奏苏格兰风笛的声音穿过田野传入她的耳朵时，她的爱国情感便如同竖琴的琴弦一样震动起来。

德·迈斯特曾说过：“在我们身上，有两个存在的生命体：我和另外一个我。”

坎贝尔小姐的“我”，是一个理智、慎思的生命体，它更多地从义务角度而不是权利角度出发去勾勒生活。

她的另外一个“我”，则是一个富于幻想、有些迷信的生命体，喜欢读那些令人叹息不已的传奇传记，这些书在芬格的国度里随处可见；与骑士小说里的女主人公几乎不太相似，这个生命体会跑遍周围的峡谷，以便听到“斯特拉斯德恩的风笛声”。高地人称穿过偏僻小径的风为“斯特拉斯德恩的风笛声”。

萨姆和西布兄弟俩既喜欢坎贝尔小姐的“我”，也同样喜欢她的“另外一个我”！但是得承认，如果说前者是因其理性而令他们无比喜欢的话，后者则常常用出其不意的答辩，反复无常的性格和突发的奇异梦想搞的他们分不清东西南北。

“让我结婚！‘我’会说，嫁给尤尔西克劳斯！……再看看罢……以后再说罢！”

“绝不……只要我还没有看到绿光！”“另外一个我”答道。

当坎贝尔小姐坐在窗户的哥特式椅子上时，麦尔维尔兄弟俩对视了一下，一点也没搞明白是怎么回事。

“绿光能给她带来什么呢？”萨姆问道。“为什么她想看这种光呢？”西布回问道。究竟是因为什么？人们拭目以待。

第三章晨邮报上的文章

下面便是物理学爱好者们在当天的《晨邮报》上读到的文章：

您可曾观察过在海平面落山的太阳？是的，有可能见过。那么，您是否一直观察着它，直到日轮的上半部浸入水面，也就是说它眼看着就要全部消失？毫无疑问，也有可能您这样做过。那么，当天空一片澄净时，您可曾注意到就在这个发光的天体放射出最后的光芒时所发生的现象？没有吧。好的，以后您要一有机会——这种机会可不是很多——来作这样的观察时，您就会发现，撞入您的眼帘的并不是人们所说的红色光线，而是“绿光”，这是一种不可思议的绿色，没有一个画家能够在他的调色板上调制出这种绿色；在自然界，无论是在种类繁多的植物，还是最为清流的海水，它们的色彩没有一个与这种绿色相同！要是天堂上有绿色的话，或许便是这种绿色，它无疑是代表着希望的真正的绿色！

这就是晨邮报上的文章，坎贝尔小姐走进大厅时手里拿的便是这份报纸。这篇文章引起了她的兴趣。她用激动的语气把上述文章中绘声绘色地赞颂“绿光”美丽之处的片段念给两位舅舅听。

但是，坎贝尔小姐并未告诉他们这种绿光与一个古老的传说有关，直到现在她还未领悟这则源于苏格兰高地、无法解释的传说的奥妙，其内容大致如下：这种绿光的功效是，凡是看到它的那些人便不会再在感情方面作错事，因为它的出现摧毁了谎言与幻想；谁要有幸看到它，便会把自己的心和别人的心看得一清二楚。

但愿人们原谅这位苏格兰高地姑娘被晨邮报上的文章重新勾起的诗意般的轻率信从！

在听坎贝尔小姐说话时，萨姆和西布两人瞪着眼睛，呆若木鸡。直到现在，他们还没有看到绿光，并且他们还理所当然地认为世上从未有人看到过它。这似乎并不是海伦娜的主意，但她声称要把自己一生中最为重要的行动与观察这一现象联系起来，却是绝无仅有的。

“啊！这就是人们常说的绿光？”萨姆轻摇着脑袋问道。

“是的。”坎贝尔小姐答道。

“这就是你必须得看的东西？”西布问道。

“我要去看的话，也得你们允许，两位舅舅，我希望越早越好，如果你们不生气的话！”

“在你看到它之后呢……？”

“那我们就可以谈一谈亚里斯托布勒斯·尤尔西克劳斯先生了。”

萨姆和西布偷偷对视了一下，神情狡黠地笑了起来。

“那这就去看绿光吧。”一个说道。

“一刻也不要耽误！”另一个补充道。

当他们准备打开大厅的窗户时，坎贝尔小姐用手拦住了他们。

“得等到太阳落山时才能进行观察。”她说道。

“那么今天晚上……”萨姆说道。

“但愿太阳在最为澄净的海平面落山。”坎贝尔小姐说道。

“晚饭后，我们三个一起去罗森黑德岬角。”西布说道。

“或者我们干脆登上别墅的塔楼了望。”萨姆说道。

“无论在罗森黑德岬角，还是在塔楼上，我们所看到的只是克莱德湾滨海地带的海平面。然而我们得在水天交接处观察落山的太阳。可是，两位舅

舅，你们却急不可待地让我面对这个看不到绿光的海平面！”

坎贝尔小姐脸上带笑，却又一本正经地说话，麦尔维尔兄弟俩因此也禁不住着急起来。

“大概不必如此着急吧？”萨姆嘴上说着，心里却巴不得让她看到绿光。

西布也在旁边帮腔：“我们总还是有时间的。”

坎贝尔小姐轻轻地摇了摇头，说：“我们不会有多少时间的，并且时间非常紧。”

“是否是出于为亚里斯托布勒斯·尤尔西克劳斯的利益考虑……”萨姆说道。

“他的幸福似乎是建立在对绿光的观察上。”西布说道。

“不，这是因为我们已在八月份了，舅舅！再过不久苏格兰的天空上就会笼罩着缭绕的云雾，这是为什么我们要充分利用夏末秋初尚余的美丽夜晚！我们何时出发？”坎贝尔小姐问道。

毫无疑问，坎贝尔小姐在今年必须得看到绿光，要是这样的话时间就很紧了。立即动身去苏格兰西海岸的某个地方，在那里舒舒服服地住下来，每天晚上去观察太阳落山，观看它放射出的最后的光芒，这就是摆在面前要作的事情，一天也不能耽搁了。

或许坎贝尔小姐有机会实现她这个有些离奇的愿望，如果天空适于观察这一现象的话——这种机会微乎其微——晨邮报是如此报道的。

消息最为灵通的报纸这种说法不无道理。

首先，得在西海岸寻找挑选出一处能够看到这一现象的地方，但是，这样的话，就得从克莱德湾走出去。

实际上，整个克莱德湾尽是些挡住了视线的障碍物：基勒·德·布特，阿兰岛，克那普德半岛和康提尔半岛，汝拉岛，艾莱岛，这些地质时期被弄的七零八落的岩石散布在海中，在阿盖尔郡整个西半部形成了一个岛链。在那里压根不可能找到一段可以看到日落的海平面。

那么，要是不想离开苏格兰，就得在秋季黄昏时分的雾气到来之前，尽量往南或往北走，找到一个无遮无拦的地方。

去哪个地方对坎贝尔小姐而言都无足轻重，无论是爱尔兰海岸，法国海岸，或是西班牙海岸、葡萄牙海岸，只要能看到那个发光的天体就行了，看到它最后的光芒。无论麦尔维尔兄弟怎么想，他们都得陪着她！

两位舅舅如同外交官一样敏捷的交换了一下眼色，然后忙不迭地接过了话茬。

“那么，亲爱的海伦娜，”萨姆说道。“再没有比满足你的愿望更容易的事情了，我们去奥班吧！”

“我敢肯定，没有比奥班更好的地方了。”西布补充道。

“去奥班，”坎贝尔小姐问道，“能看到海平面吗？”

“何止一个！”萨姆喊道。

“一个！有两个呢！”西布嚷道。

“太好了，我们出发吧！”一个说道。

“三天以后再走也不迟。”另外一个说道，他认为有必要作出轻微的让步。

“不，明天就走。”坎贝尔小姐答道。在预告晚餐的铃声中，她从椅子上站了起来。

“明天，对，明天！”萨姆说道。

“我们倒是希望现在已经在那里了！”西布插嘴说道。

他们说的是真心话。为什么这老兄弟俩如此着急呢？因为，亚里斯托布勒斯·尤尔西克劳斯已经在奥班度假两周时间了，对此一无所知的坎贝尔小姐将会在那里碰到这位麦尔维尔兄弟选中的学者中的精英。兄弟俩对此没有丝毫怀疑。他俩自作聪明地认为，坎贝尔小姐被徒劳地观察日落弄的精疲力竭之后，最终会放弃她那异想天开的幻想，用自己的手挽起来未婚夫的手。虽然她对年轻学者心存疑虑，但最终她还是会和他合而为一。亚里斯托布勒斯·尤尔西克劳斯的出现肯定不会令她感到尴尬的。

“贝特！贝思！贝丝！贝特西！贝蒂！”这一串名字又在大厅里响了起来。这次贝丝夫人出现了，并被告知打点好行装，明天要出发远行。

必须赶快行动。气压计的指针停留在 30 英寸又 3/10 处（769 毫米），预示着一段好天气。要是明天早上出发，便会在天气不错的时候抵达奥班，并观看日落。

自然这一天贝丝夫人和帕特里奇是动身前别墅坦克最为忙碌的人了。女管家的 47 把钥匙在裙子口袋里叮当作响，如同西班牙母骡的铃铛。有多力柜厨，多少抽屉要打开又得关上呀！或许海伦斯堡的别墅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空无一人？难道不应对坎贝尔小姐反复无常的性格予以考虑？在看完绿光之后，这个迷人的人儿想骑马该怎么办？要是绿光玩起了捉迷藏的游戏，羞羞答答地不肯显现该怎么办？如果奥班的海平面有云雾，无法观察绿光该怎么办？如果得去苏格兰更南边的海岸，去英格兰或爱尔兰，甚至去欧洲大陆寻找一个新的观察点该怎么办？明天就出发，这已经定了，可是什么时候再返回别墅呢？一个月以后，还是六个月、一年、十年以后？

“为什么要去看那个绿光呢？”贝丝夫人问在旁边帮忙的帕特里奇。

“我也不知道。”帕特里奇答道。“但这应是件重要的事情。我们的女主人作什么事都自有她的道理，对此你是很了解的，Mavourneen。”

Mavourneen 是苏格兰人常用的一种俗语，如同法语中的“亲爱的”这个词，女管家也很乐意帕特里奇如此称呼她。

“帕特里奇，”她说道，“同你一样，我也认为坎贝尔小姐这个异想天开的想法里隐藏着什么秘密。”

“什么秘密？”

“噢，这谁知道！她要么是想断然否决，要么至少是想把她的两位舅舅提出的婚姻计划尽量搁置起来呗。”

“说真的，”帕特里奇接过了话茬，“我搞不明白麦尔维尔先生为什么如此看中那位尤尔西克劳斯先生！难道那个人真的与咱家小姐很般配吗？”

“毫无疑问的是，”贝丝夫人答道。“如果那个人只及她的一半，她便根本不会嫁给他的。她将会在两位舅舅每个人的脸上吻一下，用十分文雅的方式拒绝他们。然后两位舅舅便会非常奇怪自己怎么会考虑使这个人成为小姐的未婚夫。我觉得这个人的求婚一点也没戏！”

“我也是这么想的，Mavourneen！”

“你看，帕特里奇，坎贝尔小姐的心就像这把抽屉，用保险锁牢牢地锁住了。只有她才有打开锁的钥匙，别人要打开它，就得让她拿出那把钥匙……”

“或者把钥匙从她身上偷走！”帕特里奇笑着用赞同的口吻说道。

“谁也偷不了她，除非她自己愿意让别人拿走！”贝丝夫人说道。“要是小姐真会嫁给这位尤尔西克劳斯先生，风就可以把我的头巾吹到圣·芒戈教堂钟楼的尖顶上去！”

“他是个南方人！如果他生于苏格兰，肯定住在特威德的南边！”

贝丝夫人摇了摇头。这两位苏格兰人相处的很好。很难使他们视低地为古老的卡利多尼的组成部分，虽然联盟之间有条约。总之，他们俩根本就不是这桩婚事的赞同者。

他们衷心希望坎贝尔找到一个意中人。但如果是这个人，可就太不令他们满意了。

“啊，帕特里奇！”贝丝夫人辩道。“山地人的古老习俗仍是最为合适的。我们古老家族的传统使往昔的婚姻比今日的更为美满幸福！”

“你说的再对不过了，Mavourneen！”帕特里奇一本正经地说道。“那时人们更多地是在心灵上而不是在钱袋里寻找幸福！钱，纵然很好，但是感情却是无价的！”“是的，帕特里奇。那时在结婚前先得彼此了解对方！你还记得基尔科沃的圣·奥拉庙会吗？它从八月初开始。在此期间，年轻人们成双结对，人们称这些一对对的男女青年为‘八月初的兄妹！’说是兄弟，难道这不是在委婉地告诉你他们会成为夫妻的吗？这不，我们现在刚好就在八月，在往昔庙会举行的时间！”“但愿他们听得见你的话！”帕特里奇说道。“萨姆先生和西布先生，如果当初他们与某位温柔高贵的苏格兰女子联姻，就不会有今天的共同命运。并且，现在坎贝尔小姐就有了两位舅妈！”

“你说的很对，帕特里奇。”贝丝夫人说道。“但今天企图把坎贝尔小姐嫁给尤尔西克劳斯先生，无异于让克莱德湾的水由海伦斯堡涨到格拉斯格，如果他们的结合在一周内不破裂的话！”不必再去探究基尔科沃业已消失的风俗所允许的那种亲密可能会产生的麻烦，应当说贝丝夫人的话还是有道理的。但是，无论如何，坎贝尔小姐和尤尔西克劳斯先生根本就不是八月初的兄妹，即使有一天他们结婚了，新婚夫妇也没有彼此了解，没有经受圣·奥拉庙会的考验。无论如何，庙会是为了商业而不是婚姻而举行的，尽管贝丝夫人和帕特里奇有多么的不情愿。他们两个人嘴上在聊天，手上却一刻也没有耽误。

出发的时间已经定了，度假的地方也选好了。在明天反映高档生活的报纸上的“旅行与度假”专栏，麦尔维尔兄弟和坎贝尔小姐的名字便会被列入去奥班的海滨疗养地的名录。但这次旅行该怎么走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有两条不同的路线均可到达在格拉斯哥西北方向约一百英里外、濒临马尔海峡的奥班小城。第一条路是取道陆路，先到鲍灵，经过丹巴通，沿着莱温河右岸到达洛蒙德湖畔的巴朗克；穿过这个有三十多座小岛的苏格兰最美丽的湖泊，沿着湖畔马克·格雷戈和马克·法林留下的足迹，在罗布·罗伊和罗伯特·布鲁斯的国度里旅行，便到了达尔马林；由那里取道一条建在半山腰、俯临峡湾与激流的盘山公路，经过格兰扁山脉最初的洗礼之后，游客便在布满了欧石南、冷杉、橡树、落叶松、桦树的狭谷中穿行，最后他便在惊叹不已之中到达奥班。奥班的海岸是整个大西洋中最为宜人的其他那些海岸所无法比及的。

取道这条路将是一次令人陶醉不已的旅行，是在苏格兰旅行的每个人都曾走过的或都应当走的。但走这条道就不能看到海平面。虽然麦尔维尔兄弟建议坎贝尔小姐走这条路，但他们也只是白费劲。

第二条道则是水路，既包括内河航行也包括海上航行。沿着克莱德河乘船而下至克莱德海湾，再在星罗棋布的大小岛屿之间航行，这些岛屿在海湾中连成一片，形同一个关节暴露的瘦长的手掌。从手掌的右侧迎水而上，就到了奥班港。这条路是坎贝尔小姐一心想走的。对于她而言，洛蒙德湖和卡特琳湖美丽的风光已不再具有什么吸引力。此外，穿过海上的岛屿，远离海峡与海湾，便可以看见在西边显现的水线。那么，在这次旅行行将结束之时，海平面上要是没有什么水雾，或许还能看到太阳落山时仅仅持续五分之一秒的绿光。

“您知道，西布舅舅，”坎贝尔小姐说道。“您也知道，萨姆舅舅。观看绿光只需那一瞬间！如果我已经看到了自己想看的東西，旅行也就结束了，再去奥班就没有任何意义了。”

这可不是麦尔维尔兄弟愿意看到的事情。他们想在奥班住上一段时间——原因大家都知道——他们并不希望绿光过早的出现扰乱了他们的计划。

然而，既然坎贝尔小姐拥有决定性的发言权并决定走水路，于是兄弟俩便舍弃了陆路。

“见鬼去吧，这该死的绿光！”海伦娜离开大厅后，萨姆嘟囔道。

“还有那些想象出绿光的人！”西布嘀咕道。

第四章沿克莱德河而下

第二天是8月2日。一大早，坎贝尔小姐便在麦尔维尔兄弟和贝丝夫人、帕特里奇的陪伴下在海伦斯堡火车站登上了火车。

他们得到格拉斯哥去坐汽船，因为每天往返于格拉斯哥和奥班之间的汽船不在沿岸海港停靠。

7点钟时，火车把这五位乘客送到了格拉斯哥火车站，然后他们便乘坐一辆马车去往布鲁姆拉桥。

在那里，哥伦比亚号汽船等待着它的乘客；从它的两个烟筒里喷出的黑烟与克莱德河上的水雾混在了一起，雾气已经开始消退了，太阳铅灰色的光盘依稀透射出几缕金黄色的光芒。又是一个晴朗的日子。

行李被装上船后，坎贝尔小姐和她的旅伴们也很快上了船。

此时，钟声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敲响，以召唤那些尚未上船的人。机械师发动了船，船桨的叶片在水中激起串串黄黑色的水泡。一声长笛响过之后，缆绳被解开了，哥伦比亚号便顺流而下。

在联合王国，乘客们要是挑这拣那，那可不是什么得体的行为。这些无处不有的豪华汽船属于运输公司管理。

水道、内港和海湾均非常狭小，每天来来往往的豪华汽船在海湾里犁出道道水波。不必奇怪于克莱德河上为何交通如此繁忙。沿布鲁姆拉街的汽船码头上，一艘艘汽船喷着烟停泊在那里，船身用最为鲜艳的颜色漆染，金黄色与朱红色交相辉映。它们随时准备驶向四面八方。

哥伦比亚号亦是如此。它的船身很长，船首尖细，吃水线很细，它配备了一台马力强劲的机器来驱动直径很长的齿轮，因此船速非常快。船上的客厅与餐厅极尽舒适，宽敞的轻甲板用有垂饰的天篷遮了起来，甲板上有一些铺着软垫的长凳与椅子——这可是一个真正的平台，还用精美的栏杆围了起来。在这里乘客可以沐浴着新鲜的空气，凭栏远眺。

游客可真不少。他们来自不同的地方，有苏格兰人，也有英格兰人。八月份是旅行的黄金季节。而在克莱德湾和赫布里底群岛旅行尤其受欢迎。乘客中，有的是全家一起出动，他们家庭的和睦得到了上天慷慨的祝福；船上的年轻姑娘活泼可爱，小伙子们文静潇洒，孩子们则对旅行中的奇闻轶事习以为常；乘客中还有一些牧师，他们在汽船上总是为数不少，头戴高高的丝质帽子，身穿长长的直领黑色礼服，带披肩的坎肩上是镶着花边的白色领带；再就是几个农夫，头戴苏格兰直筒无边高帽，他们略显笨拙的举止令人想起六十年前的苏格兰小地主；船上还有约半打外国人，这当中有德国人，他们即使在德国之外也仍然显得十分的不苟言笑，此外，还有三四个法国人，他们即使在法国之外也丢不掉好献殷勤的天性。

要是坎贝尔小姐像其他的苏格兰女子那样，一上船便坐在某个角落里，在整个旅程中一动不动，那她无须转动脑袋，便可欣赏从她眼前经过的克莱德河岸的风景。可是她却喜欢跑来跑去，一会在船尾，一会又到了船头，观看两岸散布的连绵不断的城镇与村庄。结果是，陪伴她的萨姆和西布兄弟俩，一会得回答她提出的问题，一会又得证实她的观察，赞同她的意见，在从格拉斯哥到奥班的旅程中忙得不亦乐乎，连一小时的休息时间都没有。然而，他们压根没有去想发牢骚，因为这是他们的分内之事。他们本能地跟着坎贝尔小姐，不时交替着美美地抽上一撮鼻烟，心情简直是好极了。

贝丝夫人与帕特里奇坐在轻甲板的前半部，亲切地谈论着逝去的时光，

消失的习俗和四分五裂的古老家族。这些令人永远怀念的往昔岁月在哪里？那时，克莱德河澄清的水平面还没有消失在工厂排出的烟雾之中，河两岸也不会回响着汽船杙槌沉闷的撞击声，河水也不会因有几千艘来往的汽船而变得浑浊不堪。

“往昔的日子还会重现的，或许重现的时间甚至比人们所想像的还要快。”贝丝夫人用十分肯定的语气说道。

“我盼着这一天。”帕特里克一本正经地说道。“这样我们就又可以看到祖先的古老习俗了！”

克莱德河两岸的风景从哥伦比亚号的船头不停地向船尾快速移动，宛如一付变幻不定的活动画页。河岸右边的帕特里奇村显现出来，它处于凯尔文河的入海口，有建造铁船的船坞，与对岸戈文村的船坞隔河相望。这里到处都可听到铁器碰撞发出的哐当声，再加上缭绕的烟雾与水蒸气，令帕特里克和贝丝夫人的眼睛与耳朵极不好受。

工业的喧哗吵闹声和充满炭味的烟雾渐渐消失了，造船厂，有盖顶的船坞，工厂的高大烟囱以及像动物园里的兽笼子一样的巨大铁质脚手架也渐渐远去，取而代之的是别致的住宅，林木掩映的别墅和散布于绿色丘陵之中的盎格鲁·撒克逊式的房屋。

这些乡间住宅与别墅构成了一个从不中断的链子，在一个城市和另一个城市之间展开。

过了坐落在河左岸的里伏尤镇之后，柯尔帕特里奇丘陵便在河右岸的同名村庄后面显现出来，任何一个由此经过的爱尔兰人都会不会不知道：圣·帕特里奇，爱尔兰的保护神就是在此出生。

直到这里，克莱德河仍是条真正的河流，由此往下，它便开始成为大海的一只臂膀。贝丝夫人和帕特里奇先是向勾起人们对苏格兰往昔历史的回忆的道格拉斯·卡斯尔遗址致敬，但他们的眼睛又很快扫视了为纪念哈里·贝尔而建造的方尖碑，这位第一艘机动船的发明者所发明的齿轮正在扰乱平静的水面。

游客们手持 Murray 看着几里外高耸在玄武岩上的邓姆·巴顿城堡旧址，它高约五百英尺，两个锥形顶部中最高的那个名为“华莱士之座”，华莱士是苏格兰独立斗争中的英雄。

此时，站在舷梯顶端的一位绅士——没有人去恳求他，也没有人认为他别有二心——，认为有必要为旅伴们作一次具有教育意义的小型历史学讲座。半小时以后，哥伦比亚号上的每一位乘客，除非是聋子，都知道了邓姆·巴顿城堡最初很有可能是罗马人修建的，并在十二世纪初成为皇家要塞；联盟条约签订后，它成为苏格兰王国固若金汤的四座要塞之一；1548年，玛丽·斯图加特由这里的港口出发去了法国，她与弗朗茨瓦二世的结合使她成为“短命的一日皇后”；拿破仑在被卡斯特里格内阁囚禁在圣赫勒拿岛之前，于1815年被关押于此。

“这多有教育意义呀！”萨姆说道。

“不光有教育意义，而且很有意思。”西布说道。“这位绅士值得我们赞扬！”

这两位认为讲座的每一个字也不能漏掉，他们亦对这个临时老师赞叹有加。而陷入沉思的坎贝尔小姐却什么也没有听到。这些东西至少现在丝毫勾不起她的兴趣。至于河右岸罗伯特·布鲁斯在那里死去的卡德罗斯城堡，她

一眼都未瞧。海平面，这才是她用眼睛执著地搜寻的东西。但在哥伦比亚号驶出这一系列圈住了克莱德海湾的河岸、岬角和山丘之前，他们是看不到海平面的。汽船经过的海伦斯堡小镇，格拉斯哥港、纽马克城堡遗址和罗森黑德半岛，她每天从别墅的窗户都看得到。她心里想，汽船是否能在花园里的溪流上航行。

更远处，在格里诺克市入海口处的船坞，近百艘汽船拥在了一起，坎贝尔小姐的思想也似乎在这些汽船中迷失。不朽的瓦特便出生在这个有着四十万人口的城市，它如同是格拉斯哥的工业和商业前沿。但这一切对坎贝尔小姐而言又有多重要呢？为什么她的目光停留在三英里外坐落在河左岸的古罗克村和坐落在河右岸的丹限村，停留在那些参差不齐的锯齿状峡湾？这些峡湾不断侵蚀着阿盖尔郡的滨外沙洲，使之凹陷得如同挪威的海岸。

不！坎贝尔小姐在焦灼地用眼睛搜寻着莱文塔楼遗址。难道她想在那里看到一个淘气的小精灵吗？根本不是的。她是想第一个看到照耀着克莱德湾出海口的克洛克灯塔。

灯塔终于在河岸的拐角处出现了，它犹如一盏巨大的明灯。

“克洛克灯塔，萨姆舅舅，克洛克，克洛克。”

“是的，克洛克。”萨姆的回答像其他高地人一样简短。

“大海，西布舅舅。”

“是大海。”西布答道。

“多美呀！”两位舅舅一起赞叹道。

他们说话的口气甚至会使人以为他们第一次看见大海。

一点没错，海湾变的越来越开阔，海平面也呈现出来。

然而太阳还没有走完它一天的一半行程。在五十六度赤纬线下，还得再过七个小时，它才会消失在大海中——坎贝尔小姐可真有点按捺不住去等七个小时！此外，这里的海平面在西南方向，太阳只有在冬至时才会掠过那里的孤形海面。在那里是找不到绿光的；要想找的话，得继续向西，并略微偏北走，因为八月初离九月份的秋至还有六个星期。

这并不重要。现在大海呈现在坎贝尔小姐面前。从科姆林群岛和轮廓柔和得如同用擦笔轻轻划过的巴特岛之间穿过，在艾思拉—克润山脊与阿兰山脉之外，水天交接处的线条一眼望不到头，并且好似用直线笔勾勒出来的一样异常清晰。

坎贝尔小姐完全陷入沉思之中，眼睛盯着那里看，一言不发。她站在舷梯上一动不动。太阳在她的脚下晒出了一个缩小的影子。她似乎在测量着发光的天体现在所处的位置与它的光盘将要浸入赫布里底群岛水面的那个点之间弧线的长度……但愿现在仍很澄净的天空在黄昏时不会被雾气笼罩住！

一个声音把她从梦想中惊醒。

“到时间了。”这是西布舅舅在说话。“到时间了？到什么时候了，舅舅？”“到吃午饭的时间了。”萨姆说道。“去吃午饭吧！”坎贝尔小姐答道。

第五章从一条到另一条船

午饭不冷不热——这是一顿美味的英式午饭，就餐是在哥伦比亚号的餐厅里——饭后，坎贝尔小姐和麦尔维尔兄弟俩又登上了甲板。

当海伦娜重新坐在轻甲板上的椅子上时，她禁不住失望地叹息道：“我的海平面呢？”

得说她的海平面已不复存在，它已消失了好几分钟了。此时，汽船航向朝北，沿着长长的巴特海峡溯水而上。

“真是糟糕，萨姆舅舅！”坎贝尔小姐撅着小嘴埋怨道。

“可是，亲爱的孩子……”

“我记下这笔帐了，西布舅舅！”

兄弟俩一时不知如何回答。但是，船改变了航向也不能责怪他们。现在船头又朝向西北方向。

事实上，走海路由格拉斯哥到奥班，有两条完全不同的路可走。

第一条——哥伦比亚号没有走——是两条路中比较长。汽船首先在巴特岛的首府罗瑟塞停靠，那里有十一世纪的古老城堡，巴特岛西的高大峡谷使整个岛屿免遭来自外海的狂风的侵袭。然后汽船可继续靠着岛屿的东海岸沿着克莱德海湾顺水而下，经过大小康布雷岛，再沿着这个方向前行就到了阿兰岛的南半部，这个岛几乎全是汉弥尔顿公爵的，由底层的岩石一直到高出海平面约八百米的戈特菲尔山的顶峰。然后舵手再改变航向，把罗盘的准线调向西边，绕过阿兰岛和康提尔半岛的顶端，由那里沿着东海岸逆水航行，便进入了吉戈汉航道。穿过艾莱岛和汝拉岛之间的桑德海峡，便到了洛恩海湾宽广的水面，这个海峡的顶端在奥班北面一点。

要是坎贝尔小姐有理由报怨哥伦比亚号没有走这条道的话，她的两位舅舅更有理由为此而遗憾。事实上，沿着艾莱岛海岸航行，他们将会看到马克·唐纳德的旧居。马克·唐纳德在十七世纪初，被坎贝尔家族打败并被驱逐，不得不让位于后者。面对一个和他们联系如此紧密的历史事件发生之地，不必说贝丝夫人和帕特里奇，麦尔维尔兄弟无疑也会感到他们的心在一起跳动。

至于坎贝尔小姐，走这条道的话，那个令人懊恼不已的海平面就会已经在她的视野中出现好长时间了。实际上，由阿兰岛的岬角到康提尔半岛的岬角，海在南边，由康提尔半岛的马尔岛到艾莱岛，海在西边，也就是说整个巨大的水域由此一直延伸到三千里外的美洲海峡。

但这条路比较长，而且比较艰辛，甚至有些危险，当汽船迎着汹涌的海浪在内布里赫群岛海域航行时，天气常常非常酷烈，这样的旅行便会有可能使一些游客感到害怕。

工程师们于是把康提尔半岛变成了一座真正的岛屿。他们在半岛的北部挖掘了克里南运河。运河至少缩短了二百英里的航程，要渡过它三四个小时便足够了。

哥伦比亚号将走这条路来结束由格拉斯哥到奥班的海上航行。在海峡和狭长的海湾之间，除了沙滩，森林和山脉外，再没有别的景致。在所有乘客中，坎贝尔小姐无疑是唯一一个因没有走另外一条路而倍感遗憾的人，但她不得不听凭走这条路。至于海平面，或许再过几个小时船驶出运河以后，赶在太阳的光盘擦着它之前，她还能再看到它。

逗留在餐厅里的乘客重新登上甲板时，哥伦比亚号擦着艾尔邦戈雷戈小岛驶入了里多狭湾，这个小岛在阿盖尔公爵这个英雄人物争取苏格兰政治与

宗教自由的斗争失败以前，在他去爱丁堡把头放在苏格兰的断头台上以前，是他最后庇难的据点。此时，汽船又转向南方，沿着巴特海峡航行，两岸的岛屿有一些树木，显得比较干燥，一绺轻雾使它们陡峭的轮廓时隐时现。绕过阿德拉马特角之后，汽船重新调头向北，穿过费恩狭湾，经过康提尔海岸左侧的伊斯特—塔贝特村和阿尔德瑞西格角，便到了洛克吉尔费德村，克里南运河的入口。

在这里，乘客们得放弃哥伦比亚号，它对于运河而言显得有些太大了。运河上有十五个船闸来调整水位的高低，其九英里长的河道仅能承载吃水浅、体积小的船只。

一艘小汽船里内特号在等待着哥伦比亚号上的乘客。换船几分钟内便完成了。每位乘客都不甚自在地坐在汽船的轻甲板上；然后，里内特号便在运河里航行、速度相当快。此时，一位“Dag-piper”，那一个风笛手，身穿民族服装，吹响了他的乐器。再没有比这怪异的曲调更令人感到伤感的東西了。整个曲子始终由三个低音管单调的低音构成，乐曲如同上几个世纪的古曲一样，展开部分只用了一个音阶的大音程，并且没有导音。

运河中的航行十分惬意，汽船时而在陡峭的河岸间穿行，时而又半悬于布满了欧石南的山胁，忽而隐藏于开阔的田野之中，忽而又被夹在两个船闸之间的陡堤之中。在引水渠中船停了一会。当管理人员飞快地打开船闸准备放船时，当地的男女青年和孩童，非常有礼貌地向乘客们供应新挤下的鲜奶，他们操着一口克尔特人曾用过的盖尔人方言——这种语言甚至对英格兰人来说，也难以理解。

六个小时以后——船晚点了两个小时，因为一个船闸出了点问题——经过了有点荒凉的地区的村庄、农场，和河右岸无边无际的亚得沼泽，船便到了巴拉诺克村。在这里里内特号停了下来，以便再次换船。于是哥伦比亚号上的乘客便成为格伦加里号的乘客。格伦加里号沿着西北方航行，从而驶出克里南海湾，绕过它的岬角，那里耸立着封建时代建造的邓特罗恩——卡斯尔城堡。

在巴特岛转弯时，海平面仍旧没有出现。

坎贝尔小姐内心的焦灼溢于言表。在这个处处被挡住的水域航行，她觉得如同到了苏格兰中部的湖泊地带，到了罗布·罗伊的家乡。这里景色宜人的岛屿随处可见，岛上地势起伏平缓，植物主要是桦树和落叶松。

最终格伦加里号驶过了汝拉岛的北端岬角，一望无际的大海一下子在这个岬角和斯卡巴岛之间展现出来。“海平面在那里，亲爱的海伦娜！”萨姆用手指着西边说道。

“这不是我们的错，”西布说道，“这些老尼克经常搞混的岛屿一度挡住了我们的眼睛，使我们看不到它！”

“没关系的，舅舅，”坎贝尔小姐说道。“但我希望以后不要再发生这种事！”

第六章考瑞威尔坎旋涡

晚上六点了。太阳才走完了一天行程中的五分之四，几乎可以肯定格伦加里号将在太阳沉入大西洋之前到达奥班。坎贝尔小姐有充分理由相信她的愿望甚至在今天晚上就能实现。

天空中沒有云也沒有水霧，看上去很適合觀察。在航行的最後一段中，應該能夠在奧隆塞島、科隆塞島和馬爾島之間看到海平線。

但一件完全出乎意料的事件將耽擱汽船的前進。

坎貝爾小姐為她的想法而著迷，她不動不動地原地站著，盯著兩個島之間圓弧狀的水線看著。在水天相接的地方，太陽的反光形成了一個銀光閃閃的三角區，銀光一直延伸到格倫加里號的肋部方才消失。

坎貝爾小姐或許是船上唯一一個盯著這段海平線看的人，也是唯一一個注意到岬角與薩巴島之間的海是多麼動蕩的人。遠處海浪互相碰撞的聲音傳到她這裡，可微風並沒有在粘糊糊的水面上吹起波紋，水面平靜，只有汽船的艦首劃破這平靜。

“這聲音與水流的動蕩是從哪兒來的？”坎貝爾小姐問她的兩位舅舅。

麥爾維爾兄弟面面相覷，不知該如何作答，關於在三英里外的狹窄航道上發生了些什麼，他們並不比她知道的更多。

坎貝爾小姐於是便去與在船梯上散步的格倫加里號的船長交談，問他關於這水的嘩啦聲和水的動蕩的原因。

“只是潮汐現象而已，”船長回答道，“您聽到的是考瑞威爾坎旋渦發出的聲音。”“可是天氣很好呀，”坎貝爾小姐提醒船長道，“幾乎沒有風。”

“這種現象與天氣壓根沒關係，”船長答道，“這是海流作用的後果，流出汝拉—桑德時，海流只能在漢拉與斯卡巴兩個島之間尋找出路。在那裡水流速度猛然加快。小噸位的船上那兒去是很冒險的。”

這一海域中的考瑞威爾坎旋渦令人生畏，被列為赫布里底群島中最为奇特的地方之一。人們把它等同於寒因海峽中由於寒因長條暗礁與特雷帕斯海灣之間海底變窄而形成的布列塔尼海灣中的急流，或是布蘭沙爾特海峽急流，芒什海峽的水在奧瑞振尼事謝爾堡之間通過這個海峽。

傳說它的名字得自一位斯堪的納維亞王子，克爾特時期，他的船就在那裡遇難。

事實上在這條非常危險的水道裡已有不少船隻遭沉，它由於水流急而得的壞名字可以和挪威海岸的邁斯達姆急流相提並論了。

坎貝爾小姐的注意力被海峽中的一個黑點吸引住的時候，她正不停地看著這一急流劇烈的波動。如果水流不是隨著浪的波動而起伏不定的話，人們准會以為那個黑點是聳立在水道中央的一塊岩石。

“看，看，船長，”坎貝爾小姐說，“那如果不是岩石，會是什麼呢？”

“實際上，”船長答道，“可能是水流沖來的一個漂浮物，要不就是……”他拿起望遠鏡。

“一艘小船！”他喊道。

“一艘小船！”坎貝爾小姐答道。

“是的……一點不錯……一艘在考瑞威爾坎水面遇險的小船！”

聽到船長的喊聲，乘客們迅速湧向舷梯，朝旋渦那兒張望。

是一艘被卷入旋渦的小船，沒問題肯定是的。它被漲起的潮水水流卷著，被旋渦的吸力吸住，極有沉沒的可能。

所有的眼睛都盯着离格伦加里号四、五英里远的旋涡中的小黑点。

“或许只是一艘随波飘流的遇难小船。”一位乘客说。

“不！我看到一个人，”另一个说。

“一个……两个人！”帕特里奇喊道，他站在坎贝尔小姐身旁。

实际上是有两个人，他们已无法控制这艘小艇，要是能从陆地上来一点风，他们的帆或许能把他们从旋涡中拉出来，桨是无论如何也无法把他们从考瑞威尔坎旋涡的引力中拉出来的。

“船长！”坎贝尔小姐喊道，“我们不能眼看着这两个不幸的人死去！如果任凭他们这样，那他们必死无疑！应当去救他们！……应当去……！”

船上所有的人都这么想，他们都在等船长的回答。

“格伦加里号，”他说道，“不能冒险进到考瑞威尔坎旋涡中！但是或许在慢慢靠近时它能到达这艘遇险小船的救援范围。”

他转向乘客们，似乎在征求他们的意见。

坎贝尔小姐走向他。

“去救吧，船长，船长！……”她十分焦灼地喊道，“我的旅伴们和我一样，都希望救他们！事关两条人命，而您或许可以救他们……噢！船长！……求您了！……”

“对！对！”一些乘客也喊道，他们被这位年轻姑娘热情的行为打动了。

船长又拿起了望远镜，仔细观察了一下航道上水流的方向；随后他向身旁待在舵梯上的舵手喊道：“注意驾驶！”他说，“左满舵！”

在舵的作用下，汽船的头调向了西边。技师们接到命令全速航行，格伦加里号很快便把汝拉岛的岬角扔在了左边。

船上没有一个人说话，所有人的眼睛都焦急地盯着小船看，它越来越清晰了，这只是一艘小渔船，它的桅杆已放了下来，从而避免由于海浪剧烈的撞出而导致的巨大的反冲力。

船上的两个人，一个在船尾躺着，另一个在拚命的划桨，试图从水的引力中摆脱出来。如果他不能成功，两个人就都完了。

半个小时后，格伦加里号到了考瑞威尔坎旋涡的边缘，船开始随着第一波海浪剧烈地前后颠簸，可船上没有一个人报怨，虽然湍急的水流足以使普通的乘客心惊胆战。

这一段的海峡中海水是清一色的白，如被风吹起的三面风帆。人们只能看到冒着白沫的宽广巨大的水面，这是略深地方的海水撞上了海底高地而搅起的水团。

离小船只有半英里了。两人中那个弯腰划桨的人用尽全力试图摆脱旋涡。他知道格伦加里号来救他了，但他也知道汽船不可能再往里走得更多，他得去和它汇合。他的同伴在船尾一动不动，似乎失去了知觉。

坎贝尔小姐为内心万分的激动所折磨，目不转睛地盯着处于困境中的小船，这是她第一个在旋涡的水面上发现的，多亏她的恳求，格伦加里号才向它驶去。

形势更加糟糕。人们担心汽船不能及时赶到，它已是一点点在往前挪了，从而避免受到损伤。尽管如此，由船头拍上船来的海浪已经在威胁着锅炉舱的甲板窗，这极有可能使船熄火——这种可能在闪电般迅猛的水流中很是可怕。

船长靠着舷梯，防备着船偏离航道，他极熟练地操纵着，从而不使船在

水中被横过来。

遇险的小船并没能摆脱旋涡，它忽尔消失在一块巨大的岩礁之后，过一会又被旋涡中的水流牵引，水流的速度随着半径的增加而加快，小船如同利箭一般，又如弹弓射出的石块般迅速地作着圆周运动。

“再快些！再快些！”坎贝尔小姐不停地说，难以遏制心中的焦虑。

看到汹涌的水团，有乘客发出了惊恐的叫声。船长知道自己所肩负的责任，十分犹豫是否继续开进考瑞威尔坎旋涡的水流中。

然而在遇险小船与格伦加里号之间还有不到半链的距离，大约三百步左右，陷入困境的小船上不幸的人已清晰可辨了。

这是一位老水手和一位年轻小伙子，前者躺在船尾，后者在拚命摇桨。

这时一个巨浪猛地袭向汽船，使它的处境也困难了起来。

船长已不能再继续往水流中走了，他十分艰难地操纵着船，尽力使它在盘旋的水流中保持方向。

忽然间，小船在一个浪尖上摇晃几下之后侧滑向一边，消失了。从船上发出一声尖叫，惊恐的尖叫！……小船是否已经沉没！不，它又在另一个海浪的浪尖上浮了出来，船桨超人的力量把它推到了汽船这边。

“加油！加油！”站在船头的水手们喊道。

他们摆着一捆绳子，准备瞅准机会抛过去。

忽然船长看到两个旋涡之间的海面上出现了暂时的平静，便下令全速行驶。格伦加里号鼓足马力，大胆地在小船又向它靠近了些的时候进入了两个岛之间的水道。

绳子被抛出、接住并缚在了桅杆脚上，随后格伦加里号开始开倒车，从而尽快摆脱旋涡。小船被拖在后面。

这时年轻人扔掉了桨，把他的伙伴抱在怀中，在汽船上水手的帮助下，老水手被绳子吊上了汽船。

他们突遭海浪袭击被困在航道上，而老水手无法帮助年轻人，年轻人只能靠自己。

小伙子跳上了格伦加里号的甲板，他没有惊慌失措，脸色很平静，他的态度表明他精神上的勇气与肉体上的勇气同样是天赋的。

一上船他就立即请人们治疗他的伙伴——小船的主人，一杯白兰地立即被送来让他恢复知觉。

“奥立弗先生，”他轻声叫道。

“啊！我的老水手！”年轻人答道，“那阵海浪！……”

“没什么！我还见过更厉害的！它已不再出现了！……”

“多亏上天！是我的不慎，我总是希望再往前走走，差点让我们丧了命！……总算得救了！”

“在您的帮助下，奥立弗先生！”

“不……在上帝的帮助下！”

年轻人抱着老水手，内心的激动溢于言表，令在场的每一位为之动容。

然后他转向格伦加里号的船长，船长正从舷梯上下来。“船长，”他说道，“真不知该如何感谢您刚才对我的帮助。”

“先生，这是我应该做的。要说的是，我的乘客们比我更有权接受您的道谢。”

年轻人真诚地与船长握了握手，随后摘下他的帽子用一个十分优雅的动作

作向乘客们致谢，肯定地说，如果没有格伦加里号他和他的伙伴早就被卷入考瑞威尔坎旋涡的中央没命了。

在别人和年轻人互相寒暄的时候，坎贝尔小姐躲在了一边。她不想提起她在这次惊心动魄的救援行动中的努力。她站在舷梯前面。当她转向落日时，突然间，仿佛她的幻想又复活了，这些话脱口而出：

“光线呢？太阳呢？”

“太阳没了！”萨姆说。

“光线也没了！”西布说。

太迟了，太阳的光盘刚刚在澄净无比的海平面上消失，已经把它的绿光射向了天空！可那时坎贝尔小姐的心思并不在这上头，她心不在焉的眼睛错过了这个机会，或许这种机会以后得等好长时间才会重新找到！”

“真是遗憾！”她喃喃地说道，但并不十分懊恼，心里想着刚才的事情。

格伦加里号调转方向以便从考瑞威尔坎的航道中出来，并重新踏上北上的路。老水手最后一次与他的同伴握手之后回到了小船上，扬帆向汝拉岛驶去。至于年轻人，他的“doHach”，一种皮质的旅行包已搬上了船，他成了格伦加里号上又一位去往奥班的旅客。

汽船离开了左边的舒纳岛和路英岛，在那儿有布雷德拉班侯爵的板岩矿，船沿着一直保护着这段苏格兰海岸的塞尔岛行驶，很快便进入了洛恩海湾，它在凯尔雷雷火山岛与陆地间航行。沐浴着黄昏的最后一缕光芒，它的缆绳系在了奥班港的防栅上。

第七章亚里斯托布勒斯·尤尔西克劳斯

尽管奥班吸引了众多的海水浴爱好者来到这里的海滩，使这儿如同在布赖顿（Brighton）、马盖特（Margat）或是拉姆斯盖特（Ramsgate）一样人潮涌动，可一位像亚里斯托布勒斯·尤尔西克劳斯这样有才华的人物还是无法不引起人们的注意。

奥班和它的竞争对手所处纬度不同，是一个很招联合王国中那些闲人们喜欢的海滨城市。它地处马尔海峡，凯尔雷雷岛挡住了风的直接吹袭，使其免受西风的侵扰，也因而吸引了众多的外国人。他们有的是来泡一泡有益健康的海水；有的则在这里住下，并把此地作为中心，沿呈辐射状的路线去往格拉斯哥，依据内斯和赫布里底群岛里那些最最稀奇的岛屿。还得补充一点：像别的一些海水浴疗养地一样，奥班根本不同于那种医疗场所，大多数想到此渡过热季的人都身体健康，并不像在其他一些水域人们得和两个病人、一个“死人”（双关语，也指桥牌中的明家——译者注）一块儿打牌。

奥班的历史不到一百五十年。在城市规划中，房屋布局整齐，街道敞通，一派现代气息。然而教堂却是诺曼底式的建筑，顶上有一座十分典雅的钟楼。古老的杜罗莱城堡外爬满常春藤，城堡的主体建筑耸立在一块岩石之上。沿着后面的丘陵逐级分布的是五颜六色的别墅和白色的住所，最后是海湾里平静的水面，水面上浮着几艘漂亮的游艇，这一切构成了一副迷人的景致。

这一年的八月份，来到奥班小城的外国游客和洗海水浴的人并不少。城中最好的一家旅馆的登记簿上，已经连续几周可以在一堆人名中找到多少有点显赫的亚里斯托布勒斯·尤尔西克劳斯的大名，他来自邓弗里斯（苏格兰低地）。

这位二十八岁的“大人物”从来没显得年轻过，或许也从来不显得老。他肯定生于他应该出生的时候，外表既不好看也不难看，面孔毫无可取之处，一头对于男人来说颜色过深的金发；眼镜后是一对呆滞无神的近视眼；鼻子很短，似乎不是他脸上的零件。根据最新的统计结果，普通人头上的十三万根头发，在他头上仅存六万根。络腮胡裹着他的面颊和下颏——这使他的脸带了几分猴相。如果他是只猴的话会是只好猴——或许正是达尔文的拥戴者们的生命进化表上所缺少的介于人兽之间的那种猴子。

亚里斯托布勒斯·尤尔西克劳斯不但钱多，点子也多。对于一个年轻学者而言他受了过多的教育，只知道用他丰富的知识去刁难别人。他毕业于牛津大学和爱丁堡大学。比起文学来，他拥有的物理、化学、天文学与数学知识更多一些。实际上，他自命不凡得几乎像个蠢才。他主要的癖好，或者说他的偏执就是随心所欲地给那些最自然不过的事情作出解释；总之他是个卖弄学问的学究，烦人的交往者。人们并不以他为乐，因为他不值得取乐，可人们或许会嘲笑他，因为他很滑稽。没有人比这个徒有虚名的年轻人更值得拥有英格兰共济会的格言：Audi, vide, tace。他什么也不听，什么也不看，从来不闭嘴。一句话，借用一个与瓦尔特·司各特的国家相合宜的比较，亚里斯托布勒斯·尤尔西克劳斯和他的实用的工业主义思想，总是令人联想起大法官尼科尔·贾维，而不是他的诗人堂弟罗布—罗伊·麦克·格雷戈。高地的哪位姑娘，包括坎贝尔小姐在内，会去喜欢尼科尔·贾维而不是罗布—罗伊呢？

这就是亚里斯托布勒斯·尤尔西克劳斯。麦尔维尔兄弟俩如何会对这位学究如此看中，以至于想让他成为自己的外甥女婿？他又是怎样取悦于这两

位可敬的六十岁的老头儿呢？或许只是因为他是第一个向他俩袒露了对他们的外甥女有如此心迹的人。在一种天真的狂喜中，萨姆与西布哥俩儿或许这样说：

“看，一位有钱的年青人，出身显赫，有权支配他父母和其他亲人留给他的遗产，而且还受过非同一般的教育！对我们亲爱的海伦娜来说这将是绝好的婚姻对象！这桩婚事绝无仅有，门当户对，因为他让我们觉得非常合适！”

然后，他们俩便美美地吸了一撮鼻烟，接着关上了两人共同的鼻烟盒，带着一下清脆的响声，似乎在说：

“事儿就这样定了！”

麦尔维尔兄弟俩自认为做得天衣无缝。多亏这个离奇古怪的绿光幻想把坎贝尔小姐带到了奥班。在这里，所有的事都显得没有经过事先安排，她将与亚里斯托布勒斯·尤尔西克劳斯重新继续以前由于她的缺席而常常中断的交往。

麦尔维尔兄弟与坎贝尔小姐在海伦斯堡的别墅换成了喀里多尼亚旅馆最好的套房。假如他们在奥班的旅行要延长的话，或许在能俯视小城的高处租个别墅更好一些；但是这些日子里，由于贝丝夫人与帕特里奇的悉心照料，每个人都在麦克·菲恩老板的旅馆里住得很舒适，这事就以后再说罢。

喀里多尼亚旅馆的前厅建在海滩上，几乎与防栅突堤正对面。

在他们到达后第二天的早晨九点钟，麦尔维尔兄弟从前厅中走了出来。坎贝尔小姐仍在第二层她的房间里休息，压根没料到她的两位舅舅会去找亚里斯托布勒斯·尤尔西克劳斯。

这两个从不分开的人走下海滩，知道他们的“求婚者”住在海湾北边的一家旅馆里，他们便从这里走了过去。

一定有某种预感在指引着他们。事实上，他们出发后十分钟便碰见了每天早上都踏着最后一轮潮水作科学散步的亚里斯托布勒斯·尤尔西克劳斯。他和他们完全机械地、程式化地握了握手。

“尤尔西克劳斯先生！”麦尔维尔兄弟说。

“麦尔维尔先生！”亚里斯托布勒斯以一种故作惊喜的声调应道，“麦尔维尔先生……在这儿……在奥班？”

“昨天晚上到的！”萨姆说道。

“尤尔西克劳斯先生，看您气色这么好真让人高兴，”西布说道。

“啊，是不错，先生们——你们或许已经知道刚到的快讯了吧？”

“快讯？”萨姆说，“是不是格拉斯通内阁已经……？”

“和格拉斯通内阁一点关系也没有，”亚里斯托布勒·尤尔西克劳斯有些倨傲地答道，“是一个气象快讯。”

“啊，真的吗！”两位舅舅喊道。

“是的，上面说 Swinemunde 低压已向北部转移，并形成一明显的空洞，它的中心今天已到达斯德哥尔摩附近，气压计已降低了一英寸，即二十五毫米——如果用学者们常用的十进制制的话——现在只有二十八又十分之六英寸了，亦即七百二十六毫米。在英格兰与苏格兰气压虽然变化不大，可还是于昨天在巴伦西亚（Valentia）下降了十分之一，在斯托诺韦下降了十分之二。”

“那么这个低气压……”萨姆问道。

“会造成什么结果？”西布补充道。

“好天气不会再持续下去。”亚里斯托布勒斯·尤尔西克劳斯回答道，“很快会刮起西南风，并给我们带来北大西洋上的雾气。”

麦尔维尔兄弟感谢年轻学者告诉他们这些有趣的预测，并由此推断出绿光可能会让人们再等上些日子——这并没有让他们感到十分遗憾——因为这样的推迟将延长他们在奥班逗留的时间。

“先生们，你们到这里来是……？”亚里斯托布勒斯·尤尔西克劳斯捡起一块燧石并十分专注地审视一番后问道。

两个舅舅尽量避免干扰他的这项研究。等燧石丰富了年轻学者口袋里的收藏品后西布说道：

“我们来这儿当然是计划呆一段时间。”

“我们得加一句，”萨姆说，“坎贝尔小姐陪着我们……”

“啊！……坎贝尔小姐！”亚里斯托布勒斯·尤尔西克劳斯说道，“——我想这颗燧石是盖耳人时期的，上面有一些痕迹……实际上，我将十分高兴再次见到坎贝尔小姐！……一些陨石的痕迹——这种天气，非常温和，一定会对她大有益处。”

“她身体棒极了，”萨姆提醒道，“她根本不需要恢复身体。”

“无所谓，”亚里斯托布勒斯·尤尔西克劳斯接着说，“这里空气好极了，0.21的氧，0.79的氮，再加上一定数量有益健康的水气，至于碳酸，几乎没有。我每天早上都作分析。”

麦尔维尔兄弟希望他能对坎贝尔小姐的住址格外地留心。

“但是，”亚里斯托布勒斯·尤尔西克劳斯问道，“既然你们不是因为身体原因到这里来，先生们，我是否可以知道你们为什么离开了海伦斯堡的别墅？”

“我们当然没什么可对您隐瞒的，只是鉴于我们目前的情况……”西布答道。

“我是否可以在这次旅行中，”年轻的学者打断了他，“能够有种自然而然的 가회，让我与坎贝尔小姐可以更好地彼此了解，也就是说，在彼此倾慕的前提下见面呢？”

“当然了，”萨姆答道，“我们已经想过了，用这种办法就能更快地达到目的。”

“我同意您的观点，先生，”亚里斯托布勒斯·尤尔西克劳斯说道，“在这个公共场所，坎贝尔小姐和我，我们有机会的时候可以谈谈大海的波动起伏、风向、浪高、潮汐的变化，还有其他一些物理现象，这些会让她非常感兴趣的。”

麦尔维尔兄弟互相交换了一个满意的微笑，点头表示赞同。他们表示回到海伦斯堡的别墅后将十分乐意以一个更为正式的名分待他们的客人。

亚里斯托布勒斯·尤尔西克劳斯说他会更加高兴，目前政府正开始进行大规模的克莱德河，具体说是海伦斯堡与格里诺克之间河段的疏浚工程——这次工程是在使用电功器械的新条件下进行的。那么他一住进别墅，就可以观察工程的进展情况并计算出可能的收益。麦尔维尔兄弟一个劲地承认这个巧合是多么有助于他们的计划。在别墅里无事可做的时候，年轻学者便可以追踪观察这项有利可图的工程的不同阶段。“可是，”亚里斯托布勒斯·尤尔西克劳斯问道，“你们一定是编造了一个什么借口来到这里的，坎贝尔小

姐或许并没想到能在奥班碰见我。”西布答道：“事实上这个借口是坎贝尔小姐自己提供给我们的。”“啊！”年轻学者叫道，“什么借口？”“一种物理现象，它在一定条件下出现，海伦斯堡不具备这些条件。”“真的吗？先生们，”亚里斯托布勒斯·尤尔西克劳斯答道，用手扶了扶眼镜，“这正说明我与坎贝尔小姐有相似之处！我是否可以知道这是一种什么没法在别墅研究的现象？”“不过是种绿光现象而已，”萨姆答道。

“绿光？”亚里斯托布勒斯·尤尔西克劳斯十分惊奇地说，“我从没听说过！斗胆问一下，何为绿光？”麦尔维尔兄弟尽其所能解释了这一现象是怎么回事，以及《晨邮报》刚刚提醒读者们注意它。

“唉！”亚里斯托布勒斯·尤尔西克劳斯叹道，“这不过是一种毫无价值的猎奇，小儿科的逗乐式的物理罢了！”

“坎贝尔小姐只是个姑娘，”西布答道，“她对这一现象似乎格外关心，甚至有些过分关心了……”

“因为她在看见绿光之前，她是这样说的，不打算结婚，”萨姆说道。

“那么，先生们，”亚里斯托布勒斯·尤里西克劳斯答道，“会让她看到她想着的绿光的。”

随后三个人沿着沙滩边草地上的小径一起回到了喀里多尼亚旅馆。

亚里斯托布勒斯·尤尔西克劳斯可不会放过这个能够让麦尔维尔兄弟意识到女人的思想是多么无聊浅浮的机会。他简明扼要地推断了一下为提高她们那似懂非懂的教育所需做的事情。她们的大脑与男人的比起来缺乏智慧，大脑叶的构造也大相径庭，他并不认为她们能有高度思辨的能力！不谈这些了，或许人们能够通过专门的训练改造它，虽然自打这世上有了女人后，还没有哪个女人能像亚里士多德呀，欧几里德呀，埃尔文呀，哈德曼呀，帕斯卡呀，牛顿呀，拉普拉斯呀，阿拉戈呀，Humbreydary呀，爱迪生呀，巴斯德呀一样，这些人通过他们的伟大发现而扬名。后来他们又沉醉于对不同的物理现象的解释，大谈特谈 *deomairescibili*，而不再提起坎贝尔小姐。

麦尔维尔兄弟虔诚地聆听着——那样地甘心情愿，他们一句话也插不上，亚里斯托布勒斯·尤尔西克劳斯在他没有段落章节的独白中不时以哼！哼！声来表示强调，专横而又像在教训人。

就这样他们到了离喀里多尼亚旅馆一百步的地方，停了片刻，以便彼此道别。

此时正有一个年青女孩站在她房间的窗户前面。她显得很忙碌，甚至有些手忙脚乱。她一会儿盯着前方，一会儿向右看，一会儿又向左看，似乎在用眼睛搜寻一个她看不到的海平面。

突然，坎贝尔小姐——正是她——看到了她的舅舅们。很快地，窗户被用力关上，又过了片刻，她到了沙滩上，半抱双臂，神情严肃，紧锁的额头充满责备之意。

麦尔维尔兄弟互相看了看，海伦娜在怨恨谁呢？是不是亚里斯托布勒斯·尤尔西克劳斯的在场导致了这种不正常的过度兴奋症状？

倒是年轻学者迎了上去，呆板地向坎贝尔小姐致意。

“亚里斯托布勒斯·尤尔西克劳斯先生……”萨姆略为客套地介绍道。

“是的，真是巧极了……也恰好在奥班！……”西布补充说。

“噢……尤尔西克劳斯先生？”

坎贝尔小姐很勉强地和他打了个招呼。

接着她转向麦尔维尔兄弟，他们俩尴尬得不知如何是好。

“舅舅？”她严肃地说。

“亲爱的海伦娜，”两位舅舅说，显然有些担忧。

“我们这就到奥班了？”她问道。

“是的，是在奥班。”

“在赫布里底海滨？”

“没错。”

“那么，一个小时之后我们将不在这儿了！”

“一个小时之后？”

“我是不是问过你们海平面？”

“没错，亲爱的孩子……”

“您能否指给我看看它在哪儿？”

麦尔维尔兄弟目瞪口呆，转过身去。

眼前，无论是西南还是西北，没有一块水天相接的海平面在岛屿之间显露出来。塞尔岛、凯尔雷雷岛和基斯摩尔岛构成了从一处到另一处间连续不断的屏障。得说，她要求的与他们保证的海平面在奥班的景致中并不存在。

兄弟俩在沙滩散步时并未注意到这一点，他们发出两声叹息，表达出内心真正的失望，其中还夹杂着无比的沮丧之情：

“唏！”一个叹道。

“嘘！”另一个应道。

第八章海平面上的云彩

是应该解释一下的，可由于亚里斯托布勒斯·尤尔西克劳斯与此事无关，坎贝尔小姐冷冰冰地对他行了个礼后便回到了喀里多尼亚旅馆。

亚里斯托布勒斯·尤尔西克劳斯同样冷冰冰地向年轻姑娘打了招呼，显然他因为刚才被拿来与一个不知什么颜色的光作比较而感到大丢面子。他重新走回沙滩，一边给自己说些宽心的话。

萨姆和西布兄弟俩觉得很不自在，他们到预订的会客厅里，满脸羞愧地等着坎贝尔小姐跟他们谈话。

坎贝尔小姐所作的解释十分简短干脆，到奥班来是为了看海平面，可却什么也没看到，甚至都无须再提起它。

两个舅舅只能从他们良好的愿望出发来进行推测，因为他们压根就不熟悉奥班嘛！谁会想到尽管浴客们如潮般涌来，可大海，真正的大海却并不在那儿！这或许是海岸上唯一一处没有水线出现在天际的地方，讨厌的赫布里底群岛。

“好啦，”坎贝尔小姐说道，用一种尽可能严肃的语气，“我们应该在奥班之外另选一个地方，即便这得以放弃和亚里斯托布勒斯·尤尔西克劳斯见面的便利条件为代价！”

麦尔维尔兄弟本能地垂下了头，这迎面一击使他们哑口无言。

“我们立刻收拾行李，”坎贝尔小姐说道，“今天能走就走。”

“走就走吧！”两个舅舅答道，他们只能用消极的服从来弥补自己的轻率。

立即，这些名字便像往常一样回响起来：

“贝特！”

“贝思！”

“贝丝！”

“贝特西！”

“贝蒂！”

贝丝夫人来了，后面跟着帕特里奇。两人立即被告知这一决定，他们知道年轻的女主人总是常有理，便也不问这次紧急出发的原因。

让人们出乎意料的是喀里多尼亚旅馆的主人，麦克·菲恩老板。

如果人们认为他会坐视包括三个主人和两个仆人的家庭离去而不作任何挽留，那就是对这些值得重视的工业家，甚至于苏格兰的旅馆业不够了解了。当时的情形就是如此。

当他被告知这一重要事件时，麦克·菲恩老板便宣布这事可以有个让大家都满意的解决办法，对他来说最满意的莫过于将这些尊贵的客人尽量久地留在这里。

坎贝尔小姐想怎样，西布与萨姆·麦尔维尔又要求什么？一个广阔的海平面上展现的海景？再没有比这更简单的了，只是要在太阳落山时观看海平面而已。奥班的海岸看不到？好吧！呆在凯尔雷雷岛行了吗？不行，从马尔岛上只能看到西南方向的一小部分大西洋。不过，如果沿海岸下行就能看到塞尔岛，一座桥将它的北端与苏格兰海岸连结起来，在塞尔岛上，西边罗盘五分之二的地方，人们的视线将再不受遮挡。

上这个岛去只是个四到五英里的短途旅行，不会再远了。如果天公作美的话，一辆漂亮的马车，再套上几匹好马，只须一个半小时便可将坎贝尔小

姐及她的随员送到那里。

为了证明他的话，甚有口才的旅馆老板还主动向他们展示了挂在旅馆前厅的大幅地图。坎贝尔小姐发现麦克·菲恩老板并没有把他的意见强加于人的意思。事实上，在塞尔岛的宽阔地带有一段海平线，秋分前后，太阳便从那儿徐徐落下。

事情以麦克·菲恩老板的心满意足而告终，同时也有对麦尔维尔兄弟极大的妥协。坎贝尔小姐很大度地原谅了他们，不再为亚里斯托布勒斯·尤尔西克劳斯的出现而含沙射影地讽刺他们。

“可是，”萨姆说道，“奇怪的是为什么偏偏奥班看不见海平线！”

“自然界真是怪透了！”西布答道。

知道了坎贝尔小姐不再去寻找别的更有利于气象观察的地方，亚里斯托布勒斯·尤尔西克劳斯本该感到十分幸福，可他是如此沉迷于自己那些高深的研究，以致于都忘记了对此表示满意。

这位爱异想天开的姑娘这次留下来或许应该归功于他，因为她的态度虽然仍显得十分冷淡，可已不像第一次见他时那样冷冰冰的了。可天气状况却发生了一点小小的变化。虽然天空依然晴朗，可正午时被炎热所驱散的云朵却总在日出日落时笼罩着海平线，去塞尔岛寻找观察点也是白费劲，只有耐心等待。

在这些漫长的日子中，坎贝尔小姐毫不理会她的舅舅们与他们相中的未婚夫的会面。她有时在贝丝夫人的陪伴下，不过常常是独自一人去海边的沙滩上散步。她有意避开那些游手好闲者的世界，和别处一样，这些人构成了海滨城市的流动人口大军：这当中有一些家庭，他们唯一的事情就是观看涨潮落潮，小女孩与小男孩带着英国式的自由自在在潮湿的沙子上打滚；一些绅士，神情严肃而冷漠，身着通常十分简陋的泳衣，他们的头等大事就是在咸水中泡上六分钟；一些体面的男男女女一动不动直挺挺地坐在铺有红垫子的绿色长凳上，浏览着英国出版社粗制滥造的内附彩面，外带硬皮的微型小说；一些过客，望远镜斜挂在肩上，头顶遮阳帽，腿裹长长的护腿套，胳膊上夹着遮阳伞，昨天才到，明天就走；人群中还有一些实业家，他们的事业主要为流动性可携式的；电学家为了赚两个便士向那些爱花钱买新奇的人兜售一种流体；艺术家们把金属钢琴架在轮子上，给当地乐曲混入串了味的法国乐曲的主题；摄影家们在露天下为那些聚集起来的家庭成打地递送快速成像照片，小商贩们，男的身穿黑礼服，女的头戴插花帽，他们推着小车到处叫卖，车上摆着世上最好的水果；杂技演员的脸上涂着厚厚的油彩，扮出各种各样的怪相，他们穿着不同的服装表演一些通俗节目，演唱冗长的当地民歌，旁边，围成一圈的孩子们在曲终时也跟着齐声歌唱。

对于坎贝尔小姐，海滨城市的这种生活既没有神秘感也没有什么魅力。她宁可远离往来的行人，这些来自欧洲各地的人彼此间似乎也很陌生。当她的舅舅们为她的缺席担忧而想和她汇合时，就得上沙滩边缘，或海湾内突出的尖端去找她。

坎贝尔小姐坐在那里就如同沉思中的明纳一般，她的肘部支在岩石的突起处，手撑着头，宛如石堆中生长的一株亭亭玉立的花朵。她的眼睛茫然地从顶部尖耸的堆堆岩古转到苏格兰土语中被称作“Helyers”的阴暗洞穴上，海水拍打着洞穴，发出阵阵轰鸣声。

远处，鸬鹚排成行，呆呆地一动不动。当它们受惊飞起并用翅膀掠过岸

边激起的海浪的浪尖时，她的眼睛便追随着它们。

年轻姑娘在想什么呢？两位舅舅天真地以为，虽然这样想有些无礼，她或许在想亚里斯托布勒斯·尤尔西克劳斯，他们要这样想那就错了。

坎贝尔小姐又回想起了考瑞威尔坎旋涡上的那一幕，又看到遇难的小船，格伦加里号在航道中挣扎，又感到了内心深处的那种冲动，当那两个冒失的人消失在海浪中时，这感觉曾紧紧攫住她……！随后是教授，及时抛过去的绳索，举止优雅的男子出现在甲板上，非常平静、微笑着，还没有她激动，作手势向汽船上的乘客致敬。

对于一个充满幻想的脑袋这便是一部小说的开始，但小说却似乎不得不停留在第一章。已经动笔的书在坎贝尔小姐手中突然停了下来，她会从哪一页重新翻开它呢？既然她的“主人公”与盖尔人时期的某个 Wodan 一样没有再出现过？

她是否至少曾在奥班海滩来来往往的那冷漠的人流中寻找过他？或许她已经碰到他了？没有。他大概不会认出她来。为什么在格伦加里号上他就一定要留意到她呢？为什么他就得向她走来？又怎样才能让他知道她也对他有部分的救命之恩呢？然而正是她在众人之前发现了遇险的小船，是她一个恳求船长去救他的！事实上这或许已使她付出了代价，那天晚上，绿光！

这样的担心是不无理由的。在麦尔维尔一家到达奥班的三天里，天空的状况足以让爱丁堡或格林威治天文台的天文学家们感到失望，它如同蒙了一层雾气，更令人丧气的是一些云团，最大型号的望远镜或天文望远镜，剑桥大学的反射镜也和帕森城的一样不能突破云团。

只有太阳有足够的力量让它的光芒冲破云层；但是在它落山时海平线便被薄雾笼罩，变得朦朦胧胧，薄雾用绚丽的色彩染红了西方，使得绿色无法到达观察者的眼中。

坎贝尔小姐满脑子都是离奇的想象，她把考瑞威尔坎旋涡遇险事件和绿光混在了一起，可以肯定的是前者与后者一样都不明朗，雾气使后者模糊不清，姓名与身份不明则让前者可望而不可及。

麦尔维尔兄弟想劝他们的外甥女要有耐心，可来得不是时候，坎贝尔小姐毫不客气地把碰上坏天气的责任推到了他们头上。

于是他们便责怪起从海伦斯堡带来的无液气压计，它的指针就是不往上升，事实让他们甚至愿意用他们的鼻烟盒去换取一个太阳落山时不为雾气遮盖的天空。

至于学者尤尔西克劳斯，在有一天谈到海平线上云雾的时候，他百分之百愚蠢地穷追起了云雾的形成，就差没开了节物理课，坎贝尔小姐在场的时候他就开始了，他谈到云雾，随着温度的降低它们做下降运动到达海平线，他还谈到了缩小成水泡状的雾气以及雨云，层云，积云等的科学分类。不用说，他这样做是为了显示自己的博学，可他表现得太明显，让麦尔维尔兄弟都不知该对这不合时宜的讲座作何表示！

坎贝尔小姐则干脆地“枪毙”了年轻学者，如果用句现代的时髦话来说的话：首先，她装作在看别处，压根没听他的活；其次，她频繁地抬头去看杜罗莱城堡，显得好像没有看见他；最后，她低头看着自己精美的鞋尖——这是一位苏格兰女子能做到的最不加掩饰的冷漠标志，一种极端的蔑视，不光对谈话的内容，也针对谈话者本人。

亚里斯托布勒斯·尤尔西克劳斯只能听到和看到他自己，他只为了自己

而夸夸其谈，对此没有注意到，或者说似乎没有觉察到。

就这样，八月三、四、五、六号过去了，然而在最后一天，麦尔维尔兄弟大喜过望地发现气压计上升了几度。

第二天出现了一个极好的兆头，早上十点钟，太阳光芒四射，天空在大海上显示了它那干净明亮的蓝色。

坎贝尔小姐自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一辆供出游用的四轮敞篷马车就在喀里多尼亚旅馆的马厩中，随时听候她的使用，现在是时候了。

于是，晚上五点钟，坎贝尔小姐便与麦尔维尔兄弟坐上了马车，马车由一名熟练的马车夫驾驶。帕特里奇登上后排的座位。车夫的长鞭的鞭梢轻轻掠过四匹马。马车便踏上了由奥班去克拉干的路。

亚里斯托布勒斯·尤尔西克劳斯感到十分懊悔——如果不令坎贝尔小姐遗憾的话——由于忙着一个重要的科学论文，他没能同去。

一路上的景色非常迷人。马车走的是沿海的路，沿着北凯尔雷雷岛与苏格兰海岸分开的海峡。这座火山岛风景宜人，但在坎贝尔小姐眼中却有一点缺憾，就是挡住了她想看的海平面。可既然只有4.5英里的路要走，她倒也乐得欣赏岛屿美丽的侧影。这些岛屿被阳光分成了两半，上面有一些丹麦人的城堡遗址围着岛的南端。

“这以前是麦克·道格格斯·德·洛恩的居住地。”萨姆指着那儿说。

“对于我们的家族，”西布补充道，“这座城堡有历史价值，因为它被坎贝尔家族摧毁的，他们在那里毫不留情地杀光了所有居民之后放火烧了它。”

这年代久远的事件似乎特别博得了帕特里奇的赞赏，他为家族的荣耀而轻轻地鼓起了掌。

过了凯尔雷雷岛后，马车走上了一条狭窄的，略有些崎岖的道路，这条路一直通向克拉干村，从那儿马车便进入了人工地铁，它呈桥状，将塞尔岛与大陆连接了起来。半个小时后，在把马车停放在一条沟壑的深处之后，远足者们登上了一个山丘较为陡峭的山坡，在临海的岩古边缘坐了下来。

这次再没有什么会对观察者的视野构成障碍的东西了，转向西面：既没有伊斯达勒岛，也没有伊尼施岛，这两个岛靠着塞尔岛。在赫布里底群岛最大的岛之一，马尔岛东北面的阿达那里斯岬角以及西南面的科隆寒岛之间露出一大片海平面，过一会儿太阳将在那儿将它的炽火浸入水中。

坎贝尔小姐略微向前靠了靠，陷入了沉思中。几只猛禽，鹰或是隼，使得这寂静有了些活力，它们在“窟”上盘旋，这是一种带着岩石内壁呈漏斗状的山谷。

从天文学角度看，每年的这个时候，在这一纬度，太阳应在晚间七点四十五分落山，位置恰好在阿达那里斯岬角处。

再过几周就无法看到它消失在海天交界处了，因为科隆寒岛将把它从视线中遮去。

这天晚上，观察现象的时间和地点都选得不错。

此时，太阳正沿着一条斜轨线滑向无遮无拦的海平线。

肉眼是很难承受它已变成火红色的光盘所发出的光芒的，而水面又把它反射成了一道道长长的鳞鳞波光。然而，坎贝尔小姐和她的舅舅们谁也没想着去闭上眼睛，不！哪怕只是一瞬。

但是，就在太阳用它的下边咬住海平线之前，坎贝尔小姐发出了一声失

望的叹息。

一小团云恰好出现了，纤细的如同一枚投掷武器，长的如同军舰顶端的狭长小旗。它把光盘分割成了不等的两块，似乎在和光盘一起向海平线降去。

看样子一股轻风便足以把它驱走，将它吹散！……可风却没有吹起来。

当太阳变成了一弯极小的孤时，这一缕轻雾便取而代之成为了水天交接的分界线。

绿光消失在这一小团云雾中，没能呈现在观察者的眼前。

第九章贝丝夫人的话

回奥班的路上十分安静。坎贝尔小姐不说话，麦尔维尔兄弟也就不敢吭声，虽然这并不是他俩的错。即使那讨厌的云刚好出现并遮住了太阳最后的光芒，还是不应该失望的。气候宜人的季节还会再持续六周多。如果在整个秋天没有一天晚上海平线上没有云，那才真叫交了霉运了。然而，这个美好的夜晚是错过了，并且气压计也不能保证再有一个类似的——至少不会立即就有。事实上晚上气压计反复无常的指针就又慢慢返回了常量参数。这对所有人而言都仍是个好天气，却无法令坎贝尔小姐满意。第二天是八月八日，阳光透过一些热雾后变得十分柔和。这次正午的风一点也不大，不足以把雾吹散。天近黄昏时，整个天空被异常绚丽的色彩染红。从铬黄色到暗青色，所有色彩融合在一起，使海平面成为善于运用色彩的画家的令人眩目的调色板。在团团风帆状的乌云之下，落日用光谱中所有的色调渲染着海岸的远景，只除了坎贝尔小姐一心想看的那种迷信的，异想天开的光线。

第二天和接下来的第三天都是如此度过的。马车于是又重回到了旅馆的车库里。去作一个天气状况不允许的观察有什么好处呢？塞尔岛并不比奥班海岸高多少，还是不要去自找扫兴了。

真是沮丧到了极点，夜晚来临后坎贝尔小姐就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和那个一点也不听话的太阳赌气。她作长距离的散步来散心，脑子却在活跃地思想，想什么呢？是那个与绿花有关的传说吗？她需要看到它从而看清自己的心？或许不是要看清自己的，而是别人的心？

这天，海伦娜在贝丝夫人的陪伴下来到多诺里—卡斯尔城堡散步以排解心中的沮丧。这儿的老墙根下密密麻麻地披满了与栏杆一般高的常春藤。还有比这里的景色更为迷人的地方吗！奥班海湾的凹入处，凯尔雷雷岛苍凉的外表，撒布在海中的赫布里底诸岛，还有马尔岛，它西边的岩石首当其冲地头一个迎接来自西大西洋的风景侵袭。

坎贝尔小姐望着展现在眼前美丽的远景，可她真是在看吗？还是有某个回忆坚持不让她宽心？不管怎样，可以断定那决不是亚里斯托布勒斯·尤尔西克劳斯的影子。这位年轻的学究如果能听到贝丝夫人这天谈到他所发表的那些直率的意见，一定会觉得很没趣。

“他一点也不讨我喜欢！”她反复地说，“不！他一点也不让我喜欢！到了海伦斯堡别墅后他会是怎样一个形象？如果我没搞错的话，他是‘自私的马克’家的人！两位麦尔维尔先生怎么会想着他有朝一日会成为他们的外甥女婿？帕特里奇肯定不比我更能忍受他，准没错的！您看，坎贝尔小姐，您会喜欢他吗？”

“您在说谁呢？”年轻姑娘问道，她压根没听贝丝夫人刚才的话。

“说那个您得去想的人……只是为了家族的荣誉而已。”

“您认为谁是我可能在想的人呢？”

“亚里斯托布勒斯先生呗，他最好上特威德那面去看一看有没有坎贝尔家的人看上尤尔西克劳斯家人的事。”

贝丝夫人总是宣言不讳，尤其当她——为了年轻的女主人——和老主人产生分歧的时候，的确如此！此外，她清楚地感觉到海伦娜对这位求婚者格外冷淡。她也只能想象到这种冷漠也许是由于对另外一个人的热情。

当坎贝尔小姐问她能否在奥班见到格伦加里号上那个幸运地被救起的年轻人时，贝丝夫人也许便对此产生了怀疑。

“不可能的，坎贝尔小姐，”贝丝夫人答道，“他肯定立刻就离开了，可是帕特里奇坚持说看到了他……”

“什么时候？”

“昨天在达尔马里大街。他回来了，背着个包，就像个旅行中的艺术家！啊！他可真是个冒失的家伙，这年轻人！就那样被考瑞威尔坎旋涡吸住了，这对他的前途可是个不好的兆头！不会总有船去救他，他这样以后会走霉运的。”

“您这样想吗，贝丝夫人？虽然他有些冒失，却显得很勇敢，至少在这次危险中他始终镇定自若，没有一点惊慌失措！”

“有可能。但无疑，坎贝尔小姐，”贝丝夫人接着说道，“这年轻人肯定不知道他能得救是多亏了您，因为到奥班的第二天他本该来向您道谢……”

“向我道谢？”坎贝尔小姐答道，“为什么？我对他所作的只是对任何人都该做的而已，相信这些吧，换了别人是我，也会这样做的！”

“您能认出他吗？”贝丝夫人问道，看着年轻姑娘。

“能。”坎贝尔小姐干脆地回答道，“我承认，他在登上甲板时所表现出的独特个性和勇气，显得好像不是刚刚从死神手中逃脱似的，还有他将他年老的同伴抱在怀中所讲的那些话，这一切让我深受感染！”

“毫无疑问，”贝丝夫人答道，“他和谁有相像处，我，我说不上来；不过他肯定不像亚里斯托布勒斯·尤尔西克劳斯先生。”

坎贝尔小姐笑了笑，没有说话，她起身站定，最后看了看远处马尔岛高大的影子，然后走下了通向奥班大路的陡峭小径，身后跟着贝丝夫人。

这天晚上，太阳在一层轻如罗纱般的尘雾中落山，最后的光芒仍旧浸入了夜晚的轻雾中。

坎贝尔小姐回到了旅馆，她对两位舅舅特意为她定的晚饭并不怎么感兴趣，在沙滩上散了一会儿步后便回到了自己的房间中。

第十章 一场槌球比赛

要是说麦尔维尔兄弟还没到一小时一小时数着过的程度，那他们至少已经是觉得度日如年了。事情的发展并不尽人意。可以看出外甥女很不高兴，总想一个人呆着，对尤尔西克劳斯也是不冷不热。而这位年轻学者对此似乎并不像麦尔维尔兄弟那样关心，这一切都没法让人觉得呆在奥班很愉快。兄弟俩只能努力去打破这种单调乏味的生活，密切注视着大气压的细微变化，可这只是白费工夫。他们想坎贝尔小姐在愿望得到满足以后，态度应有所改变，会再像以前那样通情达理，至少是对他们俩。两天来海伦娜精神更集中于绿光，甚至忘了早上要吻两个舅舅一下，而这一下会让两人保持一天心情愉快。

可晴雨表却对两个舅舅的抱怨无动于衷，并没下决心去预告天气要有什么改变，不管他们每天怎么小心翼翼地猛敲上它十来下，看指针的摆动情况，可指针还是一格都不升。唉！这些晴雨表啊！

不过，麦尔维尔兄弟又想出了一个主意，八月十一日下午，他们建议坎贝尔小姐玩一场槌球，如果可能的话，也好让她借机消遣一下。尽管亚里斯托布勒斯·尤尔西克劳斯也会去玩，海伦娜还是答应了，因为她知道应该让两个舅舅高兴才是。

得说萨姆和西布兄弟自认为擅长玩这种在英国很是盛行的槌球游戏，众所周知，只有老“槌球场”才能有幸投合年轻女性的喜好。

幸好，在奥班有几片空地可用来玩槌球。在大部分海滨城市，人们只需要有一块大致平整过的场地，草坪、沙滩都可以，这说明玩球的人对这项高尚的游戏不是太苛求，而是无所谓，或者说不那么狂热。这里的场地不是沙质的，而是长满了青草，正合适。——这就是被称之为“槌球场”的地方——每天晚上有洒水泵把它润湿，早上又有一个特殊机器在上面滚压，场地软的像天鹅绒一般，从轨制机下滑过。小方石块嵌入地面，用来安装小木桩和拱门。再有一道沟，挖到几英寸深，划出了面积为1200平方英尺的每块场地，玩的人在打球时必须有这么大的活动场地。

多少次，麦尔维尔兄弟羡慕地看过那些年轻姑娘、小伙子们在这些“精英的”场地上玩着！在坎贝尔小姐接受邀请时，他们又是多么地心满意足啊！这样他们就能让她放松放松，自己也可以好好地玩一下他们最爱的游戏。周围肯定会围着许多观众，在这就和在海伦斯堡一样，他们不会缺少观众的。多自负的人们啊！

亚里斯托布勒斯·尤尔西克劳斯得到通知，同意暂时放下手里的活，于约定的时间到了比赛场。他想自己在实际中会跟在理论上一样，都精通这槌球游戏。他可以作为一个学者、几何学家、物理学家、数学家来玩，总之一句话，用A+B来玩，这对一个满脑子都是A+B的工科学生来说很合适。

坎贝尔小姐得跟这个年轻的学究搭档，只能说她很勉强同意这样，可是还能有什么别的分法呢？她能给两个舅舅带来烦恼吗？在比赛中把他们分开，去互相对立吗？而两人思想，性格，身心都是那么统一，他们又从来都是在一起玩，能分开他们吗？不！她不想这样！

“坎贝尔小姐，”亚里斯托布劳先对她说，“我很荣幸做您的搭档，请允许我给您介绍一下打球要取胜的决定因素……”

“尤尔西克劳斯先生，”海伦娜把他拉到一边跟他说，“得让我两个舅舅赢。”

“让他们赢？”

“是的……，而且要不露声色。”

“但，坎贝尔小姐……”

“他们输了会很不高兴的。”

“可是，……请允许我！……”亚里斯托布劳斯·尤尔西克劳斯又说，“从几何学角度来讲，我熟悉这种槌球游戏，我可以这么自夸一下！我计算过线的组合，计算过曲线值，我想我可以有几个想法“我没别的想法，”坎贝尔小姐回答道，“我只想对手打得舒服些。另外，我先给您说一下，他们很擅长槌球，我想您的理论未必能胜过他们的机智。”

“那就看吧！”亚里斯托布勒斯嘟囔着，没什么理由能让他甘心情愿被别人打败，甚至是为了讨坎贝尔小姐的欢心也不能。

这时，槌球场的服务人员已经把装着小木桩，标签，拱门和木槌的盒子拿来了。

九个拱门呈菱形摆在小石块上了，两个小木桩也已安在菱形对角线两头了。“抽签！”萨姆说。

标签放到了一个帽子里，每个人随便抽出了一张。

抽签决定出按下面颜色的排列顺序进行比赛：哥哥萨姆持蓝色槌打蓝色球，尤尔西克劳斯持红色槌打红色球，弟弟西布持黄色槌打黄色球，而坎贝尔小姐分得绿槌和绿球。

“正等的同色光！是个好兆头！”

先由萨姆开球，在跟搭档交换了一个好的支撑点之后，他把球开了。

最好看看他的样子，身体既不太直，也不太斜，头向后转，好打到球恰到好处的好处地方，两手挨着放在槌柄上，左手在下，右手在上，腿站稳，膝盖稍曲，以抵挡打球时的冲击力，左脚站在球前，右脚稍稍朝后挪一点！简直一个绅士槌球手的完美典范！

这时萨姆提起木槌，木槌轻轻划了半个圈，然后打了一下放在离福克或说起点木桩 18 英寸的球。通常情况下，第一下可以重打三次，而他完全用不着使用这属于他的权利。

因为球在他利落地发出之后，穿过了第一个拱门，接着过了第二个，第二下打过之后，球穿过了第三个拱门，只是在第四个拱门口那受到了小小阻碍而停了下来。

真是漂亮的开场。站在长满青草的场地界沟外的观众中间也响起一片喝彩声。

该到亚里斯托布勒斯打了。他可没那么走运。他动作笨拙，又没什么好运气，不得不打了三次才把球打过第一个拱门，却在第二个拱门前无可奈何了。

他提醒坎贝尔小姐说：“可能这个球的直径没定好。这时，重心偏离，便使球偏离了跑道……”

“该您了，西布舅舅。”坎贝尔小姐说，根本就没听他那什么科学的解释。

西布不愧为萨姆哥哥的弟弟。他的球穿过了两个拱门，停在了亚里斯托布勒斯球的旁边，这个球正好帮他过了第三个拱门。在他把自己的球紧靠这个球并同击出，也就是说从远处把这球打出去之后，他又并击了一下这年轻学者的球，学者的面部表情好像在说：“我们会打得更好！”最后，两个球

碰到一块，西布舅舅脚踩着自己的球，用木槌使劲打了一下，又咬了一下对手的球，也就是说通过反弹作用把对手的球弹到六十步开外的地方，远远超出了界沟。

亚里斯托布勒斯必须跟在球后跑，但他跑得很稳重，像个审慎的人，以正筹谋大事的将军般的姿态等待着。

坎贝尔小姐拿起绿球，也轻巧地穿过前两个拱门。

比赛继续进行着，形势对麦尔维尔兄弟很有利。他们互相创造条件去并击对手的球。那是怎样的屠杀啊！两人互相打着手势，一个眼神，甚至都不用说什么，就能领会对方的意思。最后，他们领了先，外甥女对此很是满意，可亚里斯托布勒斯却大失所望。

不过，在比赛进行了五分钟之后，坎贝尔小姐看到对手已遥遥领先，便开始认真地玩起来。她显得比搭档灵巧多了，可那家伙还不停地向她提些什么科学的建议。

“反射角等于入射角，”他跟她讲，“这就指出了球在碰撞之后会朝向哪个方向。那么就该利用……”

“还是您自己利用吧，”坎贝尔小姐回答着，“先生，看我已经超出您三个拱门了！”

事实上，亚里斯托布勒斯·尤尔西克劳斯已很惨地落在了后面。他已尝试过多次想穿过中央的双拱门，但都没有成功。于是他怪起了那东西，把它矫正了一下，调了调间距，又碰了一下运气。可他总没什么好运气，球每次都是碰到铁上，他根本就无法过去。

的确，坎贝尔小姐应有权抱怨一下他的搭档。她打得非常之好，完全值得两个舅舅对她大加赞扬。没什么跟着她完全投入到游戏中更动人的了，这种游戏设计得很好，可以尽显身材的优雅风姿。她右脚尖轻轻抬起，以确保在把另一球击离球门时稳住自己的球，两只胳膊圆润，很有魅力。她用木槌划上半个圈，她那漂亮的脸庞生气勃勃，稍稍倾向地面，她的腰身，优雅地摇摆着，这些看起来都是那么可爱！然而亚里斯托布勒斯·尤尔西克劳斯却什么也没看见！

可以看出年轻学者很烦躁，因为麦尔维尔兄弟已经领先那么多，要想追上他们实在是很难。可是槌球游戏中偶然因素根本无法预料，所以永远也不能丧失信心，必须坚持。

比赛仍在这种不平等的状况下进行着，突然一个意外事件发生了。

亚里斯托布勒斯·尤尔西克劳斯最后终于找到个机会去并击萨姆的球，这个球刚刚又过了中央拱门，可学者的球在中央拱门前一直停滞不前。他真是很沮丧，又想竭力在观众面前保持冷静，又想漂亮地打上一下，也让对手尝尝同样的滋味，把他的球也打到场外面去。于是他把自己的球放到萨姆的球旁边，小心翼翼地把草压下去好保证能紧贴着球，他左脚踩到上面，把木槌转了大半个弧，好让这一击更有力，然后快速旋转着木槌。

突然他一声尖叫！是疼痛的嚎叫！木槌，没掌握好，打到的不是球，而是那笨蛋的脚。看他单腿跳着，呻吟着，这应该算是很自然的事，但却有些滑稽。麦尔维尔兄弟朝他跑去。幸亏他高帮皮鞋的皮子缓冲了一下，挫伤还不至于太严重。可亚里斯托布勒斯·尤尔西克劳斯觉得应像这样解释他的不幸遭遇：

“木槌划的圆弧，”他讲授着，带着些怪相，“是那个应跟地面成切线

擦过的圆的同心圆弧。而我把这圆弧半径弄得太短了，所以才会打到脚上……”

“那么，先生，我们要中断比赛吗？”坎贝尔小姐问。

“中断比赛？！”亚里斯托布勒斯·尤尔西克劳斯喊着，“承认我们输了吗？决不！根据概率论公式，还可以发现……”

“算了！接着比！”坎贝尔小姐回答说。

但所有的概率论公式只给两个舅舅的对手可怜的一点机会。萨姆已经“打完”，也就是说他的球已经穿过所有拱门，碰到了贝桑或者说终点木桩。接下来，他打球只是为了帮搭档一把，按照需要把所有的球击离球门或并撞。事实上，打过这么几下以后，麦尔维尔兄弟已取得了最终的胜利。但是赢得很谦虚，这与他们师傅的身份十分相等。至于亚里斯托布勒斯·尤尔西克劳斯，尽管他期望不少，可是他甚至没能打过中央拱门。肯定坎贝尔小姐想因此显得很失望，而事实并非如此。她用木槌猛地击了一下球，并没太考虑球的走向。

球飞出靠海那边小沟划的边线，在一块卵石上弹了一下，又飞了起来。像亚里斯托布斯·尤尔西克劳斯，说地那样，球的重力在速度的作用下成倍增长，球越过了沙滩上的边界。真是不幸的一击！

一个年轻艺术家刚好在那，坐在画架前，正全神贯注地观赏着大海。奥班南端的停泊场框住了大海。球迎面正巧打到画上，迅速擦过调色板，调色板上的五颜六色刷地盖住了它自身的绿色。球又把画架哗啦掀翻到几步之外。

画家心平气和地转过身，耸肩说道：

“通常，人们在轰炸前都要通知一声！看样子在这可不太安全！”

坎贝尔小姐已预感到要出事，球还没打到人之前，就已经朝沙滩跑去了。

“啊！先生，”她对年轻艺术家说：“请您原谅我的笨手笨脚！”

画家站了起来，笑着向漂亮的年轻姑娘打了个招呼。刚道过歉的姑娘十分不安。

那竟是考瑞威尔坎旋涡里的“遇难者”。

第十一章 奥利弗·辛克莱

照苏格兰对勇敢、敏捷、机警的小伙子常用的谈法，奥利弗·辛克莱很洒脱。要是说这种说法在心灵上适合他，得承认在外貌上也很适合。

这个年青人是爱丁堡一个体面家族的最后一个小后嗣，是雅典北部人，中楼甸首府前参议员的儿子。他失去了父母，由叔叔养大，叔叔是四个行政大法官之一。在大学他成绩优异，而在二十岁时，他有了些财产，这至少保证了他的独立。他渴望去看看世界，也游历了欧洲主要国家，印度、美洲等，著名的《爱丁堡杂志》有时也愿出版一些他的游记。作为一个杰出的画家，如果他愿意，一定能以高价售出自己的作品。他又在诗一般的年龄里成了诗人，这时整个生活不都在朝他微笑吗？他热心肠，具有艺术家气质，不做作，又不自命不凡，生来就讨人喜欢。

在古老的喀里多尼亚，结婚可以说不是什么难事。因为，在那性别比例严重失调，女性在数量上远远多于男性。再者说，这样一个年青小伙儿，有教养，又和蔼可亲，举止得体，长得又好，在那是不会找不到几个合意的女继承人的。

但二十六岁的奥利弗·辛克莱似乎还没感到需要过两个人的生活。他觉得两个人肩并肩前行，这样的生活道路似乎是太窄了些吗？不，不是这样。但或许他觉得一个人生活更好些，自己可以无牵无挂，抄个近道，追求自己的梦想，尤其是对他一个艺术家，旅行家的爱好来说，一个人生活要更好些。

然而，奥利弗·辛克莱长得很好，对一个苏格兰年轻的金发姑娘来说，激起的不会仅仅只是好感。他身材匀称，面容开阔，神情坦诚，一脸阳刚之气，面部轮廓刚劲有力，目光温柔，一举手，一投足都是那么优雅，言语流畅，才华横溢，举止自然得体，眼光里总带着微笑，这一切都是那么迷人。他从不觉得自己自命不凡，或者说就从未这么想过，又不过分注意自己。此外，如果说他让老雾城爱丁堡的女子们对他如此大加赞扬，同样，他那些年轻伙伴和大学同学们也都很喜欢他。照盖耳人的漂亮说法，他是从来不会把自己的背朝向朋友，也不会朝向敌人的那种人。

而这天在坎贝尔小姐打那一下时，他把背朝向她应当说没什么不合适的。的确坎贝尔小姐那时既不是他的敌人，也不是他的朋友。他这样背朝她坐着，也就没法看到年轻姑娘木槌这么猛地打过来的球了，画也就像中了弹一样，画家的所有工具也跟着翻了个跟头。

坎贝尔小姐一眼就认出她心中考瑞威尔坎的“英雄”，而英雄却没认出这个格伦加里的年轻女乘客。只是在船从斯卡伯岛去奥班岛时，他才注意到坎贝尔小姐也在船上。的确，如果他知道姑娘在救他的过程中起了怎样的作用，那他就不会只是出于礼貌去表达一下谢意，而会特别感谢她。但是他还不知道，或许他永远也不会知道。

因为，就在当天，坎贝尔小姐禁止——是这个词——既禁止两个舅舅也禁止贝丝夫人和帕特里奇在这个年青人面前，对在救他前 Glergarry 船上发生的事做什么暗示。

在球打着人之后，麦尔维尔兄弟也追上外甥女，他们恨不能比她还窘迫，开始向年轻画家道起歉来，这时，画家打断他们说：

“小姐，先生们……没关系，请相信我真用不着道歉！”

“先生，”西布还坚持说，“不！……我们真的很抱歉……”

“如果这灾难无法弥补的话，我们害怕会是这样……”萨姆跟着说。

“这只是个意外事件，根本不是什么灾难！”年青人笑着回答，“只是胡乱画画，再没什么，这个想报复的球正好揭穿了它！”

奥利弗·辛克莱说这些话时心情很好，麦尔维尔兄弟于是很乐意地把手伸过去，而没再加什么别的礼仪。不管怎样，他们觉得应该互相自我介绍一下，就像绅士间应该做的那样。

“塞缪尔·麦尔维尔先生。”一个说。

“塞巴斯蒂安·麦尔维尔先生，”另一个说。

“还有外甥女坎贝尔小姐。”海伦娜补充说，她觉得不该错过这个礼节，也应做个自我介绍。

该年青人也说出自己的姓名和身分了。

“坎贝尔小姐，麦尔维尔先生们，”他十分严肃地说，“既然我被球打中了，我应该回答说我叫‘福克’，就像您们槌球游戏里的小木桩一样。但老实说，我叫奥利弗·辛克莱。”

“辛克莱先生，”坎贝尔小姐跟着说，她真不知该如何去回答，“请您最后一次接受我的道歉……”

“还有我们的，”麦尔维尔兄弟补充说。

“坎贝尔小姐，”奥利弗·辛克莱又说，“我再跟您们说一遍，真没这个必要。我刚正想画出汹涌的波涛，可能您的球，就像我想不起是古代哪个画家的海绵一样，横着扔到画上，会产生一种我的画笔一直想画出的效果来，但却总是白费工夫。”

他说这些话时语气那么可爱，坎贝尔小姐和麦尔维尔兄弟都禁不住笑了。

奥利弗·辛克莱的画吗，他把它捡起来，已没什么用了，得再重画一张。

真该看到亚里斯托布勒斯·尤尔西克劳斯就没过来，这会儿大家又是道歉，又是寒暄，他也没掺和进来。

比赛结束后，年轻的学者非常气恼，他没能把理论知识付诸实践，已经离开回旅馆去了。三、四天里是不会再看到他的身影了，他要动身去赫布里底群岛的一个小岛路英岛，该岛位于塞尔岛南部，他想去那从地质学角度研究它丰富的板岩矿。

大家的谈话也就不会被那些科学的分析干扰了。要是他在，他肯定不会错过这个机会对轨道的张力及与事件有关的其他一些问题加入他的分析的。

奥利弗·辛克莱这时才知道自己对喀里多尼亚宾馆的客人来说并不是陌生人，又得知了横渡时发生的事情。

“什么，坎贝尔小姐，还有您们先生们，”他喊，“您们也在那艘及时把我救起的格伦加里船上？”

“是的，辛克莱先生。”

“您可把我们给吓坏了，”西布跟着说，“那时真是偶然，我们看到您的船在考瑞威尔坎的旋涡里迷失了方向！”

“真是幸运的偶然，”萨姆又说，“而且很有可能，要是没有就在这坎贝尔小姐打了个手势，让舅舅明白她一点不想让人把她看成救星。这种救难圣母的角色，她无论如何也不想接受。”

“可是辛克莱先生，”萨姆于是接着说，“跟您在一起的老渔夫怎么能这么不谨慎，去到那些水流里去冒险……”

“他既然是当地人，应该知道其中的危险才是呀？”西巴弟弟也跟着说。

“不能怪他，麦尔维尔先生们。”奥利弗·辛克莱答道。“是我，我自己不谨慎，有一阵子我想要是这勇敢的人死了，那我会自责的！可是旋涡表面上的颜色那么惊人，大海就像抛到蓝色丝绸上宽宽的镂空花边一样！我也就没考虑太多，便动身到这浸满光的泡沫里去寻找几种新色彩去了。于是我向前，一直向前划！老渔夫已感觉到危险了，也劝告我说他想回到汝拉岛那边，可我一点也听不进去他的话，以致小船被卷到一股水流里，又被一股不可抗拒的力量卷进那旋涡！我们多想抵住这吸引啊！……一个巨浪把我同伴打伤，他也就不能再来帮我。可以肯定，要是格伦加里船不来，船长没有献身精神，乘客们不讲人道主义，可能我们已经进入神话王国了，水手跟我的名字可能都已列入考瑞威尔坎遇难者名单了。”

坎贝尔小姐静静地听着，一句话不说，有时抬起她那双漂亮的眼睛盯着年青人，而辛克莱的目光一点不让她觉得不自在。在他谈到自己的追赶，更确切地说是对大海的五彩斑斓的追捕时，她禁不住笑了。她自己不也是在找寻同样的冒险吗？虽不是那么危险，但不也是在追赶天空的各种色彩，追赶绿光吗？

麦尔维尔兄弟谈起他们来奥班的目的，也禁不住提到这个，也就是说观察一种物理现象，又给年轻画家讲了它的性质。

“绿光！”奥利弗·辛克莱喊。

“您或许已经见过了，先生？”年轻姑娘激动地问：“您是见过了吗？”

“没有，坎贝尔小姐。”奥利弗·辛克莱说，“我以前只知道某个地方有绿光！没见过，确实没有！不过，我也想去看看它！以后，太阳在落到地平线以下之前，我一定要看到它！我以圣旦斯坦的名义发誓，我再只用绿色来画太阳的最后一道光！”

很难看出奥利弗·辛克莱在说这些话时，是不是带着几分讽刺，还是他艺术家天性使然。不过，一种直觉告诉坎贝尔小姐这个年青人不是在开玩笑。

“辛克莱先生，”她又说，“绿光并不是我私人财产！它为所有的人闪亮！它的价值也不会因此丧失丝毫，因为它时很多人来说都很新奇。如果您愿意，那我们就可以试着一起去看它。”

“非常愿意，坎贝尔小姐。”

“但需要有很大耐心。”

“我们会有……”

“不要怕把眼睛弄疼。”萨姆说。

“绿光值得人为它冒这个险，”奥利弗·辛克莱反驳道，“我向你们保证，不看到绿光，我就不离开奥班。”

“已经有过一次了，”坎贝尔小姐说，“我们到了塞尔岛去观察绿光，但就在太阳落下时，一小片云过来遮住了天空。”

“真是不幸！”

“的确很不幸，辛克莱先生，因为从那以后，我们就再没见过那么纯净的天空。”

“还会再有的，坎贝尔小姐！夏天还没结束呢！请相信我，在天气恶劣的季节到来之前，太阳还会施舍给我们绿光的。”

“跟您都说了吧，辛克莱先生，”坎贝尔小姐又说，“八月二日晚上，在经过考瑞威尔坎时，要不是我们注意力转移到某个救援活动中的话，在那

的天空上，我们或许肯定看到它了……”

“什么，坎贝尔小姐，”奥利弗·辛克莱应声说，“我真是太笨了，在这种时候让您分神！我的冒失可能让您没看到绿光！那应该是我向您道歉才是。我在这对我不合时宜地闯入向您表达我的歉意！我再也不会这样了！”

一行人走上回喀里多尼亚宾馆的路，奥利弗·辛克莱前一天从达拉马里附近地区郊游回来刚好也住在那，大家就这样一路聊着。年青人态度坦诚，笑声很有感染力，一点不让兄弟俩觉得讨厌，远非如此。在大家的要求下，他谈起了爱丁堡和他的大法官舅舅帕特里克·奥尔迪摩。正巧麦尔维尔兄弟和奥尔迪摩大法官来往已有几年。

这两个家族间以前就有上流社会的那种交往，只是由于距离太远，联系才中断。大家也都很了解，这也就促使奥利弗·辛克莱与麦尔维尔兄弟恢复往来。再说他完全可以把他的艺术家的帐篷安在别处，而不安在奥班，可他比任何时候都坚决，表示决心呆在这，好一起去寻找这著名的绿光。这也表明他想与麦尔维尔家恢复交往。

后来的几天里，坎贝尔小姐，麦尔维尔兄弟和他经常在奥班海滩相遇。他们一起观察是否大气状况要有所改变。每天都要去问上十次晴雨表，晴雨表也显示出几丝要升高的痕迹。而在八月十四日上午这可爱的东西竟超过了30.7英寸。

这天，奥利弗·辛克莱是多么高兴地把这好消息带给坎贝尔小姐的呀！天空纯净得像圣母的眼睛一样！蓝天从靛色到云青色，颜色一点点渐弱！空气中没有一点湿气！一定会是个美妙的夜晚，日落也会让天文台的天文学家为之赞叹！

“要是我们在日落时看不到绿光，”辛克莱说，“那只能是因为我们瞎了！”

“舅舅们，”坎贝尔小姐回答：“您们听清了吗？就在今晚！”

于是大家约定晚饭前动身去塞尔岛。一到五点，一行人便上路了。

敞篷四轮马车载着容光焕发的坎贝尔小姐，神采飞扬的奥利弗·辛克莱和分享着这喜悦与神彩的麦尔维尔兄弟，走在风景如画的克拉干马路上。好像他们在车座上挂着太阳，随从的四匹快马就像太阳神阿波罗马车的怪兽一样。

观察者们到了塞尔岛，早已激动不已。面对着一片天空，没有一点障碍会阻挡视线。他们来到狭窄的海角尽头坐了下来，一海里长的海角把沿海两个海湾分离开来。西面没什么东西会阻碍对那片天空的观察。

“我们总算要看到绿光了，这任性的光，是那么不愿让人看到！”奥利弗·辛克莱说。

“我相信，”萨姆说。

“我肯定，”西布附和着。

“我嘛，希望如此。”坎贝尔小姐回答，眼望着空旷的大海和无瑕的天空。

事实上，一切迹象都预示着在日落时这一景象将会十分壮丽。

这光芒四射的天体，已沿一条斜线向下滑，离海平面只有几个台阶的样子。红红的圆盘染红了天空背景，一片耀眼的光投向外海沉睡的水面。

大家都默默地等待着绿光的出现，在这美好一天的黄昏面前，都有些激动。他们看着太阳，它在一点点向下沉，像一个巨大的火流星一样。突然，

坎贝尔小姐不由自主尖叫一声，接着，麦尔维尔兄弟和奥利弗·辛克莱也禁不住跟着焦急地喊起来。

一艘小船这时正离开分伊斯达尔小岛，向西缓缓而行，小岛搁浅在塞尔岛脚下。张开的帆就像一个屏幕，高出地平线。那帆会不会在太阳消失在波涛中的那一刻把它遮住呢？

这只是一瞬间的问题，大家已没时间再往回走，转到一边或另一边好去面对接触点。海角太窄，人也没法换个角度好跟太阳再成一线。

坎贝尔小姐对这意外情况非常失望，在岩石上来来回回走着。奥利弗·辛克莱使劲对小艇打着手势，朝它喊让它放下帆，可是白费劲。那些人看不见他，也听不到他喊。小船在微风的吹动下，继续朝西行，后面划过一条长长的水波。

就在太阳圆盘顶部要消失的那一刻，帆从前面经过，那不透明的梯形帆把它挡了个严严实实。

真是扫兴！这次绿光已从海平面脚下射出，也没有雾，就要到海角了却撞上了帆，多少目光急切地盯着那海角啊。

坎贝尔小姐、奥利弗·辛克莱、麦尔维尔兄弟都极端失望，懊恼程度或许已超过这不幸本身，呆到那，发着愣，甚至忘了该走了，他们诅咒着那小船和那上面的人。

可小船刚刚靠到塞尔岛的一个小海湾，也停在了那海角底下。

这时，一个乘客从上面走下来，而两个水手绕外海把他从路英岛带到这，仍留在船上。然后，那个乘客绕过沙滩，爬过前面几块岩石，好像要到海角尽头去。

肯定，这讨厌的人该是认出了站在高处的观察者们，看他在向他们打招呼，那姿态有些眼熟。

“尤尔西克劳斯先生！”坎贝尔小姐喊道。

“是他！就是他！”两个兄弟应和着。

“这位先生会是什么人？”奥利弗·辛克莱心里想。

的确是亚里斯托布勒斯·尤尔西克劳斯，他在路英岛做了几天科学巡游之后，又回来了。

他刚刚打扰了这些人，而这就要实现他们最珍贵的愿望，想想他们会怎样迎接他，不必细说。

萨姆哥哥西布弟弟忘却了一切礼节，甚至没想到要把奥利弗·辛克莱和亚里斯托布勒斯·尤尔西克劳斯互相介绍一下。在海伦娜不满的面前，两人低下头不去看这个他们选的求婚者。

坎贝尔小姐小手紧握，双臂交叉抱在胸前，眼睛烁烁放光，看着他，一个字也没说。然后，最终嘴里冒出这么一句话：

“尤尔西克劳斯先生，您真不该到得这么是时候，好来干这等蠢事！”

第十二章新计划

大家回奥班时可不像去塞尔岛时那么兴高采烈。走时满怀着对成功的渴望，回来时，却载着失败而归。

要是说坎贝尔小姐表现出的失望能被某种东西缓和的话，那就是亚里斯托布勒斯造成了这次观察的失败。她有权指责他，这个罪魁祸首，让他脑子装满诅咒。她才不会放过这个机会呢！麦尔维尔兄弟这时再想竭力庇护他可真不是时候。不！这个笨蛋，别人就很少想到他，难道他的船就该在太阳要发出最后一道光时刚巧赶到而挡住远处的海平面吗？这个笨蛋不可原谅的地方就在这。

这一阵怒骂之后，不用说，亚里斯托布勒斯·尤尔西克劳斯那个曾大胆嘲笑绿光的家伙，为请求原谅又上了小艇好回奥班。他这算是聪明之举，因为十有八九，谁也不会给他让个位子，别说是在敞篷马车里，就是在后排座上也不会有位子给他坐。

就这样，两次了，日落时具备一切人可能会看到绿光的条件，可是两次坎贝尔小姐都是白白让自己热切的眼睛直接暴露在太阳耀眼的照射下，这些光又让她几小时看不清东西！先是救奥利弗·辛克莱，接着又是亚里斯托布勒斯·尤尔西克劳斯从前面经过，两次都让她错过了机会，而这机会可能很长一段时间内不会再有。这两次，的确情形不同，她越是能原谅第一次，就越痛恨第二次。谁又能指责她偏心呢？

第二天，奥利弗·辛克莱神情恍惚，走在奥班的沙滩上。

这个亚里斯托布勒斯·尤尔西克劳斯先生会是什么人物呢？是坎贝尔小姐和麦尔维尔兄弟的一个亲戚，还是只是他们的一个朋友？不过，他至少是家里一个熟人，单单从坎贝尔小姐对他的笨拙那样大加指责就可看出。可这些跟他，奥利弗·辛克莱又有什么关系？如果他想做到心中有数，只需问一下萨姆或西布……可他自己偏偏不想这么做，最后也根本就没这么做。

而且他也不乏这样的机会。奥利弗·辛克莱每天要么碰到麦尔维尔兄弟俩一起散步，谁又能自吹只看到其中一个而没看到另一个呢？要么是两人陪着外甥女在海边散步。大家谈论很多事，尤其是天气，这时谈天气决不是为了没话找话。

大家企盼着晴朗夜晚的回归好再去塞尔岛，而这样的夜晚是不是再也不会来临了呢？对此谁也不敢肯定？事实上，八月二号到十四号，中间偶尔还有几天晴天，之后，天空一直就晴阴不定，乌云密布，地平线上布满热闪和昏暗的雾气，总之，这一切都会让那定在观察镜目标前，好不断核实天体图上标记的气象学家大失所望！

为什么不承认年轻画家现在也跟坎贝尔小姐一样迷恋绿光呢？他跟年轻姑娘一起谈着两人喜欢的话题，陪她穿越在广阔的空间里。他也追求着这种梦想，如果不说他跟年轻女伴一样不乏耐心的话，那就是他热情比她一分也不少。啊！他可不是那个亚里斯托布勒斯·尤尔西克劳斯，那个家伙满脑子都是尖端科学，对这么一个单纯的光学现象充满了不屑。而这两个人彼此理解，都想得到绿光的特殊照顾，让他们好有幸看到它的出现，而有这特权的人肯定很少。

“我们会看到绿光的，坎贝尔小姐，”奥利弗·辛克莱不断说，“会看到它的，要不我亲手点亮它！而且，是由于我的错您错过了第一次，这次我也有错使这个尤尔西克劳斯先生……是您亲戚……我想？”

“不……是我未婚夫……好像是这样……”这天坎贝尔小姐一边说，一边匆匆朝远处走，去追两个舅舅。两人走在前头，已把她落在了后面。

她未婚夫！这简短的回答在奥利弗·辛克莱身上产生的影响可以说很奇怪，尤其是她说话时那语气！不管怎样，为什么这个年轻学究就不能是她未婚夫呢！至少，他在这个时候，出现在奥班不就什么都说明了吗！从他一点不了解情况，夹到了落日 and 坎贝尔小姐中间，结果就不会……不会怎样？奥利弗·辛克莱可能不太好说出口。

有两天没见到亚里斯托布勒斯·尤尔西克劳斯，而后，他又露面了。奥利弗·辛克莱好多次看到他和麦尔维尔兄弟呆在一起，兄弟俩或许无法对他怀恨在心。他好像跟两人关系很好。年轻学者和年轻艺术家也碰到过几次，要么是在海滩上，要么是在喀里多尼亚宾馆大厅里。两个舅舅觉得应给他们互相介绍一下。

“这是亚里斯托布勒斯·尤尔西克劳斯先生，来自邓弗里斯。”

“这是奥利弗·辛克莱先生，来自爱丁堡。”

这么介绍之后，两个年轻人都向对方简单致了致意，不过是很一般的，头只歪了歪，腰板还挺得很直，根本没有问候的意思。

显然，这两个人性格没有一点相通之处。一个追逐着天空要去摘下天上的星星，而另一个却要计算天空的构成元素；一个是艺术家，从未想什么把艺术当成基础，另一个则是学者，把科学当成基石，他对事物的态度也取决于此。

坎贝尔小姐嘛，对亚里斯托布勒斯·尤尔西克劳斯十分不满。他要是在，她就好像没看到他的存在。要是他碰巧路过，她就毫不掩饰地转过身。一句话，像上面说过的那样，她用英国礼节里最直截了当的方式跟他“隔绝”。麦尔维尔兄弟要想让他们和好，还真有些困难。

不管怎样，他们觉得一切都会好起来，尤其是如果这任性的光终于决定要出现的话。

这时，亚里斯托布勒斯·尤尔西克劳斯从眼镜上观察着奥利弗·辛克莱，这动作对那些想不露声色地偷看人的近视眼来说很是熟悉。他看到的就是小伙子常伴在坎贝尔小姐身边，而年轻姑娘每次对他都很客气，这绝不是为了让他高兴才这样。不过亚里斯托布勒斯对自己信心十足，态度仍很谨慎。

然而，面对着这晴阴不定的天气，这活动指针不能固定下来的晴雨表，每个人都感到自己的耐心要经受一次漫长的考验。正是带着这种要找到没雾的海平面的希望，大家才在太阳落下的时候，又在塞尔岛游了两、三次。亚里斯托布勒斯·尤尔西克劳斯觉得不该参加进去。

还是白费劲！八月二十三日到了，可绿光还是不屑出现。

于是，这梦想便成了一个定式，其他任何想法都不能取代它。简直可以说它萦绕于人心头，大家日思夜想，就是在不用再数那些日日夜夜的时候，那时产生的新的迷恋也要为这种痴迷而动容。大家思想如此集中，各种颜色都化为一种颜色：蓝天是绿的，沙滩是绿的，岩石是绿的，水和葡萄酒也都绿得像是苦艾做的一样。麦尔维尔兄弟想象着自己身着绿装，成了两只大鸚鵡，在绿色的玻璃窗里，叼着绿色的烟卷！一句话，简直是绿的疯狂！大家都得了一种色盲，眼科学教授们可以就此在他们的眼科学杂志上发表一些引人注目的论文。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幸亏，奥利弗·辛克莱又有了个主意。

一天，他说：“坎贝尔小姐，麦尔维尔先生们，经过全面考虑，我觉得我们选择在奥班观察绿光真是不太合适。”

“这又怪谁？”坎贝尔小姐一面说，一面盯着两个罪魁祸首，两人不禁低下头。

“这里可没有海平面！”年轻画家又说，“因此，就必需到塞尔岛去寻找，只是可能我们在该到的时候却还没到那！”

“显然是这样！”坎贝尔小姐答道，“说实话，我真不知道两个舅舅为什么偏偏选这鬼地方来观察绿光！”

“亲爱的海伦娜！”萨姆说，他实在不知该说什么，“我们原以为“是的……以为……在哪都一样……”西布也过来帮着补充解释着。“以为太阳每晚也都会落在奥班的海平面上的……”“既然奥班位于海边！”“可您们想错了，我的舅舅们，”坎贝尔小姐答道，“您们大错特错，因为太阳就不落在这！”“事实上，”萨姆又说，“很不凑巧，是这些岛屿挡住了我们的视线，使得我们看不到外海！”“肯定您们没想过要把它们炸掉吧？”坎贝尔小姐问。“要是能的话，那早就炸了。”西布坚定地回答说。“我们总不能在塞尔岛上露营吧？”萨姆提醒说。“为什么不呢？”“亲爱的海伦娜，如果你一定要这样的话……”“一定。”“那就走！”西布和萨姆两人回答着，语气很顺从。两个人完全屈从于外甥女的意愿，表示一切就序，立刻就动身离开奥班。这时，奥利弗·辛克莱插了一句。“坎贝尔小姐，如果您愿意，我想去到塞尔岛住下更好。”“说下去，辛克莱先生，如果您的建议更好，我舅舅们不会反对的！”

麦尔维尔兄弟俩鞠了鞠躬，动作机械，那么一致，可能他们从来没这么相象。

“塞尔岛，”奥利弗·辛克莱接着说，“的确不适合在那里居住，哪怕只是呆上几天也不合适。要是您想锻炼一下您的耐心的话，坎贝尔小姐，您并不需要牺牲掉您的舒适环境。另外，我还观察到那里的山坡地形也有些挡住了人们看海的视线。如果很不凑巧，我们得在那等很长时间，比我们想象的还要长，比方说几个星期。要是那样的话，太阳现在正朝西逆行，最后可能会落在科隆塞岛的后面，或者是奥荣塞岛，甚至是去艾莱大岛后面。那时会由于没有够宽的海平面，我们的观察可能又要失败。”

坎贝尔小姐应声说：“事实上，这或许也是这次不幸最后一个机会了……”

“我们或许能避免这不幸的发生，去找个离赫布底里群岛更远些的观测站，就面对着广袤无垠的大西洋。”

“您知道哪有这么个观测站吗？辛克莱先生。”坎贝尔小姐激动地问道。

麦尔维尔兄弟眼睛紧盯着年青人的嘴唇。他会怎么说？外甥女的梦想最后究竟会把他们带到哪去？为达到她的愿望，旧大陆最后会在哪结束呢？奥利弗·辛克莱的回答让两人悬着的心先放了下来。

“坎贝尔小姐，”他说，“离这不远有个观测站，我觉得那一切条件都很合适。那就是马尔岛高地后面的美丽的约纳岛，它锁住了奥班岛往西的视野，该岛是赫底里群岛中靠大西洋最近的一个岛。”

“约纳岛！”坎贝尔小姐喊道，“约纳岛，舅舅们，我们还没去过吧？”

“我们明天就到那，”萨姆回答着。

“明天，日落前就到。”西布补充说。

“那就走，”坎贝尔小姐接着说，“如果，在约纳岛还找不到一个够开阔的地方，要知道，舅舅们，那我们就去找海边的另外一个地方，从约翰·奥格雷特，到苏格兰北端，再一直到英国南端的陆地之端，如果这还不够的话……”

“很简单，”奥利弗·辛克莱回答说，“那我们就去周游世界！”

第十三章海的壮丽

得知这些客人做出的决定，是谁表现出很失望？那就是喀里多尼亚宾馆的老板。麦克·菲恩要是能做到的话，他多想把这些岛屿，小岛都统统炸掉啊！是它们挡住了从奥班看大海的视线。在一家人走了之后，他又说很后悔不该接待这些患偏狂病的人以此聊以自慰。

早上八点，麦尔维尔兄弟、坎贝尔小姐、贝丝夫人和帕特里奇，上了“蒸汽式先锋号快船”，广告上是这么叫的，船绕着马尔岛航行，中间经过约纳岛和斯塔福岛，当天晚上再返回奥班。

奥利弗·辛克莱比同伴们先到了上船的码头，即防栅的栈桥码头。他站在舷梯上等他们，舷梯搭在汽船的两个滚筒之间。

至于亚里斯托布勒斯·尤尔西克劳斯吗，这次旅行跟他毫不相干。不过，麦尔维尔兄弟觉得还是应该通知他，他们这次仓促动身。这是最起码的礼貌，更何况他们又是世上最懂礼貌的人。

亚里斯托布勒斯·尤尔西克劳斯听了两个舅舅的通知，反应很是冷淡，只简单地谢了谢他们，对自己的打算只字未提。

麦尔维尔兄弟于是告别离开，心想要是他们的宠儿态度过于谨慎，而坎贝尔小姐又有点讨厌他的话，那一切就算过去，而这会发生在一个美好的秋夜和一个漂亮的日落之后。约纳岛好像不会吝啬这样的夜晚和日落的。至少，他们是这么想的。

所有乘客都上了船，第三声汽笛一响，缆绳一松，先锋号便调转航向，驶出港湾，进入南部的凯尔雷雷海峡。

船上一些乘客，被这环马尔岛的十二小时迷人游览所吸引，每周都要游上两、三次。而坎贝尔小姐和同伴们得放弃这十二小时的游览，在第一个停靠港就下船。

其实，他们急于到达约纳岛，到这片宜于他们观察的新土地上去。天气很好，大海平静得如湖一般。横渡也应该很美。要是当天晚上他们愿望还不能实现的话，那他们在岛上安顿下来之后，再去耐心地等待。那里，幕已经启了，至少布景一直是摆好的。除非由于天气恶劣，要么肯定不会停演这绿光一幕剧。

简单说，正午前，大家就要到达旅行的目的地了。“先锋号”快船沿凯尔雷雷海峡而下，绕过岛的南端，开始穿越宽阔的洛恩湾入海口，把科隆塞和它古老的修道院甩在了左边，十四世纪岛上著名的贵族们建了这所修道院。船又沿马尔岛南部海岸驶下，海岸就像一只大螃蟹漂在茫茫大海上，它下面的钳子轻轻朝西南弯曲。突然，本莫尔山比远处的群山高出三千五百英尺，远处的群山崎岖陡峭，欧石南丛林形成了它天然外衣，圆润的山峰俯视着片片牧场，牛群在牧场上画出一个个斑点，阿达那里斯山在它那庞大的高原上骤然裁出这些牧场。

风景如画的约纳岛呈现在西北方，几乎就在马尔岛这只螃蟹南面钳子的顶端上。辽阔的大西洋，一望无垠，延伸向远方。

“您爱海吗，辛克莱先生？”坎贝尔小姐问年轻同伴。他挨着她坐在先锋号舷梯上，欣赏着这美丽的景色。

“我太爱海了，坎贝尔小姐！”他答道，“是的，我可不是那些觉得海看上去很单调的庸俗之徒。在我眼里，没什么比海的面貌更富于变化的了，但要会在不同阶段观察它。大海的各个颜色是那么完美地相互融合在一起，

一个画家要画出这既一致又不同的全部色彩来，可能比一张表情多变的脸还要难。”

“的确如此，”坎贝尔小姐说，“一丝微风轻轻吹过，大海也跟着不断变幻着面容，而且随着它浸透的光的不同，也无时无刻不在变化着。”

“看它现在，坎贝尔小姐，”奥利弗·辛克莱又说，“它是绝对地平静！不像一张熟睡的美丽的面庞吗？什么东西也不会让它那令人赞叹的纯洁变质，它脸上没有一丝皱纹，它很年轻，很美！可以说这只是一面大镜子，但却是照出天空的镜子，上帝也能在里面看到自己。”

“一面常被暴风骤雨打破的镜子！”坎贝尔小姐补充说。

“嗯！”奥利弗·辛克莱答道，“就是这让大海的面貌那样变幻无穷！一丝风起时，它的脸就会变，长上皱纹，波涛起伏，让它满头白发，顷刻间，它老了一百岁，但它总是那么美妙，磷光无限，泡沫满天！”

“您认为，辛克莱先生，”坎贝尔小姐问，“没有一个画家，不管他多伟大，也无法在画布上画出这大海的千姿百态吗？”

“我觉得不能，坎贝尔小姐，再说，他又怎么能呢？的确大海没有自己的颜色。只是天空的一面大镜子！它是蓝的吗？但不是用蓝色就可以画出来的！是绿的吗？也不是用绿色能画出来的！当大海阴郁，呈铅灰色，大发雷霆时，你会看到它波涛汹涌，这时好像天空把悬挂在海上的云彩也混合在海里面。啊！坎贝尔小姐，我越看，越觉得这海雄伟壮丽！海洋！两个字说明了一切！那是辽阔！在海底极深处覆盖着无垠的草原，相比之下，我们的草原是多么的荒凉！达尔文曾这样说过。在海洋面前，最宽广的大陆又算什么？不过是它用水包住的小岛而已！它覆盖了地表的五分之四！这就像一个人，心脏跳动在赤道上，通过一种不间断的循环，由自身散发出的蒸气做到自我供给，它给养了蒸气，蒸气再通过河流回到海洋，或者通过直流雨，海洋直接回收蒸气！是的！海洋，是无穷无尽，人看不到，但能感觉到，照诗人的说法，像它水里反射的宇宙一样无穷无尽！”

“我喜欢听您这么富有激情地说话，辛克莱先生，”坎贝尔小姐说“这种激情，我也有！真的！我跟您一样爱海！”

“您不会怕遇到危险吧？”奥利弗·辛克莱问。

“不，事实上，我不会害怕的！人会怕他赞赏的东西吗？”

“您该是个勇敢的旅行者吧？”

“或许是吧，辛克莱先生，”坎贝尔小姐答道。“总之，在看过的游记中，我最爱看那些去发现远海的游记。多少次，我跟着那些伟大航海家们一起，去游遍这些远海！多少次，我投入这未知的世界，的确只是依靠想象。但这些完成如此伟大事业的英雄们，我不知还有什么比他们的经历更值得羡慕的了！”

“是的，坎贝尔小姐，在人类历史上，有什么比这些发现更美的呢！我每次看到一只小船，一艘军舰、商船，或只是一只渔船，看到它们出发，我的心都禁不住跟着登上船！我想我生来就是要做水手的。”

“您起码在海上旅行过吧？”坎贝尔小姐问。

“我是尽力这么做了。”奥利弗·辛克莱答道。“我游历了一段地中海，从直布罗陀海峡到地中海东岸诸港，和直到北美洲的那段大西洋，再有欧洲北部海域，而且我熟悉大自然慷慨馈赠给英国和苏格兰的所有海域……”

“这么美，辛克莱先生！”

“的确如此，坎贝尔小姐，我不知哪能跟汽船带我们到的赫布里底群岛的海域相媲美！这才是真正的群岛，天没有东方的蓝，但在它那野生岩石丛中和雾蒙蒙的天空里，可能它更有诗意。希腊群岛使这样一个神的社会得以诞生。好！但您将看到那是些非常庸俗，讲求实际的神，他们尤其擅长过庸俗生活，做个小生意，计算一下支出，我觉得奥林匹斯山多少有点像做作的沙龙，那聚集着这些神，他们有点太像沙龙里的那些人，具有他们身上所有缺点！我们的赫布里底群岛就不是这样，这是超自然生灵之所！斯堪的那维亚的神，不讲物质，非常纯洁，有抓不住的身形，那不是肉体！是奥丹，奥西昂，芬格是这些诗的灵魂的焕发。他们从萨加书中跳出。

“书中讲到的这些人，是多么美啊！这是比希腊奥林匹斯山更神圣的奥林匹斯山！这个奥林匹斯山一点没沾染上尘世的东西，要是需要给它那些主人们一个适当的位置的话，就该在我们赫布里底群岛的海域里。是的！坎贝尔小姐，我就在这朝拜我们的神，而且，作为这古老的喀里多尼亚岛的一个真正孩子，我不会试图去改变我们的群岛，改变它那二百个岛，那布满蒸气的天空和它那不定期的潮水。海湾暖流为东部海域的所有群岛把潮水升了温！”

“它的确是我们的，属于我们这些苏格兰高地上的苏格兰人的！”坎贝尔小姐答道，她被年轻同伴灼热的话语所鼓舞，“是我们的，阿盖尔郡的苏格兰人的！啊！辛克莱先生，我跟您一样，为我们的喀里多尼亚群岛而痴迷！它太美了，我爱它，甚至在它发怒时我也爱它！”

“的确，它的大发雷霆是很壮丽的，”奥利弗·辛克莱跟着说。“经过三千里的跋涉，什么也挡不住它要狂风大作！苏格兰海岸对着美洲海岸。要是那边，从大西洋的另一岸，掀起了惊涛骇浪，这边，浪潮和风暴的袭击也就要降临了，风和浪都朝西欧涌去！但它们对我们的赫布里底群岛又能怎样呢？这些岛基层是花岗岩，坚若磐石，可以笑对飓风和大海的凶猛攻击！……”

“嗨！是氢与氧的化合物，含 2.5%的氧化钠！的确，没什么像氯化钠的碰撞那么美的！”

这些话显然是冲坎贝尔小姐和奥利弗说的，就像给两人的激情以答复一样，听到这，两人转过身。

亚里斯托布勒斯·尤尔西克劳斯正站在远处的舷梯上。

这讨厌的人知道奥利弗·辛克莱要陪坎贝尔小姐到约那岛，他无法抵制住要跟她同时离开奥班的愿望，于是，他比两人先上船，在横渡时，一直呆在先锋号大厅里，刚刚上来来看小岛。

氯化钠的碰撞！这给奥利弗·辛克莱和坎贝尔小姐的梦想是怎样重重地击了一拳呀！

第十四章约纳岛上的生活

约纳岛渐渐露出了身影，该岛旧名波涛之岛，岛上的阿贝山海拔不过四百英尺，汽船快速朝小岛靠拢。近午时分，“先锋号”沿方石砌成的石堤停泊下来，这些石块被水染成绿色。一些乘客下了船，他们人数很多，一小时后要再乘船穿过马尔海峡返回奥班，另一些人，人数不多，也跟着下了船，他们想在约纳岛住下，不用说也知道这些人是谁。

岛上没有严格意义上的港口。一个石码头，护住海湾，让它不受外海海浪的影响，仅此而已。在气候宜人的季节里，那停靠着几只游艇或小渔船，它们是来开发这些沿岸海域的。

按照日程安排，游客们只能用两小时看看岛屿，而坎贝尔小姐和同伴们，丢下游客，忙着去找一个合适的住处。

不能指望在约纳岛上也找到英国好海滨城市所具有的那种舒适环境。

约纳岛长不过三里，宽不过一里，居民仅有 500。阿盖尔公爵，岛的主人，从那边只能收得几百斤东西。岛上根本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城市，也没有城镇，甚至没有村落而言。只散落着几户人家。大部分都是些简陋的茅屋，可以说很美，但却过分简陋，几乎都没窗户，只从门透进去些光线，没烟囱，只是在屋顶上挖了个洞，只有草和石子抹的墙，芦苇和石竹南铺的屋茅顶，用海草的粗纤维连着。

谁又能相信，在斯堪的那维亚历史早期，约纳岛曾是德落伊教的发祥地？谁想象得出继他们之后，公元六世纪，爱尔兰人圣·科拉班，岛也以他名字命名过，他为了传授新基督教，在那建立了全苏格兰第一家修道院，克卢尼的僧侣们还在那一直住到宗教改革运动！现在到哪去找作为主教和英国大神甫们修道理的那些宏伟建筑呢？在这残迹中间，哪还能发现大图书馆呢？它曾藏有丰富的档案材料和与罗曼史有关的手稿，在那当时的精英们汲取精华，为己所用。可是！眼下只有废墟，而曾深深改变北欧的文明却在此诞生。过去的圣·科拉班，只剩下今天的约纳岛，只有几户农家，他们艰难地从沙土地上收得那么可怜的一点大麦、土豆和小麦。岛上还有少见的几户渔家，渔船靠赫布里底小岛的多鱼水域生存。

“坎贝尔小姐，”亚里斯托布勒斯·尤尔西克劳斯以倨傲的口吻说，“就第一印象来说，您觉得这比得上奥班岛吗？”

“比那好得多。”坎贝尔小姐回答，尽管她可能觉得岛上居民过多。

由于没有俱乐部或饭店，麦尔维尔找了一家客店，还算说得过去。游客们住到那里。他们对船停在约那岛的时间很不满意，那时间不适合参观岛上的德落伊教祭司和基督教遗址。于是他们当天在阿尔摩德丹刚安下身。而奥利弗和亚里斯托布勒斯各自将就住在渔民的小屋里。

但坎贝尔小姐的精神状态很好。在她的小房间里，站在西边面向大海的窗前，她觉得就和站在海伦斯堡高塔的平台上一样，而且肯定比克喀里多尼亚饭店的大厅里要好。从那儿放眼望去，天空展现于眼前，没有小岛挡住这圆环。加上点想象，她仿佛看到了三千海里之外的大西洋另一岸——美洲海岸。的确，在那儿的美丽舞台上，日落时的太阳尽显它的万丈光辉。

集体生活安排起来容易又简单，大家在旅馆的底层大厅中一起用餐，按老习惯，贝丝夫人和帕特里奇与主人同坐一桌。亚里斯托布勒斯觉得有些奇怪，奥利弗却觉得无可指责。他对两个仆人已有了好感，他们同样也对他心存爱意。

于是一家人过起了古老苏格兰人极其简朴的生活，在岛上散步，谈谈过去年代的一些习情，而亚里斯托布勒斯绝不错过机会，总要不合时宜地加进些现代注解，然后大家聚到一起吃午饭，晚上八点共进夜宵。继而是日落，坎贝尔小姐无论什么天气都去观察，甚至阴天也不例外。谁知道！在云的下方可能会出现缺口，一道缝隙或裂痕，从那最后一道光可以穿过。

多好的饭啊！沃尔特·司各特和喀里多尼亚的客人都认为费尔古的正餐，奥尔德地克·朗迪盖尔的夜宵和按苏格兰古法做的菜肴无可挑剔，贝丝夫人和帕特里奇被带到了一个世纪以前。他们幸福万分。仿佛生活在祖先的年代一般。看得出萨姆和西布对麦尔维尔家的原有方法和苏格兰古法相结合的新烹调方式很欢迎。在现成餐厅的底层可以听到：

“一点燕麦粉点心，比格拉斯哥软点还美味。加上点豆子，苏格兰高地上的山里人还享受着这一美味。”

“还有羊杂碎布丁。我们伟大的诗人伯恩斯古诗中恰如其分地赞美它是苏格兰布丁里第一流的，最好的、最具民族特色。”

“还有这种韭菜鸡肉汤！要是说鸡有些硬的话，配料的葱真是太妙了。”

“第三次用的杂烩比海伦斯堡的厨师做的任何汤都成功。”

“啊，阿尔摩德丹冈吃得不错，只须每两天到汽船事务所去吃次饭，汽船为赫布里底小岛提供服务。喝的也不错。”

看看麦尔维尔兄弟，手端着酒杯，用这英国的一品脱酒互祝健康。酒杯里的尤斯科勃格起着泡沫，这是种优质的国产啤酒，或者说是最好的“哈毛克”是专门为他们而酿制的。还有威士忌，由大麦提炼而成，酒的发酵好像在喝的人胃里继续进行着，要是没有烈性啤酒，他们是不会只要小麦酿的“马姆”酒的。要么只要这“两便士”的，总可以用一小杯金酒来装饰一下，其实，他们从没想过要为喝不到海伦斯堡和格拉斯哥地窖里的雪利酒和波尔图葡萄酒而惋惜。

亚里斯托布勒斯习惯了现代生活的舒适，不停地抱怨，次数多得有些过分，但没人注意他的抱怨。

如果他觉得在岛上时间漫长，而对别人来说时间却过得很快，坎贝尔小姐不再抱怨雾气，每天晚上天空都被雾气笼罩。诚然，约那岛并不大，但对爱在新鲜空气中散步的人来说，用得了这么宽的地方吗？广阔的皇家公园就不能浓缩在花园的一角吗？

大家就这样散着步，奥利弗·辛克莱四处寻找景点。坎贝尔小姐看着他画画。日子就这么流逝。八月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四天毫无烦恼地接连过去了。这种原始生活与这野岛十分相配，大海不停地敲打着荒凉的岩石。

坎贝尔小姐为逃离了海滨城市那充满好奇和闲言碎语的世界而高兴，在那儿人们像在受审讯一样，她出来散步，装扮跟在海伦斯堡公园一样，戴着薄纱，它像头巾一样包着她的头，只用一个发带束着头发。这种扎在头发上的带子非常适合年轻的苏格兰姑娘，辛克莱不禁赞赏起她的优雅和魅力来。

usguebaugh，酒名。

hammok，酒名。

mum，酒名。

two-penny，酒名。

姑娘的无穷魅力对他产生了某种影响，而他自己也清楚地意识到了这种影响，两个人经常边走边聊，观赏着，遐想。不知不觉走到岛的沙滩尽头，行走在海的最后一块淤淀的海草上，成群的苏格兰鸕鷀从他们面前飞起，是他们打扰了鸟的清静。还有，窥伺着激浪回流带来的小鱼，还有巴桑的鳀鸟，一身黑羽毛，翼端白色，黄头黄脖子，在赫布里底岛的鸟类学上是蹼足类的代表。

夜幕降临了，在总有些雾气笼罩的日落之后，坎贝尔小姐和同伴们在某处荒凉的沙滩上一起渡过夜晚的头几个小时，那时他们来说是多么迷人啊！星星升起在夜空上，它们唤醒了人们对奥西昂诗句的所有回忆。

在这深深的寂静中，坎贝尔小姐，奥利弗听着两兄弟轮流背诵着芬格的不幸儿子，英雄赞歌诗人的诗节。

“星，夜的伴侣，闪光的头从落日的云朵中闪出，谁把你庄严的步伐印在苍穹，你在向平原里看什么？”

“白天的狂风沉默了，平息了的海浪匍伏在岩石脚下，夜晚的小飞虫，很快喜欢上了自己的轻轻羽翼，天空的沉寂便填满了嗡嗡声。”

“闪光的星辰，你在看平原里的什么？我已看见你微笑着向地平线边缘滑下，再见，再见，沉默的星辰。”

而后，萨姆和西布兄弟沉默不语，大家一起回到旅馆的小房间里。

然而，尽管麦尔维尔兄弟很不敏感，他们也明白亚里斯托布勒斯在坎贝尔小姐的心目中失去的恰恰是奥利弗所赢得的一切。两个年轻人真是迥然不同。

两个舅舅忙于把这小世界聚集在一起，创造些接近的机会，这还真要费些力气，而且这可能会引起外甥女的突发奇想，的确，他们看到尤尔西克劳斯和辛克莱彼此希望结交很是高兴，他们不再互想躲避，不再对对方保持一种倨傲的谨慎态度。

终于，他们用巧妙的方式达到目的，大家商定八月三十日一起去参观教堂、修道院和墓地遗址，遗址位于阿贝山的东北部和南部地区。

缪塞占的回忆录中曾改写这首诗：夜的白星，远方的使者，闪光的前额在落日的云纱中闪出，你在向平原里看什么？

第十五章约那遗址

这天，坎贝尔小姐，麦尔维尔兄弟和两个年轻人吃过午饭便动身了。那天秋高气爽，时时刻刻都有缕缕阳光透过薄薄的云层缝隙射出来。为当地增添光彩的遗址，海边热闹地聚在一起的岩石分散在约那起伏地面的房屋和那被远处美丽的微风轻抚起涟漪的大海，在迷离的光中，这一切好像都换去了忧伤的容颜，在太阳的照耀下眉开眼笑。

今天参观者绝不会来，前一天汽船上下来了五十来个游人，明天可能还要来那么多。但今天，约那岛完全属于它的新居民。大家散步到遗址里时，也绝不会有什么人。

大家一路欢声笑语，萨姆和西布的好心情感染了同伴们。他们聊着，来回走着，穿过满是石子的小路向远方走去。小路蜿蜒在石砌矮墙间。

开始，大家站在麦克—雷恩耶稣受难十字架前，一切都处于最佳状态。这美丽的红色花岗岩巨石建筑高十四英寸，俯视着主要街道，岛上宗教改革时，即十六世纪中期左右竖起的三百六十个十字架中，它是唯一一个遗留下来的。

奥利弗想把这宏伟的建筑速描下来，他这么做是有道理的，这建筑构造精美，被长满灰色杂草的干旱平原映衬得很美。

于是坎贝尔小姐、麦尔维尔兄弟和奥利弗聚在远离十字架五百步左右的地方，好把整个建筑尽收眼底。奥利弗坐在一面小矮墙的角落里，开始画那片平地，平地上耸立着麦克—雷恩十字架。

过了一阵，大家都发觉有个人影正努力往十字架的底座石基上爬。

“唉，”奥利弗说，“这家伙闯进来干嘛？要是他穿着僧侣服，也还算跟这画面协调，那我也许会在这古老的十字架下向他跪拜。”

“不过是个好奇的家伙，专门给您捣乱来的，辛克莱先生，”坎贝尔小姐说。

“那不是走在我们前面的亚里斯托布勒斯吗？”哥哥萨姆说。

“正是他。”弟弟西布道。

的确是亚里斯托布勒斯，他爬到十字架的底座上，用锤子敲打着。

坎贝尔小姐对这个矿物学家的放肆举动极端气愤，马上向他走去。

“先生，您在那儿干什么？”她问。

“您看到了，坎贝尔小姐。”亚里斯托布勒斯回答道，“我想弄下一块花岗岩来。”

“但您这么狂热有什么用？我想破坏圣像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我绝不是破坏圣像，”亚里斯托布勒斯答道，“我是地质学家，因此我一定要搞清楚这石头是什么性质。”

锤子猛地一击，算是结束了这破坏活动，底座的一块石头刚刚滚到了地上。

亚里斯托布勒斯拾起石头，从箱子里拿出标本制作家的大放大镜，好把自己眼睛的视觉能力扩大一倍，并把石块凑到鼻子尖前观察着。

他说：“这和我想的完全相符，看这红花岗岩，颗粒紧凑，很坚固，应是出自诺内斯岛。它很像十二世纪的建筑师用来建的那大教堂的花岗岩。”

亚里斯托布勒斯是不会放过这么好的机会来做一下考古学论述的，麦尔维尔兄弟刚刚走过来，觉得应当听听。

坎贝尔小姐不再讲什么客套，朝奥利弗走去，画完画，大家到教堂广场

上会合。

这建筑结构复杂，由成对的两个教堂构成，教堂的墙厚如碉堡间的护墙。柱子坚若磐石，经受了一千三百年的风吹雨打。

大家在第一个教堂转了几分钟，从拱顶的拱腹和拱廊的曲线上可以看出这是个罗曼建筑，之后，大家又进了第二个教堂，它属于十二世纪的哥特式建筑，构成了前面教堂的中殿和十字形耳堂。

他们就这样穿过古迹，从一个时代走到另一个时代，踩着接缝处裸露在外的方石板，这边是些棺材盖，那边几块墓碑立在角落里，上面刻着画像，仿佛在等待行人的施舍。这一切沉重、肃穆、寂静，显出过往的诗意。

坎贝尔小姐、奥利弗和麦尔维尔兄弟没发现他们博学的同伴落在了后面。他们走进方塔的拱顶下，拱顶过去俯瞰着前方教堂的大门，后来又立在两个教堂的交叉处。

过了一阵子，带回音的石板上传来整齐的步伐声。仿佛一尊石像，在某个神灵的吹动下步履沉重地走来，如同堂·吉汤德客万里的骑士。

这是亚里斯托布勒斯正用他一米左右的大步子量着教堂的大小。

“东西向一百六十英尺。”他说道，一边把数字记到本子上，一边走进第二个教堂。

“哦，是您，尤尔西克劳斯先生！”坎贝尔小姐挖苦地说道，“除了是矿物学家，您还是几何学家吗？”

“在耳堂的交叉处只有七十英尺。”亚里斯托布勒斯应声道。

“多少英寸？”奥利弗问。

亚里斯托布勒斯盯着奥利弗，不知道自己该不该生气，麦尔维尔兄弟及时加了进来，把坎贝尔小姐和两个年轻人带去参观修道院。这个建筑只剩了些难以辨认的残迹。尽管它在宗教改革的破坏活动中幸免于难。

从那以后，它甚至用作圣奥古斯丁一些修女的修道院，并享有国家的庇护，而现在只有女修院那点可怜的废墟。女修院遭受了暴风雨的摧残，即不见拱腹上的拱顶，也看不到罗曼式的立柱，没有这些，也就无法抵住极北气候的恶劣天气的破坏。

参观者们在研究过这一度很繁荣的修道院遗迹后，还可以去欣赏小教堂，它保存得较好些。亚里斯托布勒斯觉得没必要量它的内部的尺寸。这个小教堂比修道院的食堂或内院建得稍晚些，或者说更坚固些，只缺少了屋顶，但祭坛完好无损，是整个建筑里最受古玩商欢迎的一部分。

西边是女修院最后一位女院长的坟墓。黑色的大石板上露出一个圣女的图像，刻在两个天使之间，上面圣母怀里抱着孩子耶稣。

“这就是坐在椅子上的圣女和圣·西克斯特圣母，拉法埃尔仅有的两个圣母。她们从不闭上眼睛，圣·西克斯特圣母注视的眼睛好像在笑。”

这是坎贝尔小姐作的注解，说的那么恰到好处，却使亚里斯托布勒斯的嘴唇很带有嘲讽意味地噘了起来。

“坎贝尔小姐，您从哪儿知道的，”他说，“眼睛还会笑？”

或许坎贝尔小姐很想说，不管怎样不会是在看他的时候。她的眼里闪过这种表情，但她没吭声。

“这是一个很常见的错误。”亚里斯托布勒斯接着说道，像很内行似的用权威的口吻说着，“正如眼科学家告诉我们的那样，这些视觉器官根本没什么表情。比如说，给一个人脸上戴上面具，透过面具看那人的眼睛，那您

看这张脸该是高兴，忧伤还是气愤。”

“啊！真的。”萨姆说，好像对这小小的课题有些感兴趣。

“我还真不知道。”西布补充说。

“然而的确是这样，”亚里斯托布勒斯接着说，“要是有一个面具……”

但这非凡的年轻人没有面具，试验也就没法做，也就没法解决关于这方面的所有疑问，而且，坎贝尔小姐和奥利弗已经离开了修道院朝约那墓地走去。

这个地方叫“奥班的圣物箱”是为纪念圣·柯伦巴的同伴而命名，有了他，才有这小教堂。教堂的废墟就处在古地中间。

这是个很奇怪的遗址。这片种满墓碑的土地上沉睡着四十八个苏格兰国王，八个赫布里底总督，四个爱尔兰总督和一个法国国王，名字已不可考，就像史前一个首领一样。它用大铁栅栏围着，铺着并列的石板，好像是凯尔奈克的田地一般，那儿的石头是坟墓，而不是萨洛伊教祭司的石头，在这些坟墓中间的绿色褥草上躺着苏格兰国王的花岗岩坟冢。邓肯国王因麦克白的悲剧而出了名。

这些墓碑中，一些只带几何图形装饰，其他的用圆形雕塑像刻成，代表着一些哥尔特国王，他们僵硬的尸体躺在那儿，在这约那的墓地上，飘着多少对往事的回忆啊！在挖掘这赫布里底的圣·德尼斯的土地时，人的思绪又是怎样被带回到过去的岁月啊！

怎能忘记奥西昂的诗节，仿佛也是这些激发了他的灵感？

“外国人，你住在一片满是英雄的土壤上，为这些死者的丰功伟绩歌颂吧！他们的轻影刚才还在你周围欢腾雀跃。”

坎贝尔小姐和同伴们看着这一切，沉默不语，他们完全不用忍受一个烦人的导游带来的烦恼。他们常常把远古的历史切割得面目全非。他们仿佛又看到了岛上贵族的后裔安格斯·奥格，他是为国家独立而战的英雄罗伯特·布鲁斯的同伴和战友。

“我想等天黑之后再回来，”坎贝尔小姐说，“我觉得那时更适合唤起这些回忆，或许我会看到人们把不幸的邓肯国王的尸体抬过来，听到把国王埋在祖先的土地上的那些人的谈话。辛克莱先生，现在这个时候不适合唤醒那些守护王家墓地的幽灵们吧？”

“对，坎贝尔小姐，我想他们听到您的声音，不会不出来的。”

“怎么，坎贝尔小姐，您信幽灵？”亚里斯托布勒斯喊道。

“我信幽灵，先生。作为一个真正的苏格兰人，我相信幽灵。”坎贝尔小姐答道。

“可其实您知道这只是假想，这些幻想的东西根本就不存在！”

“要是我高兴信呢！”坎贝尔小姐说，她被这不合时宜的反驳惹恼。“要是我愿意信看家里家具的棕仙，信念古代北欧诗句般咒语的巫婆，相信有瓦尔基丽，这些斯堪的那维亚神话里的致命女神，带走战役中倒下的战士。相信诗人伯恩斯的不可朽诗篇中赞扬的那些大家熟悉的仙女呢？苏格兰高地的真正儿子是不会忘却他的诗篇的：‘今夜，轻盈的仙女在达瓦那家上空跳着舞，在淡淡的月光下，朝高尔希飞去，飘散在海湾里，消失在岩石和小溪中间。’”

“啊，坎贝尔小姐，”这固执的傻子还在说：“您觉得诗人信他们想象出的梦境吗？”

“当然信，先生，”奥利弗应声说，“否则他的诗，就会像虚构出的作

品一样，听起来很假。”

“先生，您也信？”亚里斯托布勒斯说：“我知道您是画家，可不知道您还是诗人。”

“是一样的，”坎贝尔小姐说，“艺术是个整体，只是有不同的形式而已。”

“不……不！这简直让人无法接受！……您们不信凯尔特族歌颂英雄的诗人写的神话吗？他们混沌的脑袋让人想起那些幻想出的神灵们！”

“啊，尤尔西克劳斯先生。”哥哥萨姆喊道，他也被惹火了，“不要这样污蔑我们祖先时代的诗人，他们为我们古老的苏格兰而歌颂！”

“请听听这些诗！”西布弟弟一边说，一边念起他们忠爱的诗歌：“我爱这凯尔特人的颂歌。我爱听以前的故事。对我：那就是清晨的宁静和润湿山峦的新鲜玫瑰……”

“当太阳只把疲惫的光投向山坡时，”萨姆接着念，“当山谷深处湖水平静，一片蓝色时！”

要不是亚里斯托布勒斯从中间打断，两个舅舅或许会继续沉醉在奥西昂的诗句中。亚里斯托布勒斯突然打断两人说：

“先生们，您们这么狂热地谈论的这些所谓的神灵，您们又有谁见过其中的一个呢？不，没有！人能看到吗？并不能，是不是？”

“先生，您就是在这上面搞错了，我真为您惋惜，竟从没看到过这些神。”坎贝尔小姐又说，她是不会向反驳者屈服的，她绝不会舍弃任何一个神灵。

“可以看到他们显现在苏格兰所有高地上，沿着荒芜的幽谷滑行，升起在沟壑深处，在湖面上飞舞，在我们赫布里底群岛周围平静的海水里嬉戏，在北方冬天带来的风暴中玩耍。还有，看这绿光，我一直坚持去追赶它，它为什么就不会是那个瓦尔基丽女神的披肩呢？那披肩的流苏拖在天边的海水里。”

“啊，不！”亚里斯托布勒斯叫着。“这个，不是！我给您讲您的绿光是什么……”

“别说，先生。”坎贝尔小姐喊道，“我不想知道！”

“不，我要说，”学者已被争论搞得很激动。

“我提醒您不要说……”

“我还是要说，坎贝尔小姐，太阳圆盘的上半边在轻触天际时，发出的最后一道光线，之所以是绿色的，或许是因为它在穿过薄薄的水层时，染上了水的绿色……”

“闭嘴……尤尔西克劳斯先生！……”

“这绿色只要是很自然地紧跟着太阳圆盘的红色，尽管绿色突然消失，可我们的眼睛还留有对它的印象，因为，从光学角度上讲，绿色是红色的补充色！”

“啊！先生，您这物理学的推理……”

“坎贝尔小姐，我的推理与事物的本质相符。”亚里斯托布勒斯答道。“我正巧想出一篇这方面的论文。”

“舅舅们，我们走！”坎贝尔小姐喊道，她真得被气坏了。“尤尔西克劳斯先生用他的解释，最后会把我的绿光给玷污了！”

奥利弗这时加了进来。

“先生，”他说，“我想您关于绿光的论文会极端稀罕，不过请允许我

给您提个建议。写另外一篇论文，题目更有趣。”

“什么，先生。”尤尔西克劳斯神气活现地问。

“先生，您该知道一些学者科学地论述了这样一个动人的问题，鱼尾对大海起伏的影响吧？”

“唉！先生……”

“好吧先生，这还有一个题目，我专门推荐给您去做深奥的思考，那就是管乐器对暴风雨形成产生的影响。”

第十六章两声枪响

第二天，以及九月初的几天里，再没见到亚里斯托布勒斯·尤尔西克劳斯的影子。他是不是明白了对坎贝尔小姐只是在浪费时间，而乘游船离开了约纳岛了呢。谁也说不清到底是怎么回事。不管怎样，他不露面还是好的，年轻姑娘对他表现出的已不再仅仅是冷淡，而是一种厌恶。他把她的绿光讲得诗意全无，把她的梦幻物质化，把瓦尔基丽的披肩说成了一个转瞬即逝的光学现象。或许她可以原谅他一切过失，而唯独这点上她无法原谅他。

坎贝尔小姐甚至不让麦尔维尔兄弟去打听亚里斯托布勒斯的情况。

再说，找他又有有什么用？他们又能跟他说什么，他们还有什么好期望的吗？以后，他们还能想着让这水火不相容的两个人按他们的设想结合吗？两人之间隔着一道鸿沟，就像庸俗的散文和高贵的诗歌之间的那道鸿沟一样，一个痴迷地要把一切都归结为科学公式，另一个却只生活在理想中，蔑视一切原因，而满足于印象和感觉。

不过，帕特里奇在贝丝夫人的怂恿下，还是打听到，这个“年轻人的老学者”（他是这么叫他的），并没有离开，还一直住在渔民家里，他在那一个人孤孤单单地吃饭。

总之，重要的是人们再也看不到亚里斯托布勒斯·尤尔西克劳斯了。他常把自己关在屋子里，进行某种高深的科学思辨，要不，就背着枪，穿过海滨不高的沙滩。在那，他对黑秋沙鸭或海鸥来一场真正意义上的大屠杀，这些鸟在当地一钱不值，只有这样，他低落的心情才会得以改善。他是不是还心存某种希望？想坎贝尔小姐对绿光的幻想一旦实现之后，她是不是会对他再有较好的看法？从她的个性看，这也是可能的。

可是，一天发生了一件讨厌的意外事件，要不是他的情敌突然来到又慷慨相帮，他的结局可能会很惨。

那是在九月二日的下午，亚里斯托布勒斯·尤尔西克劳斯去研究约纳岛南端的岩石。一块花岗岩，一浪蚀岩柱尤其引起他的注意。于是他决定攀登到顶上去。然而，试着往上爬真是欠考虑之举，因为岩石表面很滑，脚在上面根本没有可踩的地方。

可亚里斯托布勒斯决不想让愿望就这么落空，那他会很失望。于是他攀着岩壁开始往上爬，借助于四处长着的几丛植物，他费了些力气，终于到了岩柱顶上。

一到那，他就开始进行他矿物学家的日常工作。可他想再下来，就不那么容易了。认真看过哪面岩壁更适合往下滑，他就开始冒险了。

突然，他一脚踩空，身体往下斜，无法保持平衡，要不是根断裂的木桩在他摔到一半时把他拦住，他可能就要掉到激浪汹涌的海浪里去了。

亚里斯托布勒斯于是处在既危险又可笑的境地，爬不上去，可又下不去。

一小时就这样过去了。如果不是背着背包的奥利弗·辛克莱这时经过这，真不知亚里斯托布勒斯会怎样。奥利弗听到喊声，停下脚步。看到亚里斯托布勒斯挂在三十英尺高的半空中，就像挂在小酒店橱窗里的爆竹柳编人像一样晃动着，他先忍不住笑了出来。不过可以想到，他毫不犹豫地去帮他摆脱险境。

这还真要花些力气。奥利弗得先上到岩柱顶上去，把挂在半空的人拉起来，再帮他另一边滑下去。

亚里斯托布勒斯脚踩到安全地带，就说：“辛克莱先生，我设计算好岩

壁与垂线的夹角，所以才会滑下来又挂到那。”

奥利弗答道：“尤尔西克劳斯先生，很高兴，这么巧让我能给您帮上点忙！”

“还是让我向您表示我的谢意……”

“不用客气，先生。如果是我遇难，您不是也会救我吗？”

“当然！”

“好，我等您也来帮我！”

两个年轻人于是互相辞别。

奥利弗觉得没必要谈这件事，再说，这也没什么。至于亚里斯托布勒斯，他更不会说。不过，因为他很贪生，心里还是很感谢情敌帮他摆脱了困境。

那著名的绿光呢？是不是得专门祈祷祈祷！可是，已没有时间可以浪费了。秋季会很快用它的雾帐把天空弥漫的。到那时，就不会再有这么晴朗的夜空了。海拔高的地方，九月里，很少有晴天了。不会再有现在这样更像圆规划出，而不是画家手里的画笔画出的，这样线条明朗的天际了。那是不是就要放弃对绿光的观察了呢？是绿光让人不断地迁来迁去。是不是要等到明年或者去到别处追赶它呢？

这也正是让坎贝尔小姐和奥利弗·辛克莱气恼的原因所在。两人看到赫布里底的天际被大海的雾气所弥漫，心里气恼万分。这雾气蒙蒙的九月头四天就是这样。

每天晚上，坎贝尔小姐、奥利弗·辛克莱、麦尔维尔兄弟、贝丝夫人和帕特里奇坐在潮水轻轻漫过的一块岩石上，全神贯注地看着美丽的光晕下的日落，如果天空非常纯净，落日一定会更加壮丽。

一个艺术家面对着这美景，或许早该鼓掌称赞了。面前是日落时一点点变化的美丽景色，一片云到另一片云颜色逐渐减弱，从天顶的紫色到天边的金红色，这一系列炫目的五颜六色，和那古老岩石上喷射出的让人眼花缭乱的光的瀑布。可在这里，岩石变成了云，云吞噬了太阳光盘，吞并了太阳最后那几道光线，大家眼睛苦苦寻找的那线绿光也被一同吞并了。太阳这时睡下了。大家都失望地站起身，就像看幻梦剧的观众，由于置景工的失误，而没看到那绝妙的最后一幕一样失望。然后，绕远路回到奥尔德丹冈旅馆。

“明天见，绿光！”坎贝尔小姐说。

“明天见！”两个舅舅应和着。“我们预感到明天……”

每天晚上，兄弟俩都有预感，可最后预感总是有误。但九月五日那天一大早天气就很好，东方的雾气被早上的阳光所融化。

晴雨表的指针几天来一直在朝晴好方向转，并且还在上升，最后定在晴天那格上。天已经不那么热了，天空也没有浸上夏日的灼热天气里那种微颤的水气，干燥的空气在海上也能感觉到，就像一座海拔几千英尺的高山上那稀薄的空气里所能感受到的一样。

简直无法形容，大家这天有多惶惶不安地关注着这天不同阶段的天气变化。有一片云彩在空中升起，他们的也就跟着狂跳不止。要想说出他们这天是怎样不安地注视着太阳的行走路线，那真是很轻率的想法。

幸好地面上刮起了微风，很轻却连续不停。微风穿越了东面的群山，滑过远处长长的草原，不会再带有广阔水面蒸发出的或者晚上外海的风带来的潮湿分子。

这一天是多么地漫长啊！坎贝尔小姐坐立不安，忘记了伏天的酷热，在

地上不停地来回走着，奥利弗跑到岛的高地上察看远处天空状况。两个舅舅也不耐烦地把鼻烟盒倒出了一半，帕特里奇像个站岗的，呆在那，架势跟被指定来监护天上平原的乡村警察一样。

那天大家说好晚上五点就吃饭，好早些到达观测站。

太阳只会在六点四十九分落下，大家还有时间跟随着它，一直到它落下为止。

“我相信这次我们逮住它了。”萨姆搓着手说。

“我也相信。”西布也搓着手附和着。

可是在快三点时大家一阵恐慌。一大块云，像是积云的雏形，在东方升起，由于地面上微风的吹拂，在朝海上走着。

坎贝尔小姐第一个看到了这块云。她不禁失望地叫出了声。

“只有一片云，我们不用担心！”一个舅舅说，“它很快就会散开的……”

“或者它走得比太阳快，会在太阳前头先消失在海平面之下。”奥利弗也说。

“这云不会是一大片雾的先兆吧？”坎贝尔小姐问。

“那得去看看。”

奥利弗跑着来到修道院旧址。从那看，他的视线可以越过马尔岛上的山峦，看到后面更远的地方，这些山峦轮廓清晰，山脊像在美丽的背景上用笔画出的一条曲线一般，天上再没有别的水气，本莫尔山看得一清二楚，海平面上三千英尺上没有一丝雾气。

过了半小时，奥利弗赶回来，带回让大家放心的消息。这云只是宇宙中一个迷了路的孩子，在这干燥的空气里找不到给养，半路上就会饿死的。

可这块发白的云彩在向天顶走着，大家很不高兴地看到，它也追随着太阳，并在微风吹动下，朝太阳靠近。云在宇宙中滑行着，结构在气流旋涡中发生了变化。从最初的狗头形状，变成一条画上的鱼形，像一条巨大的鲑鱼。然后又卷成个球，中心发暗，四周发光，就在这时，它挡住了太阳光盘。

坎贝尔小姐一声尖叫，双臂伸向天空。

发光的星体，藏到雾气的屏障背后，一大片阴影刚刚把它遮住，一丝光也照不到这处在太阳直接照射范围内的约纳岛上。

但很快这阴影就移开了。太阳又露出那光芒万丈的圆脸。云朝天边落着，还没能到达海平面，就不见了踪迹，也就是半小时的光景，好像天上出了个洞一样。

“它总算消失了，”年轻姑娘大声说，“会不会还有一片云在后面跟着！”

“不会的，请放心，坎贝尔小姐。”奥利弗说道。“这云消失得这么快，又是一下子不见的，是因为它没有在大气中碰到别的水气，西面的整个宇宙绝对纯净。”

晚上六点，大家聚集到一个较开阔的地方，聚精会神地看着天空。

那是在岛的北端，阿贝山的上山脊上。从山顶上环视四周，马尔岛翘起的那部分便尽收眼底。北面斯塔福岛，看上去像一块巨大的龟甲，搁浅在赫布里底海水中。远处，埃尔瓦岛和戈美达岛在大岛长长的海岸线上清晰地显现出来。无垠的大海往西、西南、西北方延伸着。

太阳沿着一条斜线迅速下滑。天边是黑色的线条，就像是用中国的水墨画出来的。相反，约纳岛上人家的窗户像在火光的晚照下烁烁放光，火光的火苗应该是金色的。

坎贝尔小姐，奥利弗·辛克莱，麦尔维尔兄弟和贝丝夫人，帕特里奇为这眼前壮美的景色震撼，大家都沉默不语。他们半睁着眼看着这圆盘，圆盘在变换着形状，在与水面平行处一点点膨胀开，形成了一个巨大的鲜红的热空气球。

这时，外海上没有一丝水气。

“我相信，这次我们要抓住它了。”萨姆又说了一遍。

“我也相信。”西布跟着说。

“安静，舅舅们！”坎贝尔小姐喊道。

两个人闭上嘴，屏住呼吸，好像担心呼吸会凝聚成一片轻云，把太阳圆盘遮住一样，星体的下部终于咬去了海平面。太阳在变宽，还在变宽，好像里面装满了发光的流体一样。大家的眼睛都在渴盼着最后几道光线的出现。

特尔·阿哈句安置在西班牙海岸的帕尔马沙漠里，等候着应出现在艾维科岛山顶上的信号枪，好关闭南北线最后一个三角！最后，太阳在掠过水面时，就只剩下了上半个圆弧薄薄的一层。再过十五秒，至高无上的光就要被抛向宇宙，给做好一切准备等候在那的眼睛留下一眼的天堂绿色。

突然，山下海边礁石中响起两声巨响。一阵烟升起，在缭绕的烟中，伸出了一片海鸟、海鸥，银鸥和海燕的云彩。是这不合时宜的枪声把它们惊起。这片云径直向上走，像屏幕一样叠在天际与岛之间，就在太阳把最后一道光射向水面时，它从这即将消逝的星体前经过。这时，可以看到逃不脱的亚里斯托布勒斯·尤尔西克劳斯站在一个悬崖顶上，手里的枪还在冒着烟，他正用眼睛瞄着整个鸟群。

“啊！又是他，够了！”西布喊道。

“太过分了！”萨姆也喊。

“我真该让他挂在那岩石上。”奥利弗心想，“我不帮他，那样，至少，他可能还会挂在那。”

坎贝尔小姐，双唇紧闭，两眼发直，一个字也说不出。

又一次，因为亚里斯托布勒斯·尤尔西克劳斯的错，她又没看到绿光！

第十七章在克洛瑞达游艇上

第二天一大早，刚过六点，一艘载重四十五至五十吨的游艇便离开约纳小港。在轻轻的东北风吹拂下，游艇右舷受风，逼风航行，驶进了公海。

克洛瑞达游艇载着坎贝尔小姐、奥尔弗·辛克莱、萨姆、西布、贝丝夫人和帕特里奇。

不用说那讨厌的亚里斯托布勒斯·尤尔西克劳斯肯定不会在船上。

这就是大家在前一天晚上意外事件发生后，做出的决定，又马上加以实施。

在离开阿贝山回旅馆时，坎贝尔小姐简洁明了地说：“舅舅们，既然尤尔西克劳斯先生声称他还要呆在约纳，那我们就把约纳留给他。一次在奥班，又一次是在这，就是因为他的错，害得我们两次都没法进行观察。我们不要在这再多呆一天，在这，这不知趣的人有施展他笨拙的特权！”

听到这么明明白白提出的建议，麦尔维尔兄弟找不到什么可以反驳的。他俩也跟大家一样，很不高兴，也在诅咒着亚里斯托布勒斯。——显然，他们这个求婚者的处境将会一直受到这件事的影响。什么也不会再把坎贝尔小姐带回他身边。从今以后，他应该别再想那已是无法实现的计划了才是。

“不管怎样，”就像萨姆把西布叫到一边提醒他说的那样：“一时不谨慎做出的承诺绝不是铁手铐。”

换种说法，也就是说，人绝不会被轻率的诺言捆住手脚。西布果断地打了个手势，表示他完全同意这个苏格兰格言。

就在大家在奥尔摩德丹冈下面大厅里互道晚安时，坎贝尔小姐说：“我们明天就走，在这我一天也不能多呆了！”

“一言为定，亲爱的海伦娜，”萨姆答道，“可我们去哪？”

“去肯定再也碰不到这个尤尔西克劳斯先生的地方。所以重要的是不能让任何人知道我们离开约纳，也不能让人知道我们去哪。”

“一言为定，”西布答道：“可亲爱的海伦娜，我们怎么走又去哪呢？”

“什么，”坎贝尔小姐喊道：“我们就没办法一大早离开这个岛吗？苏格兰沿海就不能给我们提供一个没人住，甚至是不能住的地方让我们安安静静地继续观察绿光吗？”

肯定，麦尔维尔兄弟两个人都无法回答这两个问题，而坎贝尔小姐提问的语气既不允许避而不答，也不允许找借口。

幸好，奥利弗·辛克莱在那儿。

“坎贝尔小姐，”他说，“一切都可以解决。让我来说说解决的办法。这附近有个岛，确切说是个小岛，很适合我们观察。在这小岛上，没有一个讨厌的家伙会来打扰我们。”

“是什么岛？”

“斯塔福岛。您可以看到它在约纳以北最多二海里的地方。”

“可以在那生活，而且我们有可能到那吗？”坎贝尔小姐问。

“都可以。”奥利弗答道，“而且很简单，在约纳港里我看到一艘游艇随时可以入海，就跟气候宜人的季节里英国其他港口的情况一样。船长与工作人员听第一个游客的安排，他们可提供服务去英吉利海峡，北海或爱尔兰海。这就要我们赶快去租下游艇，装上够吃上十五天左右的东西，因为斯塔福岛上什么也找不到，然后明天天一亮就出发。”

“辛克莱先生，”坎贝尔小姐说，“如果我们明天能秘密离开这个岛，

我真的会很感激您。”

“明天，只要早上起风，正午以前，我们就到斯塔福岛了！”奥利弗答道。“除了一周两次持续近两小时的游客观光外，我们在那不会受到任何人的打扰。”

按照麦尔维尔兄弟的习惯，做粗活女仆的外号马上一连串响了起来。

“贝特！”“贝思！”“贝丝！”“贝特西！”“贝蒂！”

贝丝夫人应声走了出来。

“我们明天就走！”萨姆说。

“一大早就走！”西布补充着。

听到这，贝丝夫人和帕特里奇没再多问，马上就忙着去做出发的准备工作了。

这段时间里，奥利弗·辛克莱朝港口走去跟约翰·奥尔德科船长协商。

约翰·奥尔德科是克洛瑞达游艇的船长，他是一个真正的水手，戴着传统小金绿盖帽，穿着金属扣礼服和蓝色粗呢裤子，说完之后，他马上去和船员们一起忙着检修游艇，准备明天启航，六个水手是他自己选的。他们冬天干本行进行打鱼，夏天在游艇上服务。他们比其他任何地方的水手都更有优势，这点毋庸置疑。

早上六点，克洛瑞达的新乘客们上了船，没告诉任何人游船的目的地是哪。他们拿光了所有的粮食，新鲜的、贮藏的肉和所有饮料。另外游艇的厨师总有办法从汽船上进货，汽船定期往返在奥班和斯塔福两岛之间，提供服务。

太阳一出来，坎贝尔小姐就钻进在游艇后部的一个漂亮、雅致的客舱里。兄弟俩睡在大厅外面主舱的铺位上，主舱很舒适地建立在小船最宽敞的地方上。奥利弗自己住在布在通向大万楼梯四周的船舱里。大桅杆支脚穿过餐厅，贝丝夫人和帕特里奇就用餐厅左右两旁的两个吊铺。这两个吊铺就在船长办公室兼卧室的后面。再往前，是水手们的地方，装有六张水手床。在这由考恩斯的雷特塞设计的游艇上，什么都不缺。游艇凭它那美丽的大海和可爱的风，在“王家泰晤士游艇俱乐部”的竞渡中，一直占据显要位置。

克洛瑞达游艇起锚，启航，开始乘风航行时，它张着大帆，鱼尾帆，船尾的三角帆和顶桅。这时，大家真是由衷地高兴。小船优雅地随风倾斜。水线垂直割向艏柱，而艏柱劈开的浪花一滴也没沾到用加拿大木材造的白色甲板上。

赫布里底群岛里的约纳和斯塔福两个小岛之间距离很近。顺风时，一只小游艇不用太费劲就能轻松地达到8海里的时速。十到二十五分钟就够走完这段距离。不过这时是逆风，但至多是一丝微风。此外，潮退下了，在到达与斯塔福岛同一纬度前，小船得迎着很强的退潮穿过一些港口。

在坎贝尔小姐看来，这没有什么。克洛瑞达启航了，这是最重要的。一小时之后，约纳岛便消失在清晨的雾气中了。那个讨厌的令人扫兴的家伙的影子也随之而去，海伦娜想忘掉他的样子，连他的名字也要忘掉。

她坦率地跟舅舅们说：

“难道我不对吗，萨姆爸爸？”

“很对，亲爱的海伦哪。”

“西布妈妈，您不赞同我的做法吗？”

“绝对赞同。”

“好了，”她亲了亲两个舅舅接着说：“您们想把我托付给这样一个丈夫，可真不是什么好主意！”

两个人也承认了这点。

总之，这是一次愉快的航行，唯一的缺憾就是太短了。可谁能阻挡把航程延长。让游船就这样从绿光前经过，再到大西洋深处去寻找绿光呢？但不能这样！大家说定去斯塔福岛，约翰·奥尔德科船长准备在波涛一起时，就驶到这个赫布里底群岛中的著名小岛。快八点时，克洛瑞达的餐厅里供应早餐，早餐有茶、黄油和三明治。宾客们心情都很好，愉快地享用着船上的饭菜，一点不为吃不到约纳旅馆里的饭菜感到遗憾。这些健忘的人们啊！坎贝尔小姐再登上甲板时，游艇已掉转航向，换了副盔甲，朝建在斯凯雷沃尔岩石上壮丽的灯塔转去。灯塔上最高的灯离海面有五十英尺。风力增强，克洛瑞达顶着退潮张着巨大的白帆向前航行。可相对斯塔福岛来说，小船并没朝它前进多少。不过要用苏格兰说法来描绘它的航行速度，它是在“割笔”。坎贝尔小姐在后面靠在一个粗帆布做的靠垫上，靠垫源于英国，放在船上供消遣用。她为小船的这个速度感到高兴，这没有马路的颠簸，没有铁路的摇晃，又有在结冰湖面上滑冰者的速度，没有什么比这看上去更雅致的了。在这刚刚起满泡沫的水面上，小巧的克洛瑞达游艇稍稍倾斜，在波浪上升起落下。有时，它好像在空中滑翔，像是一只强大有力的羽翼托起的大鸟。这海，北部和南部被赫布里底群岛覆盖，东面又隐在海岸里，就像是内陆地，微风还不能把它的海水波动。

游艇倾斜着朝斯塔福岛奔去，是奔向马尔岛外海上一块孤立着的峭壁，峭壁离公海海面也就不过有一百多英尺高，看上去好像是峭壁在移动，一会露出西面玄武岩岩壁，一会又是东部靠海的岩石堆积成的小山，由于视觉的错觉。峭壁就像在底座上航行着，变换着角度。从不同角度看，小船忽而把峭壁切开，忽而又把它关严。

游艇尽管是迎着退潮和微风，它还是在前进着。小船朝西俯冲时，在马尔岛的端角以外，海水更加凶猛地摇晃着它，可小船还是很矫健地抵住了外海先涌过来的波浪。在后面的抢风航行里，海水平静，轻轻地晃着小船，就像在摇婴儿的摇篮一样。快十一点时，克洛瑞达游艇向北已经上得够高，另需朝斯塔福岛中过去就是。船下后角索降下，上桅的帆也降下桅杆，船长准备抛锚了。

斯塔福岛没有港口。但风从四面八方吹来，小船很容易就能沿着东面岩壁滑下，滑到地质学时代的骚动随意轧出的岩石中间。但由于天气恶劣，那地方也靠不了有一定吨位的船只。

克洛瑞达几乎是靠着这黑玄武岩的岩床在航行。船敏捷地航行着。把乔查伊的岩石扔到了一边。大海这时水位很底，淹没了成束堆积的棱柱形立柱。另一面，又把划出海岸线的围堤扔在了左面。围堤是岛上最好的抛锚处。把游客带来的小船，在他们游览过斯塔福高地之后，又到那去接他们回去。

克洛瑞达驶进了靠近柯兰歇尔岩洞入口处的一个小海湾。小船后桅斜极端在松开的弗索下倾斜着。三角帆被拉了起来，锚也抛了下去。过了一会儿，坎贝尔小姐和同伴们下了船，走到岩洞左面的玄武岩头几级台阶上，那有一个木制楼梯，装着栏杆，可以从最底层一直上到岛圆润的背脊上去。

大家爬上楼梯，走到上面的平台上。

他们终于到了斯塔福，与外界人的世界隔绝了，就像一场暴风雨把他们

扔到太平洋最荒芜的一个小岛上一样与世隔绝。

第十八章斯塔福岛

如果说斯塔福岛只是个普通的小岛，但至少大自然使它成为赫布里底群岛中最奇特的岛。这椭圆形的巨石，长一里，宽半里，地质下藏着许多玄武岩岩洞。于是那就成了地质学家和游人们经常碰头的地方。

不过，不管是坎贝尔小姐，还是麦尔维尔兄弟，都还没有参观过斯塔福岛，只有奥利弗·辛克莱了解其中的奥妙。于是他理所应当要对他们尽岛主之谊，他们到这来也就是要寻求几天的款待。

这岩石只是由一块巨大的玄武岩结晶而成。这由来以久，在地壳形成的初期就已定在那了。赫耳姆霍兹就玄武岩的冷却做了一些实验，而玄武岩只有在二千度高温下才能溶化，根据他的观察，玄武岩要达到完全冷却，需要三千五百多年。因此，应是在很早的时候，地球经过了气态到液态的转化，才开始凝固下来。

要是亚里斯托布勒斯·尤尔西克劳斯在那的话，他该有素材写一篇关于地质史上种种现象的精彩论文了。可他离这很远，坎贝尔小姐连想都不想想他，像萨姆哥哥和西布弟弟说的：

“让这只苍蝇在城墙上安静会吧！”

这典型的苏格兰说法跟法国人说的“别叫醒睡着的猫”相对应。

大家环视一下四周，又互相看了看。

“先得占领我们这个新地方。”奥利弗说。

“别忘了我们来这的目的。”坎贝尔小姐笑着答道。

“不会忘的，我深信！”奥利弗大声说，“那么走吧，去找一个观察站，看看我们岛的西面画出怎样的海平面。”

“走，”坎贝尔小姐说，“可今天天有点阴，我想日落时的状况不会太好。”

“我们等下去，坎贝尔小姐，如果需要，一直等到秋分天气变坏时。”

“是的，我们要等下去！”麦尔维尔兄弟说，“只要海伦娜不命令我们离开。”

“嗯！不用着急，舅舅们。”年轻姑娘说，自从离开约纳岛，她心情一直不错。“不，没什么急的。这小岛的环境很美。牧场就像抛下来的一块碧绿的地毯，建在这么一个牧场中的别墅，住起来肯定不会不舒服，就是在美洲毫不吝嗇送来的狂风袭击到斯塔福岛上礁石时，也不会有什么妨碍。”

西布舅舅哼了一声，“狂风在这海的边缘可能会挺可怕！”

“的确很可怕，”奥利弗·辛克莱说，“外海的风都能吹到斯塔福岛，只有在东边海岸上才有可藏身的地方，也就是我们抛锚的地方。在大西洋的这片海域，天气恶劣的季节一年十二月里要持续近九个月。”

“所以我们在这看不到一棵树，”萨姆说。“在这高原上什么植物稍一长出地面几英寸，就开始枯萎。”

“好，那我们夏天就在这小岛上住上两三个月，这难道不值得吗？”坎贝尔小姐说。“要是斯塔福岛要出售的话，舅舅们，您们真该买下来。”

萨姆和西布对外甥女的什么怪念头都不会拒绝，两人已把手插进口袋，好像要掏钱付账一样。

“斯塔福是谁的？”西布问。

“是麦克·多纳尔家族的。”奥利弗·辛克莱答道。“他们以十二镑的年租金租出，但我想无论出什么价，他们都不愿卖。”

“真遗憾！”坎贝尔小姐说，她为大自然而激动不已，可以想象出，她有些神情恍惚。

斯塔福岛的新客人们，一边聊着，一边走过坎坷不平的地表，绿色的波浪汹涌，把地表弄得凸凹不平。那天刚好不是奥班汽船来集体参观赫布里底小岛的日子，坎贝尔小姐和同伴们也就不必担心那些令人讨厌的游人会来打扰他们。

他们独自呆在这岩石上，几只品种罕见的马，和几只黑奶牛啃着高原上不太肥美的牧草，熔岩的喷涌在各地留下薄薄的腐殖土层。没有一个牧羊人。要是看管这些四足家畜，那也是从很远的地方，或许是从约纳岛，要么是从东面十五海里外的马尔海岸那。

岛上没有一个住房，只有一个茅屋的残骸。从九月秋分到第二年三月春分肆虐的可怕的暴风雨已把它摧毁。事实上，十二镑对这几英亩的草地，草矮得像用旧得抽了线的丝绒一样，已经是很高的租金了。

对小岛地表的勘察很快就完成了，大家现在忙着观察天空了。

很显然，那天晚上，太阳落山时没什么可指望的。因这九月天极具特色的易变性，天空前一天还是纯净无比，现在又是浓雾笼罩。快六点时，几片淡红色的云彩，弥漫了西方，预示着空气要浑浊不堪。

尽管麦尔维尔兄弟很不情愿，但他们已能看到克洛瑞达的晴雨表正朝多变的天气方向转动，似乎还要超过去。

于是，在太阳消失在外海的波浪镶嵌的天际外之后，大家又回到了船上。在这柯兰歇尔岩洞的源头构成的小海湾里，夜晚静悄悄的。

第二天，九月七日，大家决定去更全面地认识小岛。在看过了表层之后，该看看它的底层了。不该充分利用时间吗？因为那真正的不幸使得到现在一直还没能毫无障碍地对绿光进行观察，而一切都归咎于亚里斯托布勒斯·尤尔西克劳斯。另外，也不该为岩洞里的散步感到遗憾，因为岩洞正是使赫布里底群岛这普通的小岛闻名之处。

那天，大家先去勘察柯兰歇尔的岩洞，游艇就停在那前面。按 奥利弗·辛克莱的提议，厨师领班已准备开午饭了。在那儿，客人们就像被关在船的船坞里一样。

那些角柱长四十至五十英寸，构成拱顶的骨架，很像一座建筑的肋骨。

这个岩洞高三十英寸左右，宽十五英寸，深一百英寸，很容易走进。开口大致朝东，可以躲过恶劣的风，在飓风掀起的海浪袭击小岛其他岩穴时，这神奇的海浪也绝不会登临它的门，或许它也因此而不那么奇特。

然而，这些花岗岩的曲线布置精美，确切地说它是显现出人类的加工，而不是大自然的作品，这些都让人赞叹不已。

坎贝尔小姐对游览非常满意，奥利弗带着她观赏了柯兰歇尔岩洞的处处美景，他肯定不会像亚里斯托布勒斯那样满嘴的科学论述，而是带有更多的艺术家见解。

“我真想记住我们的这次旅行。”坎贝尔小姐说。

他用铅笔勾勒了几下，便把整个岩洞速描了下来，从露出的岩石到大玄武岩围堤的尽头，都被画了出来。岩洞的出口，像一个巨大的海生哺乳动物，化做那岩壁勾勒出的骨架。轻巧的楼梯上到岛顶，水在入口处那么平和、纯净，水下画出的庞大的玄武岩底层结构，这一切都被十分艺术地再现到纪念册画页上。

画家又在下面加了注，这无损于画的美观。

奥利弗·辛克莱致坎贝尔小姐斯塔福一八八一年九月七日一吃过午饭，船长约翰·奥尔德科让人把克洛瑞达两只船中较大的一只装备好，乘客们上了这只船，沿小岛那美丽的曲折海岸蜿蜒而下，来到了“轮船”岩洞，如此命名是因为大海占据了整个岩洞内部，人要去参观，脚就不能保持干爽不湿。

岩洞位于小岛的西南部，只要涌浪稍微强一点，进岩洞就是不谨慎之举，因为水流剧烈。但那天，尽管天空布满要变坏的种种迹象，但风力还没有增强，在那参观也就不会有任何危险。在克洛瑞达游艇到达深深的岩洞出口前时，汽船载着奥班的游客，刚刚抛锚好让游人去参观小岛。幸运的是，这两小时的逗留，斯塔福岛属于先锋号的游客们，而这一点没给坎贝尔小姐和同伴们带来不便。规定的游览只限于芬格尔岩洞和斯塔福岛的地表，而恰好这时坎贝尔小姐他们正在“轮船”岩洞里，没人可以看到。他们也就不会碰到这些喧闹的人们，为此他们暗自庆幸，原因自不必说。而且亚里斯托布勒斯在发现同伴们突然消失之后，为回到奥班，他不会乘坐这刚刚中途停靠在约纳岛的汽船吗？这样的相遇，也是要去避免的。不管那被排斥的求婚者是不是在九月七日的游人中，在汽船离开时，岛上反正没剩下一个人。当坎贝尔小姐、麦尔维尔兄弟和奥利弗·辛克莱走出那长长的地道时，它好似一种没出口的隧道，隧道像是在玄武岩矿上凿出来的，这时，斯塔福岛上的岩石又恢复了往日的安静，岩石孤零零地耸立在大西洋岸边。大家列举了地球上许多地方的一些著名岩洞，尤其是在火山活动地区，它们的成因有所不同，有水成的和火成的。这些岩洞中，有些是由水流冲出的，水一点点地腐蚀、磨损，甚至挖空花岗岩块，而使它们变成宽宽的洞穴。例如，布列塔尼的克佐岩洞，科西嘉的波尼法西奥岩洞，挪威的莫尔高顿岩洞，直布罗陀的圣·米歇尔岩洞，怀特岛岸边的沙拉切姆岩洞和交趾支那海岸的大理石峭壁图兰那岩洞。

其他岩洞形成原因完全不同，是由于花岗岩或玄武岩岩壁的脱落而成，而这是由火成岩石的冷却所引起的。火成岩石为它们的构造提供了变化急剧的特性，相反，水成岩洞正缺少这个特点。

水成岩洞性质与来源水的性质相符，节省了能源，火成岩石则节约了时间。

著名的芬格尔岩洞，按英国缺乏诗意的说法，“芬格尔洞穴”，属于那种物质在地质演化史上的烈火中曾沸腾过的岩洞。

第二天就将用来考察这地球上的一大奇观。

第十九章芬格岩洞

如果说克洛瑞达船长二十四小时以来一直呆在英国的某个港口，是因为他可能清楚发布的气象信息不利于船只穿越大西洋。

的确，纽约电台已宣布有狂风。狂风在穿越了纽约东北部的西大西洋之后，马上就要袭击到爱尔兰和苏格兰沿海地区，最后狂风会在挪威海岸之外消声匿迹。

尽管没收到这一气象电报，从游艇的晴雨表上，也可以看出最近天气将大大改变，对此一个谨慎的水手应予以考虑。

船长约翰·奥尔德科有些担心天气状况，在九月八日上午，到了环绕斯塔福岛西部的礁岩海岸，他想去弄清天与海到底是处在怎样的状况下。

几片形状不清的云彩，几丝尚未成云的蒸气的褴褛，已快速地滑了过来。微风风力在加强，很快就要转成暴风雨。起伏的大海泛起片片白浪，伸向远方，浪花呼啸着撞击着玄武岩礁石，小岛的底部都是这样的礁石。

约翰·奥尔德科悬着的心还放不下来。尽管克洛瑞达相对来说算是躲在柯兰歇尔的小海湾里，可那也并不保险，甚至一个规模不大的建筑在那也不能确保安全。水涌动在小岛和东面的围堤之间，在水的推动下，会产生很可怕的激浪，游艇的处境也就会变得十分危险。该是做决定的时候了，而且要在航道还没变得难以通行前做出决定。

船长回到船上时，发现乘客们都在，他忧心忡忡地告诉乘客们必须尽早启航。要是晚了几小时，在这把斯塔福和马尔岛分开的十五海里的海峡中，大海可能会波涛万丈。要么，就躲在岛的后面，最好是在阿基纳格雷港，在那克洛瑞达对外海的狂风丝毫不用担心。

“离开斯塔福，”坎贝尔小姐首先喊道，“放弃这么美的天空！”

“我想呆在柯兰歇尔的停靠处会很危险的。”约翰·奥尔德科答道。

“要是必须得走的话，那就走吧！我亲爱的海伦娜。”萨姆说。

“是啊，如果是必须得这样！”西布跟着说。

奥利弗看到这仓促的动身可能会使坎贝尔小姐非常不快，急忙说：

“奥尔德科船长，您觉得这暴风雨会持续多久？”

“这个时候，最多二、三天。”船长答道。

“您觉得必须要离开吗？”

“必须而且得马上走。”

“您是什么计划？”

“今天早上就启航。风力加强，在风的吹动下，天黑前，我们就能到阿基纳格雷港。恶劣的天气一过，我们就回到斯塔福岛。”

“为什么不回约纳岛？克洛瑞达一小时就能到那。”萨姆问。

“不，不……，不回约纳！”坎贝尔小姐说，一听到约纳，亚里斯托布勒斯·尤尔西克劳斯的影子就仿佛竖在她面前了。

“我们在约纳港并不比在斯塔福停靠处更安全。”约翰·奥尔德科提醒说。

“好，”奥利弗·辛克莱说，“船长，您走吧，您马上动身去阿基纳格雷港吧，让我们留在斯塔福。”

“呆在斯塔福！”船长说，“在这你们连可藏身的一间房子都没有！”

“柯兰歇尔岩洞还不够躲过几天吗？”奥利弗又说，“我们还会缺什么呢？什么也不缺！船上有足够的吃的，卧铺里有卧具，还有换洗衣服，我们

都可以卸下来，厨师也巴不得跟我们呆在这呢！”

“对！……对！……”坎贝尔小姐鼓掌附和着。“您走吧，船长，跟您的游艇赶快动身去阿基纳格雷吧，让我们留在斯塔福！我们呆在这，就像被遗弃在荒岛上的人一样。我们愿意在这过遇难者一样的生活。带着几分惶恐与焦虑，激动地等克洛瑞达回来，就像漂流的人在发现了岛的外海上有一座建筑时那么激动万分。我们来这的目的是什么？传奇式的经历，不对吗？辛克莱先生？还有什么比现在的处境更富传奇色彩呢，是吧，舅舅们？再说，在这充满诗意的小岛上，一场暴风雨，一阵风，极北部海洋的怒气大作，还有那掀起的東西如奥西昂一般搏斗，如果错过这么壮美的景观，我会后悔一辈子的！您就走吧，奥尔德科船长！我们呆在这等您！”

“可是……”麦尔维尔兄弟俩嘴里几乎是同时冒出这个犹豫不决的字来。

“好像舅舅们表态了，”坎贝尔小姐说，“不过我相信我有办法说服他们。”

她走过去，像早上一样，亲了两人一下：“这是给您的，萨姆舅舅，还有给您的，西布舅舅，我打赌您们现在再没什么要说的了。”

兄弟俩甚至没想过要反驳一下。既然呆在斯塔福对外甥女合适，那为什么不呆在斯塔福呢？他们怎么就没先想到这么简单、自然的想法呢？这主意有百益而无一害，维护了每个人的利益。

可这主意是奥利弗·辛克莱想出来的，坎贝尔小姐觉得应该特别感谢他。

这样一决定，水手便把必需的东西卸到岛上的一个地方。柯兰歇尔岩洞很快就被改成了一个临时住所，名叫麦尔维尔之家。在这跟在约纳的旅馆一样，甚至比那还要好些。厨师在岩洞的入口找到了一个适合做饭的地方，是在一个坑里，看得出那坑就是用来做饭的。

约翰·奥尔德科船长把游艇的小船留下来给他们用，然后，坎贝尔小姐、奥利弗·辛克莱、麦尔维兄弟、贝丝夫人和帕特里奇都下了克洛瑞达游艇。留下的小船会帮他们从一块岩石到达另一块岩石上去。

一小时之后，克洛瑞达帆里装着两个缩帆，降下桅杆的上桅，张起恶劣天气下用的三角帆，启航好绕过马尔岛北部，要穿过小岛和天然陆地间的海峡去阿基纳格雷港。乘客们在斯塔福岛上，目送着克洛瑞达游艇，直到看不见它的影子。船躺在微风里，像一只海鸥，翅膀掠过海面，半小时之后，便消失在戈梅特岛背后。

尽管天气有变坏的危险，可天空却还没有被雾气笼罩。阳光仍透过云彩宽宽的缝隙透射出来，风在天顶把云彩微微拉开。大家可以在岛上散散步，沿岛而行，就可以顺着玄武岩峭壁的岩角前进。坎贝尔小姐和麦尔维兄弟最关心的事，就是由奥利弗带路，去到芬格岩洞去。

约纳来的游人通常乘奥班汽船的小船来参观这个岩洞。但从右面岩壁那下船，在那有个可以停靠的码头，也可以进到岩洞最深处。

于是奥利弗决定不用克洛瑞达的小船去进行这次考察。

大家从柯兰歇尔岩洞走出来。走在环绕小岛东部的堤岸上。支桩垂直插下，好像某个工程师在那打了些玄武岩桩子一样。支柱的顶端构成大岩石脚下一块结实、干燥的路面。在这几分钟的散步中，大家边聊边观赏小岛，激浪轻抚过小岛，激浪的一带绿水清可见底。要去这岩洞，真想不出有比这更美的路了。一千零一夜里的几个英雄住在这岩洞里，真是再合适不过了。

一行人走到了小岛的东南角，奥利弗让同伴们登了几级天然形成的台阶，这些台阶跟宫殿里的楼梯相比，毫不逊色。

在台阶的拐角处竖立着那些外柱，外柱挤在一起靠在岩洞的岩壁上，跟从维斯达到罗马各地的小修道院里的一样，只是外柱并排排列着，好藏住后面的大作。建筑外脊上靠着巨形台基，小岛的这一角便由此台基构成。岩石倾斜的矿理，就像按拱顶拱腹上岩石的几何剖面图排列的一样，这倾斜的矿理和垂直竖立的柱子形成鲜明对比。

台阶脚下，大海已不再那么平静，可以感到外海已是波涛汹涌，大海像在呼吸的作用下，轻轻地升起落下。

那里照出台基的整个底座，水下起伏着那台基微黑的影子。

奥利弗到了上面的石柱，朝左一拐，给坎贝尔小姐指了指一段狭窄的堤岸，更确切地说是一段天然护坡道，沿着岩壁，护坡道一直延伸到岩洞深处。一段栏杆的铁支架砌在玄武岩里，它在墙和小堤岸的尖背之间构成一个楼梯扶手。

“啊！”坎贝尔小姐说，“这个栏杆破坏了芬格宫殿的美观！”

“的确。”奥利弗答道，“这是大自然的杰作中人类硬加进去的一笔。”

“如果有用，就该去用它。”萨姆说。

“就是的。”西布跟着说。

进入芬格岩洞时，大家听从向导的建议，停下脚步。

在他们面前展现出一个大殿，又高又深，半明半暗，充满神秘色彩。从海上看，两侧壁间间距有三十四英尺左右。左右两面，玄武岩柱，互相挤着，像在哥特时代后期的某些教堂里的一样，看不到承重墙。立柱的顶端有具大尖拱顶的起拱，拱顶高出水面五十英尺。

坎贝尔小姐和同伴们第一眼，便为这景观惊叹不已，恋恋不舍地离去，沿着形成内护坡道的突出部分走进去。

那井井有条地排列着几百根棱柱形柱子，但大小不一，像是庞大的结晶物。细腻的棱边十分突兀，就像装饰艺术家手里的刻刀画出的线条。从几何学角度上看，一些岩柱的凹角跟另一些岩柱的凸角相呼应。这边的岩柱有三面的，那边的有四面、五面、六面，直到七八面的都有，这表明在总体风格保持统一的前提下，又那么富于变化，好像是要证明大自然的艺术品味之高。

光从外面射进来，跳跃在这些岩柱的多面角上。里面的水吸收了外面的光，明亮地跟镜子一样，光印到海下的岩石上，印到水草上，把它们染成深红色或浅黄色。缕缕光线照亮了玄武岩的凸出部分，玄武岩用不规则的藻井装饰着这举世无双的地下宫殿。

里面笼罩着一种轰鸣的寂静，如果能把这两个词放到一起的话，大家不想打破这深穴里特有的寂静。只有风在里面奏出长和弦，那长和弦好像由一组减弱的七度音程组成，一点点增强又消失。在风强劲的吹拂下，好像可以听到如大口琴的簧片般的角柱在共鸣着。是不是用这滑稽的效果才有其名“安—那—维那”，“音调和谐的岩洞”，克尔特语如此称呼这个岩洞。

“哪个名字更适合它？”奥利弗说，“既然芬格是奥西昂的父亲，他应有能力把诗与音乐混同作为一种艺术。”

“应该吧，”萨姆说，“不过，像奥西昂自己说的：‘何时我的耳朵能

克尔特语，意思是“音调和谐的岩洞”。

听到那诗人的赞歌？何时我的心会为祖先们的丰功伟绩而激动呢？那是竖琴不再让塞卜拉的木制乐器奏鸣之时！”

“是的，”西布补充说，“宫殿现在已荒芜，回声已不再回响过去的赞歌！”岩洞估计深一百五十英尺左右。中殿深处露出了一种管风琴木壳，那显出了一些立柱，比入口处的立柱小些，但线条同样很完美。

奥利弗·辛克莱，坎贝尔小姐和两个舅舅都想在那停上一下。

从那看出去，向广阔天空展开的视角很美。水，浸着光，可以看到海底深处的布局。海底有四面到七面的各种柱角，像拼图的方块一样一个插到另一个里。在侧面的岩壁上，光与影奇妙地变幻着。当几片云走到岩洞口时，一切都消失得无影无踪，像是烟雾挡住了剧院的舞台前方一样。相反，当一缕阳光，被深处的晶体反射时，阳光像长长的光板，升到大万的圆室，这时，光与影又再度闪烁，棱柱又是七彩斑斓。

远处，大海在苍穹的底级上破碎开去。海的框架，黑得像乌木边，把底级的全部色彩都印在了远景上。远方，天和水壮丽无比，可以远远地看到约纳岛，岛在外海的二千里之外，天、水把它修道院遗址清楚地勾勒了出来。

大家面对着这仙境般的美景，心醉神迷，内心的感受无法用语言来表达。

“多迷人的宫殿啊！”坎贝尔小姐最后说，“谁要是不相信这宫殿是上帝为精灵和水神而造，他该是多缺乏诗意啊！这伊奥利亚大竖琴在风的吹拂下，又是为谁而振颤出这声音来的呢？韦渥雷在梦里是不是就听到了这种超自然的音乐，这种塞尔玛的声音，我们的小说家为欺骗其主人公们而记下了这声音的和弦。”

“太对了，坎贝尔小姐，”奥利弗答道，“沃尔特·司各特在苏格兰高地诗一般的过去里寻找形象时，他一定是想到了苏格宫殿。”

“就是在这我想唤醒奥西昂的幽灵！”激动的年轻姑娘接着说，“听见我的声音，那隐形诗人为什么不在沉睡了一千五百年之后再现身呢？我爱想那些不幸的人，像荷马一样的盲人，他们多次藏身在这座宫殿中。这宫殿还带着奥西昂父亲的名字！这里对芬格的传说肯定受到奥西昂史诗般和抒情般灵感的影响。您们不相信，老奥西昂可能就坐在我们这个地方，他的竖琴声可能就和塞尔玛斯嘶哑的嗓音混合在一起呢！”

“您这么坚信说这话，我怎么能不信呢，坎贝尔小姐？”奥利弗应声说。

“要是我祈求他呢？”坎贝尔小姐低语。

她用那纯真的声音，几次喊着老诗人的名字，声音在风的振颤中传开去。可是，尽管坎贝尔小姐的愿望很强烈，尽管她呼唤了好多次，也只有回声在回应，奥西昂的影子还未出现在他父亲的宫殿中。

然而，太阳已消失在厚厚的水气下面，岩洞里充满了沉重的影子。外面，大海在逐渐膨胀，长长的浪花在岩洞深处的玄武岩上撞碎，响声震天。大家于是回到护坡道上，浪花已把它遮去了一半，绕过小岛的一角，外海的风撞击着小岛，猛吹着小岛这一角，大家又回到围堤上，暂时躲了起来。

两小时来，天气在急剧恶化。狂风在到达苏格兰沿海地带时已成形，并有可能要转成飓风，不过玄武岩峭壁保证了坎贝尔小姐和同伴们的安全，他们才能轻松地回到柯兰歇尔岩洞。

第二天，气压计汞柱继续下降，风变得更加凶猛。云层更厚更灰，停到了一块稍低的地方，填满了整个宇宙。还没有下雨，可太阳也没出来，甚至在云层很少的几个间隙中间也没露面。面对这意外情况，并没像人想的，表

现出很不满。暴风雨袭击着小岛，荒岛上的生活也就变得水浑火热。许多次，她被芬格岩洞诗般的奇影吸引，又回到岩洞里。她常常在那暇想着，一呆就是几小时。别人劝她谨慎些不要去那冒险，而她根本没把这放在心上。

第二天，九月九日，苏格兰海岸压力降到最低。在狂风中心，气流猛烈地移动着，那力量大得惊人。这就是飓风。在岛的高地上根本无法抵住它。快到晚上七点了，大家该回柯兰歇尔吃晚饭了。坎贝尔小姐已走了三小时，也没说她去哪，到这会儿还没回来。奥利弗·辛克莱和麦尔维尔兄弟该是多么焦虑不安啊！

大家耐心地等着，但心里越来越担心，八点了，可还不见坎贝尔小姐的身影。奥利弗几次登上岛的高地，可在那一个人影也没看到。

暴风雨异常凶猛地肆虐着，大海掀起巨浪，不断拍打着小岛西南部。

“不幸的坎贝尔小姐！”奥利弗突然大叫一声，“如果她还在芬格岩洞里，得去把她拉出来，或许她已经在里面迷失方向了！”

第二十章为了坎贝尔小姐

过了一会儿，奥利弗·辛克莱急匆匆越过围堤，到了岩洞前，玄武岩台阶在这开始朝上拐。麦尔维尔兄弟和帕特里奇紧随其后。贝丝夫人留在柯兰歇尔岩洞万分焦急，准备着一切好迎接海伦娜回来。

海已涨得很高，漫过了上面的柱子，在栏杆上汹涌着，根本无法通过护坡道。

既然无法进到岩洞里，也就无法从里面出来。如果坎贝尔小姐在那的话，那她就被囚到里面了，但怎么能知道她是不是在那，又怎么能到她那呢？

“海伦娜！海伦娜！”

这喊声，抛进不断咆哮着的浪花里，别人能听得到吗？好像是风与浪的轰鸣涌进了岩洞。声音传不进去，目光也射不进去。

“或许坎贝尔小姐不在那？”萨姆说，他还想抱着这一线希望不放。

“她会在哪？”西布说。

“是啊，那她会在哪呢？”奥利弗喊道。“我在岛的高地上，海岸的岩石中和别处乱找，是不是在白费力气？如果她能回来的话，她或许已经回到我们身边了。她是在那！在那！”

大家想起冒失的年轻姑娘几次强烈表示想要到芬格岩洞里看什么暴风雨。她是不是就忘了大海在飓风的作用下，会一直把洞填满，岩洞就成了个监狱，根本没法撞开它的门了呢？

现在为了到她那去救她，大家能试着去做什么呢？

飓风直接袭击着小岛的这一角。在它的推动下，浪花时而升到拱顶，带着震耳欲聋的巨响浪花撞碎在那，满溢出的水，在冲击的推动下，又落下，满是泡沫，像是尼加拉瓜的瀑布一样。可下部的浪花，由于外海涌浪的作用，激流汹涌，那里的水坝也突然坍塌。刚才大海甚至撞到了岩洞的最深处。

坎贝尔小姐会在哪找到个藏身的地方，而不被浪花打到呢？岩洞的前部直接面对着浪花的袭击，无论是在涌进还是退出来时，浪花都不可抗拒地横扫着护坡道。

还不想相信冒失的年轻姑娘就在那吗！她又怎能抵抗得住狂怒的大海侵入这个死胡同呢？是不是她的身体已被击伤，撕碎，被漩涡卷走，或许已经被抛出来了呢？上行的潮水不会已把她沿围堤和暗礁卷到柯兰歇尔那了吗？

“海伦娜！海伦娜！”

大家一直不断地喊着这个名字，可风与浪的哗哗声吞噬了一切。没有一声回应，也就不可能有回应。

“不！不！她不在岩洞里！”麦尔维尔兄弟不断说着，两人十分沮丧。

“她在那！”奥利弗·辛克莱说。

他用手指了指一片衣物，那是一股回浪卷出来抛到一个玄武岩石级上的。奥利弗冲了过去。

是“束发带”，坎贝尔小姐头上戴的苏格兰带子。

现在还有什么可怀疑的吗？

但如果这带子能从她头上拽下来，是不是坎贝尔小姐也被一块撞到了岩洞的岩壁上而粉身碎骨了呢？

“我去看看！”奥利弗喊道。

在水涌出时，护坡道露出了一半，他抓紧时机，抓住栏杆的第一个支柱。但一股水把他拽下，掀翻在护坡道上。

要不是怕特里奇冒着生命危险，扑到他身上，奥利弗可能会一直滚到最后台阶上，大海会把他卷走，那帕特里奇也就没法救他了。

奥利弗重新站起身，要进入岩洞的决心丝毫未减。

“坎贝尔小姐在那！”他不停地说。“既然她没跟这块布一样被扔到外面，那她一定还活着！那她可能是在哪个起伏的地方找到了藏身处！但她力气很快就会用完！她没法坚持到潮水落下的时候……！所以得赶到她那！”

“我去！”帕特里奇说。

“不！……我去！”奥利弗·辛克莱答道。

他想出了一个极好的办法到坎贝尔小姐那，他要试试，可他只有百分之一成功的机会。

“在这等我们，先生们。”他对麦尔维尔兄弟说。“我们五分钟之后就回来。来，帕特里奇！”

两个舅舅呆在峭壁遮掩下小岛朝外的一角，海水不会涌到这。而奥利弗和帕特里奇以最快速度返回柯兰歇尔岩洞。

那时是晚上八点半。

五分钟后，年青人和老仆人回来了，沿围堤拉着约翰船长给他们留下的克洛瑞达上的小船。

奥利弗是不是要让海把他抛进岩洞呢？因为他已无法从陆地上走到那了。

是的！他要试试。他冒着生命的危险，他清楚，但他毫不犹豫。

小船被拉到台阶脚下，躲过了从一个玄武岩台阶上折回来的激浪。

“我和您一块去。”帕特里奇说。

“不，帕特里奇。”奥利弗回答说。“不！不能让小船超载，那毫无用处！如果坎贝尔小姐还活着，我一个人就够了！”

“奥利弗！”兄弟俩喊着，他们禁不住呜咽起来。“奥利弗，救救我们的姑娘！”年轻人握握两人的手，然后跳进小船坐到中间甲板上，抓住两支桨，敏捷地进入漩涡，等了一阵，一个巨浪的回流把他带到芬格岩洞前，小船被托起，但奥利弗灵巧地一划，小船还保持在一线上，要是它横过去的话，肯定会被倾覆。

第一次，大海把小船掀起很高，就要到拱顶了。好像这甲壳就要撞碎在岩石台座上了，但浪在退出时，一股无法退拒的退力又把它推回外海。

小船这样摇晃了三回，然后朝岩洞冲去，又被冲回来，根本过不去，水堵住了岩洞出口。

奥利弗镇静自若，用双桨保持着平衡。

最后，更高的一个浪峰掀起小船，小船在快与小岛高地平行的液体脊背上摇晃了一阵，而后，浪花深层的振动一直波及到岩洞脚下，奥利弗被斜着抛了出去，好像是沿着瀑布的斜坡而下。

站在一旁看到这一幕的人们惊恐地叫了一声，仿佛小船就要被撞碎到左面入口岩角处的柱子上。

但无畏的年轻人用桨划了一下，矫正了小船，出口这时露了出来，就在大海又要掀起大浪前的那一刻，他箭一般地快速消失在岩洞里。

过了一秒钟，浪花像雪崩一样袭来，一直汹涌到小岛的顶部。

小船会不会撞碎在岩洞深处，现在会不会有两个牺牲者，而不是一个了呢？

根本没有。奥利弗很快穿了过去，没撞到拱顶凸凹不平的顶部。一堆玄武岩岩车没翻进小船就被挡了出去，这么一挡，小船才幸免于难。一秒钟里，他到达了对面岩壁处，只是担心会被漩涡再卷到外面去，而不能挂到深处某个凸出的地方上。

幸亏，在被反向起伏所削弱的冲击力作用下，小船撞到了一种管珊瑚壁橱式的地方，它就在岩洞的“床头”处。小船一半撞到了上面，但奥利弗抓住一块玄武岩，像个溺水的人一样顽强地抓住不放，然后上到顶上，射过海水的冲击。

过了一阵，支离破碎的小船，被一股回浪卷走，扔到外面。麦尔维兄弟和帕特里奇看到小船的残骸漂了出来，想着去救人的勇敢的小伙子可能已经遇难。

第二十一章岩洞里的一场暴风雨

奥利弗安然无恙，目前还处在安全地带。岩洞里黑得伸手不见五指。只有在两个浪头中间的那段间歇里，入口才露出一半，暮色也才能透射进来。奥利弗还在努力寻找着坎贝尔小姐，她会在哪找到个藏身的地方呢？……可是毫无用处。

他喊着：“坎贝尔小姐！坎贝尔小姐！”

突然，他听到一个声音在回答他：“奥利弗先生！奥利弗先生！”此刻他的感受是多么难以形容啊。

坎贝尔小姐活着。

但她会是在哪，才躲过了浪花的袭击呢？

奥利弗在护坡道上沿着岩洞深处的内壁往前爬。

在左面岩壁上，由于玄武岩的收缩，岩壁凹进去了一块，像一个小窝一样，那的柱子也被分在两边。壁凹的口还相当宽，可里面越来越窄，只能容下一个人，传说中把这壁凹叫做“芬格的椅子”。

坎贝尔小姐就是藏在这，大海的涌入把她给吓坏了。

几个小时以前，潮水落下，岩洞入口可以轻松通过。这冒失的姑娘就走进来，历行她每天的参观。在那她又陷入了遐想，没觉察到涌起的潮水正向她逼近，外面发生的一切，她一点都没注意到，她想出去时，水已蜂拥而入，再也找不到出口，此刻，她是多么地害怕啊！

不过坎贝尔小姐头脑还很清醒；她努力想藏起来，试了两三次想到外面的立柱那，可都未成功，多次冒着被卷走的危险，最后她总算到了这芬格的椅子处。

奥利弗看到她蜷缩在那，浪头还没有打到她。

“啊！坎贝尔小姐！”他喊道，“您怎么这么不谨慎，暴风雨到来时又到这！我们还以为您迷路了！”

“您是来救我的，奥利弗先生，”坎贝尔小姐说，她被年轻人的勇敢深深打动，对她要冒的险，也就不那么害怕了。

“我是来帮您出去的，坎贝尔小姐，有上帝的帮助，我会成功的！您不害怕吧？”

“我不害怕了……不害怕！……您在这，我什么都不怕……再说，在这儿壮丽的景观前，除了赞叹我还能有什么别的感情吗！……快看！”

坎贝尔小姐一直退到壁凹深处。突然，一个浪头猛地掀起，就要打到她了，奥利弗赶快挡在她前面，努力保护着她。

两人都沉默不语。奥利弗还需要说话好让她明白吗？而要表达坎贝尔小姐此刻的内心感受，语言又是多么苍白无力！

小伙子焦虑地看外面危险越来越大，他不是为自己担心，而是为坎贝尔小姐不安。听到风的呼啸，海的轰鸣，她难道不清楚暴风雨已经到来，而且愈演愈烈吗？他没看到水线在随着潮水的上涨在升高吗？再用几小时，潮水就会把水积满岩洞。

海会涨到哪儿？外海的涌浪会让它涨得超乎寻常？无法预见，但有一点很显然，岩洞在一点点被水充满。如果说里面还没全黑，是因为浪峰还模糊地浸着外面的光线。还有一些宽磷光板四处散落着，像是一种电光在闪烁。磷光板挂在玄武岩岩角上，照亮了棱柱的棱边，留下了一道黯淡的白光。

在光闪现的一瞬间，奥利弗转向坎贝尔小姐。他激动地看看她，并不只

是危险使她很激动。

坎贝尔小姐微笑着，被这壮丽的景观吸引，啊！岩洞里的一场暴风雨！

这时，一个更强的涌浪一直涌到芬格椅子的壁凹处。奥利弗想，他和她两人肯定要被卷出去了。

他抱住年轻姑娘，就像抱着一个宝贝，而大海要从他手里把她夺走。

“奥利弗！奥利弗！……”坎贝尔小姐禁不住惊慌地喊着。

“别怕，海伦娜！”奥利弗答道，“我保护您，海伦娜！……我……”

他说着，他要保护她！可怎么保护她？要是浪花越来越猛，水越来越高，就是这壁凹深处也保不住，他又怎能让她不被凶猛的浪花袭击到呢？他该去哪再找个藏身的地方呢？在哪他能找到一个躲开翻腾的大海的地方呢？这些可能能否实现，实在是很难说。

首先，要冷静。奥利弗保持着镇静自若，果断地采取行动。

他更加需要冷静，否则，年轻姑娘最后会丧失精神力量，至少是体力不支。这场持久战，搞得她筋疲力竭，这在她身上会有所反应。奥利弗已感到她越来越虚弱。尽管他自己也觉得没什么希望，可他还想让她放心。

“海伦娜……我亲爱的海伦娜！”他低语着，“在我回到奥班时……我才知道……是您……多亏您，我才被救出考瑞威尔坎漩涡！”

“奥利弗……您都知道了！”坎贝尔小姐回答，声音弱得快没有了。

“是的……我今天来报答您！……我要把您救出芬格岩洞！”

水浪已撞到了壁凹的角下，奥利弗怎么还敢说救她出去！他只能勉强保护住同伴，不让她受水浪袭击。有两三次他差点被卷走……他抵住没被卷走，是因为他感到坎贝尔小姐双臂系到他身上，清楚大海会把她跟他一块卷走，而作了非凡的努力顶住了。

那时该是晚上九点半。暴风雨该到了最强的时候。涌起的水冲进岩洞，像雪崩一样猛地撞到岩洞深处和岩壁上，响声震耳欲聋。海水如此凶猛，一些玄武岩块从岩壁上摔下，在磷光的泡沫上砸出了一些黑洞。

在这势不可挡的攻击下，岩柱会不会一块石头一块石头地一点点坍塌？拱顶会不会倒？奥利弗想到这些。他自己也感到一阵乏力，不过他顶住了没有放弃。这是因为岩洞里缺乏新鲜空气。空气跟着浪花一起进来，又在回浪时带回外面，被浪花吸得一干二净。

这种情形下，坎贝尔小姐疲惫不堪，已没了力气，一下子昏厥过去。

“奥利弗！……奥利弗！……”她低声叫着，躺到了他怀里。

奥利弗和年轻姑娘蜷缩在壁凹最深处。他已感觉到她浑身冰凉，失去了知觉。他想去温暖她，把自己身上残留的热量都传给她。

可水已到了他腰间，要是他也失去知觉，那两个人就都完了！

但勇敢的年轻人还能抵抗几小时。他扶着坎贝尔小姐，给她挡住海水，他用力靠在玄武岩上搏斗着。他在一片黑暗中搏斗着。磷光消失了，岩洞里完全黑了下來。里面充满了接连不断的撞击声、咆哮声和呼啸声。现在，再没有塞尔玛的声音在芬格宫殿中回荡了！而是充满堪察加半岛那令人恐怖的犬吠声，这些狗，密歇莱说得好：“一大群，几千只，在长夜里对着怒吼的波涛狂吠，它们跟北冰洋激烈地搏斗着！”

终于，潮水开始下降了。随着水的下降奥利弗可以看到，外海的浪头也稍微平息了一些。那时，岩洞里一片漆黑，相比之下，外面就跟白昼一样。跳跃的海水不再堵住岩洞的出口，在半明半暗中，出口便模糊地露了出来。

很快，只有一些浪花涌到芬格椅子的门槛那。现在，不再有浪花纹的套索勒过来，拔出去了。奥利弗心中又萌生了一线希望。

从外面的海来看，子夜已过。再有二小时，护坡道上就不会有浪头扫过了。人也就从上面走了。在黑暗中要努力看到这一线光明，最终它肯定会到来。

离开岩洞的时刻到了。

可坎贝尔小姐还没有恢复知觉。奥利弗抱着她，她一点生气没有。他滑出芬格的椅子，开始沿着窄窄的凸处往下走，海水已把铁柱子都打弯，拔下弄碎了。

一个浪冲过来，他停了一下，或者说是退了一步。最后，就在奥利弗快到外角时，最后一个水浪翻滚着，把他整个裹在了里面。他以为这下，坎贝尔小姐和他会被撞到岩壁上而粉身碎骨，要么就是被冲到咆哮在他们脚下的漩涡里……他最后做了一次努力，他挺住了，又趁着海水退出的空当，奔出了岩洞。

顷刻间，他到了峭壁的岩角上，找到了麦尔维尔兄弟、帕特里奇和贝丝夫人。他们整夜都等在那。

她和他脱险了。这时，奥利弗精神与体能曾达到的顶点一下子消失殆尽。在他把坎贝尔小姐放到贝丝夫人怀里后，自己也倒在了岩石脚下，动弹不了。

没有他的牺牲精神，没有他的勇敢，海伦娜不会活着出芬格岩洞。

第二十二章绿光

过了几分钟，在柯兰歇尔岩洞深处，由于有新鲜空气，坎贝尔小姐醒了过来。她好像刚刚做了个梦，奥利弗自始至终都伴随其中。而由于她自己冒失，使自己曾面临的危险，她连想都想不起来了。

她还不能说话，但一看到奥利弗·辛克莱，感激的泪水涌入她眼眶，她把手向救命恩人。

萨姆和西布一个字也说不出，紧紧地抱着年轻人。贝丝夫人不断地向他行着屈膝礼，而帕特里奇特别想去拥抱他。

他一阵疲倦。大家换下海水和雨水打湿的衣服，都睡着了，夜就这样静静地结束了。

但对这一幕剧的演员和观众来说，他们感受到的一切永远不会被从记忆中抹去，这一幕剧演的就是神奇的芬格岩洞。

第二天，坎贝尔小姐躺在柯兰歇尔里面给她定的床位上休息，这时，麦尔维尔两兄弟，互相挽着手臂，在围堤上散步。他们没有说话，还需要用语言来表达相同的思想吗？两人同意什么时，就一起上下点头；不同意就在左右摇头。如果说只有奥利弗冒着生命危险救出了冒失的年轻姑娘，他们又能肯定什么，否定什么呢？因为他们最初的那些计划现在可以实现了。在这无声的交谈中，两人谈了很多事情，萨姆和西布经预见到了以后事情的发展趋势。在他们眼里，奥利弗已不再是奥利弗！他跟盖耳人史诗中最完美的英雄相比，也毫不逊色。

奥利弗·辛克莱自然是兴奋。他有些敏感，只想一个人独自呆着。在麦尔维尔兄弟面前，他感到局促不安。好像他一露面，就是要为自己的牺牲精神索取报酬一样。

就这样，在离开柯兰歇尔岩洞后，他一个人在斯塔福高地上散着步。

这时，他所有的思想情不自禁都转到坎贝尔小姐身上。而他冒的险，他自己心甘情愿去分担的危险，他甚至已不记得，对那可怕的一夜他所能记起的，是在海伦娜身边，在黑暗的壁凹里，他用双臂抱着她，好不让浪花把她卷走，这样渡过的几个小时。他又看到了磷光下，年轻姑娘美丽的面庞，不是累得而是吓得苍白，她像暴风雨之神一样，面对着大海的狂怒！他又听到了年轻姑娘用那激动的声音回答说：“什么，您都知道了？”在她听到她跟她说：“我知道在我快沉到考瑞威尔坎，您所做的一切”时，她这么回答着。他又回到了狭窄的藏身的地方，确切地说那是为放冷石像而挖的穴，在那，两个深情的年青人，相互依偎着，经受着考验，苦苦搏斗了漫长的几个小时。在那，两人已不再是坎贝尔小姐和辛克莱先生。他们彼此称呼着奥利弗和海伦娜，仿佛在死亡威胁到他们时，他俩想重新开始新生一样。

年青人漫步在斯塔福高地上，脑子里充满了这些炙热的想法。尽管他很想回到坎贝尔小姐身边，可一股无法抗拒的力量控制着他，他害怕面对她时，自己会忍不住说出口，可他想什么都不说。

恶劣天气突然到来又突然消失之后，天气变得很好，天空纯净无比。通常，西南风猛地扫过，不会留任何痕迹，又把这宇宙的云变得非常透明。太阳已滑过天顶，可天空仍没有一丝雾气弥漫。

奥利弗脑子里翻腾着种种想法，行走在岛上高原反射出的阳光里。他沐浴在热风里，吸吮着海上的微风，在这清爽的空气中又浸浴了一次。

面对着外海的一片晴空，他忽然想起一件事，现在萦绕他脑际的想法里，

竟完全把它给忘了。

“绿光！”他喊道。“要是有什么时候适于我们观察它，那不正是现在吗！没一片云，没一点雾！昨天可怕的狂风刮过，云和气都被远远扔到了东方，可以说不会再有这样的天空了！坎贝尔小姐可能想不到今天晚上会有怎样一个绝妙的日落！应该去！……应该去通知她！……可别晚了！……”

奥利弗为有了这么自然的理由回到海伦娜身边而高兴，朝柯兰歇尔岩洞走去。

一会儿之后，他又见到了坎贝尔小姐和她两个舅舅。他们亲热地看着他，贝丝夫人握着他的手。

“坎贝尔小姐，”他说，“您好些了！……看得出……您体力已经恢复了吧？”

“是的，奥利弗先生，”坎贝尔小姐说，看到年轻人她激动不已。

“我想，”奥利弗又说，“您最好走到高地上呼吸点新鲜空气，经过暴风雨的洗涤，空气很好。太阳也很美，它会让您振作起来的。”

“辛克莱先生说的对。”萨姆说。

“很有道理。”西布跟着说。

“还有，”奥利弗又说，“要是我的预感没错的话，再过几小时，您最大的愿望就会实现。”

“我最大的愿望？”坎贝尔小姐咕哝着，仿佛在自言自语。

“是的，天空纯净的很，太阳落下时，天上可能不会有云！”

“可能吗？”萨姆喊。

“可能吗？”西布也跟着喊。

辛克莱又说：“我可以相信您们今晚看到绿光！”

“绿光！”坎贝尔小姐应声说。

好像她在有些混乱的记忆中搜寻着这绿光是什么。

“啊！……对！……”她接着说，“我们来这是看绿光的！”

“走！走！”萨姆为有机会把年轻姑娘从混沌状态里拉出来感到高兴，而年轻姑娘好像要沉睡在里头一样。“走，从小岛的另一边走。”

“我们最好回来再吃晚饭。”西布高兴地跟着说。

当时是晚上五点。

在奥利弗的带领下，一家人，包括贝丝夫人和帕特里奇，马上离开了柯兰歇尔岩洞，登上木制楼梯，到达上部高地的边上。

看两个舅舅在见到这么美的天空时，是多么地兴奋啊。光芒四射的天体慢慢在天空上滑下。或许他们有些故作夸张，可他们从没有像在要看绿光的这地方表现得那么激动万分。好像主要是为他们，而不是坎贝尔小姐，大家才迁移了这么多次，经受了这么多磨难，从海伦斯堡的农舍到斯塔福岛，中间又经过了约纳和奥班！

的确，那天晚上，日落肯定会很美。就是老城里最冷漠、最庸俗、最实际的商人和卡农哥特的批发商也会为展现在他们眼前壮丽的大海而赞叹不已。

外海吹来的微风蒸馏出的盐性气体浸没了大气，在这样的空气中，坎贝尔小姐精神倍增，仿佛又复活了一般。她美丽的眼睛睁得大大的，看着眼前的大西洋。她累得发白的面颊上又泛起苏格兰女子脸上特有的玫瑰红色。她好美啊！身上散发出无穷的魅力！奥利弗走得有些靠后，静静地观察着她。

以前他一直都是很自然地陪她散步，一走就是很远，可现在他非常不安，心里一阵慌乱，甚至都不敢抬头看她！

麦尔维尔兄弟俩，可以说跟太阳一样光芒四射。他们激动地跟太阳说着话，请它找块儿没雾的地方落下，乞求它在这美好的一天结束时，给他们送出那最后一道光。

两人又你一句我一句地背起奥西昂的诗。

“哦，你在我们头上滚着，圆得像祖父的盾，告诉我们，你的光从哪儿来，哦，神圣的太阳！你永恒不灭的光从哪里来？”

“你庄严的美与日俱增！星星消失在你的苍穹里，苍白的冷月隐在西方的海水里！只有你在运动着，哦太阳！”

“谁会是你的旅伴？月亮隐退在天空中，只有你依然如故！你总在为你闪亮的一生而欢喜雀跃！”

“雷滚电闪时，你走出云端，是那么地美，你在嘲笑那暴风雨！”

大家心情激动，朝斯塔福高地的尽头走去。斯塔福高地俯视着茫茫大海。大家坐在海边的几块岩石上，遥望天边，这天和水划过美丽的线条，仿佛什么也不会把它破坏。

这次，不会有亚里斯托布勒斯·尤尔西克劳斯再来在落日和斯塔福岛之间叠上个船帆，或布上一片水鸟的云彩了。

随着夜幕的降临，天上刮起了丝丝微风，最后的几朵浪花也在岩石的脚下消失在晃动的激浪中。更远处，大海就像一面镜子，表面光亮，一丝波纹就会把它打破。

一切条件都宜于绿光的出现。

过了半小时，突然帕特里奇手指着南方，喊：“看，帆！”

是一只帆，它会不会又在太阳光盘要消失到波浪里那一霎那，从它面前经过？要是那样，也只能认运气不佳了！

小船从约纳岛的马尔岛尖端之间狭窄的海湾中驶出，顺风疾行。涨起的潮水推动着它，相比之下，微风的作用便不是很大，几丝微风的吹拂也就刚能把它的帆鼓起。

“是克洛瑞达游艇，”奥利弗说，“看它在朝斯塔福岛东部航行，它在往里走，不会影响我们观察。”

大家目光又回到了西边的天际。

太阳在迅速地下降，好像有什么东西推着它朝大海靠拢。水面闪动着一条宽宽的银带，太阳抛下这银带，阳光这时对人眼还不能直视。太阳很快从落下时带的那种旧金子色，变成樱桃红金色。合上眼，眼前还闪着那些红菱形和黄圆环，就像万花筒瞬间即逝的各种颜色交织在眼前一般。轻轻的波纹抹去太阳辐射在水面上划出的慧尾。像是银色的光片，在接近海岸时光黯淡下来。

云、雾、气都是那么薄，天边已看不到它们的踪影。没什么可以破坏天穹这清晰的圆弧，就是圆规在洁白的小牛皮上也不能比这画得更圆。

大家一动不动呆在那，异常激动。看着仍在下降的球体，它在沿斜线朝天边移动着。有时它像是挂深渊里一样，忽而折射又改变了圆盘的形状。可以感到它在一点点变宽，垂直直径在一点点缩小，让人想起伊特鲁立亚花瓶的形状：侧面鼓出，脚插到水里。毫无疑问，绿光就要出现了。这光芒四射的天体要落下了，这奇妙的美景，不会有任何干扰。“什么也挡不住这最后

一道光！”

很快，半个太阳消失到了海平面以下。像金箭一样射出的几道光，射在了斯塔福岛前端的一些岩石上。后面，火光染红了马尔峭壁和本莫尔山峰。

最后，太阳的弧形只剩下上面细细的一点，与海平齐。

“绿光，绿光！”麦尔维尔兄弟异口同声地喊着。贝丝夫人和帕特里奇在这四分之一秒的一瞬间里，也看到了绿光，眼睛浸满了那液体上不可比拟的绿色。

只有奥利弗和海伦娜，对这看了好多次却没看到，而今最终出现的绿光，两人却什么都没看到！

就在太阳把这最后一道光射向宇宙时，两人目光交错，互相凝视着，忘却了自我！……但海伦娜看到了小伙子眼中射出的黑光；奥利弗看到了年轻姑娘眼睛闪出的蓝光。

整个太阳都消失了。不管是奥利弗还是海伦娜，都没有看到绿光。

第二十三章尾声

第二天，十二月十二日，乘着宜人的微风，克洛瑞达游艇，在美丽的大海上启航。船载着所有的人，航行在赫布里底群岛的西南方。一会儿，斯塔福岛、约纳岛、马尔岛尖端都消失在大岛那高高的峭壁背后。

游艇的乘客们高高兴兴渡了海，在奥班的小港上都下了船，又乘火车从奥班到达尔梅雷，再从达尔梅雷到格拉斯哥。大家穿越了苏格兰高地最美的地区，又回到了海伦斯堡的别墅。

十八天之后，格拉斯哥的圣·乔治教堂举行了一次隆重的婚礼，那可不是亚里斯托布勒斯·尤尔西克劳斯和坎贝尔小姐的婚礼。尽管新郎是奥利弗·辛克莱，可麦尔维尔兄弟跟坎贝尔小姐一样，都很满意。

两人这种情况下的结合，包含了一切得到幸福的条件。强调这点毫无意义。海伦斯堡的别墅，格拉斯哥圣乔治大街的旅馆，乃至整个世界也仅够包容下这幸福，可两人是在芬格的岩洞里抓住了这幸福的手。

在斯塔福高地上的最后一天晚上，尽管奥利弗没看到苦苦寻找的绿光，可心里却更加持久地锁住了对它的记忆。一天，他展出了一幅画，名叫“日落”，效果很奇特，在画中可以欣赏到一道极强的绿光，仿佛是用融化了的纯绿宝石画成的。

这幅画有人赞赏，也引起了争议。有些人认为画绝妙地再现了大自然的奇景，另一些人则认为这纯粹是幻想出来的，大自然绝不会造出这种奇景。

两个舅舅对争议报以愤慨，他们看到了绿光，认为年轻画家画得很对。

“甚至，”萨姆说，“看画上的绿光要更好……”

“比真的绿光好，”西布跟着说，“因为接连不断地观察那么多日落，对眼睛不好！”麦尔维尔兄弟说得确有道理。

两个月后的一天，一对新人和两个舅舅沿着克莱德河边散步，大家走在别墅的花园前面。突然，他们意外地碰到了亚里斯托布勒斯·尤尔西克劳斯。年轻学者在看到奥班的老同伴们时，他正饶有兴趣地尾随着克莱德河的疏浚工程，朝海伦斯堡火车站走呢。要是说他为坎贝尔小姐的抛弃，而受过什么精神上的打击，那可是不了解他。在辛克莱夫人面前，他一点没觉得尴尬。

大家互相问候着。亚里斯托布勒斯礼貌地祝贺着这对新人。

麦尔维尔兄弟看到这么完善的结合，无法掩饰内心的喜悦。

“我太高兴了，”萨姆说，“有时我一个人时，不知不觉就高兴得笑了起来。”

“我是高兴得掉下眼泪。”西布说。

“好了，先生们，”亚里斯托布勒斯提醒说，“应该事先商量好。我这还是第一次看到您们有了分歧。一个是哭，一个是笑……”

“这完全是一回事，尤尔西克劳斯先生。”奥利弗说道。

“是的。”年轻妻子附和着，一边把手伸向了两个舅舅。

“怎么，哭和笑是一回事？”亚里斯托布勒斯答道。“语气里带的那种优势感跟他再合适不过了。“啊不！……绝不是一回事！什么是笑？是面部肌肉故意做出的一个特殊的表情，这对呼吸现象有些异常，而哭呢……”

“哭呢？……”辛克莱夫人问。

“只是一种情绪，它把眼球润湿，人才哭。而眼球是由氯化钠、磷酸钙和氯酸钠构成！”

“先生，从化学角度讲，您说的是对的，”奥利弗·辛克莱说，“但仅

是从化学角度讲。”

“我不明白这又有什么区别。”亚里斯托布勒斯·尤尔西克劳斯尖酸地说。

他接着像几何学家那样动作僵硬地向众人致礼道别，然后，继续朝火车站慢慢走去。

“看，这就是尤尔西克劳斯先生。”辛克莱夫人说，“他想像解释绿光一样，去解释人的内心世界！”

“可是，其实，亲爱的海伦娜，”奥利弗说，“我们并没看到我们那么渴望看到的绿光！”

“可我们看到了更好的。”年轻的妻子低声说，“我们甚至看到了幸福本身——传说不就是把绿光和幸福联系在一起吗！……亲爱的奥利弗，我们已找到了幸福，这不就足够了吗，还是让那些还未尝到幸福，又渴望去体味幸福的人们去追寻绿光吧！”

旋转乾坤

〔法〕儒勒·凡尔纳著 吴洪森译

第一章“北极实验协会”向新、老大陆发公告

“马思通先生，您竟敢说妇女们不可能对数理科学和实验科学作出自己的贡献？”

“十分遗憾，思柯碧夫人，我并不想这样说。”马思通答道，“女数学家嘛，有名的从古到今也有过那么几位，尤其是俄国的，这我当然承认。不过，根据女子大脑的结构来看，她们决不可能成为阿基米德或牛顿式的人物。”

“噢！马思通先生，我要代表女性向您提出抗议……”

“思柯碧夫人，女性生来妩媚漂亮，所以不善于进行超验的推理。”

“照您这么说，一个女人就是看到苹果从树上落下，也不能像十七世纪末那位著名的英国学者一样，从中发现万有引力定律啦？”

“思柯碧夫人，妇女看到苹果掉了下来，唯一可能出现的念头就是把它吃掉，就像我们的老祖宗夏娃一样！”

“得了，您这是彻底地否定女性具有思辨能力……”

“思辨能力？……不，思柯碧夫人，让我来提醒您，自从地球上有了人——当然也就有了女人——以来，还没有一个女人的大脑对科学做出过像亚里斯多德、欧几里德、凯普勒、拉普拉斯那样的贡献。”

“这算什么理由，过去不等于将来！”

“哦！过去几千年做不到的事，今后恐怕……也难吧！”

“看来，我们妇女不服输也不行啦，马思通先生，那妇女就只配做……”

153

“做贤妻良母啊！”马思通随声答道。

真所谓大学问家说话，谆谆善诱，以理服人，思柯碧夫人不服也不行了。

“那好，马思通先生。”她说，“人各有命，各安其位。您还是当您的优秀计算师，全力以赴，攻克难关，投身到您和您的朋友们所献身的伟业中去吧，我将安心做好我的‘贤内助’，给你们的事业提供资金上的援助……”

“我们将终身感激，”马思通答道。

艾旺热丽娜·思柯碧夫人脸上泛起美丽的红晕。因为她即使不是对所有学者，至少也是对马思通产生了一种特别的好感。女人的心真是深奥莫测！

看来马思通正在进行一项宏伟的事业，富有的美国寡妇决定投一大笔钱进去。

下面是这项事业的简介，以及倡导者们企图达到的目标：

马尔特布伦、雷克鲁斯、圣—马丁和最有权威的地理学家们认为，北极包括下列地区：

一、北德文：巴芬海和兰开斯特海峡中为冰雪覆盖的岛屿；

二、北格鲁吉亚：由班克斯地和萨宾、比亚姆—马丁、格里菲斯、科恩瓦利和巴瑟斯特等岛屿组成；

三、巴芬—帕里群岛：包括坎伯兰、南安普敦、詹姆斯—隆默塞特、布西亚—费利克斯、梅尔维尔等北极陆地和另一些鲜为人知的地方。

78°线所环绕的整个地区，陆地面积为—百四十万平方海里，海洋面积

马尔特布伦（1775—1826），丹麦政论家、地理学家。

雷克鲁斯（1830—1905），法国地理学家。

圣—马丁（1743—1803），法国哲学家。

为七十万平方海里。

过了这道纬线，勇敢的现代探险家们历经艰险，曾抵达 84° 线的边缘地带，测定了被高大冰山遮蔽的几条海岸的位置，并对这个广阔地区的海角、岬角、港湾、海湾进行了命名。其实这一地区可以统称为北极高地。但 84° 线以外仍处于神秘状态，见不到任何有根据的地图，没人知道在那六个纬度的空间、那片不可逾越的北极冰山下是陆地还是海洋。

然而，189X 年，美国政府出人意料地提出要拍卖这片尚未开发的地区。为了占有北极冰帽地带，新成立了一家美国公司，要求获得该地区的出让权。

几年前，柏林会议为那些以垦殖或打开贸易市场为借口以占有他人财富的列强们制定了一部特别法典。但该法典似乎不适用于北极地区，因为那里无人居住。不过，既然不属于任何人所有的东西就属于大家，这家新公司便无须“强取豪夺”，而只须“合法占有”就行了，这也免除了日后的纷争。

在美国，任何胆大妄为的想法，甚至完全不可能实现的计划，都可能有人来证明它的可行性，也可能有人来投资使之付诸实施。大家知道，就在几年以前，为了同月球建立通讯，巴尔底摩炮手俱乐部承担了向月球发射火箭的任务。当时为这一雅兴提供巨额资金的不正是美国佬吗？炮手俱乐部的两位成员冒着丢掉小命的危险进行了这项非凡的试验。没有他们，这胆大包天的试验的成功从何谈起？

例如，曾有一个名叫莱塞普斯的人建议从大西洋西岸开凿一条宽阔的运河，穿过欧亚两洲，直通中国海；一个天才的掘井工人建议钻开地面，把井直打到熔铁上面的液态硅酸盐层，从地心取火；一个大胆的电工要收集地表的电流，把它变成取之不尽的热源和光源；一个有魄力的工程师打算把夏季的余热装入巨大的容器储藏起来，到冬季再输送到寒冷地区；一个非常聪慧的水利学家试图利用潮汐的巨大能量来生热和做工。为了实现成千上百项类似的计划，建立了多少个股份有限公司或合资公司！带头认购股份的哪一次不是美国佬？美元就像北美的江河奔向大海一样哗哗地流进了社会银行。

北极地区将拍卖给出价最高者。当这一新闻——奇闻——到处传播时，自然会舆论哗然。此外，对北极地区的公开认购还没有开始，要想获得这块土地，就得先付一笔定金。至于买主买了它作什么用途，那就是他们自己的事了。

开发北极地区！这念头只能出自于疯人的脑袋。

然而，这回的计划决不是儿戏。

一份《告全世界民众书》分发给了新、旧大陆的新闻界，欧洲、非洲、大洋洲、亚洲和美洲的报纸同时刊登了有关消息，有关人士甚至还要求进行利弊调查。《纽约先驱报》最早获得该文件，因此众多的订户在 11 月 7 日便读到了以下的通告。

告全世界民众书位于北纬 84° 以外的北极地区，因不曾进行探查，尚未开发。

诚然，各国航海家在下列纬度标注了最远点：

82° 45' ，西经 28° ，斯匹次卑尔根以北，1847 年 7 月英国人帕里涉足于此：

83° 20' 28" ，西经 50° ，格林内尔地以北，1876 年 5 月，

约翰·乔治·内尔斯爵士的英国探险队员马坎涉足于此：

83° 35' ，西经 42° ，内尔斯地以北，1882 年 5 月，格里利中尉领导下

的美国探险队队员洛克伍德和布雷纳德涉足于此；

可以认为，从 84° 纬线到北极的地区，横跨六度，现为世界共有。然而，根据法律，任何地区也不能永远保持

共有状态，美利坚合众国遵循法律，决定促动这一地区的转让。

新成立于巴尔底摩的“北极实验协会”，是美国联邦的官方代表。本公司将按法律程序获得以上地区的开发权。据法定条款，该地区无论是被终年不化的雪覆盖着的、还是夏季冰雪融化能显露出的陆地、岛屿、岩礁、河流、湖海等不动产，均为本公司之绝对所有。

无论地理和气候发生任何性质的变化，对该地区的所有权永不失效。

希新、旧大陆居民周知，各国均可参加拍卖，物归最后出价最高的竞买者。

拍卖日期和地点：12月3日，美利坚合众国马里兰州巴尔底摩拍卖大厅。

不尽事宜，请致函巴尔底摩高街93号“北极实验协会”，临时代理人威廉·斯·福斯特。

您认为此公告荒诞无稽？就算是吧。不过，就其坦诚和明确而言，我想大家也不会说它无懈可击。再说联邦政府已特许开发北极，只等拍卖一开张，它就可成为该地区名符其实的主人了。还有什么比这更严肃的事吗？

总之，一时间议论纷纷。有的说那不过是又一个没影子的瞎话，又一个美国牛皮吹破天罢了。另外却有一些人认为，这项提议值得认真考虑。他们特别强调的是：新公司从没提过要公众掏腰包，以便把傻瓜们的美钞、汇票、金银搬进自己的银柜；他们不过是自己有钱自己花，用自己的资金买北极不动产罢了。

对那些无比精明的人来说，这家公司只需申辩自己作为第一占领者的权力，就可以获得将要拍卖的地区。可问题也就出在这里。迄今为止，北极还是一片人类的禁地。况且，如果美国真的成

为该地区的获得者，它的特许权享有者们希望持有手续完备的合同，以避免将来有人对自己的权利提出异议。买卖人小心谨慎情有可原。而且是这么大一桩买卖，法律上有多小心都不为过。

此外，文件中有一条涉及未来的条文，可以使人们做出各种互相矛盾的解释。最敏锐的头脑也无法弄清其确切含义。最后条款规定：“无论地理和气候发生任何性质的变化，对该地区的所有权永不失效。”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它预示着什么可能性呢？地球，尤其是要拍卖的区域里，怎么会发生地理上或气候上的变化呢？

某些颇有头脑的人说：“显然，其中必有缘故！”

各种五花八门的解释，既锻炼了一些人的洞察力，又刺激了另一些人的好奇心。

费城《莱杰报》对此开了个玩笑：

“北极地区的未来占有者想必得悉，经过计算，一颗硬核慧星不久将与地球相撞，其冲击力将引起该条款所说的地理和气候变化。”

句子较长，很有点科技文章的味道。但并不说明任何问题。

而且这类与慧星相撞的可能性，也不会被有头脑的人所接受。总之，占有者是不会去考虑这类虚无缥缈的假设的。

新奥尔良《三角洲报》问道：“是不是新公司灵机一动，想到岁差会导致有利于开发此地的变化？”

《汉堡人记者报》指出：“既然岁差运动正改变着地轴的平行线，那么发生这种变化是完全可能的。”

巴黎《科学杂志》答道：“确实，阿德马尔在《海洋的变迁》一书中曾经提出，岁差与地球轨道大轴的运动相结合，可能在几个世纪中逐渐改变地球的平均温度和地球两极的积冰数量。”

《爱丁堡杂志》反驳说：“这却未必，即使有可能出现这种现象，使织女星变成北极星，北极气候要发生变化也得一万二千年。”

哥本哈根《达格布莱德报》驳斥说：“那么，一万二千年以后才是投资的好时机。在此以前，休想让我们白花一克郎！”

就算科学杂志和阿德马尔讲得有理，可人家北极实验协会可能从来就没指望过这种岁差引起的变化。

事实上，没人能弄懂这一条款以及它所指的未来的宇宙的变化是什么意思。

为了弄个水落石出，最简单的办法是请教一下新公司董事会或董事长。但谁是董事长？不知道。谁是秘书和董事？也不知道。甚至文件来自何处也无人知晓。只知道把文件带到《纽约先驱报》办公室的，是巴尔底摩一位名叫威廉·斯·福斯特的人。他是新地阿德里内尔公司的可尊敬的鳕鱼代售商。显然是个傀儡，他对此缄口不语，就像商店里的鳕鱼一样。最机敏的记者都未能从他的嘴里掏出一句话来。北极实验协会一个成员的姓名也不公开，真是连影子也不想让人抓住。

如果说这项实业的倡导者隐名埋姓，他们的目的却由上述发给新、老大陆的公告清楚地公诸于世了：全权占有以极地为中心、以 84° 线为周界的北极地区。

北极极地是禁地。在当代，曾大胆逼近极地的探险家有帕里、马坎、洛克伍德和布雷纳德等，但谁也没有越过 84° 线。前往北极诸海航行的其他人离极地中心则更远。例如，1874年，佩兹到达弗朗索瓦—约瑟夫地和新曾布尔以北的 $82^\circ 15'$ ；1870年，勒欧特到达西伯利亚以北的 $72^\circ 47'$ ；1879年，德龙在珍妮特远征中到达后来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岛屿附近的 $78^\circ 45'$ 。另一些人，穿越了新西伯利亚和格陵兰，到达俾斯麦角，却都在 76° 、 77° 和 79° 纬线内，如文件所示，北极实验协会则留下了介乎洛克伍德和布雷纳德足迹所至的 $83^\circ 35'$ 和 84° 之间的 25 弧线。它绝不去步前人的后尘。它的计划是开发无人涉足的纯处女地。

84°线所包括的范围：

从 84° 到 90° ，共计六度，每度六十海里，半径三百六十海里，合直径七百二十海里，故周长为二千二百六十海里，整个面积为四十万零七千平方海里。这几乎等于欧洲面积的十分之一。一块相当大的地盘！

文件还提出，这些地区从地理上尚未探查清楚，不属于任何个人，而属于大家共有。大部分国家还没有想到要将其归入自己的版图。这推测应能成立。但可以预卜，毗邻国家（以及其他的国家）都想把领土向北伸延，认为

由于太阳和月亮对地球赤道的引力，使地轴在黄道轴的周围作圆锥形运动，慢慢向西移动，约二万六千年绕一周，同时使春分点以每年 50.2 角秒的速度向西移动，这种现象叫岁差。

自己对这些地区拥有主权。再说，北极地区的一切发现，都应归功于各国的勇敢的探险者，他们对北极提出领土要求自然是正当的。因此，代表美国联邦政府的新公司承认上述各国的这一权利，并提出用金钱来收购他们的这一权利。北极实验协会的支持者们一再强调：所有权为大家共有，但不能总共有下去。因此，谁都不应该反对拍卖这一辽阔的地域。

作为毗邻而又有不可争辩权利的国家有六个：美国、英国、丹麦、瑞典—挪威、荷兰、俄国。其他国家也可以把自己海员和旅行家的发现作为依据，参加竞争。

法国本来可以参与竞争，因为它的一些儿女曾经参加前往北极地区的远征。最为人称道的便是勇敢的贝洛特。在“孔雀”行动中，他被派去参加约翰·富兰克林探险队，1853年死在比歇岛海域。也不应忘记奥克塔夫·帕维博士。1884年在去孔热堡的格里利行动中，他在萨拜因角附近遇难。在1838年至1839年的远征中，夏尔·马丁、马米埃、布拉维及其勇敢的伙伴们到达了斯匹次卑尔根海。忘记这些勇士实在是太不公正了。尽管如此，法国还是认为不宜插手这一实业多于科学的事业，轻易地放弃了自己在北极应占有的那一份。而其他国家可能为此打破头，法国这样做自然有它的道理。

早在1671年，德国汉堡人费雷德里克·马顿就发起了远征斯匹次卑尔根的活动；1869年至1870年，柯尔多维和海格曼率队出发，他们乘“德国女神”和“汉撒同盟”号轮，沿格陵兰海岸到达俾斯麦角。德国虽有这些辉煌的史绩，却完全没有想到应该用北极的土地扩大日尔曼帝国。

尽管奥匈已占有西伯利亚沿海以北的弗朗索瓦—约瑟夫地区，却无意参与竞争。

意大利无权参与。这令人难以置信，可事实上确实没有参与。

西伯利亚的萨摩耶德人，北美一带的爱斯基摩人，格陵兰，拉布拉多、巴芬—帕里群岛和介于亚洲和美洲之间的阿留申群岛的土著，从1867年起成为美国领土的原俄属阿拉斯加周克什人，这些居民是北部地区的地道的土著，但他们毫无发言权。在北极实验协会进行拍卖时，这些穷光蛋拿什么去出高价？用贝壳，用海象牙，还是用海豹油？然而，根据法定的先占权，这块地盘无论如何还是属于他们的，可是就要拍卖了！可怜的爱斯基摩人、周克什人、萨摩耶德人，拍卖他们的土地问都不问他们一声。

强权世界就是如此！

第二章英国、荷兰、瑞典、丹麦、俄国代表——登台亮相

对这份文件决不可置之不理。因为北极实验协会一旦占有了北极地区，那北极就划给了美洲，确切地说，就永远属于美国了。而充满活力的美国无时无刻不在想扩大版图。早几年，俄国把北科迪埃尔到白令海峡的西北地区让给了美国，使美国大大增加了版图。因此其他大国不甘心合众国再吞并北极，是情有可原的。

然而，一些不与北极地区接壤的欧亚国家拒绝参加这次古怪的拍卖。他们认为拍卖的结果令人置疑。只有那海岸毗邻 84° 线的国家才派出了正式代表去行使自己的权力。此外，大家将会看到，他们并不想出高价，因为这很可能是一块无法真正拥有的地方。不过，贪得无厌的英国认为应该给自己的代表一笔为数相当可观的资金。另外要指出的是，出让北极地区丝毫不会威胁到欧洲的平衡，也不会引起任何国际纠纷。所以，此时还健在的德国总理德·俾斯麦先生皱都没皱一下他那朱庇特式的浓眉。

这样就只剩英国、丹麦、瑞典—挪威、荷兰和俄国了。它们将参加在巴尔底摩举行的拍卖，与美国抗争。北极冰帽将属于出价最高者，可其商业价值到底有多大，却很令人怀疑。

五个欧洲国家都希望拍卖对自己有利，这是无可厚非的，于是历史人物便成了他们论战的理据。

拥有 70° 线以外的北角的瑞典—挪威毫不掩饰地声称，他们拥有延伸到斯匹次卑尔根这片广阔空间，甚至从这儿一直到北极都属于他们。因为，挪威人凯洛和著名的瑞典人诺登斯奥尔德对开拓该地区都曾经做出过贡献。这是不容置疑的。

丹麦认为：它已经是几乎沿北极圈一线的冰岛和费罗约群岛的主人。北极地区最北的地方，诸如迪斯科岛（位于达维斯海峡）、霍尔施泰因斯堡、普洛文、戈德豪恩·乌伯纳维克等地（位于巴芬湾和格陵兰西海岸）都隶属于它。举世闻名的航海家白令虽然当时为俄国服务，但是他出生在丹麦。1728年，白令横越了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海峡。十三年后，他与同船的三十名探险家，在另一个以他命名的岛屿沿海遇难，悲惨地溘然长逝。1619年，航海家让·蒙克曾经探查过格陵兰东海岸，并标注了完全不为人知的几个地点。因此，丹麦有权成为该地区的拥有者。

荷兰则说：在十六世纪末叶，它的海员巴伦支和希姆凯克就已经到过斯匹次卑尔根和新曾布尔。1611年，让·马因向北采取了大胆的行动，使荷兰占有 71° 线以外的以他命名的岛屿。荷兰有这样一段光荣历史，介入拍卖顺理成章。

参加过北极探险的俄国人阿列克谢·切里科夫，航海家白令即在他的麾下；1751年，波鲁斯基远征北极，一直越过冰海的疆界；1739年，马丁·斯班贝格上尉和威廉·沃尔顿中尉也曾到达这些陌生的海域。由此可见，俄国人积极参加了穿过亚洲和美洲之间海峡的探险活动。此外，西伯利亚的疆域越过 120° 线一直延伸到堪察加极限，在这片辽阔的亚洲海岸线上，居住着萨摩耶德人、雅库特人、周克什人和俄国管辖的其他民族，俄国人难道不是控制了半个北冰洋吗？在 75° 线离北极不到九百海里的地方，他们不是还拥有新西伯利亚的一些小岛和岛屿，即十八世纪初发现的利亚库群岛吗？1764年，早在英国人、美国人、瑞典人以前，俄国航海家什沙可夫不就曾试图向北打开一条通道，缩短两大洲之间的航程吗？

总之，最想成为这一难以涉足地区的主人的是美国人。他们曾进行过多次尝试，除了约翰·福兰克林勋爵之外，去探险的还有格里内尔·凯恩、海斯·格里利、德龙以及其他有胆略的航海家。美国人也可以吹嘘他们的地理位置离北极最近。比如从白令海峡过赫德森湾就进入了北极圈，又比如沃拉斯顿、阿尔伯特王子、维多利亚、纪尧姆王、梅尔维尔、科克木、班克斯、巴芬等陆地和岛屿，以及那上千的小海礁，不都是大陆架伸向北极 90° 线的延伸吗？如果说北极通过一条不间断的线与地球的某个大陆连为一体的话，那么这个大陆便是美洲，而不是亚洲和欧洲。因此，联邦政府提出由一家美国公司占有北极地区，那当然是天经地义的事。如果说北极地区要归某一个国家所有，争议最少的，只能是美利坚合众国。

应该承认，统治着加拿大和英属哥伦比亚的联合王国的很多海员都在征服北极中建树了功勋。因此，它有充足的理由把这一地区兼并进自己庞大的殖民帝国。所以，英国报纸甚至展开了一场大论战。

英国大地理学家克里普特林甘在《时代报》著文引起轰动：“瑞典人、丹麦人、荷兰人、俄国人和美国人都可以认为自己有权获得北极地区，但英国决不会轻易让出这块地盘。新大陆的北部难道不是已经归属英国了吗？从 1739 年维卢希到达斯匹次卑尔根和新曾布尔，到 1853 年麦克卢尔的轮船穿过北极西北，北部的陆地、岛屿难道不是英国人发现和征服的吗？”

费泽海军元帅在《旗帜报》发表文章说：“弗罗比歇、戴维斯、霍尔、韦默斯、赫德森、巴芬、库克、罗斯、帕里、贝希、贝尔彻、福兰克林、肯尼迪、内尔斯、科林森、阿切尔、穆尔戈莱沃、斯科莱斯比、麦克、科林托克，不都是盎格鲁·撒克逊人吗？哪个国家有权对这些航海家也没到达的北极地区提出占得住脚的主权要求呢？”

“好吧！”《圣迭戈信使报》（加利福尼亚州）反驳道：“既然美国和英国都有自尊心，我们不妨回顾一下历史。内尔斯远征中的英国人马坎曾经到达北纬 83° 20'。可格里利远征中的美国人洛克伍德和布雷纳德却超过了他 15'，在 83° 35' 的地方升起了美国三十八星旗。最为靠近北极的光荣属于洛克伍德和他的伙伴。

以牙还牙，以眼不眠。谁也不比谁差。

实际上，深入北极地区的航海家中，还有 1498 年的威尼斯人卡伯特，1500 年的葡萄牙人科特雷亚尔。他们先后发现了格陵兰和拉布拉多。不过，意大利和葡萄牙都不想参加拍卖，对谁将获得北极也不关心。

只有英国和美国积极用英镑或美元支持这场领土竞争。

然而，与北极相邻的国家，通过商业会议和科学会议协商了北极实验协会提出的建议，决定参加 12 月 3 日在巴尔底摩举行的拍卖，并各自给本国的代表一笔经费，但不可超支。至于出售得来的钱，将分给未买的五个国家，作为放弃今后一切权利的补偿。

经过多次讨论，事情终于谈妥。有关国家同意在巴尔底摩进行拍卖。代表们带着信用券从伦敦、海牙、斯德哥尔摩、哥本哈根、彼得堡出发，在拍

英法为争夺这块北美大陆，进行了战争。法国战败。根据 1762 年的巴黎协定，英国成了加拿大的统治者。1931 年，加拿大建立了独立的政府。

英属哥伦比亚也在北美。

美国国旗上一个星代表一个州。现在美国有五十个州，国旗为五十星旗。

卖前三周抵达了美国。

美国代表只有北极实验协会的威廉·斯·福斯特，他的名字也曾独自出现在“纽约先驱报”11月7日公告上。

关于欧洲各国派出的代表，现专门介绍如下。

荷兰代表：雅克·詹森，荷属印度前议员，五十三岁，身材矮胖，活像一尊雕像。短胳膊短腿，戴着一副铅制眼镜，圆圆的脸上闪着红光，发型呈环状，鬃须如霜。一看便知这是一个老诚的男子。他对这件事的结果心中无底，所以态度有些暧昧。

丹麦代表：埃里克·鲍尔德纳克，前格陵兰属地副总督。中等身材，两肩略不平，大腹便便，肥大的脑袋摇摇晃晃，双眼高度近视，阅读时用鼻尖嗅着书本。若有人谈及他国的权利，他根本不与理论，因为他认为北部地区理当归为本国。

瑞典—挪威代表：简·哈拉德，克里斯蒂亚纳宇宙志教授，曾是诺登斯奥尔德远征最积极的支持者之一。典型的北方人，一张红红的脸，金色的发须，犹如熟透的小麦。他确信北极帽只是古冰海，毫无价值。因此，他之所以前来，不过是例行公事罢了。

俄国代表：鲍里斯·卡科夫上校，即是军人，也是外交官。高大、严峻，浓发密须，整个身体裹在便服中显得别扭，常常下意识地去触摸昔日佩剑的剑柄部位。他费尽心机地想要知道北极实验协会的建议背后隐藏着什么东西，将来是否会引起国际纠纷。

英国代表：唐兰少校和他的秘书迪安·图德林克。这两个人足以代表联合王国的全部贪欲、巨大胃口、经商办实业的本能和喜欢把从北到南到赤道的所有“无人认领”的土地据为己有的天性。

这位唐兰少校是地道的英国人：又高又瘦，骨骼突出，青筋暴露、瘦削的脸庞下长着一个沙锥鸟式的细脖颈，向后倾斜的肩膀上托着一颗帕默斯顿式的脑袋，一双涉禽长腿。虽然年交花甲，但是精力充沛，从无倦意。在画定印度和缅甸边界的工作中，他已经显示了这一点。他从不发笑，大概他也从未笑过。何必笑呢？谁见过火车头、升降机或轮船会笑？

秘书迪安·图德林克与他迥然不同。此人话多，滑稽。肥头大耳，头发散落在前额，一双小眯缝眼。他生在苏格兰，以其谈吐诙谐和爱开玩笑而出名。尽管他谈吐诙谐，但是一涉及到英国利益，无论有理还是无理，他和唐兰少校一样自私、专横、寸步不让。

很显然，这两位代表将成为美国公司的最强劲的对手。北极属于英国！自史前以来就属于他们。好似造物主把转动地球的使命指定给了英国人，他们绝不把它让给外人。

法国认为不宜派出正式或非正式代表，只有一名法国工程师以爱好艺术为由前来跟踪这件怪事的进展。该他出现的时候，大家会见到他。

北欧各国代表因不愿互相影响，各自乘坐不同的轮船来到巴尔底摩。他们互为竞争对手，每个人口袋里都装着为战斗所必需的资金。不过，实力并非旗鼓相当。有的钱数不足一百万，有的超过了一百万。其实，为了占有地球这块无法涉足的地方，这个数字太大了。在力量对比中，最占优势的是英国代表。联合王国给了他们一笔十分可观的款子。有这笔钱，唐兰少校可毫

帕默斯顿（1784—1865），英国政治家、外交家。

不费力地战胜瑞典、丹麦、荷兰和俄国。至于美国，就是另一回事了，在金钱上它最不容易战胜。那家神秘公司想必拥有巨资。因此，一场数百万金钱大仗就局限在美国和英国之间了。

随着欧洲国家代表登陆，公众舆论变得更加热烈。报纸上登满了奇谈怪论，对占有北极产生出各种奇异的假设。他们想干什么？又能干什么呢？除非是想维护新旧两大陆的冰川。巴黎《费加罗报》甚至半开玩笑似地支持这种说法：可是维护冰川也得越过 84° 纬线呀。

这些代表在穿越大西洋的旅途中互相躲避，抵达巴尔底摩以后才开始接触。

各国代表开始为什么会躲躲闪闪呢？因为他们想私底下单独与北极实验协会取得联系，了解该协会买北极的动机，以及买下北极协会可得到什么好处，以便能趁机捞一把。然而，直到此时，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该公司在巴尔底摩有办事机构。没有办公室，也没有职员。如想了解情况，请找高街的威廉·斯·福斯特。但是，这位老实的鳕鱼代售商，对此事可能比全城最下等的脚夫知道的还少。

因此，代表们什么信息也得不到，只能听听公众中流传的或多或少有些荒谬的猜测。如果公司不加披露，难道它的秘密就无法猜透吗？天知道。也许待到获得北极以后，沉默才会打破吧。

鉴于这种情况，代表们开始互相拜访，互相试探着拉关系，大概想私下里组成一个反对共同敌人——美国公司的联盟。

11月23日晚，代表们都聚集到了沃顿斯莱旅馆唐兰少校和秘书迪安·图德林克的房间里。这种大家串通一气的趋势，应归功于干练的外交官鲍里斯·卡科夫上校的巧妙安排。

他们的话题自然而然地谈到公司占有北极地区后所能得到的商业和实业的好处。简·哈拉德教授问同僚中有谁去打听过消息，大家都承认与威廉·斯·福斯特接触过。

“但是，我失败了，”埃里克·鲍尔德纳克说。

“我也没成功。”雅克·詹森随声答道。

迪安·图德林克答道：“我以唐兰少校的名义去过高街商店，见过一个胖子，身着黑色衣服，头戴一顶高高的帽子，一件白围裙把他从脖子盖到脚。当我向他询问此事时，他回答说，‘南星’号轮船从新地满载而归，他可以为阿德里内尔公司供应一大批鲜鱼。”

“哼！”总是持怀疑态度的荷属印度前议员反驳说，“把钱扔进北冰洋，还不如买它一船鳕鱼！”

“问题不在这里。”唐兰少校用简短而高傲的口气说，“问题不是鳕鱼，而是北极帽……”

“美国很想把北极帽戴在头上呢！”迪安·图德林克得意地一笑，觉得自己答得很妙。

“那美国佬可要伤风感冒了。”卡科夫上校说得更俏皮。

“问题不在这里。”唐兰少校站起来正色说道，“我不知鼻炎、感冒与我们的会议有什么关系。可以肯定的是，不管出自何种理由，北极实验协会所代表的美国，诸位先生，请注意‘实验’一词，想要购买目前……，诸位先生，请注意‘目前’一词，围在北纬 84° 线以内的北极周围四十万零七千平方海里的地区……”

“我们知道，唐兰少校。”简·哈拉德当即驳道，“这我们大家心里都很清楚。我们所不明白的是，该公司如何从商业价值上开发那片陆地和海洋？如果那能被称之为陆地和海洋的话。”

“问题不在这里。”唐兰少校第三次回答，“一个国家打算购买地球的一角，从地理位置看，该地似乎更应属于英国……”

“属于俄国。”卡科夫上校说。

“属于荷兰。”雅克·詹森说。

“属于瑞典—挪威。”简·哈拉德说。

“属于丹麦。”埃里克·鲍尔德纳克说。

五位代表激动起来，他们的谈话险些变成了泼妇骂街。这时迪安·图德林克首次插话。

他以和解的口气说：“先生们，照我上司唐兰少校喜欢的说法，问题不在这里。既然业已决定出卖北极地区，那么，它势必属于诸位所代表的出价最高的国家。既然瑞典—挪威、俄国、丹麦、荷兰和英国给了代表金钱，那么诸位组成一个联合会不是更好吗？联合会可以拥有一大笔资金，使美国公司无法与之抗衡。”

代表们面面相觑。这位迪安·图德林克还真有点鬼点子。一个联合会……在当代，一切都讲联合，人们要联合就像人们要呼吸、喝水、吃饭、睡觉一样。无论政治上还是商业上，没有比这个词更时髦的了。

不过，异议和解释总是免不了的。雅克·詹森表达了各位同事的情绪后问：

“那以后呢？”

是的，联合会占有北极地区以后呢？

“我看给英国！”少校僵硬地说。

“俄国！”上校紧皱着眉头说。

“荷兰！”议员说。

“当上帝把丹麦赐予丹麦人的时候……”埃里克·鲍尔德纳指出。

“对不起，”迪安·图德林克嚷道，“上帝只赐过一个地方，那就是把苏格兰给了苏格兰人！”

“你此话可有依据？”瑞典代表问。

“诗人不是说过吗？‘苏格兰主权神授’。”这爱开玩笑的家伙偷天换日，把拉丁诗人维吉尔（公元前 70 ~ 19）第一首牧歌中第六行诗 Deus nobis hoec otia fecit（主权神授）中的 hoec otia 连读成了 Ecotia（苏格兰。）大家都笑了。只有唐兰少校例外。这一笑又一次缓和了气氛，避免了争吵。

迪安·图德林克又说：

“别吵，先生们！何必呢？还是搞我们的联合会吧……”

“那以后呢？”简·哈拉德又问。

“以后，”迪安·图德林克回答说，“那再简单不过了。先生们，买到以后，北极地区的所有权或者归大家共有，或者按合理的价格把它转给共同占有国中的某一个。但是我们的主要目的达到了，就是把美国代表排斥在外。”

眼下这建议给人感觉不坏。不过，要不了多久，等到确定谁来占有这块你争我夺但却没有用处的地方的时候，代表们势必又会大打出手。大家知道，

他们可都是体壮如牛的啊！不管怎么说，精明的迪安·图德林克讲的没错，美国与北极肯定无缘了。

“我看这建议不赖。”埃里克·鲍尔德纳克说。

“巧思。”卡科夫上校说。

“妙想。”简·哈拉德说。

“狡猾。”雅克·詹森说。

“够英国味！”唐兰少校说。

大家口头上恭维着，心里却在捉摸日后怎么捉弄一下自己可敬的同僚。

鲍里斯·卡科夫又说：“先生们，那么就一言为定，我们联合起来，然后北极主权咱们家家有份。”

就这样说定了。

还剩下一个问题：了解一下各国向代表们提供了多少钱，然后把钱加在一起。可以肯定，这笔钱的总数之大，是北极实验协会的财力望尘莫及的。

于是迪安·图德林克提出了这个问题。

这确实是个问题。众人都不吭气了，谁也不想回答。打开钱包给别人看？把口袋里的钱倒进联合会的钱柜？事先介绍一下每人打算投标多少钱？干嘛这么急嘛！倘若今后新的联合会成员之间发生矛盾呢？倘若形势迫使他们为了各自的利益而争斗呢？倘若外交家卡科夫对雅克·詹森的花招恼火呢？倘若雅克·詹森被埃里克·鲍尔德纳克的诡计所激怒呢？倘若埃里克·鲍尔德纳克对简·哈拉德的狡猾不满呢？倘若简·哈拉德不支持唐兰少校的傲慢的要求呢？倘若唐兰少校本人对其他同僚搞阴谋呢？总之，说出自己有多少钱，那等于是把自己最隐秘的东西亮给了人家。

迪安·图德林克这一问虽说必要，但却让人难堪。回答的方式有两种：一是把钱数夸大，临到付款时丢人现眼；一是把钱数大大缩小，使大联合的建议化为泡影，变成一场笑话。

荷属印度前议员倾向于后一种想法。显然，这家伙在寻开心：

“先生们，非常遗憾，我只能为北极地区拿出五十里克斯达尔。”

同僚们都学他的样。

“我呀，只能拿出三十五卢布。”俄国代表说。

“我呀，只能拿出二十克罗诺尔。”瑞典—挪威代表说。

“我呀，只能拿出十五克朗。”丹麦代表说。

“那么，”唐兰少校答道，声调里带着英国人惯有的傲慢，“是为了你们，我才要北极的。先生们，英国只能拿出一先令六便士！”

古老欧洲代表们的会议就这样滑稽地收场了。

第三章 拍卖北极

普通拍卖大厅平时只拍卖家具、炊具、工具、仪器、绘画、雕刻、勋章、古玩等动产，可12月3日这天，拍卖北极这桩买卖也将在此进行。不可理解！不动产的拍卖不是必须找公证人或者通过专门处理这类交易的有关法庭吗？买卖的是地球的一部分，却弄来了个珠宝估价员，此事岂不荒唐？难道北极可以移到东又移到西，移到谁家里去当家具吗？

完全不合逻辑。但是事实确实如此。整个北极地区会被这样卖掉，合同也将永远有效。当然，这并不是说北极实验协会把动产与不动产混为一谈，以为可以把北极买下搬回家。真有头脑的人——这种人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在其他地方都太少了——不会对此感到惊讶。

因为此事在数年之前已有先例，而且也是在美国，由拍卖员在拍卖大厅当众拍卖了地球上的一块地方。

那一次，加利福尼亚州旧金山的巨富威廉·伍·科尔德鲁普，出价四百万美元，以五十万美元之差击败了对手塔斯基纳尔，买下了太平洋上的斯潘塞岛。斯潘塞岛距加利福尼亚只有几度，有森林、河流、草场、可耕地，可以居住。可北极帽却是一块模糊不清的区域，一片可能永不解冻的海面，一片冰山阻隔、人类永远无法占领的地方。可以想象，这么一块谁都说不清楚的地方，卖价不可能太高。

事情越怪，感兴趣的人就越多。拍卖的当天，来了不少观众，看热闹者居多。都想知道事情的最后结局，因为这场竞争一定会非常激烈。

特别是在欧洲代表们抵达巴尔底摩后，人们纷纷前来探询，提出无数问题。至于在此事的发起国美国，公众舆论异常激奋就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其最常见的表现就是，人们打赌都打疯了。赌是一种传染病，欧洲人也开始上瘾。美国联邦的全体公民，无论是新英格兰的、中部的、西部还是南部各州的，都分成了两大派，虽然其心愿完全一致，都是热切希望北极受到三十八星条旗的保护，但他们并不是很有把握。怕的自然不是俄国、瑞典—挪威、丹麦、荷兰，这些国家很难取胜。他们担心的是联合王国，后者有扩张领土的野心，有吞并一切的习性，有众所周知的固执，有无孔不入的英镑。因此，一笔豪赌压在了美利坚和大不列颠之间，犹如在势均力敌的赛马之间打赌一样。

拍卖定在中午。人山人海的观众一大早就堵塞了波尔顿大街。前一天，此事就已经成了公众舆论的焦点。各报通过大西洋电话获悉，美国人提出来的赌注大都被英国人接受下来。迪安·图德林克立刻把打赌的钱数叫人张贴在拍卖大厅。据说，英国政府将大批金钱交给了唐兰少校。《纽约光驱报》披露，英国海军部官员们正积极鼓动占有北极地区，并早已将其列入英国殖民地的目录中，等等。

这些消息中有多少真实成分，传闻中有多少可靠的东西？不知道。这一天，巴尔底摩爱动脑筋的人猜测，如果北极实验协会自家出资，取得这场斗争胜利的将会是英国。最热衷于此事的美国佬为此向华盛顿政府施加压力。在这片沸腾的情绪中，只有新公司代理人威廉·斯·福斯特，这个微不足道的人物，似乎并不为大家的焦躁所动，仿佛已经稳操胜券了。

随着拍卖时间的接近，人们慢慢聚集在沙尔顿大街上。离开门还有三小

时，通往拍卖大厅的街就已被堵塞了。公众席位上座无虚席，连墙似乎都要挤破了。欧洲代表的座位用栅栏围起，以便让他们至少能看见拍卖的进展情况，适时报出自己的价钱。

埃里克·鲍尔德纳克、鲍里斯·卡科夫、雅克·詹森、简·哈拉德、唐兰少校及其秘书迪安·图德林克，他们这群人紧靠在一起，胳膊挨着胳膊，就犹如要向北极进攻的敢死队！

美国方面只来了鳕鱼代售商一人，粗俗的面孔上不动声色。举座之中，他显得最平静。也许这时他正想着如何推销即将从新地来的货物吧？这位大概要动用数百万美元巨款的老好人所代表的富翁是些什么人呢？这个问题强烈地折磨着公众的好奇心。

其实，马思通和艾旺热丽娜·思柯碧夫人也参与了此事。想不到吧！他们二人此刻就在会场，没有订座，而是挤在人群中，周围是马思通的同事、炮手俱乐部的几个主要成员。表面上看来，他们都是普通的观众。似乎威廉·斯·福斯特也不认识他们。

今天，拍卖的方式也与往常不同，无法把要出售的东西交给公众察看。北极不能拿在手里传来传去，左看右看，不能用放大镜细审，也不能像检查古玩真假一样用手指抚摸。不过说到北极的古老，那倒不假，它早于铁器时代、青铜器时代，甚至早于石器时代。换句话说，早于史前时代，因为它生于世界之初！

不错，拍卖估价人的办公桌上没摆着北极，但是铺在大家眼前的一张大地图却用鲜明的色彩清清楚楚地画出了北极地区的模样。在北极圈上方 17° 那里有一条红线，非常清晰地划过 84° 线，把北极实验协会提出拍卖的那一部分圈了起来。该地盖着厚冰，很像是海。但那是买者的事了。至少，买者是不会搞错商品性质的。

时至正午，估价人安德鲁·赫·吉尔摩从后边的一个小门走进大厅，坐到了办公桌前。拍卖员弗林特像笼中的熊，步履沉重，扭动着屁股，沿着公众周围的栅栏走来走去，用他那雷鸣般的嗓音高声叫喊。想到将从拍卖中抽取一个百分比，一笔可观的收入将进入自己的腰包，这二人十分兴奋。这笔买卖自然是付现金的，照美国人的说法，就是“cash”（现款）。拍卖后，这笔资金将全部给予其他没能买到北极的几个国家代表。

这时，大厅的钟敲响了，钟声意味着拍卖马上开始。

多么庄严的时刻啊！全区乃至全城的人心都怦怦直跳。一阵一阵的喧哗声从波尔顿大街和邻近街巷一直传进大厅。

安德鲁·赫·吉尔摩不得不静待喧闹声渐渐平息下来。

他站起身，环顾四周，把夹鼻眼镜放到胸前，声音微微发颤地说：

“各位先生，在联邦政府的提议下，经新、旧大陆各国同意，现在，我们就要出售北极地带的一片不动产了。这块土地位于北纬 84° 现有界线以外，包括陆地、海洋、海湾、岛屿、浮冰、大大小小的固态部分和液态部分。”

他指一指墙，又接着说：

“请看一下地图，这是按照最新的勘测绘制的地图。你们可以看到，这一整块的面积大约有四十万零七千平方海里。为了方便起见，决定以平方海里为单位进行拍卖。如以每平方海里一美元计价，则总值四十万零七千美元……请静一静，先生们！”

他的要求不是多余的，因为急不可待的观众骚动起来，拍卖员的声音被

压下去了。

嗡嗡声渐渐小了下去，拍卖员弗林特的警笛般的尖叫总算奏了效。安德鲁·赫·吉尔摩又说：

“在拍卖开始前，我还应先提醒一下大家这次拍卖的规定：界于北纬 84° 线以外的北极地区将永远属于买方，不管未来地理上或气象上发生什么变化，卖方不得对其所有权提出任何争议。”

又是文件里那项奇怪的规定，它引起一些人的嘲笑，也引起一些人的注意。

“拍卖开始！”估价人用颤抖的声音喊道。

他手里抖动着象牙锤，带着浓重的鼻音，用拍卖公产时常用的行话叫道：

“每平方海里定价十美分！”

十美分，即十分之一美元，这样整个北极地区总值达四万零七百万美元。

还没有弄清估价人安德鲁·赫·吉尔摩是不是卖这个价钱，埃里克·鲍尔德纳克立刻代表丹麦政府报出了更高的价格：

“二十美分！”

“三十美分！”荷兰代表雅克·詹森说。

“三十五美分！”瑞典—挪威代表简·哈拉德说。

“四十美分！”全俄罗斯代表鲍里斯·卡科夫说。

这已相当于十六万二千八百美元，而拍卖报价却刚刚开始。

应该指出，英国代表还没有开口，甚至连那紧闭的嘴唇都没有动一动。

鳕鱼代售商威廉·斯·福斯特也一语不发，他似乎全神贯注地在读“纽芬兰行情报”，上面有美国市场当日的到货和价目。

“每平方海里四十美分！”弗林特重复了一遍，喊到末尾时活像是夜莺的叫声，“四十美分！”

唐兰少校的四位同僚面面相觑。战斗刚刚开始，他们的钱袋就见底了吗？他们这么快就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了吗？

“嗨，诸位先生，”安德鲁·赫·吉尔摩又说，“四十美分！谁抬价？……四十美分！……北极帽实价可比这数高呀……”

人们以为他就要加上这样一句：

“……保证纯粹是冰。”丹麦代表立刻说：

“五十美分！”

荷兰代表又抬高了十美分。

“每平方海里六十美分！”弗林特叫道，“六十美分！……没人再叫了？”

一个个六十美分加起来，合二十四万四千二百美元，这已是相当可观的一笔钱了。

在场观众听到荷兰代表的报价，满意地悄声议论起来。这些可怜的伦敦人，手里没钱，袋里空空，还硬要装出一付财大气粗的样子，跑到这里斗富来了。虽说这也是人之常情，但总免不了有点滑稽。

在雅克·詹森报过价之后，唐兰少校抬头看了迪安·图德林克秘书一眼，迪安·图德林克微微摇了摇头，他没开口。

威廉·斯·福斯特一直沉醉在行情报之中，一边看一边用笔做记号。

马思通对他微笑的艾旺热丽娜·思柯碧夫人轻轻点了点头。

“嗨，先生们，加点油哇！……怎么都快了？没气了？没气了！”安德鲁·赫·吉尔摩又说，“瞧！再不吭气，……我们就要一锤子定音了！”

他的锤子上下摇动，犹如教堂执事手里的一把刷子。

“七十美分！”简·哈拉德教授声音微颤地说。

“八十！”鲍尔斯·卡科夫上校立即回击。

“嗨！八十美分！”弗林特喊道。他的圆瞪着的大眼睛在一片叫卖声中冒出了火光。

迪安·图德林克的一个动作使唐兰少校像弹簧玩偶一样忽地一下站了起来。

“一百美分！”英国代表简短地说。

只这一句话就要叫英国拿出四十万零七千美元。

把赌注压在联合王国一方的人发出欢呼，一部分公众也跟着捧场。

把赌注压在美国一方的人，神情沮丧地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四十万零七千美元？对莫名其妙的北极说来，这个数字太大了。难道要用四十万零七千美元去买一些破冰山、冰原和浮冰吗？

北极实验协会的那个老呆还是默不作声，头也不抬一下！他难道到最后关头也不出价吗？如果说他要等待丹麦、瑞典、荷兰和俄国的代表们财力枯竭的话，那么时候已经到了。在唐兰少校提出的“一百美分”面前，他们摆明态度要撤出战场了。

“每平方海里一百美分！”估价员再次喊道。

“一百美分！……一百美分！一百美分！”拍卖员把手做成一个话筒的样子不断地重复。

“谁也不出更高的价钱了吗？”安德鲁·赫·吉尔摩又问，“这样定下来了？大家都同意了？不后悔吗？马上就卖？”

他把摇动锤子的胳膊弯成圆弧，煽动性地巡视一遍观众。议论声停下了，静得令人心悸。

威廉·斯·福斯特翻过一页报纸，连眼皮也不抬，静静地说：“一百二十美分。”

那些把最高赌注压在美利坚合众国的人喊了起来：“嘿……嘿……嘿！”

唐兰少校也站起身来。他的长脖子在两肩的夹角之间不受控制地摆来摆去，嘴唇像鸟喙一样拉得老长。他凶狠地盯住美国公司那个不动声色的代表，却未引起对方的回击。威廉·斯·福斯特这位老兄木然不动，连看都不看他一眼。

“一百四十！”唐兰少校说。

“一百六十！”福斯特说。

“一百八十！”少校嚷道。

“一百九十！”福斯特喃喃地说。

“一百九十五！”英国代表吼叫道。

说完之后，他又起双臂，仿佛向联邦三十八州提出了挑战。

人们仿佛听到了蚂蚁行走，鱼儿浮游，蝴蝶飞翔，虫儿匍伏，微生物蠕动。大家的心都在跳动，全部的生命都系在唐兰少校的嘴边。他那颗习惯摆动的头不动了。至于迪安·图德林克，他使劲挠着后脑壳，头皮都快挠掉了。

安德鲁·赫·吉尔摩一言不发，听任时间一点一点地过去，好似几个世纪一样漫长。鳕鱼代售商继续阅读报纸，用铅笔写一些与事情无关的数字。他的报价是不是也到极限了？难道他放弃了最后决战的机会了吗？总计七十九万三千多美元，这个价格在他看来是不是高得离谱了？

“一百九十五美分！”估价员又说，“我们就要卖了……”

他的锤子准备敲在桌面上了。

“一百九十五美分！”拍卖人重复道。

“卖吧！……卖吧！……”

一些心急如焚的观众插进来喊，好像在指责安德鲁·赫·吉尔摩迟疑不决。

“一——二——”他叫道。

大家的视线不约而同，转向了北极实验协会的代表。

嘿！这个惊人的老兄正用宽大的方格围巾狠劲地压着鼻孔，一个劲地擤鼻涕呢。

马思通的视线射向他，艾旺热丽娜·思柯碧夫人的视线也朝着同一方向。从他们那不动声色的脸上可以看出他们在极力控制着内心的激动。为什么威廉·斯·福斯特还迟迟不还击唐兰少校？

威廉·斯·福斯特又一次擤鼻涕，接着是第三次，那声音犹如爆竹爆炸。但是在两次擤鼻涕之间，他轻轻地、缓缓地嘟囔说：

“二百美分！”

声音在大厅里久久回荡。接着，美国人的一阵欢呼震得窗户玻璃叮当作响。

唐兰少校垮了、服了、瘪了、没气了。他倒在迪安·图德林克身旁，两人都像泄了气的皮球似的。照这种价格计算，就是一笔八十一万四千美元的巨款。看得出来，英国的钱无法超过它。

“二百美分！”安德鲁·赫·吉尔摩重复说。

“二百美分！”弗林特吼叫道。

“一——二——”估价人又说，“谁也不出更高的价钱了吗？……”

英国代表唐兰少校不知不觉地重新站起身来，看着其他代表。可这些欧洲列强把占有北极的唯一希望都寄托在他的身上了。这是最后一次努力，但少校张张嘴，又闭上了，颓然倒在凳子上。英国败了。

“卖！”安德鲁·赫·吉尔摩用象牙锤的一端敲着桌子喊了一声。

“嘿！……嘿！……嘿！……美国赢了！”把赌注压在美国一方的胜利者吼叫起来。

顷刻之间，美国买下了北极的消息传遍了巴尔底摩各个街道，从空中传到整个联邦，又通过海底电缆，一下子传遍了旧大陆。

通过自己的傀儡威廉·斯·福斯特，北极实验协会成了北纬84°线外北极地区的主人。

翌日，威廉·斯·福斯特代表北极实验协会进行申报，他写下的购买人的名字是莫比·巴比康，“巴比康公司”的法人代表。

第四章小读者的老相识再次露面

巴比康公司！……巴比康不是炮手俱乐部的主任吗？炮手们买北极干麻？请慢慢往下看。

巴尔底摩炮手俱乐部主任巴比康、上尉尼科尔、马思通和木腿托姆·亨特、快活的比斯拜，还有布龙斯贝里上校以及其他同事早已遐迩闻名，无须介绍了。二十年前，这些奇人曾出足了风头。二十年后的今天，他们依然故我，虽说肢体残缺不全，但在进行异乎寻常的冒险活动的时候，他们仍然如此张扬、大胆和冲动。时间左右不了这支退休的炮手大军。时间尊重他们，就像尊重那陈列在古老武器博物馆里的老旧的大炮一样。

炮手俱乐部刚刚成立时有一千八百三十三名成员，这里指的是人而非四肢。要知道，俱乐部的大部分人，不是缺胳膊就是缺腿。现在有三万零五百七十五名通讯成员，他们都对自己能与该俱乐部保持联系而引以自豪。不过，成员的数字还在增加，因为俱乐部曾力图建立地球与月球的直接联系，所以在外边的名声很响。

那场值得纪念的实验有多么轰动，人们是不会忘记的。不过，我们还是打算简单地介绍一下：

南北战争结束以后，炮手俱乐部的一些成员，对无所事事的生活感到厌倦，提出用巨大的“哥伦比亚”号大炮向月球进行发射的计划。这门大炮长九百英尺，内径九英尺，是在佛罗里达半岛月城的土里铸造的，能装进四十万斤火棉炸药。由这门大炮发出的圆锥形铝制发射物，在六十亿公升气体的推动下，飞到了月球，并绕月球转了一圈。由于轨道偏斜，又返回地球，跌入太平洋，地点在北纬 $27^{\circ}7'$ 和西经 $41^{\circ}37'$ 之间。“苏斯刻巴纳”号驱逐舰在该海域将其打捞上来。乘坐者安然无恙。

乘坐那个箱式抛射物的有炮手俱乐部主任英比·巴比康、尼科尔上尉和一名以勇于冒险而出名的法国人。三个人都回来了。两个美国人仍在准备新的冒险，而法国人米歇尔·阿登却不见踪影了。他回到法国后，似乎发了财——很多人为此惊讶——现在，如果你相信消息灵通的记者们的报道的话，他在家种白菜，自种自吃，然后慢慢在胃里消化。

轰动过后，英比·巴比康和尼科尔仰赖自己的名声，过着相对平静的生活。但他们依然渴慕重大事件，梦想进行其他类似的冒险。他们并不缺钱。上一次，新旧大陆的公众认购了五百五十万美元，如今还剩下将近二十万。此外，他们还像笼中的怪物一样，乘坐在他们铅制发射物中到美国各地巡回展出。仅此一举，不仅获得了巨额的收入，而且还大大地满足了他们的虚荣心。

枯燥无味的生活噬咬他们的心灵，英比·巴比康和尼科尔上尉无法过平静的日子。他们大概是为了摆脱半死不活的状态，才买下了北极地区。

但是不要忘了，他们之所以能够出价八十多万美元，是因为有艾旺热丽娜·思柯碧夫人解囊相助，补足了欠缺的部分。在这位慷慨的女人的资助下，美国击败了欧洲。为什么她如此慷慨呢？

巴比康及其伙伴也是凡尔纳另一部著作《从地球到月球》中的主人公。

此处指的是他们在《从地球到月球》书中所描写的探险活动。

这里的成员和肢体二词原文是同一个词（membre）。

这是凡尔纳在《从地球到月球》一书里描写的故事。

实验归来后，如果说巴比康主任和尼科尔上尉享有无与伦比的名声，那其中一大部分应归功于另一个人。不难猜到，他就是马思通、热情洋溢的炮手俱乐部秘书。上述实验得以进行，多亏了这位计算师的精确计算。如果上一次他没有伴随两位同事环月飞行，那可不是因为害怕，只不过是因在战争中司空见惯的意外，使这位优秀的炮手失去一只胳膊，脑壳受伤，换上了橡胶脑壳。说良心话，让月球人看到他，对地球人会产生一种让人不大自在的误解。而月球只不过是地球的一个小小的卫星而已。

马思通深感遗憾，但不得不留了下来。不过，他并未因此而闲着，首先制造了一具巨大的天文望远镜，装设在岩山脉最高峰之一的长峰顶端，然后亲临现场。一发现抛射物在空中划出那壮丽的轨道，他就没离开过观察哨，自始至终在庞大的目镜前，紧紧追踪着在空际翱翔的朋友们。

有人以为这些大胆的旅行家会脱离地球。因为，抛射物受到月球的吸引，会进入新的轨道，而不得像卫星一样绕月球做永恒飞行。万幸的是，偏离使抛射物改变了航向，“月宫”赐福。它绕月球转了一圈，没有“落”到月球上去，而是越来越快地坠回了地球。在进入深海时，它的时速达五万七千六百里。

幸亏太平洋的海水减少了坠落时的冲击力。美国驱逐舰“苏斯刻巴纳”号观察到了溅落的情景。消息立刻转报给炮手俱乐部秘书马思通。他匆忙从长峰观测哨赶去营救。在抛射物坠入的海域，人们正在进行探测。忠心耿耿的马思通毫不犹豫地穿上潜水衣，下海寻找自己的朋友。

其实，根本没有必要费这么大的神。铝制抛射物扎进水中后，排出比自身重的水量，又浮上太平洋洋面。当人们发现巴比康主任、尼科尔上尉和米歇尔·阿登时，他们还在浮动的牢笼里玩多米诺骨牌呢。

再回过头来谈马思通。在这些前所未有的冒险活动中，他也因自己的参入而出名。

说实在的，马思通带着人造脑壳和金属钩的右上肢，是不怎么英俊，也不年轻。这篇故事开始时，他已满五十八岁了。但他独特的性格，敏捷的思路，火热的眼神，对一切事业的热心，使他在艾旺热丽娜·思柯碧夫人眼里成了一个理想的对象。此外，精心藏在橡胶脑壳中的大脑，仍然完好如初，被公认为是当代一位名副其实的杰出计算师。

艾旺热丽娜·思柯碧夫人虽然一说计算就头痛，不喜欢数学，但却格外佩服数学家，并把数学家视为高人一等的人物。数学家脑袋里的X像袋里的核桃在摇晃，他们的大脑在玩代数符号，双手在耍三重积分，犹如杂技演员表演杯瓶平衡节目。他们的智慧包含了类似下列公式的东西：

$$\iiint p(x y z)dx dy dz$$

在她看来，这些学者受到人们啧啧称赞是当之无愧的。他们的相貌对女人的吸引力与他们的质地成正比，与他们之间的距离的平方成反比。事情确实是这样，马思通胖得足以对她产生不可抵抗的吸引力。如果他们相互委身，那距离就将是零。

炮手俱乐部秘书毫不担心，因他从来未曾在与女人的偎依中寻求幸福。

此处指《从地球到月理》的探险活动中，马思通没参加飞行。

本书中的里指法国古里（约合四公里）。

思柯碧夫人已经不是妙龄女郎，甚至也不是青年妇女了。她年交四十五岁，头发贴在两鬓、像是一块染了又染的衣料，满口大牙，一颗也没有脱落，身段没有线条，举止缺乏优雅。她几年前刚刚结过婚，但仍有那种老处女的味道。不过，她人很好，对她来说，能在巴尔底摩大厅里听到大家称她为马思通夫人，那她就是这地球上最幸福的人了。

这位寡妇家财万贯，但不如古尔德、麦凯、范德比尔特、戈登·贝内特等大家庭富有。他们的财产超过十亿，可以向德国银行家施舍！她不像自诩为三大寡妇的摩西·卡普夫人一样有三亿；不像斯图尔特夫人一样有两亿；不像克罗克夫人一样有八千万；也不像哈默斯利夫人、帕拉·史蒂文斯夫人、明图里夫人等那样富有。不过，她有资格参加只邀五倍于百万富翁的客人的纽约五街饭店的盛宴。艾旺热丽娜·思柯碧夫人的财产足有四百万美元，即两千万法郎。那是靠出售时髦货和咸猪肉这两种买卖致富的约翰·皮·思柯碧留给她的遗产。慷慨大度的寡妇把这笔财富提供给马思通先生使用，甚至还愿意为他奉献一辈子的柔情蜜意。

艾旺热丽娜·思柯碧夫人应马思通的要求，欣然同意为北极实验协会的事业贡献几十万美元，可她却还不知道他们搞的到底是什么名堂。她相信，只要有马思通参与，那一定是一项宏伟、壮丽、非凡的事业。

可以想像，她得悉巴比康公司的董事会就是由炮手俱乐部主任主持时，一定信心十足。只要马思通是该公司的成员，她难道不应该为自己是公司最大的股东而高兴吗？

这样一来，艾旺热丽娜·思柯碧夫人便成了北纬 84° 线内北极地区一大半的主人。没有比这更神气的了！但她，或者说公司，如何让这个无法进入的地区为自己生财呢？

艾旺热丽娜·思柯碧夫人关注这个问题，那是为了她投进去的钱，全世界关注这个问题，则纯粹是出于好奇。

这位善良的女人，在把金钱交给该事业的推动者们前，曾向马思通转弯抹角地作过暗示，但马思通的态度却很暧昧。艾旺热丽娜·思柯碧很快就会明白其缘由的。当然，这得等到普天之下惊悉新公司的目的之时！

她大概认为，如同让·雅克所说，这个事业，“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它要远远超过炮手俱乐部成员与地球卫星建立直接联系的探索。

她很想弄清底细，可马思通只是把臂端的钩放在半闭的嘴唇上，对她说：“亲爱的思柯碧夫人，要有信心！”

如果说艾旺热丽娜·思柯碧夫人“事前”抱有信心的话，那么“事后”，当热情洋溢的秘书使美利坚合众国战败欧洲获得胜利的时候，她就更加乐不可支了。

“那我现在可以知道了吧？”她面带笑容向杰出的计算师问道。

“你很快就会知道的！”马思通使劲地摇着她的手，用这特有的美国方式回答。

这一摇，焦急的艾旺热丽娜·思柯碧夫人便静了下来。

几天以后，当人们听说北极实验协会为了实现他们的狂妄计划而呼吁公众认购股份时，新、旧大陆都受到震动——更绝的还在后边呢！

没错，该公司买下北极地区，就是为了开发北极的煤炭。

第五章 北极是否有煤？

这是有点逻辑常识的人首先会想到的问题。

有人问：“北极为什么会有煤？”

于是有人回答：“为什么没有呢？”

大家知道，煤层分布在地球表层中，在欧洲有不少。南北美洲的煤藏量则更丰富，其中以美国为最。另外非洲、亚洲、大洋洲也有较大的蕴藏量。

随着各地勘探的不断深入，在各个地质年代都发现有煤藏。最古老的地层有无烟煤，上石炭纪地层有烟煤，中生纪地层有泥煤，第三纪地层有褐煤。未来数百年内，矿物燃料是用不完的。

但是，煤的开采，英国一年即达一亿六千万吨，全世界年产量为四亿吨。随着工业需求与日俱增，消费量不会停止增长，将来电气代替蒸气作动力后，用来发电所消耗的煤炭也是一样多。工业的胃只能消化煤炭，它不能吃其他东西。工业是“食煤动物”，必须把它喂饱。

煤不仅是燃料，而且是构成大地的物质。目前，科学正从中分解出大量用途广泛的产品和副产品。经过实验室提炼，可以产生出染料、糖、香料、洁净剂，产生的蒸气用来加热、照明，合成的钻石用来装饰。总之，煤与铁同样有用，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至于铁，非常幸运，人类不必担心这种金属会被很快采尽，地球本身可以说就是铁构成的。

其实，可把地球中心的岩浆视为融化了的，多少有些碳化的铁块，外面盖着流体硅酸盐，即溶渣，再外是固态岩石和水，其他金属、水和石头在本星球的构成中只占极小的比重。

如果铁能一直用若干世纪，煤却不然。大自然极有远见地在各个地质年代、以及各个不同的地带都为人类储下了煤炭。关切未来、真正有远见的人会想到数百年后的未来，自然会从现在开始就到各处去找煤。

“那自然好！”持反对意见的人说。

不论是在美国还是在其他地方，总能碰到一些因羡慕或嫉妒而喜欢挑刺的人，且不说有些人喜欢抬杠纯粹是为了寻开心。

“很好！”反对派们说，“那么，凭什么说北极会有煤呢？”

“凭什么？”巴比康主任的支持者回答，“因为按照布兰德先生的理论，大概在地质生成年代，太阳释放的总能量使得赤道和两极的温差不大。在人类出现以前的漫长时期，地球受潮热气候的影响，北极地区覆盖着大面积的森林。”

有些报纸、杂志、期刊很为公司卖力，以趣味的形式或科学的形式发表了上千篇形形色色的文章。它们是这样推断的：在最终形成地层以前，地球发生了巨大的震动，森林陷下去了。在水、地温和时间的作用下，森林变成了煤炭。没有比这种假说更容易接受了。按照这种假说，北极地区煤藏丰富，只等着矿工的十字镐去开采了。

除此之外，他们还有不可否认的事实作为凭据。就是从来不从可能性出发的实证主义者，也不会怀疑这些事实。就连他们也主张在北极地表寻找煤炭。

几天以后，在酒馆十分昏暗的角落里，唐兰少校和他的秘书一起言论此事。

“哼！”迪安·图德林克说，“这个巴比康，真该让贝里吊死他。这家

伙的推断是否有理？”

“非常可能，”唐兰少校答道，“不，应该说相当肯定。”

“那么开发北极地区会发财啦！”

“那当然啦！”少校回答，“图德林克先生，如果说北美拥有丰富的矿物燃料资源，并且还在不断发现新的，那就不必怀疑，还有很多有待发现。北极地区似乎是附属于美洲大陆的两地构造和外貌均相同。尤其是格陵兰是新大陆的延伸，格陵兰肯定附着美洲……”

“像马身上的马头。”唐兰少校的秘书指出，“在格陵兰土地上探险的时候，诺登斯奥尔德教授认出了沉积层，那是由砂岩和片岩构成的，中间含有褐煤，那里有大量植物化石。仅在迪斯科一地，丹麦人斯托恩斯特鲁普就发现了七十一处矿苗，上面布满了植物化石，肯定是厚度很大的植物遗迹。这些植物曾密布北极周围。”

“再往上呢？”迪安·图德林克问。

“往上，朝北再更远一些，”少校说，“有，有人亲眼见到了煤，而且似乎俯拾即是。既然这些地区的地表到处都有煤，那么可以断言，地壳深处也有煤。”

唐兰少校说得对。他太了解北极的地质构造了，所以对北极不属于英国怒火填膺。如果不是发现酒店的常客们在偷听他的谈话，他可能还要长篇大论地说下去。他和迪安·图德林克都明白，在这种场合应该谨慎一些，少说为佳。图德林克最后说：

“有件事你不觉得奇怪吗？唐兰少校。”

“什么事？”

“在这个问题上，应有工程师或至少有航海家出场，因为事关北极及其煤藏。但是领头的却是炮手！”

“对，”少校答道，“这事确实令人迷惑！”

每天早晨拿起报纸，人们会发现各家都登有谈论煤炭资源的文章。

“煤炭资源？是真的吗？”《铁圈球报》问道。该报为英国批发贸易考虑，发表了一些气势汹汹的文章，大批特批北极实验协会的论点。

“是真的！”巴比康主任的坚定支持者查尔斯顿《每日新闻》的编辑们回答：“1875年至1876年，内尔斯上尉在82°纬线上发现，沉积地层有很多中新世植物化石，如杨树、山毛榉、铁线莲、榛和针叶树等。”

“1881年至1884年，”《纽约箴言报》科学编年史家补充说：“在格里利中尉远征福兰克林夫人湾的时候，我国的国民不是曾经在离康格堡不远的‘河流’湾发现了煤层吗？帕维博士曾正确地指出，这些地方决不缺乏煤炭矿床。那是神奇的大自然的佳作，为的是有朝一日用来抵御冰川的严寒。”

大胆的美国发现者的权威性意见一列举，巴比康主任的对手便无言以对。因此，“怀疑”派在“肯定”派面前占了下风。是的，肯定有！而且很多。北极有宝贵的燃料，就埋藏在昔日树高草肥地区的肚子里。

“怀疑”派在北极地区的煤炭问题上败北了。然而，他们并不气馁，从另一个问题上卷土重来，寻找进行报复的机会。

一天，唐兰少校在炮手俱乐部大厅里挑起一场口头辩论。他当面锣对面鼓地对巴比康主任说：“好吧，我承认北极有煤。肯定这一点也行。在贵公司获得的地方有煤，那你们快去开采呀！”

“这正是我们要做的。”英比·巴比康平静地回答。

“越过 84° 线？没有一个探险家做到过！”

“我们一定要越过 84° 线。”

“那就登上北极吧！”

“我们一定要登上去。”

听到炮手俱乐部主任如此冷静、如此肯定的回答，看到他如此坚决、如此明确的神态，最固执的人也会犹豫起来。他们会感到面对的是一个丝毫没有失掉往昔品质的人。他冷静、严肃、专心致志，像钟表一样准确，又富有冒险精神，即使对一些最鲁莽大胆的事，也能给出一个切实可行的方案。

据了解唐兰少校的人说，这绅士虽说值得尊敬，但脾气挺坏，发火时恨不得一下子把对手扼死。而巴比康主任则体格健壮，精神矍铄，用拿破仑的话来比喻，“吃水线很深”，经得住任何大风大浪。他的冤家对头以及嫉妒他的人，无不对他敬畏三分。

谁又能让恶作剧专家们安静下来呢？对新公司的攻击，就以这种形式表现出来。他们把炮手俱乐部主任的计划说的一无是处。在欧洲，特别是在联合王国，还画了漫画肆意进行讽刺。美元打败了英镑，英国决忍不下这口气。

啊！这个美国佬扬言要登上北极！居然要到达那块人类尚未涉足的地方！居然要把美国国旗插在地球上那个绝无仅有的极点！当其他地点随同地球自转而运动的时候，只有它永远不动。

漫画家的思维更是恣意汪洋。

在欧洲的各大城市，在自由美国和各大城市，主要书店和书亭的橱窗里，画着巴比康主任为了到达北极，正在寻找些极其怪诞的方法。

例如有一幅漫画，画的是在炮手俱乐部全体成员的帮助下，这位狂妄的美国人，手持镐头，想从一批直至北纬 90° 线的大浮冰下挖掘一条海底隧道穿过冰区，直到北极的顶端。

另一幅漫画则讽刺英比·巴比康与马思通、尼科尔上尉三人，画着他们三人一起乘坐气球降落在这个如此令人渴望的地方，历经了千难万险和无数次可怕的尝试，终于找到了一块煤，重半斤。这就是北极的全部煤资源。

马思通与其主任一样受到讽刺。一家英国杂志《笨掘》刊登了讽刺他的速写：这位炮手俱乐部的秘书受了磁极的吸引，臂端的铁钩被死死钉在了地面上。

性情急躁的计算师无法接受这种攻击身体结构的玩笑，他勃然大怒；艾旺热丽娜·思柯碧像马思通一样，也非常气愤。

布鲁塞尔《神灯》刊登的一幅漫画：英比·巴比康和公司董事会成员们，犹如不怕烧的蝾螈一样，正在火里工作。为了融化北冰洋的冰，他们难道没有想过在洋面洒遍酒精，然后点燃这片酒海，使北极盆地变成一壶极大的潘趣酒？比利时画家使用“潘趣酒”一词，语义双关，无礼地把炮手俱乐部主任画成了滑稽可笑的小丑。

在这些漫画中，最为成功的是一位署名“停停”（Stop）的画家。他在法国报纸《大吵大闹》上画着：在一条鲸鱼的胃里，摆着舒适的家具座椅上放有软垫，英比·巴比康和马思通正坐在桌前玩扑克，等待平安抵港。主任

指北极点——地球轴线的点位。

原文 Punch 包含潘趣酒和小丑两种意思。

及其秘书这两个新的约拿，毫不犹豫地让巨大的海生动物吞下自己，乘坐这种新式的交通工具从浮冰下走过，在梦中到达不可涉足的地球极地。

不过，新公司的经理非常冷静，很少理会这些放肆的漫画的素描，任凭别人说三道四，讽刺挖苦，他照干他的事。

联邦政府业已授权公司开始北极地区。董事会做出决定，呼吁公众认购一千五百万美元股票。一百美元一张的股票，必须一次付清。巴比康公司的经费，就是认购者竞相提供的。所有股票几乎全被联邦三十八州认购。

北极实验协会的支持者们叫道：“太好了，这才叫美国人自己的事业！”

巴比康公司关于“煤层”的说法相当诱人，投机商们确信北极有煤，可以开采，并深信公司会实践自己赢利的诺言。新公司的股票分三次上市。截至到12月16日，公司资金最终集成，总金额为一千五百万美元。

这个数字相当于炮手俱乐部登月计划所得认购额的三倍。

约拿是十二先知之一，他在鲸鱼胃里度过三日后而复生。

第六章马思通与思柯碧通话时遭到雷击

巴比康主任声明：不达到目的，誓不罢休。如果没有成功的把握，他岂敢大发股票！现在他拥有了资金，排除了所有的障碍，成功在望了。

北极终将被人类敢想敢干的天才所征服。

看来，在别人纷纷失败的地方，巴比康主任及其董事会却有法子获得成功。福兰克林们、凯恩们、德龙们、内尔斯们和格里利们做不到的，他们要做到。他们要越过 84° 线，把从最近拍卖中获得的这块广阔的地方拿到手，在美国的星条旗上加上联邦第三十九州的那第三十九颗星。

“骗子手！”欧洲代表及其旧大陆的支持者们仍然在不停地咒骂。

他们确有征服北极的手段，简单也罢，幼稚可笑也罢，但却切实可行，合乎逻辑，不容置疑。这是马思通计算出来的，在马思通的脑壳里，沸腾的脑浆合成各种创见。开发北极这项宏伟事业的计划，以及导向成功的途径，都是他大脑的产物。

无须我们多重复，炮手俱乐部秘书是一位算术大师。我们甚至可以说，他是一位数学戏法大师——如果“戏法”一词不是像常人理解的那样是反科学的话。不论是计算面积和体积的几何，还是极为复杂的代数公式，一切难题都不在话下。在他看来，解决最为复杂的数学问题，只不过是一场游戏而已。请看看他是怎样任意支配代数符号的吧：拼音字母代表着数量或者面积，交线或连线代表着量运算中的各种关系。

在他的手下，确切地说，在他臂端铁钩头上的粉笔下，飞舞着系数、指数、根号、根指数和这种语言的其他形式。他喜欢在黑板上计算。在那十平方米的板面上，倾注了他数学家的满腔热忱。千万别小视他笔下的数字，在他那刚劲十足的“手”下，每一个数字都是大块头：2 和 3 就像纸折叠的鸡那么大；7 画得形似一个绞刑架，可惜缺少一个被绞死的人；8 弯下来恰如一副宽大的眼镜；6 和 9 则都长着一长长的大尾巴。

用来写公式的字母，前三个 a、b、c 表示已知数或已定数；后三个 x、y、z 表示未知数或未定数。只用粗笔不用细笔，特别是 z，是一条急剧拐来拐去的道路！希腊字母 α 、 β 、 γ ，等等，则气势更壮，连阿基米德或欧基里德看了也会引以为傲。

1. 每个算符，用洁白无瑕的粉笔写成，非常优美。“+”清楚表明两数相加；“-”单纯，但却具有简洁美；“x”像圣安德烈十字架一样立着；至于“=”，两条线雷同，说明了在马思通所属的国度，“平等”二字并非空话，起码在白种人之间如此；硕大的 $<$ 、 $>$ 、 \approx ，同样是笔力遒劲； $\sqrt{\quad}$ 表示一个数或一个量的根，写得也很成功；当它加上一条横线，成为“ $\sqrt{\quad}$ ”这种形式的时候，其横线往往超过黑板边，威胁着要把全世界置于狂暴的方程式下！

且莫以为马思通的数学才干仅仅局限于初等代数，不！微积分、变分法，他都不陌生。他用一只稳健的手画出的“ \int ”这个有名的积分符号，表示无限小的无限元素之和，简单的让人望而生畏。

还有表示有限数量的有限元素之和“ \sum ”；被数学家用来表示无限大的“ ∞ ”和众人所不懂的这种语言中的所有神秘符号。

这个惊人的人物，有可能攀登到高等数学阶梯的顶端。

这就是 J·T·马思通！这就是为什么在他解最不可思议的算题时，他的同事们相信他！也是为什么炮手俱乐部委托他解决从地球到月球进行发射的

数学运算，为什么艾旺热丽娜·恩柯碧夫人陶醉在他的荣耀之中，对他有着一种近似爱的仰慕。

就如何征服北极问题而言，马思通完全没有必要飞到那个杳渺地区。为了使新买主能开发北极地区，炮手俱乐部秘书只要解决一个力学问题就行。问题或许复杂，需要巧妙的新公式，不过他定能胜任。

虽然最小的错误都可能带来数百万美元的损失，但我们不信马思通还能信谁。自从他童年时代最初接触数学概念以来，从未出过错误，在计算长度时，哪怕是千分之一微米。如果他在第二十位小数出点错，那他早就毫不犹豫地把自己的橡胶脑壳炸掉了。

强调马思通的杰出才能是很重要的，既然我们已经做了此事，那再来看看他是怎么工作的。对此，我们要回到几周前。

在发表致新、旧大陆书的一个月以前，马思通对开发计划的各种数据进行了运算，并暗示开发北极一定成功。

多年以来，马思通住在福兰克林街一百七十九号。这是巴尔底摩最僻静的街道之一，远离商业区，听不到令他厌烦的嘈杂声。

居宅，人称“巴里斯蒂克小屋”，房屋简陋，全部收入就是炮兵军官退休金和炮手俱乐部秘书工资。马思通孑然一身，由黑人“开炮”侍候。这个绰号很适合于炮兵的仆人。实际上这位黑人不是仆人，而是副炮手，第一副炮手，服侍他的主人就像对待他的炮一样。

马思通是个顽固不化的光棍汉。他认为在红尘世界，打光棍是最佳人生状态。他知道斯拉夫这样一个谚语：“驾驭回头拉犁的牛易，对付一个女人难。”尽管他对此并不完全相信。

他只身长住“巴里斯蒂克小屋”，那是他心甘情愿的。本来他只需举手之劳，就可以把一人独处变为二人同居；把微薄的家当换成百万富翁的财富。他甚至不怀疑，艾旺热丽娜·恩柯碧夫人将乐于同他出双入对。但至少到现在为止，马思通还没有意识到这有什么幸福。看来两个人的情投意合——至少温柔的寡妇是这样认为的——并不能改变马思通的单身生活。

这是两层简单的小屋，小客厅和小餐厅在底层，花园角上的附属建筑物与底层连在一起，内设厨房和配膳室。楼上是卧室，窗子开向街道，工作间朝向院落，外面的声音一丝儿也传不到里边来。学者、贤人躲在这偏僻小屋里解出了不计其数的算题。如果牛顿、拉普拉斯或考奇还活着的话，定会羡慕死了。

艾旺热丽娜·恩柯碧夫人的私邸与马思通的“巴里斯蒂克小屋”迥然不同。它座落在富有的新园地区，楼房正面墙壁上镶有盎格鲁——撒克逊式的别致的浮雕，既有哥特式色彩，又有文艺复兴时代特色。客厅里摆设着各式家具，过厅宽敞。画廊里，法国大师们的不朽名作，占有崇高的地位。双旋的楼梯，众多的仆役、马厩、车库、花园、草坪、大树、喷泉，钟楼高高俯视栉次鳞比的建筑物，钟楼顶端恩柯碧家族的蓝黄小旗随风飘扬。

新园的寓邸和“巴里斯蒂克小屋”相隔起码有三海里，但两座住宅之间有专用电话相通。只要叫声“喂！喂！”，小屋和寓邸就可以通话了。虽然谈话双方见不到面，但是可以清晰地听到对方的声音。艾旺热丽娜·恩柯碧

光学的常用度量单位，等于千分之一毫米。

考奇（1789~1857），法国著名数学家。

夫人对着颤抖的话筒要马思通的时候多，马思通对着话筒要艾旺热丽娜·思柯碧夫人的时候少。对此谁也不会吃惊。计算师不无抱怨地放下手头的工作，去听那一声友好的问候，当然会有点不耐烦。可以想像，那干巴巴的声调，多亏了电流的传递稍稍变得柔和了一些。他一放下话筒，就重新埋头于数学问题。

10月3日，在最后一次长时间的会议之后，马思通告别同事，投入了计算，寻找通往北极的力学方法，以便能开发北极冰下所蕴藏的煤炭资源。这是他承担的最重要的工作项目之一。

马思通估计要用一周的时间，才能完成他这项复杂而又棘手的神秘工作。他要解出包括力学、三度解析几何、极几何和三角在内的各种方程式。

为了避免任何打搅，炮手俱乐部秘书躲进小屋。大家商定，谁都不去拜访他。这使艾旺热丽娜·思柯碧夫人十分怅惘，但她不得不任其如此。这天下午，她会同巴比康主任、尼科尔上尉、他们的同事——快活的比斯拜、布龙斯贝里上校、木腿托姆·亨特，到马思通住处作最后一次拜访。

“您一定成功，亲爱的马思通！”分手的时候，艾旺热丽娜·思柯碧夫人鼓励他说。

“千万别出错！”巴比康主任微笑着补充。

“出错？他？”艾旺热丽娜·思柯碧夫人叫了起来。

“不会比上帝在制订天体力学定律的时候犯的错误多！”炮手俱乐部秘书谦逊地说。

接着，有的人握手，有的人感叹，祝他成功，嘱咐他千万不要劳累过度，然后告辞——离去。“巴里斯蒂克小屋”的门关上了。仆人受命，不再给任何人开门，甚至对美利坚合众国总统也不例外。

头两天，把自己关在家里的马思通并未拿粉笔进行计算。而是在大脑里仔细思索。他重新阅读有关参数的著作：地球、质量、密度、体积、形状、绕轴自转、沿轨道公转。这些数据都是他进行运算的基础。

以下是提供给读者的基本数据。

地球的形状：回转椭球，最大半径为六百三十七万七千三百九十八米。以整数四公里合一法国里的话，则为一千五百九十四法国里。其最小半径为六百三十五万六千零八十米，或一千五百八十九法国里。由于地球两极扁平，这就形成了两个半径，它们相差二万一千三百一十八米，约合五法国里。

地球赤道周长：四万公里，即一万法国里。

地球的面积：约计五亿一千万平方公里。

地球的体积：约一万亿立方公里。长、宽、高各一公里为一立方公里。

地球的密度：大约是水的五倍，略高于重晶石，与碘不相上下。就是说，假定把地球表面一块一块称量的话，每立方米平均重五千四百八十公斤。这个数字是卡文迪什用米切尔发明和制造的天平称出来的。或精确地说，根据贝里的校正，是五千六百七十公斤。此后，威尔辛先生、科纽先生、只勒先生等也曾进行过称量。

地球绕太阳公转一周的时间：三百六十五天零一刻钟，形成太阳年。更确切地说，是三百六十五天六小时九分十点三七秒，地球转动的速度为每秒三万零四百米，或七点六里。

地球绕轴自转时，赤道表面各点走过的道路：每秒四百六十三米或每小时四百一十七里。

现在，马思通取了周长、重量、时间、角度的度量单位，以便进行他的计算。这些度量单位是：米、公斤、秒、中心角、在任意一个圆中截取一个与半径等同的弧。

10月5日下午5时——这么值得记忆的伟大事业，在此确切介绍时间是很重要的——马思通经过深思熟虑，开始进行书面工作。首先，他从地球赤道周长那一个数字着手。

黑板就在办公室的一个角落，由打过蜡的橡木支架支撑着，黑板下面的小木板上排列着短小的粉笔，板擦摆在计算师左手可及的地方，“右手”，或者说是铁钩假手，专门用来绘图、写公式和数字。阳光从开向院子的窗口射进来，室内光线充足。

马思通画了一条极圆的线代表地球。在地球的赤道上，前面的弧形线画成实线，背面的弧形线画成虚线，使球形的投影清楚地显示出来。穿过两极出来的轴，与赤道平面垂直，南北两极分别用S和N标出。

在黑板的右角，写下一个数字，表示地球周长的米数：

40,000,000 尔后，马思通摆好姿式，着手进行一系列运算。

他是那么聚精会神，完全没注意到天气情况。下午天气变化很大，风暴已经刮了一个小时，天空晦暗，乌云积聚，从城市上空滚滚而过，影响着所有生灵的机体。远处雷声隆隆，在地球和空间的空旷处回响。忽然，闪电划破长空，天空中电压高到了极点。

马思通全神贯注，忙得不可开交，对外界的一切视而不见，听而不闻。

突然，响起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打破了办公室内的宁静。

“好啊！”马思通叫道，“那些讨厌鬼们，从门口进不来，就来打电话！……对需要宁静的人来说，这真是个‘漂亮的发明’！真要想安静工作，看来只好掐断电话线了！”

“找我有什么事吗？”他问道。

“说一会儿话。”一个女人的声音回答说。

“您是谁？……”

“没有听出来吗？亲爱的马思通先生。是我，思柯碧夫人。”

“思柯碧夫人，……一分钟都不让我安静。”

后边这句话，对一个可爱的寡妇来说是很不受听的。他是远离话筒小心翼翼地低声说的，以免传进电话机。

马思通明白，他不能不回答，至少应说句客套话吧：

“啊！是您，思柯碧夫人。”

“是我，亲爱的马思通先生。”

“思柯碧夫人，找我有什么事吗？”

“想预先告诉您，一会儿就要下一场暴雨！”

“那我可挡不住它……”

“是啊，我问您，是不是关了窗户？”

艾旺热丽娜·思柯碧夫人刚刚说完这句话，天空便响起一声惊雷，犹如一匹巨幅丝绸整个撕裂了一般。雷打在“巴里斯蒂克小屋”附近，电流通过电话线猛然传入计算师的办公室。

马思通正俯身对着电话机，脸受到电流重重的一击——科学家的脸上从未受过这种耳光。接着，臂端的铁钩冒出火花，他一下子倒了下去。马思通碰到了黑板，黑板歪到房间角落。此后，雷电穿过玻璃窗的无形的孔，遇到

水管，钻进地里。

马思通惊呆了。他站起身，摸摸身体的各个部件，断定自己丝毫没有受伤。然后，他镇定如常，像哥伦比亚大炮的老清点员一样，整理好办公室，扶起黑板架，架上黑板，拾起散在地毯上的粉笔，继续进行突然中断的工作。

这时他发现，写在黑板右角表示地球赤道周长的米数抹掉了一些。于是他不得不重写。这时电话铃声微微颤抖着又响了起来。

“又来了！”

他走到电话机前站定。

“谁呀？”

“思柯碧夫人。”

“思柯碧夫人，找我有何事吗？”

“那声惊雷没有打在‘巴里斯蒂克小屋’上吧？”

“我完全有理由相信打上了！”

“啊！上帝！霹雳……”

“放心吧！思柯碧夫人。”

“您没有受伤？亲爱的马思通先生。”

“没有。”

“您肯定没有被击中？”

“我是被您的友情‘击中’了。”

马思通觉得应该和气地回答她。

“晚安，亲爱的马思通。”

“晚安，亲爱的思柯碧夫人。”

他回到座位上，又说：

“捣蛋鬼，这个善良的女人，若不是她那么愚笨地给我打电话，我怎么会雷打中呢？”

这回，肯定没事了。马思通在工作进程中该不再会被人打搅了。为了保持工作所必需的安静，他掐断了电线，电话机彻底哑了。

他把刚写的数字作为基数，从中演算出各种公式。最后，他把其他数字涂掉，留下一个最终公式，写在黑板左侧。

这时，他投入到无穷无尽的代数符号之中……八天后，到10月10日，这个巨大的力学算题终于解了出来。这位炮手俱乐部秘书为焦急的同事们带来了问题的解决方案。

从数学上说，开采北极煤炭的实际办法是可行的。

现在，让我们来回顾一下整个事件：一个名为“北极实验协会”的公司成立了，华盛顿决定：如果拍卖使政府获得北极，将把北极出让给该公司。我们知道美利坚合众国获得了北极。新公司向新、旧大陆的资本家呼吁，希望给予资助。

第七章巴比康主任讲话很有分寸

12月22日，巴比康公司的资助者们被召集来参加大会。会议地点设在“联盟广场”旅馆的炮手俱乐部大厅。说实话，整个广场勉强能容纳大群性急的股东。但当时，气温在零下10°，要举行露天大会是不可能的。

上午十时，宽敞大厅里，陈列着形形色色的炮，这是从那些敬业的俱乐部成员那里借来的。地地道道的大炮博物馆！大厅里的家具，如桌子、椅子、扶手椅、长沙发，形状奇特，也会使人联想起这些杀人武器曾经把许许多多善良的人送进了极乐世界，不过这些人自己倒是希望享尽天年。

这天的会议，不是一次战时会议。英比·巴比康将主持的是和平的实业会议。大厅里为来自美国四面八方的资助者留着大批的位子。在大厅和旁边的厅室里，人们拥挤不堪，已经喘不过气来了。可后面还有一条望不到尾的长龙，那激动的气氛一直波及到“联盟广场”中央。

当然，炮手俱乐部的成员——新公司股票的首批认购者——坐在离讲台最近的地方，人们发现布龙斯贝里上校、木腿托姆·亨特，以及他们的同事快活的比斯拜，他们比其他任何时候都得意扬扬。一把舒适的扶手椅，是为艾旺热丽娜·思柯碧夫人准备的。作为北极不动产最大所有者，她有权在巴比康主任身旁就座。此外，还有属于本市各阶层的大群妇女，帽子上装饰着奇异的羽毛，五颜六色的彩带。喧嚣的人群在过厅玻璃室顶下挤挤攘攘。

总而言之，对大多数股东来说，参加这次大会，不仅可被视为支持者，而且还可被视为董事会成员们的私人朋友。

不过，有一点值得注意：欧洲代表们——瑞典的、丹麦的、英国的、荷兰的和俄国的，一一占据着特别座位。他们出席这次大会，是因为他们每人都认购了一定数量的股票，使其有权发言辩论。为了获得北极，他们曾经团结得亲密无间。现在，为了讥讽获得者，他们的团结也将不减当初。不难想象，他们是多么急切地想知道巴比康主任报告的内容，这篇报告无疑会阐明他们到达北极的方法。这岂不比开采煤炭更加困难吗？如果引起什么异议，埃里克·鲍尔德纳克、鲍里斯·卡科夫、雅克·詹森、简·哈拉德是会毫无顾及地要求发言的。而唐兰少校有迪安·图德林克在旁边提词，决心把对手英比·巴比康逼得无言以对。

晚上八时，爱迪生电灯的灯光把炮手俱乐部的大厅、小厅室、院落照得通明。被公众包围的大门打开以后，座席上便传出嘈嘈切切的低语。但当门房宣布董事会成员进入会场时，大厅里便鸦雀无声了。

在明亮的灯光下，巴比康主任、马思通秘书以及他们的同事尼科尔上尉走上铺着地毯的主席台，在一张盖有黑色台布的讲坛前就座。三声欢呼，夹杂着叫声和喝彩声，自大厅响起，一直传到邻近的街上。

马思通和尼科尔上尉庄严地坐在那享有崇高荣誉的位子上。

这时，巴比康主任站了起来，他左手插在衣袋，右手塞进坎肩，开始发言：

“诸位股票认购者们：

北极实验协会董事会召集诸位在炮手俱乐部大厅开会，向你们传达一件重要事情。

报上的讨论，你们已经知道了，我们新公司的目标是开采北极的煤炭，联邦政府把北极给了我们。通过公开拍卖而获得的这块地方即为该地所有者对事业的投资。截止12月11日，认购股份所提供的资金，将使我们能够进

行这一事业。其收益必将带来迄今为止在任何商业或实业活动中所不曾有过的利率。”

这时有人低声议论，表示赞同，使讲话停顿了片刻。

“你们知道，我们是怎样假定在北极一带有丰富的煤藏的。世界新闻界公布的煤炭资源的资料也是确实的。北极有煤矿，也许还有象牙化石。

“煤已经成为整个现代化工业的能源，且不说用于取暖的煤和焦炭，也不说它们产生蒸气和电子的用途。我们仅仅向大家列举一下煤的衍生物就够了。茜红、石蕊、靛蓝、品红、胭脂红等颜料；香子兰、苦杏仁、绣线菊、丁香、小鹿蹄草、茴香、樟脑、百里酚和天芥菜精等各种香料；苦卤酸盐、水杨酸、萘酚、石炭酸、安替比林、苯、萘、焦磺酸、对苯二酚、丹宁酸、糖精、沥青、松脂、润滑油、清漆、亚铁氰化钾、氰化物，等等。”

列举完毕之后，讲话人像筋疲力尽的赛跑运动员一样歇了口气，然后长长地吸了一口气说：

“因此，可以断言：煤，最为宝贵的物质，由于大量消耗，不需多久就要枯竭。迄今仍在开采的煤矿，五百年以内便会采光。”

“三百年！”会场上有人叫道。

“二百年！”另一个人响应。

“就算是在比较短的时间里，”巴比康主任又说，“我们应该开掘一些新的矿点，以防备十九世纪世界会缺煤。”

说到这里，他停顿了片刻。待听众集中注意力，才又讲道：

“所以，诸位股票认购者们，站起来，跟我走，去北极！”

大家果然激动起来，似乎要整理行李，登上巴比康主任正在指着的一艘开赴北极的轮船。

唐兰少校以刺耳而清亮的声音提出一条意见，使这种既热烈又鲁莽的骚动平息下来。

他问道：“在起锚以前，我想问一问，怎样到达北极？走海路吗？”

“不走海路，不走陆路，也不走空中。”巴比康主任轻轻反驳说。

大家重新坐下，心里感到好奇。

“你们并非不知道，”讲话人又说，“为了到达地球上这一无法接近的地点，人们曾经做过怎样的尝试。在这里，我看有必要向大家重提一下，这是对那些在超人的探险中幸存下来的勇敢先驱和牺牲的烈士表示敬意。”

全体听众，不分国籍，均表赞成。

巴比康主任又说：“1845年，英国人约翰·福兰克林勋爵，乘坐‘黄泉’号和‘恐怖’号轮船，企图直达北极，在北部海域沉没，从此再也没有听到他的消息。

“1854年，美国人凯恩和英顿中尉，参加了福兰克林的探险队。他们探险归来了，但是他们的轮船‘先锋’号却一去不返。

“1859年，英国人麦克·科林托克发现一份材料，获悉‘黄泉’号和‘恐怖’号探险活动的人无一幸存。

“1860年，美国人海斯离开波士顿，乘坐纵帆船‘合众国’号，越过81°线，于1862年归来，他未能走得更远，尽管他的伙伴做出了努力。

“1869年，德国人柯尔多维上尉和赫格曼上尉，乘坐‘汉撒同盟’号和‘德国女神’号轮船，从来梅港出发。‘汉撒同盟’号被冰撞坏，在71°纬线略低处格陵兰沿海沉没，船员靠救生艇逃生；‘德国女神’号比较幸运，

回到了不来梅港，但未能越过 77° 线。

“1871 年，霍尔上尉乘坐‘北极星’号轮船从纽约启程，四个月以后，在艰难的冬天，这位勇敢的海员劳累而死。又过了一年，‘北极星’号轮船还没有到达 82° 纬线，因冰山拖带被摧毁在漂流的浮冰上。船上的十八个人，在泰森中尉的命令下弃船跳上冰排，在北冰洋中漂泊。最后只有五人回到大陆，十三人失踪，一直没有下落。

“1875 年，英国人内尔斯乘坐‘警报’号和‘发现’号轮船离开朴次茅斯。在这次不可忘怀的活动中，船员们在 82° 线和 83° 线之间建立了自己的越冬营地。马坎上尉向北前进，停在距北极仅四百海里处，在他之前还没有任何人走得这样远。

“1879 年，我国的伟大公民戈登·贝内特……”

此时，人群奋力呼叫三声，热烈欢呼“伟大公民”《纽约先驱报》社长的名字。

“武装起‘珍妮特’号轮船，交给了属于一个法国家族的德龙少校。‘珍妮特’号载三十三人，从旧金山启程，穿过白令海峡，被挟在哈拉德附近的冰中，在离 77° 线不远的贝内特岛附近沉没。德龙少校的部属只剩下一条出路：乘坐抢出来的小船或登上冰山表面向南行。他们的处境非常凄惨。10 月，德龙命归黄泉。许多伙伴也像他一样离开人世。从这次探险中归来的只剩十二人。

“1881 年，美国人格里利乘坐‘普罗蒂尼斯’号轮船离开新地岛圣·让港，打算在 82° 线稍靠下处的格兰特地福兰克林夫人湾建立一个观测站。在那儿修建了孔热堡。勇士们在冬季从那里向海湾的西面和北面行进。1882 年，洛克伍德中尉及其伙伴布雷纳德抵达 83° 35' 处，超过马坎好几海里。

“这是迄今为止所到达的最远处，是北极地图绘制出的最远点！”

这时复又响起阵阵欢呼，夹杂着富有节奏的喝彩声，以示庆贺美国发现者的功绩。

巴比康主任又说：“但是，这场探险活动的结局是不妙的，‘普罗蒂尼斯’号沉没，这二十四名北极移民注定要悲惨不堪。法国人帕维博士、还有许多人，都死去了。1883 年格里利被‘泰迪斯’号轮搭救，他只带回六位伙伴。从事发现事业的英雄之一洛克伍德中尉也遇难了。从而给这个地区令人悲伤的蒙难者花名册上又增添了一个名字。”

这次，听众们静静地听着巴比康主任讲话，肃然起敬的静默，自然表现出对受难者的敬意。接着，他又以颤抖的声音说：“因此，尽管人们忠心耿耿，勇往直前，84° 线从来不曾被超越。可以肯定，乘船直到大浮冰，乘木筏越过冰区，等等，所有迄今使用过的方法都永远到不了北极。人们战胜不了这样的危险，忍受不了如此低的温度。征服北极必须通过其他途径！”

从听众的激动中，可以感觉到这就是报告的重点，是所有的人都在寻找和觊觎的秘密。

“那您从哪里做起呢？先生。”英国代表问。

“不出十分钟您就知道了，唐兰少校。”巴比康主任回答，“当我向全体股东讲话的时候，我还要说：‘请信任我们’。因为这项事业的倡导者还是乘坐圆柱——圆锥形抛射物的那些人，……”

“滑稽可笑的圆柱体！”迪安·图德林克嚷道。

“敢于冒险登月……”

“人们看得清清楚楚，他们回来了！”唐兰少校的秘书补充说。他的不识时务的指责激起强烈抗议。

但是巴比康主任耸耸肩膀，以坚定的声音又说：

“是的，诸位股东们，不出十分钟，你们就会明白了。”

他的答辩引起人们的阵阵感叹和长时间的低声议论。

仿佛巴比康主任已向听众许诺，“不出十分钟，我们就到达北极了！”

他继续说下去：

“首先，构成地球的北极帽究竟是陆地，还是海洋呢？内尔斯少校把它命名为‘古冰海’，即古老的冰形成的冰海。对吗？对这个问题，我的回答是：‘我们不这样认为’”。

“这还不够！”埃里克·鲍尔德纳克叫了起来，“光说不这样认为不行，得有肯定的答案！”

“好吧！我回答那个急于打断我的话的人。我们断定，这是一块固体的，而不是液态的盆地。北极实验协会获得了它，现已归属美国，任何欧洲国家绝不能提出要求！”

旧大陆代表席上一片窃窃议论。

“唔！一个盛满水的大坑，一个大盆，你们淘不干！”迪安·图德林克又嚷嚷起来。

同伴们七嘴八舌地表示赞成。

“不，先生，”巴比康主任很快地说，“那里是陆地，是高原，也许像是中亚的戈壁沙漠，高出海平面三、四公里。从我们对毗邻地区的观测，很容易推断出这一点。北极地区只不过是毗邻地区的延伸而已。这是很合乎逻辑的。因此，诺登斯奥尔德、皮尔里、马埃加探险时发现：格陵兰向北是逐步上升的。从迪斯科向外一百六十公里处，海拔高度已达二千三百米。那么，鉴于这些观测，鉴于从多年不化的冰壳中找到的各种动植物，如乳齿像骨骼、象牙、针叶树干，可以断言：这块大陆过去是沃土，肯定有动物，也许有人。那里埋下了史前时期的茂密森林，形成了煤炭资源。我们一定要开采出来！这是一块环绕北极的大陆，一块渺无人迹的大陆。我们一定要把美利坚合众国国旗插上去！”

在听众中间，爆发了一阵雷鸣般的掌声。

当响声在“联盟广场”的大街远处消失的时候，又响起了唐兰少校那粗鲁的尖叫。他说：

“说十分钟到北极，七分钟已经过去了……”

“过三分钟就到。”巴比康主任冷冷地回答。

他又说：

“虽然我们新的不动产是陆地，虽然这块陆地很高，仍为终年不化的冰所阻隔，上面覆盖冰山和冰原，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相信，开采是困难的……”

“根本不可能！”简·哈拉德说。为了突出这个论断，他同时做了一个很大的手势。

在法文中，圆锥（Conbique）和滑稽可笑（Comique）二词只有一个字母不同，图德林克故意把圆锥说成滑稽可笑。

“不可能？那好。”英比·巴比康答道，“我们正是要克服这种不可能。我们不再需要轮船和雪橇到北极，而且，采用我们的方法，过去、现在结的冰，都将神奇地融化开来，而不必花费我们一美元资金和一分劳动！”

会场上鸦雀无声。迪安·图德林克和雅克·詹森低声耳语，他推断，“关键”时刻到了。

“各位先生，”炮手俱乐部主任又说，“阿基米德只要一个支点就能抬起世界。这个支点，我们找到了！伟大的几何学家希拉库斯只要一个杠杆就够。这个杠杆我们有了！因此，我们能够搬动北极……”

“搬动北极！”埃里克·鲍尔德纳克叫起来。

“搬到美国来！”简·哈拉德大声说道。

巴比康主任也许故意不想挑明，继续说：

“至于支点……”

“别说！别说！”在座的一个人大声吼道。

“至于杠杆……”

“保密！保密！”观众都大喊起来。

“一定保密！”巴比康主任回答。

欧洲代表们对这个答复感到气恼万分，这可想而知。但是，讲话人无视他们的抗议，根本不想介绍他们的方法，仅仅说道：

“关于力学工程的结果，在实业史上是没有先例的。由于诸位以资金相助，我们将得以进行、并将会出色地完成这项工作。现在，我向诸位宣布……”

“听着！听着！”

大家洗耳恭听。

“首先，”巴比康主任又说，“最早为我们的事业做出设想的，是我们的一位最伟大的学者，忠实的、著名的同事，使这种设想从理论变得切实可行，也多亏了他的运算。因为，如果说开采北极煤炭轻而易举的话，搬动北极则是只有高等力学才能解决的问题。这就是我们求助于炮手俱乐部尊敬的秘书马思通的原因！”

“好啊！光荣属于马思通！”全体听众不约而同叫道。大家都因为这位杰出的人物在场而激动不已。

啊！听到爆发的欢呼声，艾旺热丽娜·思柯碧夫人是多么的激动，心脏跳得多么地欢快呀。

马思通只是谦虚地把脑袋轻轻转向右边，又转向左边，挥动臂上的钩端向热情的观众致意。

“亲爱的股东们，”巴比康主任又说，“当召开大会欢迎法国人米歇尔·阿登来到美国，即我们出发去月球的几个月以前……”

这个美国佬把那次探险说得如此随便，就像从巴尔底摩去纽约一样！

“马思通就高喊过：‘发明机器，找到支点，调整地轴！’喂，各位听众，你们要明白这一点：现在机器发明了，支点找到了，我们下一步将是在调整地轴上下功夫！”

听到这里，众人目瞪口呆，用法国俗语来说，就是“傻了吧，呆子！”

“什么！你们想调整地轴？”唐兰少校喊道。

“是的，先生。”巴比康主任答道，“我们有法制造一个新轴，此后，地球绕其自转……”

“改变自转！”克科夫上校重复了一句。他的眼睛放出炯炯的光芒。

“正是这样，而不改变自转时间的长短！”巴比康主任答道，“这种做法将把现有的北极大约移至 67° 线，在这种情况下，地球将与木星一样运行，它的轴几乎与轨道平面垂直。移动 $23^\circ 28'$ ，可使北极接受足够的热量，来融化千百个世纪以来积聚的冰！”

听众屏住气息，谁都不想打断他的讲话，甚至不想为他鼓掌，大家被这样一种简单而奇妙的想法所征服：改变地球赖以运转的轴。

至于欧洲代表，他们只是感到震惊，他们服了、垮了、呆若木鸡，完全没词了。

刹那间掌声雷动。巴比康主任用简单明了的结论结束自己的讲话：

“因此，将用太阳来融化冰山和浮冰，让人类登上北极。”

“这么说，”唐兰少校问，“既然人类去不了北极，就让北极来到人间啰？”

“说得很对！”巴比康主任答道。

第八章“与木星一样？”

——对，就像与木星一样。

刚才，巴比康主任曾恰到好处地提起米歇尔·阿登，以及那次令人难忘的欢迎他的大会。会上，马思通之所以敢激动地喊出“调整地轴！”那是因为巴比康主任和尼科尔上尉的老战友——也是从地球到月球旅行的主角之一，那位大胆而古怪的法国人前不久曾极力赞扬了太阳系的最大行星。在他那优美的颂词中，列举了木星的奇妙的优点。下面将简单地谈谈。

根据炮手俱乐部计算师的运算，将用一个新的转轴代替旧的转轴。照通俗的说法，“自从混沌初开”，地球一直绕着那个轴转动。而新的转轴将与其轨道平面垂直。在这种情况下，原北极气候状况恰恰与挪威特隆赫姆春天的气候相同。它的古冰铠甲将在阳光下消融。地球气候带的分布也将与木星表面一样。

地球轴线的倾斜角，或者说地球轴与黄道平面形成的角是 $88^{\circ}13'$ 。再加上 $1^{\circ}47'$ ，这个轴线与它绕太阳旋转的轨道平面就完全垂直了。

应该特别指出，巴比康公司为改变地球目前状况所作的努力，

并不是力求矫正地轴。从力学上讲，多大的力量也无济于事。因为地球不是烤杆上的一只小鸡，地轴不是一个物质的东西，人们是不能把它拿在手里，随意移动的。但是，当阿基米德梦想的支点和马思通设计的杠杆交到这些大胆的工程师手里的时候，创造一个新轴却是可行的，甚至可以说是轻而易举的。

既然他们决定在下达新的命令前，对自己的发明创造只字不讲，那大家就只好讨论所产生的后果了。

于是，报纸和杂志提醒学者，教导无知者，要他们注意木星的轴与轨道平面几乎垂直所产生的结果。

和水星、金星、地球、火星、土星、天王星、海王星一样，木星也是太阳系的成员，它距共有的中心太阳约二亿里，体积约相当于地球体积的一千三百倍。

如果木星上有智慧生物，或者说也有居民的话，该行星给“他们”带来什么实际好处呢？在登月前的那次大会上，这些好处曾得到重点阐述。

木星自转一周只用九小时五十五分。不论处于什么纬度，昼夜都相等：白天四小时七十七点五分；夜间四小时七十七点五分。

“瞧！”主张有木星人的一派指出，“这可使人类生活很有规律。人们乐于过有规律的生活！”

假如巴比康主任实现了自己的理想，地球也会发生这种情况。地球绕新的地轴旋转，运行不会加快，也不会减慢，两个相连的中午之间仍是二十四小时，在地球的任何地方，白天和黑夜都是十二小时。当我们美好的天球在赤道平面上作视曲线运动时，人类将生活在春分和秋分永恒不变的自然环境中。

地球一年绕太阳转一周，我们从地球上看成太阳一年在天空移动一圈，太阳这样移动的路线叫做黄道。它是天球上假设的一个大圆圈，即地球轨道在天球上的投影。黄道和赤道相交于春分点和秋分点。

地球赤道面和天球相交形成的大圆圈。

赤道和黄道相交的两个点：春分点和秋分点。在我国，春分是3月20日或21日；秋分是9月22、23或24日。在这两天，南北半球昼夜一样长。

热烈支持的人补充说：“最为奇怪和有趣的是再没有季节之分了！”

一年中，春、夏、秋、冬四季变化，是由地轴与轨道平面的倾斜角产生的。“木星人”完全不经历这些季节。地球上也将不再有四季。新轴与黄道垂直时，将不再有寒带和热带，整个地球到处都是温带。

以下解释其原因。

什么叫热带呢？这是地球表面介于北回归线和南回归线之间的地带。在这一地带，人们每年两次能看到太阳升到顶点；而在回归线上，这种现象一年仅发生一次。

什么叫温带呢？这是介于回归线和极圈，即纬线 $23^{\circ}28'$ 和 $66^{\circ}72'$ 之间的地带。在这一地带，太阳从来升不到顶点，但是每天都在地平线之上出现。

什么叫寒带呢？这是拱极的一个地带。每年有一段时间见不到太阳。对极地来说，这种情况几乎持续半年。

太阳以不同的高度出现在地平线上，其结果是热带酷热，温带温和，温度因距回归线的远近而有所不同，寒带以极圈到极点都是冰天雪地。

新轴若与赤道垂直，地球表面将不再是这个样子。太阳将稳在赤道平面不动。每天十二小时都按照那万世不变的曲线，升到天顶上一个与该纬度区距离相等的高度。因此，离赤道越近，太阳反而越高。在 20° 纬线的地方，太阳每天升至地平线上七十度，在 49° 纬线的地方，升至四十一度，在 67° 纬线的地方，升至二十三度。在地平线同一点位上，日出与日落恰恰隔十二小时，所以每天非常有规律。

“瞧，这多么好！”巴比康的朋友们重复道，“地球不再有今天这样令人讨厌的气候变化，每个人都可以根据自己是否爱伤风感冒，或是否有有关节风湿病来选择适合自己体质的气候。”

地球自诞生以来，便倾斜在它的轨道上专心运转。然而，巴比康公司这伙现代巨人将要改变现状。

到那时，观察员们将失去他们平常在天空看到的某些星星与星座。诗人将再也不能“用加强辅音”把漫长的冬夜或夏日写进自己的诗歌。但是，改变气候对整个人类来说却是大有好处的。

为巴比康主任效力的报纸喋喋不休地说：“地球上的农业生长将得到调整，农艺师可以向农作物提供适宜生长的温度。”

反对派的报纸反驳道：“多妙啊！难道再也没有雨、冰雹、风暴、龙卷风、狂风暴雨了？这些常常损害收成和农民财富的大气现象从此就消失了吗？”

“可能还有。”朋友们又说：“但这些灾害大概会少些。有规律的气候将可以阻止产生大气混乱。是的，人类将大大利用这种新状态！对，这将是地球的真正变化！巴比康公司将消除昼夜长短不同以及它所造成的令人讨厌的季节，从而为现代人和子孙后代造福。就像米歇尔·阿登所说，我们这个有的地方太热、有的地方太冷的地球，将成为一个没有伤风、鼻炎和脑部炎症的星球。任何人都可以选择一个对自己支气管有益的地方。要是有谁再得感冒，那谁是他本人心甘情愿。”

纽约《太阳报》12月27日刊登了一篇最为雄辩的文章，结尾这样写道：

“荣誉属于巴比康主任及其同事！这些勇士，不但扩大了联邦的辽阔疆域，为美国增添了一个新的州，而且将改善地球上人类的居住条件 and 生产条

件。到那时，收割完毕，就可以播种，种子及时发芽，不会再因漫长的冬季浪费光阴了。开发新的煤炭资源，可以在很长时间内保证人类对这种不可缺少的物质需求。地球气候条件将向有利方面变化。巴比康及其同事们为了人类的最大利益将要改变造物主的杰作。荣誉属于这些站在人类大发明家最前列的人！”

第九章出现了一位将来可能为大家排除疑惑的法国人

巴比康主任改变地球轴线所带来的益处大概就是这些。改变地球围绕太阳旋转的运动，一定得让人难以觉察地进行。地球将继续在宇宙空间循着其永恒不变的轨道转动，太阳年的条件丝毫也不能受到影响。

当全世界获悉改变地轴所带来的后果时，那反响可非同寻常。人们对这一高级力学问题当即报以热烈的欢迎。在不同的纬度上，“消费者”们都可以任意地享受相同的四季，前景的确非常诱人。泰莱马克 赐给卡利索岛的四季如春的气候，以后人人都能享受到了，他们甚至可以选择凉一点的或者温暖一点的春天，你说大家能不激动吗？！至于地球赖以自转的新轴线的位置，则是一个秘密，不管是巴比康主任、尼科尔上尉，还是马思通，似乎谁都不想将其公布于众。他们会事先露点口风吗？还是必须等到实验之后？公众满腹疑团，多少有些忐忑不安。

用什么样的机械力量才能改变地球运转的轴呢？人们自然会提到这个问题，而且在报纸上对此进行了激烈的争论。显然，那将需要巨大的动力。

纽约一家有地位的杂志《论坛》确切地指出：“倘若地球本没绕轴运转，那大概只须轻轻地一碰，便可使其围绕着一个任意选择的轴运转起来。但是，它形似一个巨型陀螺，正以极大的速度在运转着。按照自然法则，类似这样转动的物体，都围绕同一轴线作不停顿的转动。莱隆·富库尔特通过著名的实验，用事实证实了这一法则。因此，要改动地球的轴，虽不能断言根本不行，至少也是难上加难的事！”此论极是。在考虑了北极实验协会工程师们将使用何种动力之后，另一个让人感兴趣的问题是：这动力将慢慢产生呢，还是突然爆发？如系后一种情况，那么用巴比康公司的方法改变轴线时，岂不会给地球表面带来横祸吗？

在新、旧大陆，不论是智者贤人，还是庸夫俗子，对这一点都十分忧虑。总之，撞击总归是撞击，受到冲击，甚至是后座力，都并非惬意之事。的确，倡导者们仿佛只看到了他们事业的利益，而没去考虑此事将对不幸的星球所造成的动荡。所以，因失败而愤懑的欧洲代表决心利用这一形势，开始巧妙地挑起公众舆论来反对俱乐部主任。

我们还记得，法国对北极地带没有任何领土要求。虽说法国官方对此事漠不关心，但却有一法国人出于个人爱好和某种特殊目的来到了巴尔底摩，想要了解这项庞大事业的种种细节。

这是一位法国矿业界的工程师，三十五岁。他以第一名的成绩考进巴黎综合工科学学校，毕业成绩也是群英之冠。应该把他作为第一流的数学家介绍给大家，其水平大概远远高于马思通。诚然，马思通是位了不起的计算师，但计算师必竟只是计算师，怎么能和这位法国大工程师相提并论呢？那就好比是让萤火虫与月争辉，把勒威耶和牛顿、或者拉普拉斯摆在了一起。

这位工程师十分风趣——这些毫不损害他的形象——富于幻想，见解独特。这种人在桥梁界可能不少，但在矿业界却屈指可数。他叙述事物的方式与众不同，特别逗人开心。和知心朋友谈天时，他常像巴黎孩子们那样无拘

希腊神话中的一个主人公。

费纳龙在上述神话中所歌颂的四季如春的仙岛。

富库尔特（1819—1868），法国物理学家，他用陀螺做实验，研究出地球转动的原理。

勒威耶（1811—1877），法国天文学家，海王星的发现者。

无束，喜欢用些民间俗词和流行的说法。在日常谈话中，他的语言中丝毫没有学院味，只是在书写时，他才讲究文字的典雅。他是个不知疲倦的人，可以伏案工作十小时，流利地写出一页代数，就像写信那么轻松。做一天高等数学后，他最好的消遣就是玩惠斯特牌。尽管他计算精确，玩牌却很差劲，当他抓到明家时，准会像大学生们那样用蹩脚的拉丁语惊叫：

“一付死牌！”

这位奇特的人物名叫阿勒斯特·皮埃尔德。由于缩写成癖——他的同学们都如此——他签名通常写 Aierd，甚至 A_1 。在 i 上边，他从来不加点。他讨论问题的时候非常激烈，外号叫“硫酸”。他个子高，而且不是一般的高，同事们开玩笑地说他身高为子午线四分之一的五百万分之一，即大约两米。他们估算的数字大体不差。他胸宽肩阔，虽说脑袋显得小了些，可摇起来却很有劲。一双蓝眼睛透过夹鼻眼镜射出的光芒极为有神！由于在自习室煤气灯下苦攻数学而过早地秃了顶，他的外貌特征既快乐又严肃。除此之外，他还是学校一直没忘的最好的学生。

尽管他的性格无拘无束，却非常遵守在巴黎综合工科学校学生们中流行的金科玉律：维护校服的尊严，保持团队精神。无论是在金合欢庭院——庭院叫这个名字，其实里面没有金合欢树，还是在“营房”——学生宿舍，大家都欣赏他。他的衣柜、箱子，摆放得井井有条，这说明他是一个有条不紊的人。

阿勒基德·皮埃尔德的脑袋在他那高大的身躯上显得小了一点，这并不碍事！反正可以相信，里边准充满了髓。重要的是，他和他所有过去或现在的同学一样，也是个数学家。他研究数学只是要把它用于实验科学，也只有把数学应用到工业中去，数学对他才有诱惑力。这是他的缺点，但谁又能十全十美呢！总之，他的专业是研究科学，尽管科学已经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但对科学家来说，总有揭示不完的奥秘。

顺便提一句，阿勒基德·皮埃尔德是个单身汉。他公开承认：他热切地期盼着他的“那一位”，可到今天为止他还是“等于一”。他的朋友们打算让他和一位普罗旺斯 马尔蒂格城的姑娘结婚。那位姑娘年轻、漂亮、快乐、聪明。不幸的是，姑娘的父亲一开始便使用当地的土语——马尔蒂卡拉德语回答说：

“不行！你们的阿勒基德太有学问了！他和我女儿聊天，我可怜的女儿什么也听不懂怎么办？！”

似乎所有真正的学者都不知道如何用简单通俗的语言与常人谈话了。

我们的工程师听了这些话十分恼火，决定出洋远游，使自己与普罗旺斯之间隔远点。他请了一年的假，去关心北极实验协会的事业。在他看来，这是打发时光的最佳方式。因此，此时他到了美国。

阿勒基德·皮埃尔德到了巴尔底摩之后，对巴比康公司的巨大工程并不怎么上心。改变地轴，地球变成木星，对他都无关紧要。但是，用什么方法改变，却引起这位学者大大的好奇。他是有理由的。

他自言自语地开始推理：

桥牌的前身。

惠斯特牌摊出的牌。

法国的一个省名。

“显然,巴比康主任准备从侧面给我们星球狠狠地一击 从哪个方向呢?又怎么个击法呢?大概只能是这样!没错!我想,他必须打擦边球,就是台球的擦边球!如果打正中的话,球就会出轨,那可就糟了,翻天覆地,一切都完了。不会吧,那些老兄仅仅是想给地球换上一个新轴,这不应该怀疑,可我还是不大明白,他们选哪儿作支点?又如何从外部去击打?如果地球不是昼夜运动的话,只须轻轻一拨就行了!可地球运转日夜不停,谁也无法叫它停一下。这就是问题的‘麻烦’之处。”

“不管怎样,”他继续喃喃自语,“不论用什么方法,都会产生大动乱!”

我们这位可敬的学者花了不少心力,可是连巴比康和马思通所设想的方法的边也没摸着。如果他此刻知道了他们改换地轴的方法,那他就能不费吹灰之力地推断出力学公式来。真是太可气了。

12月29日,阿勒基德·皮埃尔德,法国矿业公司的工程师,一边把他的长腿像圆规似的迈得大大地丈量着巴尔底摩高低不平的大街,一边思考着上述问题。

第十章 各种焦虑和担心开始露头

自炮手俱乐部大厅举行大会以来，又过了一个月。舆论在这段时间里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改变地球旋转轴的益处被遗忘了，而随之而来的一场灾难却渐渐被大家看清。改变地轴很可能得靠强烈的震动，这不可能不引起灾难，问题是灾难的性质有多可怕，此刻谁也说不清。至于改良气候，是否就真的那么令人向往呢？事实上，只有爱斯基摩人、拉蓬人、萨摩耶德人、周克什人能得到实惠，因为他们毫无所失。

现在该听听欧洲代表们是如何口诛笔伐巴比康公司了！开始，他们通过海底电缆一封接一封地向本国发电报汇报请示，并收到了指示。那些指示，大家知道，不过是些外交辞令上的陈词滥调，谨慎的让人哭笑不得：“不能示弱，但不要连累政府。果断行事，但不要改变现状。”

在此期间，唐兰少校和他的同僚们代表受灾难威胁的各国，特别是代表旧大陆，不停地提出抗议。

“看来，”鲍里斯·卡科夫上校说道，“美国工程师们理所当然地采取了措施，以尽量避免撞击对美国领土产生后果。”

“可他们能做到吗？”简·哈拉德问道，“在采橄榄时拼命摇晃橄榄树，难道不会伤害所有的枝条吗？”

“当您胸口挨了一拳时，”雅克·詹森重复说，“您的整个身体会不受到震动吗？”

“这就是文件中那一著名条款的含义！”迪安·图德林克喊道，“这就是该条款所提及的，在地球表面发生的地理或气象的变化。”

“是啊，”埃里克·鲍尔德纳克说道，“最让人害怕的是地轴的改变会把大海抛出天然的海底盆地。”

“如果某些点上的洋面下降，”雅克·詹森说道，“有些居民会不会因此处于很高的地理位置上，和外界断绝联系呢？”

“人一旦处于空气稀薄的高处，呼吸也困难呀！”简·哈拉德补充道。

“我们将看到伦敦与勃朗峰一样高！”唐兰少校喊道。

这两位先生两腿叉开，脑袋后仰，望着天顶，仿佛联合王国已消逝在云端。

总之，这一计划已对公众构成威胁。再加上人们已预感到改变地球轴线后可能产生的后果，所以更加惶惶不安。

其实，变化只有 $23^{\circ}28'$ ，由于地球向两极偏斜，海洋的位置会发生很大的移动。地球是否会被搅得天翻地覆，像最近所观察到的火星表面一样呢？在哪儿，整块整块的区域变了颜色，例如斯其雅巴海利的利比亚被淹没，深蓝色代替了浅红色，姆韦鲁湖不见了。在北方，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变了样，在南方，大洋则放弃它曾占有的广阔地区。如果富有同情心的地球人对火星灾民牵肠挂肚，打算援助的话，那么，地球人自己遭了灾又该怎么办呢？

一时间，抗议声四起，敦促美国政府慎重考虑。与其承受实验必然带来的灾难，还不如放弃。造物主早已把世上的万物安排妥当，轻率地去篡改他的规划风险太大。

可世上就有这样的怪事，这么严肃的问题，竟有人骨头没有四两重地拿

欧洲最高峰，海拔四千八百七十米。

斯其雅巴海利（1835—1910），意大利天文学家。1877年，他对火星进行了观测。

它来开玩笑！

“瞧瞧那些美国佬吧，”他们重复道，“要把地球穿在另一个轴上！如果说，地球围绕这个轴已经转动了亿万年，年复一年地转动摩擦把轴磨损了，就像给滑轮或车轮换轴那样，也给地球换个新轴，当然是应该的。可地球的轴还完好如初，一点也没损坏呀？”

对此，你说该怎么回答？

在这片指责声中，阿勒基德·皮埃尔德工程师却在寻找马思通所设想的冲击的性质和方向，以及冲击应选在地球的哪个具体方位？只要掌握这一秘密，他便能算出地球的哪些地方将受到威胁。

旧大陆慌成了一片，新大陆则不然，至少在北美，尤其是美国联帮这块土地上是如此。地轴变化，在欧洲、亚洲、非洲、大洋洲各地可能会导致天翻地覆。巴比康主任、尼科尔上尉和马思通，她们身为美国人，难道没有想到法子让美国免遭劫难吗？美国人虽然分为美国佬和新移民，但他们三人可都是道地的美国佬，巴比康在进行登月计划时就说过：他们三人是“美国模子”浇出来的美国佬。

显然，整个新大陆，从北极到墨西哥湾，对未来的撞击都不怎么在乎，美国甚至有可能大大地扩大版图。倘若濒临美洲的两个大洋亮了底的话，天知道美国又能增加多少个新州，说不定星条旗上的星星数会翻上一番呢？

“是的，毫无疑问！但是，”那些胆小的人——那些对一切都持悲观态度的人重复道，“凡世间的事，谁能说得准？如果马思通的计算出了纰露呢？如果巴比康主任在执行中发生错误呢？最灵巧的炮手也会失误的。发出的炮弹不可能发发击中目标，投入的炸弹也不可能枚枚命中目标呀。”

欧洲各国代表精心地维持着大家的恐惧心理。简·哈拉德在瑞典报纸上发文章，鲍里斯·卡科夫上校在发行颇广的俄国报纸《新时代》上发文章，迪安·图德林克秘书则在《旗帜报》上发表大量文章，煽风点火。美国自己的意见也不完全统一，自由的共和党人支持巴比康；保守的民主党人反对他。一部分美国报纸，主要是《波士顿日报》、《纽约论坛报》等也与欧洲报纸一个鼻孔出气。在美国，自从有了合众社和美联社之后，新闻报道的主要手段是报纸，本国消息或外国消息一年的售价超过二千万美元。

另一些发行量较大的报纸替北极实验协会辩护。艾旺热丽娜·思柯碧夫人以每行字付十美元的代价，让人写社论、小品、杂文，这些文章嘻笑怒骂，敢于幻想，狠批了那些要担风险的妄说。这位热心的寡妇想方设法表明，万一假说不能成立，那也可能是马思通计算上出了点小错误。但所有这一切都没起多大作用，美国人也害怕灾难，公众舆论渐渐开始和欧洲唱同一个调子了。

巴比康主任、炮手俱乐部秘书，甚至董事会董事们都缄口不答，听凭人家说东道西，依然我行我素。甚至对那项巨大工程所必须的千头万绪的准备工作，也没有花多大精力。难道是为舆论的大转弯，为最初受到热烈欢迎，而今又遭到普遍反对而头痛吗？也不大像。

尽管艾旺热丽娜·思柯碧夫人大把地花钱，尽力为巴比康主任、尼科尔上尉和马思通辩护，他们依然被人们视为对人类生存环境构成威胁的怪物。欧洲列强公开要求联帮政府干预此事，并质询其倡导者。要求公开说明如何以新轴取代旧轴，标明地球直接受到威胁的区域，以便推导出将给世界安全带来的后果。总之，要向焦虑不安的公众公开一切，免去大家的担忧。

华盛顿政府欣然同意了公众的要求。因为，不安已经笼罩了合众国北部、中部和南部各州。政府不能再有半点迟疑了。2月19日成立了一个由机械师、工程师、数学家、水文地理学家和地理学家五十人组成的调查委员会，由著名的约翰·普雷斯蒂斯主持，负责全权了解工程，必要时有权加以阻止。

巴比康主任第一个收到调查委员会的传票。

巴比康主任没去。

警方到巴尔底摩的摩克利夫兰大街九十五号主任私人宅邸去找他。

巴比康主任不在家。

他在哪儿？

不知道。

什么时候走的？1月11日，他由尼科尔上尉陪同，离开了马里兰州已经有五个星期了。

他们俩到哪儿去了？

无人可以奉告。

显然，炮手俱乐部的这两个成员已启程去了某个神秘的地方。在那儿，他们正领导着即将开始的实验的准备工作。

但是，这地方到底在哪儿？

大家明白，要把工程师们的危险计划粉碎在胚胎中，知道地点是至关重要的。此刻知道还不算晚。

由于巴比康主任和尼科尔上尉出走了，人们大失所望。于是大家的愤怒犹如潮水，径直扑向北极实验协会的董事们。

有一个人肯定知道巴比康主任及其同事的去向，能够回答出这个出现在地球表面上的巨大的问号。

此人便是马思通。

约翰·普雷斯蒂斯心细如发，建议调查委员会召见马思通。

马思通躲着没露面。

在全世界都如此恐慌的时刻，难道他也离开了巴尔底摩？难道他也去汇合其同伴们以便助一臂之力？

不！马思通一直呆在福兰克林街一百零九号“巴里斯蒂克小屋”，仍然在不停地工作着。他又在计算着别的什么玩意，偶尔累了才去艾旺热丽娜·思柯碧夫人那豪华的新园公寓的书房里过几个夜晚。

调查委员会主任派了一名警察前去传讯。

警察来到了“巴里斯蒂克小屋”，敲门走进前厅，但受到了黑人“开炮”的冷遇。主人的接待就更令人摇头了。

但是，马思通认为还是该去一趟。他来到了调查委员们面前，直言不讳地说，他们打乱了他的惯常的工作秩序，令他反感。

对他提的第一个问题是：

知不知道巴比康主任和尼科尔上尉现在在哪里？

“我知道，”马思通答道，“这属于我必须保守的秘密，我拒绝回答。”

调查委员会问他是否可以把北极实验协会的实施计划、工作情况告诉委员会，以便让委员会进行审查。

“不，我当然不能泄露我的工作！我宁愿毁掉它！不将工作成果告诉任何人，这是自由美国的自由公民的权利！”

“这当然是您的权利，马思通先生，”普雷斯蒂斯主任的态度十分严肃，

仿佛他正代表着全世界在进行审讯，“但是，为了使地球居民不再担惊受怕，以免人人自危不安，把你们的计划说出来应该是您的义务吧？”

马思通并不认为这是他的义务。义务，他仅有一个：那就是保守秘密，守口如瓶。

调查委员会的委员们的坚持、恳求和威胁全无济于事。从这个臂端有铁钩的人的口中什么也掏不出来，永远也掏不出来。人们没有想到，在马来橡胶的脑壳下，竟装着一盆如此顽固的脑浆！

马思通怎么来的又怎么走了。不说大家也会想到，思柯碧夫人对他的英雄气概十分赞赏。

当人们获悉马思通在调查委员面前的表现之后，群情激愤，甚至威胁到了这位退役炮手的人身安全。联邦政府的高级代表立即受到了很大的压力，欧洲代表和公众舆论强烈要求干预，国务卿约翰·斯·赖特不得不对他动武。

3月13日晚，“巴里斯蒂克小屋”的办公室，马思通正全神贯注在他的数字游戏里，电话铃骤然响了起来。

“哈罗！……哈罗！……”听筒里的声音在发抖，显得非常不安。

“哪位？”马思通问道。

“思柯碧夫人。”

“有什么事，思柯碧夫人？”

“您要当心！我刚刚听说今天晚上要……。”

话还没进马思通的耳朵，“巴里斯蒂克小屋”的门就被撞开了。

通往办公室的楼梯上响起了一片异常的吵闹声。一个声音在指责，别的声音把它压了下去，接着是一个人体倒下去的声音。

这是黑人“开炮”从楼梯上滚了下去。为了保卫自己主人的“小屋”，他对来犯者进行了无畏的抵抗。

紧接着，办公室的门被嘭的一声撞开，一个警官带着几个兵冲了进来。

警官奉命搜查小屋，拘捕马思通并收缴他的文件。

炮手俱乐部秘书怒不可遏，抓起六响左轮枪。

可是他寡不敌众，刹那间便被解除了武装。他们从桌子上抢走了写满公式和数字的文件。

马思通突然挣脱开来，抢下了一个笔记本，里面很可能记着所有的运算。

警察们猛扑过来与他争夺小本。他拼着不要命也要保住机密……马思通迅速打开笔记本，撕下最后一页，就像吞下一个普通药丸一样飞快地吞进了那张纸。

“现在，你们来取吧！”他用雷阿尼德向太尔庇勒人说话时的语调喊道。

一小时以后，马思通被投进了巴尔底摩监狱。

居民们对马思通愤怒已极，连警方也无法预料会发生什么事。所以，对马思通本人来说，坐牢反而是件好事了。

第十一章笔记本里剩下的和撕掉的

巴尔底摩警方费尽心机弄到手的笔记本有三十来页。每页都画满了公式、方程式，以及马思通进行运算的数字，都是些非常复杂的力学计算，只有数学家们才能欣赏。本子里还记载着动能方程式：

$$V^2 - V_0^2 = 2g_0^{\gamma^2} \left(\frac{1}{\gamma} - \frac{1}{\gamma_0} \right)$$

这是有关登月问题的方程式。此外，还有一些关于月球引力的表达式。

总之，平庸之辈对此一窍不通。所以必须把这些公式的含义和计算结果翻译成大白话告诉大家，全世界为此惶惶不安已经好几个星期了。

调查委员会看过那位著名计算师的公式后，向报界通告了这一决定。各党的报刊也无一例外地向公众公布了这一决定。

首先，对马思通的工作没有什么好值得怀疑的。常言道：正确地提出问题，问题就算解决了一半。这一点马思通做得很好。况且，计算极其精确，调查委员会也没有必要去怀疑其准确性和结果。如果照他的思路进行下去的话，地轴非改变不可，所有预想的灾难也必将发生。

下面是巴尔底摩调查委员会给两半球的报纸、杂志、画报起草的通告：

“北极实验协会所进行的实验，旨在给地球自转换一个新轴。其办法是，在地球某个点上固定一个装置，这个装置和土地连为一体，然后利用其后座力，毫无疑问，这个后座力将改变整个地球的运动。

“实验协会所用的装置不是别的，就是一门巨型大炮。如果大炮垂直发射，那对地球的运动将不产生任何影响。所以，为获得预期的效果，必须向北或向南平射。巴比康所选定的方向是向南。在此情况下，后座力产生的冲击将使地球朝北移动，冲击情况和打台球的擦边球相似。”

果然如此，富有洞察力的阿勒基德·皮埃尔德早就推测出了这一点。

“大炮一发射，地心便将朝与冲击平行的方向移动，这将改变轨道平面，从而改变一年的长短。由于时间变化不太显著，可忽略不计。地球围绕位于赤道平面的轴自转。如果没有昼夜运动，那么，撞击之后，地球自然会在新轴上运动起来，并一直进行下去。

“然而，这一运动在南北极线周围是存在的，它与后座力产生的旋转结合在一起，产生一个新轴，及摆脱了原轴的一个X量。此外，如果赤道和黄道的两个交点之一的春分点，在冲击时正好位于发射点天底，而后座力又很大，足以把原极移动 $23^\circ 28'$ ，那么地球新轴便与其轨道平面垂直。这种情况与木星情况有些类似。

“众所周知，这种垂直现象所产生的结果，巴比康主任在12月22日的讲演中已经指出了。

“鉴于地球本身的质量及其动量，是否能够设计出一个炮口，其后座力有能力改变两极的位置，把它移动 $23^\circ 28'$ 线呢？”

“按照力学原理，可以设计出一门或数门那样的大炮。如果没有那么大口径的大炮，拥有烈性炸药，使炮弹具有改变两极位置所必须的速度亦可。

“以法国海军的大炮为标准：口径27厘米，炮弹重量180公斤，炮弹飞行速度每秒500米。那么，须把炮口扩大一百倍，体积扩大一百万倍，它将可发射十八万吨重的炮弹。但是，炸药须有足够的速度把炮弹的速度提高五

千六百倍，才可获得预期的结果。如果速度是每秒二千八百公里，炮弹射出后重新回到地球，万物仍处原状，毫无可怕之处。

“然而，不幸的是——虽然这令人难以置信——马思通及其同事们就拥有这种摧毁地球安全的威力无比的炸药，连用来向月球发射哥伦比亚的火药也不能与之相比。这种炸药是尼科尔上尉发明的，其成分不得而知，人们只是在马思通笔记本里找到了一点蛛丝马迹，炸药的名字：梅里—梅罗里特。

“根据现在掌握的材料，该炸药是有机物和硝酸盐混合反应生成的。某些原子根—AZ₀取代了等价的氢原子，所产生的火药同火棉火药一样，是化合物，而不是助燃剂和可燃剂的混合物。

“一句话，不论这是一种什么炸药，以它拥有的威力，足够把十八万吨的发射物打向地球引力以外。很显然，大炮的后座力将产生如下效果：地轴发生变化，把极地移位 23° 28'，使新轴与黄道成直角，并由此而引起地球居民们所担心的各种灾难性后果。

“要使人类避免这一冒险所带来的后果——地球发生地理和气候变化，还有一个机会。

“是否能造出口径比二十七厘米大一百万倍的大炮呢？尽管冶金工业飞速发展，工程师们修建了位太—福茨大桥、卡拉比特高架栈道、埃菲尔铁塔，等等，但他们有能力造出如此巨大的大炮吗？且不谈那位被发射到空间的十八万吨的发射物。

“很值得怀疑，这是巴比康的企图不能得逞的原因之一。然而，许多令人不安的可能性仍然存在。因为，新的公司似乎已经开始工作。

“我们知道，巴比康和尼科尔已经离开了巴尔底摩和美国，他们走了两个月了。他们去哪儿了？肯定是在地球上某个不为人知的地方，正进行着实验需要的全面准备。

“那个地方在哪儿？不知道。因此不可能去追赶这些不要命的‘危险分子’，他们借口开采新的煤田，要把世界弄个天翻地覆。

“该地点写在马思通笔记本上的最后一页上，这是毫无疑问的。可是，那一页被英比·巴比康的同谋嚼烂了。该同谋正囚禁在巴尔底摩监狱，可他拒不开口讲话。

“形势就是这样。如果巴比康主任能制造出巨型大炮及其发射物，总之，如果工程在上述条件下完成的话，地轴将被改变。再过十个月，地球就得按他那疯狂的念头运行了。

“为了使发射取得最佳效果，他们已经选定了日期。在这一天，撞击椭圆形的地球将会产生最大的力量。

“这一天便是 9 月 22 日，即太阳通过该地的子午线 X 十二小时之后。

“综上所述，我们已经清楚：一、发射将用比二十七厘米大一百万倍的大炮；二、大炮将装有十八万吨的发射物；三、发射物的初速度为 2,800 公里/秒；四、发射定于 9 月 22 日，太阳通过该地子午线 X 十二小时之后。但是，从上述情况能否推算出 X——实验所在地呢？”

此速度只需一秒钟，便可从巴黎到美国彼得斯堡。

在苏格兰，是欧洲最长的铁路公路桥之一。

在法国中央高原，1884 年建成，全长五百六十四米。

在巴黎，1889 年建成，高三百二十米。

“显然不能！”调查委员会的委员们回答。

“不能，没有任何允许计算X点的资料。马思通的笔记本里，并没标明新轴在地球的何处，换句话说，就是地球的两个新极在何外，只在离原来极的 $23^{\circ}28'$ 之处。如此而已！在何处的子午线上，完全无法确定。

“所以不可能知道哪些地方将会下降，哪些地方将会升高，哪些大陆随着大洋水平差变成海洋，哪些海洋随之变成大陆。

“根据马思通的计算，这个水平差将非常大。撞击之后，海面将变成回转椭圆，围绕新的地轴旋转，液体层的水平面将在全地球的几乎各个地点发生高低变化。

“新旧海平面（由新旧轴相撞所产生的两个平面）在相交之处形成两个旋转曲面，这两个曲面通过一垂直线与两极轴之平面发生关系，并分别沿两轴夹角两个角平分线过渡到轴面（直接抄自马思通的笔记本）。

“据此得知，和原来水平面相比，最大水平差可升高或下降八千四百一十五米。也就是说，地球的某些地方会升高或下陷上述数字。越靠近把地球分为四块的两条分界线，此数字越小，最后化为零。

“还应指出，原来的北极将沉入海中三千米以下。因为地球压扁后，它处在与地球中心不远的位置上。北极实验协会所得到的这块地区可能会被淹没，从而不能开发。不过，这一情况已为巴比康所预见，根据最新发现，他对地理变化的推断是：在北极仍然存在着一个海拔线为三千米以上的高原。

“水平差达到八千四百一十五米的各点位，即将要大难临头的地方到底在哪里，目前还无法测定，就是最聪颖的计算师也预测不出来。因为在这个方程式里有一个未知数，而这个未知数靠算术是推算不出来的：那就是发射大炮对地球造成撞击的X原点。而这X点正是这次不幸事件倡导者的最高机密。

“因此，不管生活在哪个纬度，地球居民都直接受到巴比康的行动的威胁，他们有权关心这一秘密。

“为此，我们郑重地敬告欧、非、亚、美、澳、以及大洋洲的居民们，请注意在自己领土上进行的一切弹道工程，诸如铸造大炮、制造火药或炮弹，以及任何形迹可疑的外国人。发现线索立即报告美利坚合众国马里兰州巴尔底摩调查委员会。

“愿上帝保佑，在9月22日前，我们能收到揭发。否则，地球上原有的秩序可能不复存在。”

第十二章马思通死不开口

从地球向月球发射用了大炮，改变地球的轴也要用大炮。大炮，大炮，总是大炮！在俱乐部炮手们的头脑中，除了大炮就没其他东西了。他们爱大炮成癖，把大炮作为这个世界上的“最高法则”。难道这个粗暴的物体是宇宙的太上皇吗？就如教会法可以调整神学一样，大炮王成了工业法和宇宙规律的主宰了吗？

必须承认，大炮是巴比康主任及其同事最先想到的解决办法。他们一生玩大炮，很难不这样想。继佛罗里达州的哥伦比亚大炮以后，在X地，他们大概又造了一门巨型大炮。人们不是已经听到了他们那响亮的声音了吗：

“瞄准月球，第一发——放！

改变地球轴线，第二发——放！”

听到这号令，宇宙真想对他们喊：

“瞄准炮兵学校，第三发——放！”

事实上，他们的行动恰如其分地说明了本书的标题！书名叫做《乾坤不分》，似乎比《颠倒乾坤》更确切，因为既然没有“坤”，也就不再有“乾”。而按照阿勒基德·皮埃尔德的说法，随之而来的当然是“大混乱！”

调查委员会发表的通知所产生的效果仍然模糊不清，未能使人放下心来。从马思通的计算可以看出，力学问题已经完全解决了。巴比康主任和尼科尔上尉的计划非常清楚，就是要改变地轴。用新轴取代旧轴。而这一替换将产生什么后果，不说大家也知道了。

因此，巴比康的事业已成千夫所指，到处受到诅咒和谴责。北极实验协会的董事们在新、旧大陆就只剩敌人了。大概还有个别头脑发热的美国人继续拥护他们，但为数少得可怜。

出于个人安危考虑，巴比康主任和尼科尔上尉离开巴尔底摩和美国是十分明智的。人们有充分理由认为，他们会发生不测。改变生存条件，摧毁人类的习惯，制造天下大乱，他们威胁到全世界十四亿居民的安全，这不能不受到惩处。

他俩不仅人走了，而且没留下任何的蛛丝马迹。像这样的工程需要动用大量的物质和人员，怎么能不被人发觉呢？如果取道陆路运输，得成千上百节车箱，如果取道海路，得成千上万艘轮船，说不定还装不完那些金属、煤炭和炸药呢！他们能够悄然溜走，实在令人费解。然而，这都是事实。经过认真调查得知，新、旧大陆的化学制品厂和冶金工厂都没有收到任何订货。真是不可思议。但谜底总有被揭穿的一天！……如果还有将来的话。

巴比康主任和尼科尔上尉虽然溜掉了，躲过了眼前的风险，但马思通已身陷囹圄，他总该怕人报复吧。怪哉，他毫不在乎！这台“计算机”极其顽固不化！与他的铁制的手臂一样，他也是铁打的，什么也不能使他屈服。

在巴尔底摩监狱囚牢的黑角落里，炮手俱乐部的秘书向往着他远行的同事们。他仿佛看到，巴比康主任和尼科尔上尉在那个无人知晓的地球点位上，正在准备巨大的工程，在那儿，谁也不会打扰他们。他们造巨炮，制造梅里

原文也有大炮的意思，这是双关语。

指《从地球到月亮》中所造的巨炮。

本书原名为“sans dessus dessous”，直译为“不分上下”；而法语短语“sens dessus dessous”则是上下颠倒的意思。

—梅罗里特炸药，铸造炮弹。太阳将会把这一发炮弹列入它的行星行列！为表示对“新园”富有的女股东的殷勤和尊敬，将以“思柯碧”这一美妙的名字命名这颗新星。马思通估算着日子，在他看来，距发射日期已经不远了。

现在是四月初，再过两个半月，太阳经过北回归线二至点，然后向南回归线逆行，三个月以后，秋分时，太阳穿过赤道线。那时，亿万个世纪以来，地球每年如此有规律的、简单的四时交替将会结束。189X年，地球在运行中昼夜不相等也将是最后一次了。改变地轴以后，在地球任何地平线上，日出与日落的钟点数将完全一样。

这真是伟大、非凡、神圣的事业啊！马思通忘记了北极地区和煤炭的开采、只看到工程将带来的宇宙巨变。新公司的主要目的在沧海桑田的巨变中不值一提了。

但是，世界不愿意改变自己的面貌。上帝当初开天辟地时所赐予的容颜，现在不还依然年青如初吗！

马思通独自一人，手无寸铁，坐在囚牢里，一直在抵抗对他施加的种种压力。调查委员会的委员们天天来找他，但都一无所获。于是，约翰·普雷斯蒂斯想运用某些影响，如艾旺热丽娜·思柯碧夫人。这样做，成功的可能性会大些。无人不知，这位可尊敬的寡妇对马思通的事业是多么忠心耿耿，对那位计算师的关怀又是多么无微不至。

经委员们磋商之后，艾旺热丽娜·思柯碧夫人被允许探望囚犯马思通。她什么时候去，探视多久，都听其自便。她自己难道不和地球上的千千万万居民一样，受着大炮后座力的威胁吗？难道她的新园寓邸在大劫难中，会比林中人简易的小棚，或北美大草原印第安人的小茅屋少受损失吗？难道在萨默叶德人和太平洋岛人皆丧生时，她的生命能够得以独全吗？这就是调查委员会主任对她进行的开导，也是她被请来对马思通施加影响的理由。

调查委员会认为，如果马思通立即说出做准备工作的巴比康主会和尼科尔上尉在哪里，准确说出参加此项工作的人数，然后去寻找并找到他们，制止灾难、消除人类的担忧与恐慌，还是来得及的。

艾旺热丽娜·思柯碧夫人来到牢房。她的首要愿望是探望被警察从那舒适的小屋里带走的马思通。

如果认为艾旺热丽娜会受人类弱点的支配，那就是太不了解这位坚强的女性了。4月9日，思柯碧夫人第一次来到牢房。如果有哪一个冒失鬼把耳朵贴着牢房门的话，将会惊诧地听到下面的对话：

“亲爱的马思通，我终于看到您了！”

“是您？思柯碧夫人。”

“是的。我的朋友，经过四周，漫长的四周……”

“整整二十八天五小时四十五分。”马思通看看手表回答道。

“我们终于又到一起了！”

“但是，亲爱的思柯碧夫人，他们怎么让您进来的呢？”

“条件是对所钟爱的人施加影响！”

“什么！？艾旺热丽娜！”马思通喊道，“您竟同意对我劝降！您认为我会背叛我的同事？”

“我？亲爱的马思通，……您认为我那么坏？我，请您为了荣誉而不要顾及个人安危。我？难道会促使您去做丑事，给您献给高等力学的一生抹黑？”

“好极了，思柯碧夫人。您真是我们公司的慷慨的股东！不，我从未怀疑过您那颗伟大的心！”

“谢谢您，亲爱的马思通！”

“至于我，泄露我们的事业，泄露我们的发射地，道出我隐藏在心底的秘密，让那些野蛮人去追赶我们的朋友，中止我们的利益和光荣的工程，那我宁愿一死！”

“高尚的马思通！”艾旺热丽娜·思柯碧夫人答道。

两个被同样的激情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的人，而且是同样地失去了理智，一下子就心心相印了。

“不！他们休想知道我通过计算确定下来的地点，这是我万世留芳的杰作。”马思通说，“要杀就杀，但夺走我的秘密，休想！”

“让我们死在一起吧！”艾旺热丽娜·思柯碧夫人喊道，“我也一样，永不开口。”

“艾旺热丽娜，亲爱的，幸亏他们不知道这个秘密。”

“亲爱的马思通，您以为我是个女人，我就会说出秘密吗？背叛您和我们的同事，不，我的朋友。让那些凡夫俗子去鼓动城乡居民反对您吧，让全世界冲进这所牢门把您绑走吧。我将在此，至少我们可以为死在一起而感到快慰。”

如果这也是一种快慰，马思通可以幻想出一种比死在艾旺热丽娜·思柯碧夫人的怀抱里更加甜美的安慰。

善良的女人每次来探监，谈话无一不是这样结束的。

当调查委员会的人询问时，她总是这样回答：“还没有结果，可能还要些时间，我会成功的。”

啊，女人的诡谲！

她总说“还要些时间”，但是，这时间却在迈着大步向前走。一星期如同一天，一天如同一小时，一小时如同一秒钟地飞快地流逝着！

已经到了五月。艾旺热丽娜·思柯碧夫人从马思通口中什么也没得到。如此有影响的女人失败了，别人更难以成功。那可怕的一炮不能阻止，只好听天由命了吗？

不行！在此情况下，屈从是不能接受的！欧洲各国代表更加纠缠不休，与调查委员会不停地争斗。后者简直成了被直接攻击的对象。冷静的雅克·詹森，连荷兰人的沉着性格也不顾及了，每天都责难调查委员们。鲍里斯·卡科夫少校甚至和委员会的秘书进行了一场决斗。不过，他只把对手刺了个轻伤。英国人唐兰少校，他既不动火器，也不用兵刃，在秘书迪安·图德林克协助下，他和冷静的鳕鱼代售商、北极实验协会的傀儡威廉·斯·福斯特，照标准拳术较量了十几个回合。

全世界合谋把美国的一个光荣的儿子——英比·巴比康的责任归咎于全体美国人了。人们谈论着召回派往华盛顿政府的全权大使和公使，并声称要对它宣战。

能抓住巴比康，美国求之不得！可怜的美国，被迫答应欧洲、亚洲、非洲和大洋洲各国，无论巴比康在哪儿，谁都有权立即逮捕他。但是，承诺也是枉然，因为至今尚未发现这坏蛋及其同事在何处准备那可憎的工程。

所以，各国仍穷追不舍：

“你们抓到了他们的同谋马思通！他心中有数，知道巴比康在哪里，把

他的嘴撬开！”

让马思通开口讲话，那就等于从沉默之神哈波克拉特口里掏出话来，让纽约聋哑学校的头号哑巴开口说话。

人们的愤怒与担心与日俱增。某些注重实际的人提出中世纪的酷刑可取，高级掌刑吏使用的夹棍、炮烙、熔铅等能奏效，最顽固的人，也能迫使他开口。沸油、拷问架、灌凉水、吊刑，等等，过去的法庭对微不足道的、与群众利益无什么关系的案件都动用这些刑罚，今天为什么不能使用呢？

过去认为正当可行的办法，在这个温情脉脉、宽容大度的世纪末却不能再使用了。十九世纪末也是一个充满人道主义的世纪。这个世纪发明了连发步枪、七毫米的子弹和重型炮弹。这个世纪允许在国际关系中使用麦宁炸药、罗心赖特安全炸药、贝里特炸药、邦克拉斯第特炸药、梅卡尼特炸药及其他炸药的炮弹。当然，这些炸药与梅里—梅罗里特炸药相比，确是小巫见大巫。

不管是一般审讯，还是特殊审讯，马思通都毫不畏惧。而人们所希望的，是他最终能明白事情的后果，自动开口。否则的话，那大家只有听天由命了。

第十三章马思通终于作出了惊心动魄的回答

时间在飞跑，可能巴比康主任和尼科尔上尉的工程也在飞快地进行，其工作环境虽然极为惊心动魄，但人们却不知其藏身在何方。

工程如何进行呢？它需要建立一座规模宏大的工厂，修建数座高炉，以铸造比海军二十七厘米大炮口径大一百万倍的大炮，以及重达十八万吨的发射物。这需要雇佣几千名工人，运输问题、安排问题、事情多着呢。像这样的行动怎能避开有关人士的耳目呢？巴比康在旧大陆或新大陆的什么地方进行如此神秘的安装，邻近的居民竟然会毫无察觉？难道他们在大西洋或印度洋的废岛荒滩上？然而，当今已没有荒芜的岛屿了：英国人都抢走了。除非新公司专门为此找到了一个新的。新公司要在北极或南极地区某点位上建立工厂？不可能，那是不合常规的！北极实验协会不正是因为进不了北极高纬度区，才试图改变两极地区的位置吗？

漫无边际地到大陆或岛屿去寻找巴比康主任和尼科尔上尉，那是枉费时间。在炮手俱乐部秘书的笔记本上不是记载着发射要在赤道进行吗？而在那儿，尽管都是些不开化的土著，可也不乏居住区呀？如果在赤道线附近安营扎寨，那不会是美洲的秘鲁、巴西，不会是巽他群岛、苏门答腊、婆罗洲，不会是西里伯斯海的群岛，也不会在新几内亚。在那些地方进行这样的行动，居民们肯定会知道。在中非，在赤道穿过大湖地区，也不能保密。或许他们在印度洋中的马尔代夫群岛，太平洋上的阿默勒尔蒂群岛、吉尔伯特群岛、圣诞岛、加拉伯戈斯群岛，大西洋上的圣佩德罗群岛。但是从这些地方传来的消息也毫无结果。为了缓和大众的担心，就只好模模糊糊地猜测臆断了。阿勒基德·皮埃尔德对这一切怎么看呢？一想到问题的种种后果他比任何时候都焦躁。尼科尔上尉发明了一种威力巨大的炸药：梅里—梅罗里特烈性炸药，其爆炸力比最厉害的军事炸药大三千至四千倍，比我们祖先的古老的炮弹火药大五千六百多倍。这已经非常令人吃惊，甚至是爆炸性的新闻。他认为这不是不可能的，人们完全不知道未来火药科学的进步会是怎样的，它有可能在任何距离上摧毁敌军。总之，由大炮后座力来改变地球的轴，对法国工程师来说，也不能不惊诧莫名。于是，他只好在心中暗暗地向工程的倡导者求教：“巴比康主任，显而易见，地球时时都会遇到在其表面产生的撞击反冲力。当成千上万的人开心地互相抛掷几公斤重的数以千计的或几克重的数以百万计的物体时，当人们行走时、蹦跳时、伸展臂膀时，甚至血球在静脉里闲逛时，对我们的地球都产生作用。所以说，即使您的巨大的装置可以产生您预期的冲击力，这个冲击力也不见得能使地球摇摆。唉，不可否认，这是马思通那个畜牲的方程式推导出来的！”

调查委员会把炮手俱乐部秘书的运算通报给了各位能读懂它的学者们，阿勒基德·皮埃尔德只能对其精确的计算表示佩服。他阅读代数就像人们阅读报纸新闻一样，在阅读中，他得到了一种难以名状的乐趣。

如果地球受到巨大冲击，地球表面将会产生多少灾难啊！地壳变化，山崩地裂，城市倒塌，江河横流，湖海泛滥，成千上万的人死于非命，那将是多么可怕啊！

它将犹如一场无可比拟的强烈地震。

阿勒基德·皮埃尔德喃喃自语道：“如果尼科尔上尉的火药不太厉害，人们还可以希望抛射物绕地球一周后，重新撞击地球，落在发射点的前面或后面，经过一段时间后，一切都恢复原位。当然一切灾害将是难以避免的。”

那真是见鬼了！梅里—梅罗里特炸药使发射物在天上画半个双曲线、把地球大大地打扰一番，它决不会向地球表示歉意的！”

阿勒基德·皮埃尔德手舞足蹈，几乎两米范围内的物件都要被他打个粉碎。

他又自语道：“如果知道发射场地，我将很快在几个球面大圆上找出没有地形起伏与震动的安全地带。同时能找出最危险的地带，在房屋和城市倒塌之前，通知人们及时搬家。然而，如何才能知道发射场地呢？”

说罢，他把手握成圆形，放在点缀有几根稀疏头发的脑壳上。

“嘿！我想，”他又补充说，“震动比人们想象的要复杂得多。为什么火山不会借此机会来个全面爆发，犹如旅客晕船把五脏六腑都吐个精光呢？为什么高起的大洋不会涌进火山口呢？见鬼！炸毁地球的这部机器也许会突然爆炸！这个该死的马思通顽固不化，拒不开口。瞧，他在耍弄我们的地球，在精心地玩宇宙台球！”

阿勒基德·皮埃尔德这样推测着。其可怕的假设在新旧大陆的报纸上也引起了讨论。与巴比康公司的实验结果相比，那些并不常见的、毁坏着地球小部分地区的龙卷风、海啸、滂沱大雨又算得了什么？这样的灾难只能是局部的、而那将是成千上万的居民失踪，幸存者心有余悸！随着那可怕的日期的临近，最勇敢的人也谈虎变色。情况对那些宣扬世界末日来临的说教者，倒是十分有利。一八四一年前夕，人们也曾以为就要坠入阴曹地府了，现在想起人们当时的那种恐惧，也就很容易理解了。

但愿人们没有忘记当时的情景！根据《启示录》的一段文字，世界末日就要来临，人们等待着《圣经》所说的愤怒的信号。沉沦之子，魔鬼就要现身了。

“在十世纪的最后一年，”马丁讲道，“一切都中断了，娱乐、商业、兴趣，乃至田间耕作都停止了。人们在思索：为什么要去争取不存在的未来呢？还是想想明天开始的永恒吧！为了在即将进入的天国得到保护，人们乐于奉献出生活之必需，把土地、城堡留给以前常去的教堂。

“许多捐赠者在教会的契约上这样开头：鉴于世界末日来临，毁灭迫在眉睫……大限来临，居民们不断涌向大教堂、小教堂，涌向所有祭祀上帝的建筑物。他们惊恐万状，等待着七位审判天使的七个号角从天底震响起来。”

众所周知，一八四一年的第一天，人类平安无恙，大自然的规律没受到丝毫干扰。这一次，可不是晦涩的经文上描写的天塌地坍，而是对地球平衡的冲击。这是以无可置疑的计算为依据，是弹道科学、力学完全可以实现的一个试验。这次大海将不是把死者送上海岸，而是将把数以百万计的生者埋葬在海底深渊。

人们的思想因受现代思想的影响，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但是，惊恐之状不亚当年。人们从来还没有像今天这样迫不及待地急于奔赴一个安全可靠的地方。忏悔时，人们从来还没有从心里倒出过如此多的罪过。给临终思善的人如此多的赦罪也无先例。是不是该叫教皇颁一张赦书，赦免所有心存善念——或者叫心存恐惧——的人们。

马思通的处境越来越危险，艾旺热丽娜·思柯碧夫人十分担心他会成为

一些宗教狂鼓吹者曾胡说什么一八四一年的第一天是世界末日，届时，天塌地坍，人类毁灭。实际上是为了骗人钱财。

社会泄愤的牺牲品。她甚至想劝他别坚持下去了，讲出来算了。可是她不敢。不劝是对的，因为她只会碰一鼻子灰。

巴尔底摩的居民惶惶不可终日。美联邦绝大部分报纸的声讨，从地球“四角八极”纷纷飞来的电报更是刺激得民众情绪难以控制。我们用了圣约翰宣称世界末日将至时常用的词汇“四角八极”，那时的统治者是罗马皇帝、暴君多米尼安，如果马思通生活在他的统治下，那问题早就解决了，他早就给喂老虎狮子了。不过，马思通却说：

“我现在还不是一样？！”

山崩地裂，马思通决不动摇，决不说出X的坐标。因为他明白，地理位置一旦泄露，他们的事业就会半途而废。

这一手太漂亮了：只身一人对付全世界。在炮手俱乐部同事们的眼里，在艾旺热丽娜·思柯碧夫人的心目中，马思通的形象变得更高大了。这些正直的人个个倔强得就像退役的炮手，对巴比康的计划忠贞不二。炮手俱乐部的秘书一下子成了世界名人，被不少人视为名牌囚犯，他们给他写信，为的是从他那只即将震撼世界的手中得到几行字！

出名自然很棒，可也变得越来越危险了。人群昼夜围在巴尔底摩的监狱周围，狂呼乱叫，群情激愤，怒不可遏地要求当场把马思通处死。警方已经觉得无力保护他了。

为了满足美国群众和外国群众的要求，华盛顿政府终于决定起诉马思通，并把他交刑事法庭。

陪审员早就被这一恐怖事件给折磨得够呛了，所以，“他的案子大概不会拖”，皮埃尔德这样说，尽管他个人对这位顽强的计算师深表同情。

9月5日上午，调查委员会主任屈驾亲临囚犯的牢房。

在艾旺热丽娜·思柯碧夫人的一再要求下，同意让她陪同前往。说不定这位可爱的夫人的影响会使他回心转意。只要能让他说出谜底，什么都不应该忽视，什么办法都应试一试。若是再不成，就再想别的法子。

“走着瞧吧！”思维敏捷的人重复道，“大概我们刚刚把马思通送上绞刑架，大难就临头了！”

将近十一点时，马思通已在艾旺热丽娜·思柯碧夫人和调查委员会主任普雷斯蒂斯的面前了。

他们一问一答，谈话很快进入主题。一方十分强硬，一方十分平静。谁也不会猜到：平静的是马思通。“最后一次，请您回答！”普雷斯蒂斯说道。

“关于什么？”炮手俱乐部秘书带有讽刺意味地反问。“您的同事巴比康到什么地方去了？”“我已和您说过一百次了。”“现在是第一百零一次！”

“他在将要进行发射的地方。”“在哪儿发射？”“在巴比康所呆的地方。”

“马思通，您要当心！”“当心什么？”“当心您拒绝回答的后果……。”

“后果就是您不该知道的东西，您终于还是不知道。”“我并不这样认为。”

“我们就要把您送交刑事法庭。”“请便。”“法庭将审判您！”“那是它的事。”

“一经审判，立即执行。”“好吧。”“亲爱的马思通！”艾旺热丽娜·思柯碧夫人鼓了鼓勇气叫了一声，在威胁面前，她已心慌意乱了。“啊！夫人。”

马思通说。她低下了头，沉默不语。“您想不想知道判决将是什么样的？”普雷斯蒂斯又说。“悉听尊便。”马思通又说。“您将被处以极刑，这也是罪有应得！”

“果真吗？”

“您被绞死，就如同二加二等于四，肯定无疑。”

“那么，先生，我还有运气，”马思通冷冷地答道，“如果您也和数学沾点边的话，您就不会说‘和二加二等于四那样肯定无疑！’谁能证明所有的数学家都认为二数之和等于各部分之和，即二加二恰恰等于四不是无稽之谈呢？”

“先生！”主任狼狈不堪了。

“啊！”马思通又说，“如果您说，‘就和一加一等于二那样肯定无疑’，这就对了！这一目了然，因为这已不再是一个定理，而是一个公理！”

调查委员会主任上了一堂数学课，退了出去；艾旺热丽娜·思柯碧夫人眼中所闪动的，这位梦中计算师的火焰也没有那么热烈了。

第十四章找到了 X 位置

马思通命不该绝。联邦政府收到了由当时美国驻桑给巴尔领事发来的电报，电文如下：

致美国华盛顿国务卿约翰·斯赖特：

巨大工程在乞里马扎罗山脉南麓的瓦马塞山中进行。巴比康主任和尼科尔上尉带着无数黑人已经工作了八个月，该地属于苏丹巴里巴里统治。谨告政府。

理查德·伍·特拉斯特领事当地时间9月13日早五时于桑给巴尔马思通的秘密泄露了。这便是炮手俱乐部的秘书现在仍受监禁而未被绞死的原因。

可是，谁知今后他会不会因为没有死在光荣的顶峰而感到遗憾呢？

在今坦桑尼亚，为非洲最高山脉，海拔五千九百六十三米。

第十五章与大家生死攸关的几个细节

华盛顿政府现在已经知道巴比康主任在何处。大家不会怀疑这封电报的真实性。驻桑给巴尔领事办事十分稳妥，他提供的消息不会有错。这已被随后收到的几封电报完全证实。地点正是在非洲的乞里马扎罗山脉中段，瓦马塞山中，离西部海岸一百来英里，稍靠赤道线下边一点。北极实验协会的工程师在那儿将完成他们的巨大工程。

1849年，雷布维尼亚和柯拉夫博士对该山进行了首次勘测。而后，旅行家奥托·尼累斯和阿博特又攀登了此山。巴比康他们如何得以在名山脚下神不知鬼不觉地安顿下来？他们如何修建了车间、炼铁炉，招募了足够的人手？她们用什么办法和当地危险的部族及其奸诈而残忍的首领打通了关系？这些都无人知晓。可能永远也不会知道，因为离9月22日只剩下几天了。

马思通从艾旺热丽娜·思柯碧夫人那儿获悉，乞里马扎罗山的秘密已被从桑给巴尔拍来的电报揭露了。听到这条消息，他使用铁钩子手在空间画了一个奇妙的“Z”字形曲线，说道：“哼！电缆！电话线都无法把人送到那儿去！再过六天……噼里叭啦，砰砰，就万事大吉了！”

这一大堆响彻云霄的象声词犹如哥伦比亚大炮的轰鸣，谁听到炮手俱乐部秘书这种喊声，谁都会对那些老炮手的生命力赞叹不已。

显然，马思通说的有道理。派警察去瓦马塞逮捕巴比康主任，时间已经来不及了。就算警察从阿尔及利亚或埃及，甚至亚丁、马萨瓦、马达加斯加，或桑给巴尔出发吧，他们可以迅速到达海岸，但是在当地必然会遇到困难。通过山区会遇到障碍，也可能会遇到黑人以及专横的部族首领的抵抗。这样，警察不能如期赶到。

因此，必须放弃用逮捕的办法来阻止实验。

逮捕，不可能，那再也没有比推断严重后果更容易的了。因为已经知道了发射的确切时间和地点，然后只要计算就成了。计算虽然相当复杂，却是代数学家和普通数学家力所能及的。

由于驻桑给巴尔领事的电报是直接发给华盛顿国务卿的，联邦政府最初秘而不宣。打算在公布它时，同时指出地轴变化在海洋水平差方面所产生的后果。这样，地球的居民便可以根据各自所处的点位推算出自己的命运。

因为民众们一定都在焦急地等待着结论，以便决定如何逃命。

9月14日，一封电报发至华盛顿经度办公室，要他们从弹道学和地理学角度推断出最后结果。第三天，结果算出来了，又通过海底电缆马上通报给新旧大陆各国。在成千上万家报纸上刊登。各大城市，新旧大陆所有的报贩都大叫着它那震撼人心的标题到处叫卖。

“要发生什么事？”

这是用各种语言，在地球各地提出的同一个问题。

经度办公室出面作紧急通知：

巴比康主任和尼科尔上尉试图进行的实验是这样的：9月22日，当地时间午夜，使用口径比二十七厘米大一百万倍的大炮，发射十八万吨的发射物。所用火药品可以产生的初速度为二千八百公里，产生后座力。

如果发射地在赤道线稍下一点，即在巴黎子午线以东 34° ，乞里马扎罗山脉脚下，并且向南发射的话，对地球表面产生的力学作用如下：

借助周日运动的冲击，瞬息之间，一个新轴便大功告成。据马思通推测，原轴将偏离 $23^\circ 28'$ ，新轴将与黄道平面成直角。

新轴的两端在哪儿呢？因为发射点已经知道，这就容易推算出来了。我们已经有了计算结果。

北部轴端在格陵兰和格里奈尔地之间，位于目前北极圈切线划过的巴芬海内。南部轴端位于南极圈的边缘，离阿德利地东部几度。

新子午线 0° ，从北极出发，通过爱尔兰的都柏林、法国的巴黎、西西里的巴勒莫、的黎波里泰尼海岸的大西尔特湾、达尔福尔山区的奥贝德、乞里马扎罗山、马达加斯加、南太平洋中的克尔盖伦群岛、新南极、巴黎的对蹠点、大洋洲的库克群岛、社会群岛、瓜德拉群岛和英属哥伦比亚海边的范库弗、北美新不列颠地区，以及北极附近的梅尔维尔半岛。

有了从巴芬湾穿进，自阿德利地穿出的这根新轴，当然就会有新的赤道。太阳将在赤道上画出万世不变的周日曲线。这条新赤道将穿过乞里马扎罗山脉的瓦马塞山、印度洋、果阿和位于印度加尔各答稍下边一点的奇乔利，暹罗王国的曼加拉、北部湾的格索、中国的香港、太平洋中的拉沙岛、马歇尔群岛、加斯帕尔群岛、沃克岛、阿根廷共和国的科迪耶拉山，巴西的里约热内卢、大西洋中的特里尼蒂岛、圣赫勒拿岛、刚果的圣保罗罗安达，最后在乞里马扎罗山脉另一侧，即瓦马塞地区相会。

既然新赤道由新轴确定，那么，要演算出对地球居民的安危至关重要的海洋水平差问题，似乎是完全可能的。

首先，北极实验协会的领导人已经尽可能缩小水平差作用。如果是向北发射的话，将给地球最文明的部分带来灾难。反之，如果是向南发射的话，则只会影响人烟稀少的荒芜地区——至少，受到水灾威胁的地区是这样的。

下面是旧轴消失新轴产生时海水泛滥的分布情况：

地球将分成两个圆形冲击波，它们在乞里马扎罗山及其在大西洋中赤道附近的对蹠点成直角相交。因此，形成四个球截面：两个在北半球，两个在南半球，其分界线上的水平差为零。

一、北半球第一个球截面位于乞里马扎罗山以西，将包括从刚果到埃及的非洲部分，从土耳其到格陵兰的欧洲部分，从美洲的英属哥伦比亚到秘鲁，到和圣萨尔瓦多在同一水平线的巴西，最后是北大西洋全部和赤道大西洋的大部。

第二个球截面位于乞里马扎罗山以东，将包括从黑海到瑞典的欧洲大部、俄国欧洲部分及俄国亚洲部分、阿拉伯、几乎整个印度、波斯，俾路支斯坦、阿富汗、土耳其斯坦、中国、蒙古、日本、高丽、黑海、里海、太平洋上部和北美的阿拉斯加地带，以及十分遗憾地转让给北极实际协会美国公司的北极地带。

二、南半球第三个球截面位于乞里马扎罗以东，将包括马达加斯加、马里思群岛、克尔盖伦群岛、毛里求斯、留尼汪、印度海中的所有岛屿，直到新极的南极洋、马六甲半岛、爪哇、苏门答腊，婆罗洲、巽他群岛，菲律宾、澳大利亚、新西兰、新几内亚、新喀里多尼亚、整个南太平洋及其无数的群岛，一直适伸到现在子午线的 160° 。

第四个球截面位于乞里马扎罗山以西，将包括非洲南部，从刚果和莫桑比克海峡直到好望角，南大西洋直到 80° 纬线，整个南美从伯南布哥和利

和巴黎相对的地方。

美国东北部六州的总称。

马、玻利维亚、巴西、乌拉圭、阿根廷、巴塔哥尼亚高原、火地岛、马鲁亦诺群岛、夏威夷群岛、设得兰群岛，以及经度 160° 以东的太平洋南部。

这就是被无水平差的零线分开的四个球截面。

现在，让我们来了解一下，当海水溢出海底冲击大陆时，它们将在这四个球截面的表面上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每个球截面上都有一个影响最大的中心点，在这里，海水或者涌来，或者泄出。

根据马思通绝对精确的计算，在某些点位上，最大水平差将达到八千四百一十五米。从这些点起，水平差逐渐缩小，直到形成球截面边缘的零线。从安全角度看，巴比康进行的实验在这些点位上产生的后果最为严重。

这些后果又分为两种情况。

在南北半球两两相对的球截面上，海水溢出，涌向相对的另一两个球截面。

在第一个球截面上，大西洋几乎倾泻而光，降低的最大限度点几乎和百慕大处于同一水平，海洋深度不足八千四百一十五米的地方，海底将露出。在美洲和欧洲之间将出现广阔的陆地，如果美国、英国、法国、西班牙和葡萄牙这些列强不觉得难为情的话，可按其领土的比例分配这些新陆地，将其归入自己的版图。水位降下去之后，欧、美两洲的沿海地区的海拔将大大升高。原来海拔度最高为 20°—30° 的海滨城市的空气也将变得非常稀薄，与目前距地面一法里高的空气密度大致相似。这将涉及到一大批城市，在此仅列举其中几个主要城市的名字：纽约、费城、查尔斯顿、巴拿马、里斯本、马德里、巴黎、伦敦、爱丁堡、都柏林、等等。保持正常位置的城市仅有：开罗、君士坦丁堡、但泽、斯德可尔摩及美国西部沿海城市。至于百慕大、空气将相当缺乏。讲得具体些，就相当于飞行员在海拔八千米高空飞行，或者像登山运动员登上西藏屋脊。因此，人类绝对不可能在那儿生活。

球的另一面，正对着上述地区的地方，将会出现同样的情况。印度洋、澳大利亚、太平洋的四分之一的海水将流向澳大利亚南方海域。那里最大水平差将出现在努伊次地的边缘。阿德莱和墨尔本等城市将看到洋面下降八公里。尽管那儿的空气层将很纯净，但是气压太低，无法满足呼吸的需要。

在海水倾盆而出的两个球截面，各地区将发生的变化大体如此。在海水未完全泄光的地方，无疑将会出现由海底山峰形成的岛屿。

如果说因空气密度减小对升高的大陆部分还不会有什么不妥的话，那些将被泛滥的海水淹没的地区将会如何呢？在低于正常气压时，人仍然可以呼吸。但在水下几米，人却一点也不敢呼吸。在另外两个球截面将出现的情况是如此。

在乞里马扎罗山东北的球截面上，最高水位将在大西伯利亚的雅库茨克。减去目前海拔高度，该城将被淹没在八千四百一十五米水位以下。从这儿，水位逐渐降低，一直扩展到无水平差的零线，将淹没俄国亚洲大部分地区和印度大部地区、中国、日本、以及白令海峡彼岸的美国阿拉斯加。乌拉尔山可能像小群岛似的在欧洲东部上边冒出头来。至于波得斯堡、莫斯科和另一球截面的加尔各答、曼谷、西贡、香港、北京、江户，这些城市将消失在不同深度的海水之下。这足以淹死俄国人、印度人、暹罗人、印度支那人、中国人和日本人。如果他们在灾难之前来不及迁徙的话。

在乞里马扎罗山西南的球截面，灾难不算严重，因为此球截面大部分为大西洋和太平洋覆盖。马鲁亦诺群岛的水位将上升八千四百一十五米。也就

是说，由于这场人为的洪水，大片的陆地将沉入海底，尤其是从下几内亚和乞里马扎罗山直到好望角的南非地区，及由秘鲁、巴西中部、智利和阿根廷共和国直到火地和合恩角所形成的南美三角地带。尽管阿根廷的马塔戈尼亚人身躯高大，也难逃灭顶之灾，因为他们无处可逃，整个科迪耶拉山区将沉入海底。

如果巴比康主任的罪恶计划未被及时阻止，这就是可能出现的结果：出现新的海洋水平面，有的地方上升，有的地方下降。这就是我们可以告知地球上所有关心此事的人的可能性。

第十六章不满之声越来越高

紧急通知：必须作好应付灾难的准备，即使阻止不了它，至少也要逃开它，迁徙到没有危险的零度线地带去。

受威胁的人分成两类：高空窒息者和深水溺死者。

紧急通知引起种种反应，最后变成了最强烈的抗议。

被窒息者，有美洲的美国人，欧洲的法国人、英国人、西班牙人，等等。即使将露出的洋底土地送给他们，也不能使他们接受这种变化。巴黎将来距新极的距离和现在距旧极的距离几乎相等。巴黎市民可以享受永恒的春天了，这不假。但却将少呼吸空气。所以这并不能满足已经习惯于大量呼吸氧气的巴黎人。换位置对他们来说得不偿失，这还没计算臭氧以及其他的损失。

被溺者为南美居民、澳大利亚人、加拿大人、印度人、新西兰人。是可忍孰不可忍！英国决不允许巴比康毁掉其最富有的殖民地，那儿的撒克逊人已经逐渐取代了土著，开始反客为主了。显然，墨西哥湾将干涸，形成一个广阔的安德列斯王国。墨西哥人和美国人根据门罗学说可以对此提出主权要求。巽地群岛、菲律宾、西里伯斯群岛的海底盆地将晒底，出现大片土地。英国人、西班牙人大概会顺手牵羊。这点补偿不过是杯水车薪，决抵消不了可怕的水灾所造成的损失。

如果消失在新海洋下的是西伯利亚的萨摩耶德人、拉普兰人、火地人、巴塔戈尼亚人、或者鞑靼人、中国人、日本人、或部分阿根廷人、也许文明国家会接受这种牺牲。但是，许多文明国家也将罹受灾难，大家不抗议才怪呢！

至于文明的欧洲，尽管其中部不变，但西部将升高，东部将下降。也就是说，一半缺氧，一半受淹。这是不能接受的。此外，地中海将要亮底，不管是法国人，还是意大利人、西班牙人、希腊人、土耳其人、埃及人，都是不能容忍的。因为沿海居民对它拥有无可争辩的权利。苏伊士运河倒是命大，正好处在无水平差的零度线上，免去了劫难。可是，当运河的一头没了地中海，另一头的红海也只剩下一小瓢水时，德莱塞普斯先生的这一前无古人的杰作还有什么用呢？除非再挖出几百海里的河道来。

不，永远不，英国决不会同意看到直布罗陀、马耳他和塞浦路斯变成白云缭绕的山峰，因为它的军舰需要靠岸。不，把原大西洋海底盆地的地区给它，它也不答应。不过，一旦巴比康成功的话，唐兰少校还是打算马上赶回欧洲去阐明英国对新领土的权力。

抗议来自四面八方，甚至来自无水平差零线上的国家。因为一个国家不可能全处在零线上，在别的点位上，它们或多或少沾点边。当大家根据桑给巴尔的电报获悉了发射点，又阅读了据此而起草的含糊其辞的通知后，抗议之强烈就可想而知了。

巴比康主任、尼科尔上尉和马思通成了万夫所指。

然而，这给报界带来了一片繁荣景象，期期报纸、特刊、号外都销售一空！一次次增补印刷！报界历来观点不统一，可这一次在同一抗议声中空前团结。这些报纸是：消息报、新时代报、克朗斯塔特信使报、莫斯科报、俄罗斯事业报、加尔斯克拉那日报、祖国报、外国报道、新巴登州报、马格德堡报、新自由报、柏林日报、特报、邮报、人民报、交易信使报、日耳曼报、

德莱塞普斯（1805—1894），法国外交家。1854年，他创建苏伊士运河公司，1869年，该运河正式通航。

时代报、公正报、通讯、伊比利亚报、费加罗报、强硬报、高卢人报、全球报、法兰西共和国报、权威报、新闻报、晨报、十九世纪报、自由报、画报、世界画报、两大陆杂志、宇宙报、蓝色杂志、大自然报、论坛报、罗马观察报、罗马军队报、费加萨幽默报、改革报、历书报、卫城报、新生报、古巴信使报、阿拉哈巴德先锋报、罗马尼亚独立报、爱丁堡杂志、曼彻斯特卫报、苏格兰人报、旗帆报、时代报、真理报、太阳报、中央新闻、阿根廷新闻、布加勒斯特报、旧金山信使报、商务报、加利福尼亚圣迭戈报、太平洋回声报、美国科学家报、美国信使报、纽约先驱报、每时纪事、布宜诺斯艾利斯先驱报、摩洛哥觉醒报、沪报、清报、海防信使报、库纳尼共和国箴言报，还有麦克·莱茵快报，这是一家英国报纸，刊登政治经济问题，它告诫人们注意受灾地区的饥饿。

全乱套了。不仅欧洲乱了套，整个宇宙都乱了套。想想吧，世界发了狂，人们的神经极度紊乱，这就是十九世纪末的特征。在这种世界上，还有什么荒唐、肮脏的事不会发生呢？而如今的事件，则等于是往火药库里扔进了一颗炸弹！

至于马思通，人们可以相信他的末日来临了。

9月17日晚，发狂的人群涌入监狱，要处死他。警察们丝毫不准备进行干预。

然而，马思通的囚室空无一人。原来，艾旺热丽娜·思柯碧夫人买通了狱卒，早把马思通放跑了。我们知道马思通身价本来就高，而女富户给的钱足够狱卒下半辈子的饭来张口衣来伸手了，你叫他怎能抵挡得住诱惑？再说，巴尔底摩、华盛顿、纽约以及美国其他沿海主要城市并不会遭难。它们属于将要升高的城市，而且仍会有足够的空气供居民呼吸。

马思通秘密地躲避起来，逃脱了群众愤怒的狂暴。就这样，让地球大乱的人被一个多情女子救走了。这时，距巴比康计划实施的时间只剩下四天！

紧急通知已经家喻户晓，妇孺皆知。如果说，开始还有人怀疑灾难是不是真的会发生，那么现在再没有人怀疑了。各国政府急忙去通知本国那些将受灾地区的居民：海拔上升到无法呼吸之地的居民不多，大多数是要受到灭顶之灾的居民。

鉴于通过电报向世界五大洲发出了通知，一场史无前例的大迁徙开始了。其规模甚至超过了雅利安人从东向西的大迁徙。成群结队的霍屯督人、美拉尼西亚人、黑人、红种人、黄种人、棕种人和白种人……。

可惜时间紧迫，来不及了。如果可以延缓几个月的话，中国人本可以离开中国；澳大利亚人离开澳大利亚；巴塔戈尼亚人离开巴塔戈尼亚、西伯利亚人离开西伯利亚……不过，危险毕竟只涉及到部分地区，大家已知道了哪些地方不会受到侵害，因而恐惧并不那么普遍。除了直接受威胁的地区，一些省份，甚至某些国家开始安下心了。人们所感到的只不过是一种大难将临之前人人都会产生的焦虑。

而此刻的阿勒基德·皮埃尔德却正在摇头晃脑，嘟嘟囔囔地唠叨着：

“但是，巴比康主任怎么可能造出比二十七厘米大炮大一百万倍的大炮呢？马思通这家伙，真该死！我真想找他好好地理论理论。这毫无道理，缺少根据，是乱弹琴！”

时至今日，只能依靠侥幸了。但愿行动失败，地球的那些地区免遭灭顶之灾！

第十七章 乞里马扎罗山里的八个月

瓦马塞地区位于中非东部、桑给巴尔海岸和大湖区之间。维多利亚——尼安萨湖和坦噶尼喀湖在这里形成了许多内海。如果我们对该地区多少有些了解，那是因为英国人约翰斯顿·特凯利伯爵和德国迈耶博士访问过此地。这个山区处于苏丹巴里巴里的管辖之下，有三、四百万黑人。

在赤道下三度，屹立着乞里马扎罗山脉，高耸的基博山峰海拔五千七百零四米。群山的南部、北部和西部是广阔富饶的瓦马塞平原、通过莫桑比克地区与维多利亚——尼安萨湖相毗连。

距乞里马扎罗山低坡几里远的地方，是基松戈小镇，这便是苏丹王宫所在地。说实在的，这个首都只不过是大大村子。苏丹的居民们聪明伶俐，干起活来简直就和戴上镣铐的奴隶们一样卖劲儿。

这位苏丹被视为中非部落最杰出的酋长之一，他极力摆脱英国的影响，说得更确切一些，极力摆脱英国的统治。

巴比康主任和尼科尔上尉仅带了十个忠于事业的工头，于当年一月的第一周来到了基松戈镇。

他们离开美国时，只有艾旺热丽娜·思柯碧夫人和马思通知道。他们由纽约乘船到好望角，从好望角再乘船到桑给巴尔的桑给巴尔岛。在那儿，秘密租了一艘船，到了非洲的蒙巴萨港。苏丹派了一支护卫队在该港等候他们。他们通过坎坷不平的山地，阻塞难行的森林、拦路的河流、陷入的沼泽，行程百余里，终于到达了苏丹王宫。

在弄清马思通的计算之后，巴比康主任通过一个前不久在这片非洲地区生活过几年的瑞典探险家与巴里巴里取得了联系。巴比康主任著名的绕月飞行也传到了这些边远地区，苏丹成了他最狂热的拥护者，对勇敢的美国人产生了友谊。甚至不必说明目的，瓦马塞酋长便同意了英比·巴比康在乞里马扎罗山南麓进行他们的巨大工程。以三十万美元为酬金，巴里巴里为其提供必需的人员，甚至还破例允许随意处置巨大的乞里马扎罗山。如果愿意的话，可以将其铲平；有能力的话，也可以将其搬走。于是，和北极一样，北极实验协会实际上成了这座山脉的所有者，而苏丹也可以从中得到好处。

巴比康主任和他的同事受到了极为热烈的欢迎。巴里巴里对这两位为开发北极不远万里而来的杰出的旅行家有一种近似于崇拜的钦佩，对即将在他的王国进行神秘工程的创始人抱有非同寻常的同情。因此，他对美国人许诺：绝对保密！不论是他本人，还是他的臣属，都会全力协作。干活的黑人，一天也不许离开现场，否则就会受到最严厉的刑罚。

这就是工程能如此保密的原因，以致美国和欧洲最机敏的警察都未能得悉此事。秘密终于被发现了，那是因为在工程竣工后，苏丹放松了控制，况且叛徒或好嚼舌头的人到处都有，在黑人中也不乏其例。因此，驻桑给巴尔领事理查德·伍·特拉斯特才察觉到了在乞里马扎罗山所发生的一切。然而，那已是9月13日，要想阻止巴比康主任的计划已为时太晚。

巴比康主任为什么选择瓦马塞作为实验场地呢？首先，该地地理条件适宜，处于非洲鲜为人知的地带，远离旅游者通常参观的地方。其次，乞里马扎罗山可为他提供工程所必需的两个条件：坚固和方位。此外，当地有工程所需要的原料，并且便于开采。

早在离开美国之前，巴比康主任已从瑞典探险家那儿获悉：乞里马扎罗山山脚下，铁和煤十分丰富，且矿苗露出地面，不需要去挖掘，去寻找。铁

和煤俯拾即是，数量大大超过工程所需。此外，在山附近，还有制造梅里—梅罗里特炸药所需要的大量的硝酸盐和黄铁矿。

巴比康主任和尼科尔仅带来十个绝对可靠的工头具体指挥巴里巴里提供的一万多黑人。制造巨型大炮及其巨型发射场的任务便落在这些黑人身上。

巴比康主任和他的同事到达瓦马塞两周后，在乞里马扎罗山南麓便建立了三个极大的工地：一个铸造大炮，一个造炮弹，一个制造梅里—梅罗里特炸药。

巴比康主任如何铸出如此巨大的大炮来呢？造不出发射器，这将是新旧两大陆居民能得到拯救的最后一线希望。我们将看到并明白，其实这一希望也落空了。

制造四十二厘米口径的大炮，发射装有二百七十四公斤炸药的七百八十公斤炮弹，已经相当困难了。铸造大于二十七厘米大炮的一百万倍的大炮，这是人力所不及的。因此，巴比康主任和尼科尔上尉丝毫没去想这些。他们所要制造的不是一门大炮，而是在坚硬的乞里马扎罗山中凿一个坑道，或者说是一个“矿井”。

制造一门大炮，一门哥伦比亚大炮，是极其昂贵、极其困难的。为了防止炮管爆炸，管壁的厚度也不知要有多厚才行。巴比康早就想到了挖个矿井。如果马思通笔记本里记着一门大炮，那只是想以二十七厘米的大炮作为运算的基础罢了。

场地一开始便选在山南麓一百尺高的坡上，山脚下是一望无际的平原。当炮弹从乞里马扎罗山喷射而出时，将不会遇到任何阻碍。

挖这个坑道非常艰苦，而施工又须极其精确。可巴比康能很轻松地制造出钻岩机，机器将靠山上倾泻下来的强大的瀑布所产生的压缩空气启动。坑道被钻岩机打好之后，再装满梅里—梅罗里特炸药。烈性炸药不会炸毁岩石，因为这是由正长石和角闪石构成的一种极其坚硬的石壁。这种岩石能抵御住气体膨胀产生的可怕的压力，可以说是天生的炮管。乞里马扎罗山的高度与厚度也足以保障外部不会产生任何裂缝或爆裂。

在巴比康主任的高明的领导下，由工头率领的近万名工人热忱、用心地工作着。不到六个月，一条直径二十七米，深六百米的“矿井”便竣工了。要使炮弹沿极为光滑的内壁滑动，不浪费爆炸时产生的气体，内壁还装有镗得十分光滑的铸铁套。

与著名的登月基地哥伦比亚同城工程相比，这一工程更壮观、更激动人心。对当今世界工程师们来说，世上难道还有他们办不到的事吗？

当乞里马扎罗山山腰的坑道竣工时，另一工地的工人们正在建造金属壳和制造巨大的发射场。

这一发射场将是一个巨大的圆锥形铸件，所需钢材达十八万吨！

发射物不是一个整体铸件，而是由每块重一千吨的若干部件组成的，须一个一个地送入坑道，紧贴内壁放好，并事先放进梅里—梅罗里特炸药，然后将这些部件用螺柱固定在一起，构成一个结构紧凑的整体，以便能沿着管道的内壁滑动。

工地需用四十万吨铁矿石，七万吨石灰石和二十八万吨焦炭，仅后一项就需要四十万吨好煤才能炼出。铁矿就在乞里马扎罗山旁边，用小推车推就行。

建造炼铁高炉困难最大。然而一个月之后，十个三十米高的高炉已投入生产。每个高炉每天生产一百八十吨生铁。二十四小时便是一千八百吨，一

百个劳动日之后，便是十八万吨。

制造梅里—梅罗里特炸药的工地上，工程进行得也非常顺利。保密工作做得极好，所以至今无人确切地知道炸药的成分。

一切进展皆如人意，即使格罗索、凯尔、茵德莱、西诺、比尔肯荷特、沃尔维或科克里尔等地的工厂，工作也不会安排得如此井井有条。三十万美元的工程，决不允许出任何差错。苏丹显得非常兴奋。所有的工程，他都亲临现场察看。不难想象，有这位可怕的陛下在场，他那忠顺的臣民、奴仆岂敢不干得热火朝天？

当巴里巴里问及工程的用途时，巴比康主任回答说：

“这是一个改变世界面貌的工程！”

“它将给苏丹巴里巴里在所有东非君主中带来不可磨灭的光荣！”尼科尔上尉补充说。

苏丹受宠若惊，不知道有多得意。

8月29日，工程全部竣工。坑道的内径挖得恰到好处。全长六百米，装有光滑的炮膛，最里边放有二千吨梅里—梅罗里特炸药，并和起爆剂匣子相通。然后，是一百零五米长的发射物。扣除炸药和炮弹所占的位置，到炮口尚余四百九十二米，这可以保证气体膨胀时所产生的推动力达到最佳效果。

一切就绪，读者可能会提出一个纯弹道学的问题：炮弹会不会偏离马思通推算出的弹道？不可能。他的计算非常精确。根据地球自转，发射物应朝乞里马扎罗山子午线东面偏斜多大角度。根据发射场巨大的初速度，发射物在空中应画出什么样的双曲线面，都被他描述得一清二楚。

读者还会问：当发射物射出后，能看得见它吗？看不见。它出坑道后，将进入地球的阴影。它离地面极近，而且飞行速度极快，人们不可能看见它。然后，它会进入太阳光照的亮区，但是由于它一方面体积太小，另一方面脱离了地球的引力而成为太阳系永恒的行星，所以就是最大倍数的天文望远镜也难以找到它。

巴比康主任和尼科尔上尉应该为他们刚刚完成的工程感到自豪！

工程完全是按照马思通的计算进行的，可他却不能来此地欣赏自己精确计算的杰作。当那震天动地的一声巨响震醒整个非洲天地时，他却在很远，很远的地方……

想到他，两位同事猜想，炮手俱乐部的秘书从巴尔底摩监狱逃出来后，一定已离开了“巴里斯蒂克小屋”，并极隐蔽地藏某处以保住他那珍贵的生命。他们不知道舆论对北极实验协会的攻击达到了何种程度。他们也丝毫不知道如果他们被抓住的话，可能被杀死，被四马分尸，被火烧死。他们真是走运啊，在炮弹射向青天的时刻，他们将受到东非土著的欢呼、致敬。

9月22日晚，他们俩懒洋洋地躺在圆满完成的工程前，尼科尔上尉对巴比康主任说：“总算可以喘口气了。”

“是的，……终于完成了！”英比·巴比康舒了一口气。

“如果还得重新开始的话……”

“嘿！……我们就重新再干！”

“梅里—梅罗里特炸药真棒，算我们有运气！”尼科尔说。

“它将使你名扬天下，尼科尔！”

“大概吧，巴比康。”尼科尔上尉谦虚地答道，“你知道吗，如果我们只有以前向月球发射用的那种火棉火药，要想达到同样的效果，真不知在乞

里马扎罗山山腰得挖多少坑道！”

“你估计呢？”

“一百八十个，巴比康。”

“那我们也要挖，上尉！”

“还有一百八十发十八万吨重的炮弹！”

“我们也要铸，尼科尔！”

听到这些话，你还能说些什么呢？炮手们既然绕月球飞行，那他们还有什么奇迹做不到呢？

离发射只有几小时了，巴比康主任和尼科尔上尉就这样互相祝贺着。而在同一个晚上，阿勒基德·皮埃尔德就在巴尔底摩办公室，面对着桌上写满代数公式的纸，他像印第安人那样狂叫了一声，猛地从桌前站起来：

“马思通这个浑蛋！……畜牲！……他真该让我替他计算！……我怎么早没发现呢？如果我知道他现在在哪儿，我就请他共进晚餐，在他那部破坏一切的玩意儿发出轰鸣时，我还要同他干一杯香槟酒呢！”

拿到一手怪牌时，他也喜欢这样惊噪怪叫：“老妖怪，也不知他怎么算的，……当然，乞里马扎罗山的大炮一定会响，可就像我们在学校里说得一样，响屁不臭，空忙一场，要想达到目的，他还差得远！”

第十八章瓦马塞的居民等待着巴主任下令：“开炮！”

9月22日晚上，一个值得纪念的时刻，和1000年1月1日一样，这是一个让舆论弄得万分恐怖的日子。

太阳经过乞里马扎罗山子午线十二小时后，即午夜，尼科尔上尉将点燃导火线。

乞里马扎罗山位于巴黎子午线以东 35° ，巴尔底摩在巴黎子午线 79° ，两地相差一百一十四度，时差四百五十六分钟，即七小时三十六分。发射的准确时刻为马里兰当地时间下午五点二十四分。

天气非常好。太阳刚刚从瓦马塞平原上落下，天际一片纯净，星星点缀着天幕。要向空间发射，再没有比这更美、更宁静的夜了。梅里—梅罗里特炸药爆炸产生的蒸气不会受到一丝云彩的干扰。

也不知道巴比康和尼科尔上尉会不会因为不能钻进发射体里一同上天而感到遗憾？否则，头一秒钟他们就可以飞越二千八百公里！在深入月宫秘境后，他们本来可以飞进太阳系的神秘世界。那一定比法国人赫克托、塞维德走上加利亚慧星更出风头。

苏丹巴里巴里、宫廷的财政大臣和司法大臣、参加伟大工程的黑人都聚到现场，来观看发射的壮观场面。为谨慎起见，所有观光人员均呆在距乞里马扎罗山坑道三公里处，以避免可怕气浪的冲击。

苏丹巴里巴里下了命令，附近数千土著从基松戈和该省南部的一个个小镇出发，迫不及待地来欣赏这雄伟壮丽的场景。

一条导线把点火装置与坑道深处的起爆雷管相连，准备引爆梅里—梅罗里特炸药。

作为前奏，一顿丰盛的美餐把苏丹、他的美国客人、首都的达官贵族汇聚到桌旁。宴会费用由巴里巴里暂付，最后将由巴比康公司偿还。所以，晚宴准备得尽善尽美。

晚宴晚上七点半开始，最后，苏丹向北极实验协会工程师们敬酒预祝事业成功。此时，时钟正指向晚十一点。

还有一小时，改变地球地理和气象的梦想将变成事实。

巴比康主任、他的同事以及十名工头，来到装有引爆装置的工棚旁。

巴比康手拿马表，一分钟一分钟地数着。几分钟的时间显得如此漫长，几分钟就像是几年，甚至是几个世纪！

午夜十二时差十分，巴比康和尼科尔上尉走近仪器。

苏丹、宫廷大臣、成群结队的当地土人把他们两人团团围在中间。

据马思通的计算，发射的时刻至关重要，一定要在太阳切割赤道线时发射，以便让它在围绕地球的视轨道上永不离开赤道。

十二点差五分钟！差四分！差三分！差两分！差一分！……。

巴比康主任双眼紧盯着表针，一个工头在旁边打着灯笼照表。此刻，尼科尔上尉的手指已经放在仪表的电钮上，准备接通电路了。

只剩下二十秒钟了！只剩下十秒了！只剩下五秒了！只剩下一秒了！……尼科尔异常沉着，手也没打颤。当年，他和他的同事坐在发射器里等待哥伦比亚大炮把他们送上月球时，可没有今天这么镇定。

“开炮！”巴比康主任喊道。

尼科尔的食指猛地压下了电键。

惊天动地的爆炸，轰鸣声一直传到瓦马塞远方的地平线。一巨大物体在

两千吨梅里—梅罗里特炸药瞬间爆炸所产生的亿兆公升气体的推动下，发出震耳欲聋的呼啸声，穿过大气层，仿佛地球表面划过的一颗流星，里面蕴满了大自然的威力。地球上所有的大炮和天空所有的闪电雷鸣交织在一起，其震响效果也不会比这更猛烈！

第十九章马思通真后悔怎么没早点被大家吊死

新旧大陆的首都和重要城市以及偏远小镇都在惶恐中等待着。报纸已把消息发往世界各地，不同经度与东经 35° 的乞里马扎罗山午夜相应的时间，很容易推算出来。太阳每四分钟走一度，以下是各大城市相应的时间：

例：巴黎.....晚九点四十分彼得斯堡.....晚十一点三十一分伦敦.....晚九点三十分罗马.....晚十点二十分马德里.....晚九点十五分柏林.....晚十一点二十分君士坦丁堡.....晚十一点二十六分加尔各答.....早三点零四分南京.....早五点零五分当太阳走过乞里马扎罗山子午线十二小时以后，巴尔底摩时间是晚五点二十四分。

此时此刻，人们所受的折磨与痛苦勿须赘述。当代最伟大的作家即使是颓废派，也难以将其描绘。

是的，巴尔底摩居民并没有被海洋怒潮卷走的危险！对，他们将看到希萨匹克海湾海水倒空，成为哈特拉海角 高耸在干涸的大西洋上的山脉。但是，这座城市是否会被震倒，房倒屋塌，街道陷入裂开的地缝的深渊？无论是对这座城市，还是对地球其他地区，这样的恐惧总是免不了的。

在那决定命运的夜晚，人人毛骨悚然，魂不附体。只有阿勒基德·皮埃尔尔德工程师一人例外，时间太紧，他无法让人们知道他最后运算中的惊人发现。他去了城里一家最高级的酒吧，要了一杯香槟，为古老世界的永久健康干杯。

和乞里马扎罗山午夜相应的时间，在巴尔底摩是五点二十四分。这个时刻过去了。

巴尔底摩.....毫无动静！

伦敦、巴黎、罗马、君士坦丁堡、柏林.....毫无动静，没有一丁点儿震动。

约翰·米尔恩在竹岛 煤矿观察着他所安装的地震仪，没发现地壳有任何不正常的运动。

巴尔底摩也没有发现地壳有任何不正常的运动。而且当时天空布满了阴云，夜幕已降临，不可能看到星星的布局是否有所改变。如有改变，那就说明地球轴线变了。

马思通在只有艾旺热丽娜·思柯碧夫人知道的隐避所度过了一夜。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夜晚啊！焦不可耐的炮手简直到了疯狂的地步，他坐立不安，如卧针毡！他度日如年，真想一下就到了第二天早上，能看到太阳运行的曲线发生了变化——实验成功的铁证。9月23日早晨，他没能看到这种变化。这天，在地球的各个区域，旭日似乎照常 在东方地平线上冉冉升起。

欧洲代表们聚集在饭店的阳台上，搬来了极为精密仪器，以便观测太阳是否还在赤道平面上精确地划着曲线。

什么变化也没有。太阳升起几分钟之后，那光芒四射的圆盘便习惯地斜向南半球了。

太阳的运行依然照旧。

在美国大西洋沿岸。

在日本。

一种表，它的摆动可以表明地壳的微震。许多国家依照日本，在容易发生瓦斯爆炸的煤矿井附近安装了类似的仪表。

唐兰少校和他的同僚们向着太阳热情地欢呼，像戏院里常说的，给他来了个“起曲”。此刻，天气晴朗，风和日丽，地平线清晰地从夜雾中显现出来。场景如此壮观，再伟大的演员也未登上过这么美丽的舞台，面对如此神魂颠倒的观众。

“太阳就在天文学所标定的地方！”埃里克·鲍尔德纳克喊道。

“是我们原来的天文学所标定的方位，”鲍里斯·卡科夫指出，“那些狂人们消灭它的梦想破产了！”

“他们花了钱，丢了丑，会发疯的！”雅克·唐森好像是在代表全荷兰人讲话。

“北极将永远覆盖在冰下！”简·哈拉德教授也义正辞严。

“为太阳欢呼吧！”唐兰少校喊道，“它还是那样，满足世界的需要！”

“乌拉！……乌拉！……”古老欧洲的代表们异口同声地欢呼。

还没发言的迪安·图德林克则提出了一个相当有判断力的见解：

“他们可能没有发射吧？”

“没有发射？”少校喊道，“我敢说他们发射了，而且不是一次，是两次！”

马思通和艾旺热丽娜·思柯碧夫人也正在考虑上述问题。形势的发展使得学者和普通人想到一块来了。

这更是阿勒基德·皮埃尔德反复想过的问题。他补充说：“他们发射与否，这无关重要！关键是地球并未停止在老轴上旋转，而且运转依然如故。”

人们不知道乞里马扎罗山发生的一切。但是，在一天结束之前，全人类提出的问题得到了答案。

美国驻桑给巴尔领事理查德·伍·特拉斯特向国内拍发了一封电报，电文如下：

致国务卿约翰·斯·赖特在乞里马扎罗山南麓挖掘的发射装置，昨天午夜进行了发射。发射物呼啸而过，惊恐异常。该省被气浪摧毁，海洋掀起，直到莫桑比克海峡；无数船只遭到破坏，被掀上了海滩，城市和村庄毁坏殆尽。其他一切均好。

理查德·伍·特拉斯特九月二十三日早七点二十七分于桑给巴尔是的，一切均好。除了瓦马塞的部分地区被气浪摧毁和由于气层移动引起的沉船外，一切如故。当著名的哥伦比亚大炮向月球发射时，情况难道不也是这样吗？在佛罗里达州境内引起的震动，不是在半径一百海里的范围内都能感觉到吗？但是，这次效果增加了一百倍。

无论如何，电报告知新旧大陆居民两件事：

一、巨炮在乞里马扎罗山山腰制造出来了。

二、在既定时间进行了发射。

于是，全世界乐不可支，狂欢呼叫，捧腹大笑。

巴比康的企图惨遭失败！马思通的公式只配扔到废纸篓里去！北极实验协会只有宣布破产！啊，真荒唐，该不是炮手俱乐部的秘书算错了吧？

“我想我大概是爱错了人！”艾旺热丽娜·思柯碧夫人心里想。

在所有的当事人中，最狼狈不堪的要算是马思通了。看到地球一点没变，照常运转，他曾希望是某种事故推迟了巴比康和尼科尔的实验，以便安慰自己。

可是，桑给巴尔发来了电报，他不得不承认实验失败了。

失败了，那些方程式、公式！他本以为是会成功的。难道长六百米，宽二十七米的大炮，用二千吨梅里—梅罗里特炸药作推动力，射出一亿八千万公斤的东西，初速度为两千八百公里，还不足以让极点移位吗？不，这是不能接受的！

可事实如此。

马思通为极度的狂热所折磨，声称他要离开避难所。艾旺热丽娜·思柯碧夫人没能阻止住他。危险已经过去，他的生命倒是没有什么好担心的了。只是人们免不了取笑不幸的计算师，对他冷嘲热讽，插科打诨。她不愿意让他承受这些。

更严重的是，炮手俱乐部的同事们将如何待他呢？他们不会因为失败而指责秘书吧？失败让他们丢尽了面子，而失败的全部责任不该让负责计算的人来承担吗？

马思通什么也听不进去。艾旺热丽娜·思柯碧夫人苦苦哀求也罢，哭天抹泪也罢，他一概不理，走出了躲藏的房子，出现在巴尔底摩的大街上。他被人认出来了。财产和生命曾被威胁的那些人，曾由于他死不开口而吓得要命，现在他们可要对他进行大肆嘲弄了。

再听听那些美国顽童吧，他们比巴黎街头机灵调皮的孩子还要厉害！

“哟，我可怜的轴的矫正工！”

“嘿，见鬼去吧，蹩脚的钟表匠！”

“哼，修钟表的废物！”

炮手俱乐部的秘书被骂得狼狈不堪，不得不回到新园寓邸。艾旺热丽娜·思柯碧夫人倾其柔情安慰他也无济于事。看来，马思通要步尼俄柏的后尘了。他的大炮对地球产生的作用力只不过比圣·让的爆竹稍大了一点！

一场虚惊后，世界又恢复了常态，渐渐把北极实验协会的计划忘在了脑后。

这十五天中，巴比康主任和尼科尔上尉都杳无音信。难道他们在瓦马塞遭劫而死于非命了吗？当代最大的滑稽剧让他们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没有！

在爆炸巨响之后，两人都摔倒在地，苏丹、大臣们和几千土著也都弄得灰头土脸。然后他们爬了起来，安然无恙。

“实验成功了吗？”巴里巴里揉搓着肩膀问。

“您难道有什么怀疑吗？”

“我……怀疑……，可什么时候可以知道呢？”

“再过几天，”巴比康主任回答道。

他知道实验失败了吗？……可能知道。但面对瓦马塞君王，他也许不愿承认吧。

四十八小时后，两位炮手向巴里巴里辞行。他们付了一大笔款子，以补偿在王国土地上造成的灾害。这笔钱装入了苏丹的私人金库，至于他的臣民，一美元也没拿到。因此，陛下没理由后悔这一本万利的事。

两位同事带着十名工头来到桑给巴尔，登上了一艘即将启航赴苏伊士的轮船。从那儿，他们以假名乘坐法国轮船公司“莫里斯”号邮轮抵达马赛，

希腊神话中底比斯王后，因子女被杀，终日哭泣，后变成石像。

据《圣经》传说，他是犹太先知，基督是他给命的名。

转乘巴黎——里昂——马赛火车到达巴黎，再乘向西的列车平安到达勒阿佛尔。最后，乘“勃考涅”号客轮，横渡大西洋，到达美洲。

从瓦马塞到达美国纽约，历时二十三天。

10月15日下午三时，他们俩叩响了新园寓邸的大门……。片刻之后，他们来到了艾旺热丽娜·思柯碧夫人和马思通面前。

第二十章此故事说真不真，说假不假，也该结束了。

“巴比康？尼科尔？”

“马思通。”

“是你们？”

“是我们。”

两位同事以奇特的语调同呼其名，令人感到其中的讽刺和指责意味。

马思通用手理了理前额，然后，从双唇发出一股尖叫声，就像邦松·戴拉依所描述的眼镜蛇的叫声。

“你们在乞里马扎罗山挖得坑道是六百米长，二十七米宽吗？”他问道。

“是的！”

“你们的发射物是重一亿八千万公斤吗？”

“是的！”

“发射用了二千吨梅里—梅罗里特炸药吗？”

“是的！”

这三个“是的”仿佛棍子猛击在马思通的后脑勺上。

“那么，我的结论是……”他又说。

“什么？”巴比康问道。

“事情是这样，”马思通答道，“如果实验没有成功，那是因为火药没能给予发射物二千八百公里的初速度。”

“当真？”尼科尔上尉说。

“那是因为你们的梅里—梅罗里特炸药只配装在稻草编的手枪里。”

尼科尔上尉听了这话蹦了起来，这简直是血口喷人。

“马思通！”他喊道。

“尼科尔！”

“你们是不是要用梅里—梅罗里特炸药干上一仗？”

“不，用火棉炸药！这最可靠！”

艾旺热丽娜·思柯碧夫人不得不介入，让两位暴跳如雷的炮手平静下来。

“先生们，先生们！”她说道，“在同事之间，……”

此刻，巴比康主任十分平静地发言了。他说：“何必指责呢！我们的朋友马思通的计算肯定是准确的，我们的朋友尼科尔的炸药也够份量，这也是肯定的。是的，我们把科学数据准确地付诸实施，然而，实验失败了。原因何在？可能永远也不会知道吧？”

“好吧，”炮手俱乐部的秘书喊了起来，“我们重来！”

“钱已经白白地扔掉了！”尼科尔上尉指出。

“舆论也不会允许你们拿世界的命运作第二次冒险！”艾旺热丽娜·思柯碧夫人补充说。

“我们的极地将如何呢？”尼科尔上尉反驳道。

“北极实验协会的股票将下跌到什么地步呢？”巴比康主任喊道。

股票暴跌。成捆的证券成了废纸。

这就是那项巨大工程的结局。这就是巴比康的非凡的计划所遭到的惨败。

如果公众要尽情地去嘲弄那些失算的工程师，如果要给奇文、漫画、歌

曲、滑稽戏等寻找题材，此其时也。一句话，巴比康主任、新公司的董事们、炮手俱乐部成员们，都被喝了倒彩。有时，人们挖苦他们的用词不堪入耳，甚至不能用拉丁语，也不能用沃拉普克语重复。欧洲人特别喜欢开玩笑，美国佬成了他们的笑柄，出尽了丑。巴比康、尼科尔和马思通都是美国人，都属于巴尔底摩的这个著名的协会，他们差点没让联邦政府向旧大陆宣战。

当时还健在的著名的保罗斯编了一首法国小调，风靡世界，经常在有歌舞杂耍表演的咖啡馆里演唱。

其中有一段非常精彩：

旧表有根老轴，
老轴需要检修，
造门大炮轰轰它，
一轰没准会好。
瞄准啦，三个傻帽，
一炮把自己震倒，
其他一切照旧，
万岁老表照样跑。

巴比康主任及其同事回到美国后，公众议论都集中到工程失败的根由上来了。失败是不是证明了人力永远不能改变地球的自转？北极的纬度大概无法移动，阳光也无法去融化积雪和冰山。

10月17日，“时代”周刊上登载了一个简短的通告，赫布拉德先生的报纸就有关世界安全问题通告全球：

大家知道，旨在建造新轴的事业一无所获。但是，马思通的计算是建筑在正确的资料的基础上的。如果不是因为一种莫明其妙的粗心大意，它本来可以产生预期的结果。但是，很遗憾，一开始便出了差错。

炮手俱乐部的秘书以地球圆周作为基数时，他错写

成了40000米，而不是40000公里，这便铸成了大错。错误是从哪儿来的？谁能使他犯这个错误呢？一个如此杰出的计算师怎么会出这种差错呢？人们越猜越莫明其妙。

可以肯定，改变地轴的设想是正确的，它本应得到正确解决。然而，一开始就忘了三个“0”。最后的运算结果就少了十二个“0”。

就算尼科尔上尉的梅里—梅罗里特炸药有极为强大的爆炸力，且使用的也不是比二十七厘米大炮大一百倍倍的炮，而是大一兆倍的大炮，它能发射一兆个十八万吨的发射物……只有具备了以上的条件，才有可能移动地球23°28'处的地轴。

总之，在乞里马扎罗山的发射条件下，那一发炮弹只能把极点移动三微米（千分之三毫米），海洋水平面的变化最大只是千分之九微米。

至于发射物，受太阳的引力，将成为太阳系的一颗新的小行星。

阿勒基德·皮埃尔德由于马思通疏忽，当初计算时错了三个“0”，从而给新公司带来了奇耻大辱。

炮手俱乐部对他大发雷霆，骂个不休。然而，公众反而分外袒护这位可怜的老兄。这个差错既是坏事，也是好事，因为它使世界幸免了一场最可怕的灾难。

于是，成千上万封贺信从四面八方源源而来，祝贺马思通弄错了三个“0”。

马思通空前狼狈，惊愕万分，对全球向他发出的那绝妙的欢呼堵上了耳朵。巴比康主任、尼科尔上尉、木腿托姆·亨特、布鲁姆斯贝里、快活的比尔斯拜和他们的同事们永远不会原谅他……艾旺热丽娜·思柯碧夫人，这位好女人是不会责怪他的。

开始，马思通执意重新进行运算，拒不承认他会如此地疏忽大意。

然而，这是事实！阿勒基德·皮埃尔德工程师并没有搞错。他在最后一刻发现了错误，但已经来不及安定大家的心了。这就是为什么这位有独特见解的人在一片风声鹤唳的情况下，冷静沉着，悠然自得！这就是为什么在乞里马扎罗山发射的时刻，他为古老世界举杯庆幸的原因。

是的，在计算地球圆周长时忘了三个“0”！

回忆突然闯入马思通的脑海：那是工作伊始，当他刚刚把自己关在“马里斯蒂克小屋”的办公室里，在黑板上他工工整整地写了40000000这个数字时……电话铃急促地响了！马思通向电话走去，他和艾旺热丽娜·思柯碧夫人讲了几句话。……突然一个霹雳将他打翻在地。黑板滚下来，……他站了起来，……重新书写被擦得模糊不清的数字。他刚刚写了40000，电话铃声又响了起来。当他再次投入工作时，他忘记了地球圆周数的最后三个“0”。

这一切都归咎于艾旺热丽娜·思柯碧夫人。倘若她没打扰他的话，他也许不会受到电击！雷电给他的这场恶作剧，使得善良诚挚的计算师声誉扫地。

当马思通不得不对可怜的女人说明在何种情况下出的差错时，她完全被惊呆了！这场失败应归咎于她！由于她，马思通不得不在未来的漫长岁月忍辱含冤，因为在令人敬仰的炮手俱乐部里，体壮如牛的炮手们一般来说都是长命百岁的。

谈话之后，马思通跑出了新园寓邸，回到“巴里斯蒂克小屋”，他在办公室踱来踱去，自言自语：

“现在，我活在世界上什么用处也没有了！”

“甚至，不能娶亲吗？”一个由于激动而令人心碎的声音说。

这是艾旺热丽娜·思柯碧夫人。她热泪盈眶，无比激动地一直跟在马思通的身后。

“亲爱的马思通，……”她说道。

“那么，好吧。……但是，有一个条件，那就是，从此我和数学一刀两断！”

“朋友，我厌烦数学呢！”善良的寡妇回答道。

于是，炮手俱乐部秘书把艾旺热丽娜·思柯碧夫人变成了马思通夫人。

至于阿勒基德·皮埃尔德的通告，却给这位工程师本人和他的“学校”带来了极大的光荣和极大的声誉。“通告”被译成各种文字，刊载在各种报刊上，他的名字传遍了全世界。那位漂亮的普罗旺斯姑娘的父亲，那位因阿勒基德太有学问而拒绝把女儿嫁给他的先生，也在《马赛人》报上读到了那个“通告”。当他终于明白了“通告”的伟大的意义时，立即向作者发出了晚宴请柬，期待着还能找回这位乘龙快婿。

第二十一章人们总算放下心来了

从此以后，地球的居民不必再担惊受怕了。巴比康主任和尼科尔上尉的事业惨遭失败，他们再也不会重整旗鼓，东山再起了。马思通此次计算失误后，决心洗手不干。工程师阿勒基德的计算道出了真情，一切努力将都没用。力学表明，要产生移动 $23^{\circ} 28'$ 处地轴的动力，即使使用梅里—梅罗里特炸药，大概也得一万亿门大炮，每门大炮的口径都必须有在乞里马扎罗山所挖得那样大。然而，我们的椭圆形的地球，即使它的表面都是固态的，也容不下那么多的“大炮”。

看来，地球上的居民可以高枕无忧了。改变地球运转的条件，为人力所不及。宇宙的造物主所建立的秩序，人是一丝一毫也改变不了的。

天边灯塔

〔法〕儒勒·凡尔纳著周煦良译

第一章故事的开头

向西面望出去是一带山岭，太阳正落向山后去，天气很好。东面偏东北方向的海上，望出去是水天连成一片，几片云彩反射着夕照，在黄昏的暮色中不久就要消逝。在南半球五十度这一带高纬度地区，黄昏是拖得相当长的。

当日轮沉得只有上面一点边缘望得见时，信报舰圣费号的甲板上发出一声炮响，同时一面在风中招展的阿根廷共和国国旗在桅顶升起来。

在同一时候，那座离爱尔高港湾有一箭路的新建灯塔也射出一道亮光来，圣费号就停泊在这港湾里。两个灯塔看守员和一群工人集合在海岸上，圣费号的船员也集合在船头，都向远处的第一道灯光欢呼起来，这样有大半天。

又是两声炮响来回答大众的欢呼，在临近引起反复的回响。接着信报舰上的国旗遵照所有军舰上的规定，又降落下来，司达登岛上重又恢复一片沉寂。这座岛就位于在大西洋和太平洋两道海流汇合的地方。

那些工人立刻上船，只有三个灯塔看守员留在岸上。

三个看守员里面有一个正在了望室里值班。另外两个人并不立即回去，而是沿着海岸一边走一边闲谈。

“法司奎士，”里面一个年轻的说，“信报舰明天就要开走了。”

“对了，菲力普，”法司奎士回答，“希望它一路顺风，平安到达。”

“路远得很呢，法司奎士。”

“跟来的时候一样，菲力普。”

“你这样说吗！”菲力普哈哈一笑。

“老弟，”法司奎士反驳他，“有时候回去的时候比来的时候长，除非是特别碰上顺风！不过，一条船只要机器好，驾驶得法，1500里算得上什么！”

“而且，法司奎士，拉法雅舰长很熟悉这条路。”

“这是一条笔直的大路，老弟。他向南一直开到这儿，现在回去，只要向北开去好了，只要风向始终是从陆地吹过来，沿途就会有海岸掩护，就像沿江上驶一样。”

“可是这条江只有一面岸啊，”菲力普顶他。

“只要这一面岸是合适的，那有什么关系，而且只要是顺风，这面岸总是合适的。”

“的确，”菲力普同意他的话；“可是如果风向变了卦……”

“啊，那就倒霉了，菲力普，我希望圣费号不要碰上。它在两个星期之内就可以航行1500里的海程，回到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可是如果转了东风的话……”

“它就找不到一处避风港，不论在陆地这一边，或者是在海那一边。”

“是的，孩子。不论是火地岛，是巴塔果尼亚，都没有一处地方可以躲避。逼得它要开到大海里去，这样才可以避免搁浅。”

“可是法司奎士，我看起来，眼前的好天气无论怎样不会变。”

“我也这样看，菲力普。晴朗的季节差不多就要开始了，再过一个月光景，这总该说得上吧。”

“这件工程的完成正在时候上，”菲力普说。

“我知道，老弟，我知道：恰好在12月初。在海员眼中，这就跟北半球

的6月初一样。在这以前，天气可真恶劣，随随便便就刮起西南风来，随随便便就把一条船吹得稀烂。从这时候起，天气就渐渐好起来了！只要圣费号一开进港湾，就尽它去刮好了，暴风、飓风，都由它吹去，管他的。我们这座岛可不怕刮沉，这座灯塔也不会！”

“这个敢保，法司奎士。等到信报舰回到那边报告了我们这边的情形，再装了接济品回来……”

“三个月，菲力普。”

“它会看到岛上还是好好的，”法司奎士回答。他搓搓手，把烟斗抽了一大口，一阵浓烟将他裹着。“你知道，老弟，我们这时并不是在船上，随便给暴风东吹西吹地到处吹；或者即便是一条船的话，这条船也是紧紧系在美洲的尾巴上，决不会把它的锚拖起来。我承认，这儿一带的海很凶恶。合恩角的名气很坏，这话丝毫不差！我也承认，司达登岛上撞沉的船只没法数得清，而且海盗要发横财，再没有一处比司达登岛更好的了。可是，现在这一切都要改变了，菲力普！在司达登岛这儿有了一座灯塔，任何飓风，即使飓风同时从四面八方吹过来，也不会吹灭它的灯光！那些船会及时指望它找到方向，靠着它的灯光取路前进，便是在最黑的黑夜里，也决不至于撞上圣剑恩角，或者圣地爱果角，或者法罗司角的礁石。都因为有你我和毛理斯来照应这盏灯，而且要好好照应它！”

法司奎士满怀着欢快的信心谈着，果然使他的同伴也高兴起来。拿菲力普来说，在这座冷清的岛上住上几个月，连跟亲友通信的机会都没有，一直要等到有人来替换他们三个人的那一天才算数，这在他大约决不是什么开心的事情。

法司奎士最后又说：

“你知道，老弟，40年来我都是东跑西跑的，老世界和新世界的那些海洋我都去过，从侍应生、学徒、水手一直做到船副。哎，现在我已经快到退休年龄了，再没有比当一名灯塔看守员更加合意的了，而且是多么妙的灯塔！一座天边的灯塔啊！”

平心而论，这座灯塔建筑在这座偏僻的荒岛上，和一切有人类居住和可以让人类居住的陆地都离开那样远，的确够得上这样的称呼。

“我说，菲力普，”法司奎士又说下去，就着自己的掌心把烟斗敲敲，“几点钟你跟毛理斯换班？”

“十点钟。”

“好的，那么我夜里两点钟来换你，替你守到天亮。”

“对了，法司奎士。所以目前我们两个人最好还是去睡吧。”

“那么去睡吧，菲力普，去睡吧！”

法司奎士和菲力普一同回到灯塔外面的小院子里，走进宿舍，把门带上。夜晚很静，天刚亮，法司奎士就把塔上点了12小时的灯光熄掉。

一般说来，太平洋上的潮水并不怎样凶猛，尤其是被这片大洋冲洗的美洲和亚洲沿岸的潮水，但是大西洋这边的潮水就非常凶猛，连麦哲伦海峡那些辽远的海面都感到它的威力。

那天的落潮从早上六点钟开始，信报舰要利用落潮，就应当在天亮开出去。可是船上各事还未就绪，舰长要等到傍晚才打算开船。

圣费号是一条载重200吨的军舰，有150匹马力，隶属于阿根廷海军。船上由一位上校舰长指挥，另外有一位上尉军官，和50个船员，包括大副、

二副在内，一向都用来巡逻布拉达江南部到大西洋上拉美尔海峡一带的海岸。在本书的故事开始时，航海工程师还没有能制造巡洋舰、水雷船之类的高速船只。因此圣费号至多也只能达到每小时9海里的速度，不过用来巡逻巴塔哥尼亚和火地岛一带的海岸，这样的速度已经足够了，因为这一带经常只有些渔船出没罢了。

今年阿根廷政府为了在拉美尔海峡的咽喉建造一座灯塔，特地派了圣费号来主持灯塔的建筑事宜。所有的建筑工人和建筑材料都由圣费号装了来，这项工程原是布宜诺斯艾利斯一位有才能的工程师设计的，现在已按照他的计划胜利地完成了。

到目前为止，圣费号在爱尔高湾已经停泊了三个星期了。拉法雅舰长给看守新灯塔的人运了足够四个月的粮食到岸上去，看见在有人来接班这段时期内，再不缺乏什么了，这才放心。这下面他就准备把派遣到司达登岛来的这些工人装回去了。如果不是因为有些事先没有料到的事情，耽搁了完工日期，圣费号在一个月前就该回到老家的港里了。

可是拉法雅舰长停留在这座港湾里时自始至终就没有事情要担心过，这座港湾完全挡得了西南北三面来的风。只有大海一面吹来的风暴会使他焦急一下。可是今年春天天气很晴和，现在又将是夏季开始了，敢说这一路上除掉过麦哲伦海峡时会有点风浪外，再不用怕有什么担惊受怕的事情了。

这时正是早上七点钟，拉法雅舰长和上尉黎加尔离开船尾楼自己的卧舱来到了甲板上。水手们已经把甲板洗刷干净，扫下来的余水正沿着排水孔流出去。大副正下令把甲板上的东西搬开，准备及时开船。虽然下午也来得及做，篷帆已经从箱子里取出来，水管、罗盘盒和天窗上面的白铜全都擦亮了，大划子已经在吊柱上吊好，小划子还放在水里供目前使用。

太阳升起时，国旗在船上升起来了。

三刻钟后，船首的钟鸣了四下，巡逻的换班了。

两位长官一同吃了早饭，又上了船尾楼，望望天色，陆上来的风已经把天上的云差不多吹光了，两人就命令大副把他们划上岸去。

舰长打算在早上作一次最后的巡视，看看灯塔和附近地区、灯塔人员的宿舍、食品和燃料的储仓，最后还想检查一下那些机器是不是完好，这样才算放心。

他踏上岸，就由上尉陪同他向灯塔外面的那个小院子走去。

两人对要留在司达登岛过孤寂生活的三个灯塔人员很有点依依不舍。

“实在遗憾得很，”舰长说。“不过我们得记着，这些朋友一直都过着艰苦生活，多数是多年的水手。在他们看来，在灯塔上服务已经相当舒服了。”

“的确，”黎加尔回答：“不过看守海边的一座灯塔，岸上经常有人来往，和陆地很容易保持接触是一回事，住在一座荒岛上，连船只都仅仅只能望得见，而且远得不能再远，却是另一回事呢。”

“我同意你的话，黎加尔。可是三个月后就有人来换班了。法司奎士、菲力普和毛理斯看守的这头三个月，是天气最平和的时候“这倒是的，舰长，他们总不至挨受合恩角那种可怕的冬季。”

“的确可怕！”舰长同意他的话。“几年前，我们有一次穿过海峡，上火地岛和荒凉岛去，经处女角到天柱角，自从那一次之后，我对于风浪的滋味可尝够了。可是反正我们这些灯塔人员总还有座坚固的建筑是风暴摧毁不了的。他们的粮食和煤的供应都不会缺乏，便是额外再拖上两个月也成。我

们离开他们时，他们是平安无恙，我们回来时，将会看见他们仍然是平安无恙，就算这里的空气寒冷，它至少是新鲜的，因为就在大西洋和太平洋的口子啊。而且，黎加尔，还有一点可以说，等到海军部号召部属来看守这座天边灯塔时，可挑选的人那就太多啦。”

两位长官正走近那座院子，法司奎士和他的伙伴就在这儿等他们。大门已经开着，两人对法司奎士等行的军礼还礼之后，就站下来。

拉法雅舰长先把他们从下到上检视一下，看见他们脚上穿的是很大的航海靴，头上戴的油布帽，然后跟他们讲话。

“昨天晚上没有事情吗？”他问领头的看守员。

“没有事情，舰长。”法司奎士回答。

“海上没有看见船吗？”

“没有，天气很晴朗，至少4里外的灯光总望得见。”

“灯光没有毛病吗？”

“丝毫没有，一直点到天亮。”

“你们在了望室里寒气不觉得太重吗？”

“不觉得。室里很舒服，窗子上的双层玻璃把寒风完全挡住了。”

“我们要视察一下你们的宿舍和灯光。”

“随您的便，舰长。”法司奎士回答。

灯塔人员的宿舍就在灯塔下面，墙壁很厚，足可以抵御得了麦哲伦海峡的风暴。两位长官视察了各个房间，这些房间都计划得很适当，一点不怕风雨、寒冷和大风雪。在这纬度接近南极的地带，大风雪的威力是非常可怕的。在这些房间中间有一条走道，走道的尽头是一扇门，通到灯塔里面。

“我们上塔去。”拉法雅舰长说。

“随您的便，”法司奎士又说一句。

“你跟我们来就得了。”

法司奎士向两个伙伴打个手势，叫他们留在走道的入口，接着自己把楼梯间的门推开，两位长官就随他走进。

狭窄的螺旋楼梯并不黑暗，每一层都有窗洞照亮。窗洞一共有10个。楼梯全是石级，石板都砌在墙里。

三人走上了望室，塔灯和照明仪器就装在了望室的上面一层。两位长官在靠墙钉牢的弯凳上坐下。通过室内开的四面小窗，天边任何一个方向都可以望得见。

海鸥、战舰鸟和信天翁鼓着有力的翅膀在塔外飞过，外面风虽然不大，在这样高的地方，风力却也相当的强，不过还掩盖不下飞鸟的嘶鸣。

拉法雅舰长和上尉由扶梯爬上塔灯周围的月台，打算把全岛和周围地区更全面地眺望一下。

岛上西南的部分望出去是一片荒凉，海上也是荒荒凉凉。他们的眼光可以从西北方一直扫视到正南方，什么障碍物也没有，一直要望到快要到东北方时，这条弧线才被圣剑恩角的山峰隔断。灯塔下面是爱尔高湾，海岸凹了出去，岸上圣费号的水手来来往往很热闹。大海上面帆影和烟痕全都望不见，只有一片无边无际的大洋。

两位长官在灯塔月台上待了一刻钟，就下了灯塔。法司奎士跟在后面，送他们上了船。

午餐后，拉法雅舰长和黎加尔上尉又上岸来。他们打算利用开航前余下

的时间在湾北沿岸散一会步。过去的白天里，舰长已经有好几次把船开到灯塔下面那条小河里来下碇；而且并没有雇用领港员——在司达登岛上当然也没有领港员。可是为了慎重起见，他总是忘记不了要把这个陌生或者不大熟悉的区域，再重新勘察一下。

两位长官一路走了过去，穿过圣剑恩角和岛上其他部分联接的那条窄窄的地峡，在那个就叫做圣剑恩湾的深水港的沿岸踏勘一番。这个海湾是在圣剑恩角的另一面，成为爱尔高湾的一个附属部分。

“这个圣剑恩的港口太妙了，”舰长说。“到处都是深水，连吨位最大的船只都容得下。可惜的是进来非常困难。要在这里点一盏灯，便是最微弱的灯也行，跟爱尔高湾的灯塔并排，这样就会帮助那些遇难的船只很方便地上这里来避风了。”

“而且在船只离开麦哲伦海峡之后，这里很可以用来做一个港口呢。”黎加尔说。

四点钟时，两个长官重又走回来。他们和法司奎士、菲力普和毛理斯道别之后，就上了船。法司奎士等留在岸上等待开船。

五点钟时，信报舰上锅炉里的压力开始高起来，烟囱吐出大量的黑烟。潮水差不多已经没有力气了，一等落潮开始，圣费号就要起程了。

五点三刻的时候，舰长下令水手们准备起锚，调节引擎。多余的蒸气都从排气管里放了出去。

上尉站在船首，指挥这一切布置。不一会，锚升起来，一直拉到锚柱面前钩好。

圣费号开始移动了，三个灯塔人员行了最后的敬礼。这时候，不管法司奎士是怎样想法，他的两个伙伴望着信报舰离去时心里都很激动，船上的长官和船员看见把这三个人丢在南美洲尽头的这座小岛上也觉得依依不舍。

圣费号用不快不慢的速度沿着爱尔高湾的海岸向西北驶去。不到八点钟的时候，它已经驶进大海，绕过桑裘安角之后，就开足马力，离开西面的海峡。天黑时，从甲板上望去，那座天边灯塔的灯光已经像水平线上一颗星星了。

第二章司达登岛

司达登岛也叫做司达登州。它位置在新大陆西南部的尽头。火成岩时期的火山喷发曾在纬度 55 度、离南极圈 7 度的海面撒出麦哲伦群岛，司达登岛就是群岛最后的也是最东面的一块残余。两个大洋的海水冲洗着它，船舶从大西洋进入太平洋，或者由太平洋进入大西洋，不管来自西北或者西南，从绕过合恩角之后，就要找寻它。

拉美尔海峡——这是 17 世纪荷兰航海家拉美尔发现的——把司达登岛和火地岛隔开，中间相隔有 15 里到 20 里。船只从这里通过海峡，路程既短，风浪也小些，不至于遭受到司达登岛岸的海浪威胁。司达登岛在东南面形成一面墙，从圣安东尼角到坎普角约有十里的海程，在这面墙的这一边，不论汽船或者帆船都比在岛的南面安全，不大会遇到风浪。

司达登岛从西到东是 39 里，从南到北是 11 里。

岛上沿岸凹凸不齐，一个接一个的港湾和河浜，这些水道的入口都有成串的岛屿或珊瑚礁卫护着，结果使这一带海岸造成许多次船只失事。沿岸不是危崖耸立，便是巨石成阵，即使是在天气晴和时，海浪也是以无比的威力怒打着它。

岛上没有人烟。不过在晴朗的季节里，从 11 月到 2 月——这是这一带高纬度地区的夏季——却也并不是不可居住。牲畜在内陆的草原上说不定会找到饲料，尤其是在巴莱港东部、介于康威角和威勃司特角之间的地区。当积雪在南极日光下融解时，青草就长了出来，直到冬天上冻时，土地都保持着润湿。在麦哲伦海峡气候下生长的牛马，在这里说不定会繁殖起来。可是等到寒季回来时，这些牲畜就得送往巴塔果尼亚去，甚至于火地岛天气较为温和的草原上去。

这里可以找到少数野生的骆鹿。这实在是一种极端原始状态的野鹿。只要烧烤得法，它的肉也还适口。这些动物在绵长的冬季并没饿死的原因，是由于它们有一种本领，能在积雪下面寻找草根和苔藓充饥。

四面八方的草原一直伸展到岛的中心。几片树林呈现着萧疏的枝条，抽着生命短促的叶子，叶子的颜色与其说是带绿色，还不如说是带黄色。多数的树木都是南极桦树，树身高耸达 60 尺，枝干平伸出来。还有一种极罕见的伏牛花和一种冬青，冬青的性质跟香草很相似。

可是司达登岛面积很大，这些平原和树林只占据四分之一。岛上其余的部分都是岩石嶙峋的高原，主要是水晶岩。高原上散布着山岬和长列的乱石，这都是悠远年代里火山喷发时洒出来的。今天人们便是在火地岛或者麦哲伦海峡一带找一处死灭的火山穴也找不到了。

将近岛中心时，那些广漠的草原望去都像大草原一样。在冬季的几个月中，草原平铺着一层冰雪，此外什么都没有。向西去，地面便变得逐渐崎岖起来。沿海的山峰更高，而且更加陡削。高峻的圆锥形的山峰耸立着，有些升到海拔 3000 尺的高度，从上面可以望得见整个岛面。这些山峰都是安第斯山脉最后几节，这座巨大山脉从北到南，就好像是新大陆的脊骨一般。

在这种气候条件之下，而且处于当地可怕的暴风侵袭之下，岛上的草木自然减为稀少的几种。这几种都是在麦哲伦海峡附近，或者离火地岛海岸 250 里的福克兰群岛附近地区习惯了当地的气候的，除此更没有别的了。这些包括元参、药苓、海绿草、雀麦、水苦菜和几种色素仅有低度发展的野草。在有荫蔽的树林里，和大草原的深草里，这些苍白的小花朵招展着它们一开即

谢的花冠。在沿岸礁石的下面，和附有少许泥土的石坡上，博物学家也许可以找到几种苔藓；在树木下面，找到几种可以充饥的草根，如踯躅之类。这些都是火地岛的土人经常作为食粮的，不过任何一种都不含有多少营养。

要在岛上找寻什么溪河可找不到。从这片坚石土地上并不涌出任何河流，或者水源。可是冰雪积得非常之厚，一年 12 个月里倒有 8 个月积雪，在热天——还不如说是不大冷的季节更确切些——斜照的阳光使积雪融解，因而保持着经常的湿度。在这个时期，岛上东一处西一处形成许多礁湖，这些沼泽把淡水存储到初冬为止。当本书的故事开始时，从灯塔邻近的山上正冲下大量的流水，也就是这个缘故。这些水流都注入爱尔高湾的小河里，或者注入圣剑恩角的港湾里。

沿海鱼产非常丰富。由于这个缘故，那些火地岛人驾着木船渡过拉美尔海峡来虽然要冒上极大的危险，却也不时上这里来捕鱼谋利。鱼的种类很多，有鳕鱼、鲑鱼、鲱鱼、琥珀鱼、鳝鱼、鲐鱼等等。有时候海边还吸引了许多渔船来从事大规模的捕鱼，原来在这个时期，海豚、鲸鱼、真甲鲸以及海豹、海象，都大量拥到这一带海面来。不过这些海生动物由于被人们乱捕乱杀，现在都躲避到南极那边海里去。往那边去捕捉它们不但费事，而且也有危险。

沿岛整个的海边是连绵不断的浅滩、浅湾和石岸，到处滋生着蚌蛤、贝壳、牡蛎等等，还有壳菜、玉黍螺、蚝、贻、蛾螺。珊瑚礁里面蠕动着成千上万的甲壳动物。

鸟类非常之多。雪白如天鹅的信天翁、鹈鸟和千鸟、泥栖鸟、海雀、嘈杂的白鸥、嘶鸣的海鸥和震耳欲聋的斯库雅鸥都经常到岛上来，数都数不尽。

这座岛实在等于一块巨大的岩石，几乎不可以居住。在本书开始时，它究竟属于哪个国家呢？关于这一点只能说它是麦哲伦群岛的一部分，因此是阿根廷共和国和智利共和国共有的。

春夏间，那些火地岛人偶尔也在这里露面，那是被恶劣的天气逼得上这里来暂避的。多数的商船都宁可使用麦哲伦海峡，在地图上海峡的航线画得极其准确，不管船只来自东方或者西方，由大西洋进入太平洋或者由太平洋进入大西洋，都可以按照这条航程行驶，毫无危险，这都得归功于航海术的进步。只有那些即将绕行合恩角或者绕过合恩角的船只才注意到司达登岛。

阿根廷共和国在这天涯海角建筑这座灯塔，的确称得上是一件义举，在这一点上，所有的国家都得感谢它。在这以前，麦哲伦海峡这一带海面上，从处女角海峡的入口起一直到太平洋上天柱角的出口止，都没有灯光。司达登岛上如果有一座灯塔，对于行驶在这一带危险的海面的人将是莫大的恩惠。连合恩角都没有一座灯塔，如果有的话，那些船只从太平洋驶进拉美尔海峡就会安全得多，许多船只失事的事件都可以避免了。

就因为这个缘故，阿根廷共和国决心在爱尔高海湾里新建这座灯塔。经过一年的惨淡经营，灯塔方才在 1859 年 12 月 9 日这一天落成了。

离开港湾尽头那条小河 150 码远，地面就升为一个山丘，占有四五百码方圆的面积，约有 120 尺高。这座石台上砌了一道石墙，算是塔基。

在一大堆附属房屋、宿舍和储仓中间，灯塔耸立起来。

附属房屋包括：（1）灯塔人员的宿舍，里面陈设有床铺、食橱、桌椅，一座取暖的煤灯，煤烟用一根管子引到屋顶上去；（2）起坐间，同样装了炉

子，可以作为食堂；屋子当中是一张桌子，灯都钉在墙上，一口橱里面存放着各式各样的仪器：望远镜、风雨表、气温表等等，还有许多灯，预备塔上的灯万一损坏时用来掉换的；最后还有一架有钟摆的长时钟，挂在侧面墙上；（3）储仓，虽然预定每三个月就要来补充粮食一次，并且换一次班，里面仍旧储存了足够一年的粮食，包括腌肉、咸牛肉、火腿、干菜、小麦饼、茶叶、咖啡、糖、一桶桶的威士忌酒和白兰地酒、一些普通药品；（4）放灯塔照明灯用油的储存库；（5）火药库，还储存了数量相当多的燃料，以备灯塔人员度过整个南极冬季之用。

造在平坡上的房屋就包括了这些。

塔身造得极其坚固，材料都是从本岛上采来的。极其坚硬的石块，再用铁条缚牢，砌得极端平整，石块之间都用接笋接好，这样一堵墙壁足可以抵御得了世界上两座最伟大海洋尽头时常爆发的猛烈风暴和可怕的飓风。正如法司奎士说的，大风决计刮不走这座灯塔。这是他和他的伙伴必须擎起的烽火，而且任凭麦哲伦海峡的风暴怎样凶猛，他们也要高擎着它。

灯塔高达 130 尺，再加上所在山坡的高度，灯光便有海拔 223 尺高。这样海面上 15 里外就可以望得见，人的视线最远也不过这样。而事实上，从岛上望出去，至多只能看到 10 里远罢了。

在这个时期，大家都还没有想到在灯塔上使用电石发出的煤气或者电灯。而且在这样辽远的岛上，连和距离最近的国家通消息都非常困难，就逼得只好采取最简单的方法，尽量减少必要的修理。为了这个缘故，灯塔决定采用煤油来照明，根据最近科学和工业的成就，把设备做得尽善尽美。

再说，这盏灯只要在十里之内望得见就够了。从东北方、东方和西南方来的船只不论驶向拉美尔海峡或者司达登岛的南部，都还有一段相当长的路程。只要严格遵照海军部颁布的指示，向驶往拉美尔海峡的船只在北——西北方位，向驶往司达登岛南部的船只在南——西南向点着灯光就可以避免任何不测。前面的船只只要风力着左舷，后面只要风力着右舷，就可以避开桑裘安角和赛弗拉尔角或者法罗司角，完全来得及避免被风浪冲到岸上去。

还有，如果一条船万一逼得要开进爱尔高湾时，它只要笔直朝着灯塔开来，就会开到下碇的地方，万无一失。因此圣费号回来的时候，将会很顺利地开进这条小河，便是在夜里也行。爱尔高湾离圣剑恩角的尽头约有三里，灯光的射程则有十里，信报舰在到达圣剑恩角最前面的平岩之前，早在七里外就可以望得见灯光了。

不用说，这座天边灯塔的灯光是不转动的。船上的船长决不会把它和别的灯光混淆起来，因为这一带海上并没有其他灯光。由于这个缘故，显然就没有必要采用障蔽或者明灭的办法来和其他灯光区别，这就使建筑师省掉一项精致的工程。在这样一座只住了三个灯塔看守员的岛上，要修理起来可真不容易呢。

这盏照明灯因此只点煤油，两个通风管，灯心全都集中在一起。这些灯头的火焰，能在方寸之内发出极强烈的光线，因此几乎全集中在镜头的焦点。信报舰上的舰长离开岛上时正值天气相当晴朗，因此肯定看了灯塔在装备和使用上并没有一点毛病。

灯塔使用起来能够这样满意，完全是由于灯塔看守员的勤谨。只要这些灯头一点不出毛病，灯心小心换过，煤油的供给量照应得不多不少，空气调节得法，日落时点灯，日出时熄灯，自始至终都在仔细看守着，对于在大西

洋这带辽远海面上的航行，它的贡献真是太大了。

而且，法司奎士和他两个伙伴的忠诚是一点不用怀疑的。这三个人是从一大堆人里面，经过严格审查才甄拔出来的，他们在过去的职务上全部证明了他们的忠诚、勇敢和坚毅。

司达登岛是和外界隔绝的，岛上唯一的接济和援助只有倚靠来自 1500 里外的布宜诺斯艾利斯。虽然如此，三个看守员的生命安全看上去却是完全可以放心的。那些在晴朗季节偶尔到这里来的少数火地岛人或者其他的土人并不耽搁多久，而且丝毫与人无侮。他们打鱼完毕，就赶快重新渡过拉美尔海峡，回到火地岛或者那片岛海的其他岛屿上去。岛上这一带海岸都被航海家视为畏途，一条船想要找避风的地方，在麦哲伦岛海面就有好几处找得到，这要比上这里来较有把握，也较为便当。

虽然如此，守备仍是非常严密，以防万一有什么可疑的人跑到爱尔高湾来。外面的一排房屋全都装有坚固的门，从里面闩好，储仓和宿舍的窗户都装有铁栅，使劲也拉不开。还有，法司奎士、毛理斯和菲力普全都配备有步枪和手枪，而且子弹也都充足。

最后，在那条通往塔下走道的尽头，还装了一扇铁板门，谁也没法攻破或者冲开。要是说此外还有别的办法进入灯塔内部，那是休想，因为这些楼梯间的窗洞都非常之窄，而且有坚固的铁条拦着，照明灯四周的月台更是爬不上，除非是从那根避雷针攀缘上去。

这就是阿根廷共和国刚在司达登岛上胜利完成的工程，可以说是非常重要的工程。

第三章三个灯塔看守员

在麦哲伦海峡附近，航行最忙碌的时期是从11月到次年3月。

这里的海面永远是残酷无情的。可是在这个时期，从两个大洋里卷进来的惊涛骇浪虽则无法制止或者平息，空气却比较平静，那些连远极都骚扰到的风暴都不过一发即逝。在这段天气比较晴和的时期，那些汽船和帆船都愿意冒险绕过合恩角行驶。

可是通过拉美尔海峡或者经过司达登岛南面的那些船只虽则来来往往，并不能打破这个季节那些漫长白天的枯寂。这些船本来就不多，自从汽船通行，航海地图测绘得更加完善之后，通过麦哲伦海峡的危险就减少了许多。船只都挑选了麦哲伦海峡这条既短而且方便的航线，这一来经过这里的船只就更加少了。

虽说如此，这种枯寂原是灯塔生活的一部分，对于那些经常接受任务的人，也还不至于立时就感觉到。他们多数是老水手或者老渔夫，都不是那种计算日子和钟点的人，他们都有一套鬼聪明，能使自己成天忙碌着而且忙得很开心。还有，他们的职责也不限于在日落和日出之间照应着那盏灯。法司奎士和他的伙伴还有其他的任务要做，他们要严密注意爱尔高湾的入口，每星期有几次要上桑裘安角去，而且要巡逻远达赛弗拉尔角的一带海岸，不过至多只许走三四里远。

他们要经常在那本灯塔日志上把事情记载下来。任何小事情都要记下：什么汽船和帆船经过这里，什么国籍，如果鸣炮报数，根据报数来查出船名，潮水多高，风向和风力，天气报告，下雨有多久，风暴有多少次，风雨表最高和最低的记录，气温和其他自然现象。记下这些，是为了给绘制这一带海面的气象图表作好准备。

法司奎士跟菲力普和毛理斯一样，也是阿根廷人，担任司达登岛灯塔的看守长，年纪是47岁。他是个坚强的人，身体健壮，毅力惊人；生平经历过许多风险，人有决断，精力充沛，任何危险对他都是家常便饭；在多数把南北半球大部分走遍的水手们，这原是理所当然的。他被推为看守长，不但是因为年长，还因为他具有这种优秀的品质，受到上级高度的信任。他在共和国海军里虽则始终只做到大副，离职时却受到人人的尊敬。因此，当他请求担任司达登岛上这项职务时，海军当局丝毫没有踌躇就任命了他。

菲力普和毛理斯也是水手出身，菲力普40岁，毛理斯37岁。法司奎士和两人的家庭久已相熟所以替他们向政府推荐。菲力普和法司奎士一样，也是个独身汉。三个人里面只有毛理斯是结了婚的，可是并没有儿女，他的妻子目前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一个宿舍里工作，再过三个月，他就可以和妻子见面了。

三个月期满之后，法司奎士、菲力普和毛理斯就要重新坐上圣费号；圣费号将要另外带三个灯塔看守员到司达登岛来。三个月后，再由他们来替换那三个人。

他们第二次来轮值时将是6月、7月和8月三个月——那就是说，约摸在寒冬时期，所以，他们第一次留守时虽则没有太吃到恶劣天气的苦头，等他们再回到岛上来时，却要准备迎接相当艰苦的生活。可是这一点并不使他们担心。到了那时候，法司奎士和他的伙伴将会相当适应当地的气候，南极冬季这些寒冷、风暴和一切的困苦，他们都将抵御得了。

从12月10日起，工作已经完全安排停当。每天晚上，那盏灯由一个驻

在了望室里的看守员守护着。另外两个在宿舍里休息。白天里，他们把各种机件都要检查一下，擦干净，看情形还需要换上新的灯心，一切都安排得井井有条，好在日落时立刻就使灯塔发出它有力的光线。

每隔一段时间，由于职务的关系，法司奎士和他的伙伴总要从爱尔高湾到海边去一趟，有时候沿左右两岸步行，有时候坐他们的小船出去。小船是一条一半装有甲板的汽艇，装有前帆和三角帆，平时停泊在一条安全的小河里。它唯一要提防的是东风，可是这里却有一列山岭保护着它不受到东风的侵袭。

三个人里面，只要有一个上港湾或者灯塔附近去巡视，另外总有一人一直留在灯塔的月台上守望着，因为说不定有条船这时候经过司达登岛，预备鸣炮报数。因此灯塔看守员里一定要有一人始终守着岗位。从月台上只能望到大海的东面和东北面，其他方向都被 800 码外的山岭遮住了。

信报舰开走后的头几天里，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天气始终很好，气温相当高。温度表上有时候达到零上摄氏十度。在日出和日落之间，一般都有轻微的风，向大海里吹，然后到了傍晚时，风向转为向陆上吹来，这就是说，转为西北风，从巴塔哥尼亚台地和火地岛的广大平原吹来了。

等到天气较为温暖，草木就发芽了。院子附近的那片草地望去像一片淡绿的地毯。在南极榉树的林子里，连在嫩叶子下面躺躺也显得开心了。河水涨得平岸。靠树根的地方，苔藓重又出现，而且把岩石的侧面都铺满了。总之，这就是这一带区域的所谓夏季，而且在南美洲大陆这个顶点，夏季还要来临好几个星期呢。

有一天天色快晚，但还没有到点灯的时候，法司奎士、菲力普和毛理斯一同坐在环绕探照灯四周的月台上，谈着话。

法司奎士先把烟斗小心装好——他这个派头另外两个也学会了——然后说：“两位老弟，这个新生活怎么样？你们是不是习惯了？”

“当然，法司奎士，”菲力普回答。“我们还没有来得及腻味或者厌倦呢。”

“的确，”毛理斯跟着说。“三个月要过得比我们预计的快得多。”“是啊，老弟，三个月就像扯满最上樯帆、上樯帆和助帆的三等帆船一样，一溜就过去了。”“谈起船来，”菲力普说，“今天一条船都没有看见过，连天边都没有。”

“船会来的，菲力普，会来的，”法司奎士回答他，一面举手放在眼睛前面，像是看望远镜那样。“如果没有船来消受这些灯光，那么在司达登岛上造这一座漂亮的灯塔，把灯光照出十里远这又算上什么呢？”

“而且，”毛理斯指出，“我们的灯塔还是新造的啊。”

“你说得对，老弟，”法司奎士回答，“那些做船长的还来不及知道这一带已经有了灯光。等到知道时，他们就会毫不迟疑靠拢这带海岸走。从这里渡过海峡，航行要便当得多。可是单单知道有一座灯塔并不能解决一切，你还得弄清楚它是不是一直亮着，从日落直到天明。”

“这要等圣费号回到布宜诺斯艾利斯之后，大家才会普遍知道。”菲力普说。

“的确，老弟，”法司奎士同意说，“等到拉法雅舰长的报告印行之后，当局就会赶快把这项消息向整个航行界传播开来。可是便在目前，多数的航海家也准已知道这儿的事情了。”

“圣费号不过五天前才动身，”毛理斯继续说，“它这段路要……”

“我想至多再过一个星期，”法司奎士插进来。“天气好，海上没有风浪，又是顺风。信报舰日夜张着满帆，再加上引擎，一小时要不走上九海里或者十海里才怪呢。”

“这时候，”菲力普说，“它一定已经开过麦哲伦海峡，而且绕过处女角了，这样足足缩短15里的路程呢。”

“当然，老弟，”法司奎士说。“这个时候，它正沿着巴塔哥尼亚海岸开着，而且巴塔哥尼亚赛马场上任何一只马它都会赶上。”

也难怪这些善良的人仍旧念念不忘圣费号。它就像他们故乡的一块土地，刚离开他们回到故乡去的。他们的心神将要跟随着它直到旅程的终点。

“你今天钓鱼钓得开心吗？”法司奎士接着问菲力普。

“还好，法司奎士。我钓到几十条鱼，还空手捉了一只爬在石头中间的鳖，足足有三磅重。”

“真不错呀，”法司奎士叫出来。“你不用担心把湾里的鱼捉光了。俗语说得好，你捉得越多，就来得越多，这样我们还可以节省一点我们储藏的罐头肉和咸肉。至于蔬菜……”

“我上了榉树林，”毛理斯说。“挖到一些菜根，让我来给你们烧一盆好菜吃。我看见信报舰上的大厨师这样烧的，他是个十足的内行。”

“妙极，”法司奎士说。“一个人罐头东西千万不能吃得太多。总是赶不上新宰的、新捉的或者新摘的。”

“哎，”菲力普说。“我们要是能够在岛上内部捉几只鹿，像两只骆鹿之类，该多么好。”

“弄一块骆鹿腿或者腰肉我倒也乐意，”法司奎士回答。“一块好鹿肉吃下肚去，再受用不过了！所以如果有什么野味露面时，我们一定要设法打到手。可是，老弟，记着不要离开院子太远去追赶那些野味，大的也好，小的也好。还是遵守命令要紧，不要离开灯塔，只有察看爱尔高湾里面和桑裘安角和地爱果角之间海上有什么事情时，才可以出去。”

“可是，”毛理斯说，“如果一头漂亮的骆鹿走进枪击的距离呢？”毛理斯原是最喜欢打猎的。

“走进枪击的距离，或者两倍三倍的距离，我都没有话说，”法司奎士回答。“可是你们知道，骆鹿天生野性，决不会和我们亲近，这就是说，在那片榉树林的石头上面或者院子附近，我们要是望得见一对鹿角，那才是天大的奇事呢。”

事实也是如此，自从建筑动工之后，就没有一头野兽在爱尔高湾附近出现过。圣费号那位上尉也是个酷爱打猎的人，曾经有几次想要打一只骆鹿。他曾经深入内陆五六里远，但是仍旧空手而回。事实上岛上并不是没有大动物，不过即使出现，也是离开太远，没法用枪打到。也许，如果他能够爬过那些高山，越过巴莱港，如果他抵达司达登岛的另一头，这位上尉的运气或者要好些。可是在西部那一带岛上峰峦矗立，跋涉非常困难，所以上尉和圣费号任何一个船员都从来没有在圣巴苏罗摩角附近踏勘过。

在12月16日的夜里，正当毛理斯在了望室从六点钟轮值到十点钟的时候，东面海上出现了一盏灯光，约摸有五六里远。这显然是一条船上的灯光，自从灯塔完工之后，还是岛外海上望见的第二盏灯光呢。

另外两个伙伴还没有睡觉，毛理斯想到他们也一定高兴，就去叫他们。

法司奎士和菲力普立刻跟他上来，三个人站在东面窗口一动不动，拿着望远镜望。

“是白灯。”法司奎士说。

“所以不是地位灯，那该是绿灯或者红灯。”菲力普说。地位灯分别颜色，点在左舷和右舷。

“还有，”法司奎士说，“又是白灯，又是挂在前桅索上，这就是说，这条汽船正向岛上开来。”

这的确是一条开向桑裘安角的汽船。三个灯塔人员自己提出的问题是：这船还是打算进入拉美尔海峡呢，还是预备开到南面去？

因此三人就望着它开，看见它逐渐拢近，半点钟后，他们已经弄清楚它的路线了。

这条船正在勇敢地向拉美尔海峡开去，灯塔是在它的左边，在南—西南的方位上。当它通过峡口驶进圣剑恩角港口时，人可以望见船上的红灯，接着不久就在黑暗中消失掉。

“这是第一条取路经过这座天边灯塔的船呀！”菲力普叫道。

“可不是最后的一条，”法司奎士向他保证。

第二天上午，菲力普望见一条大帆船在天边出现。天气晴朗，轻微的东南风把朝雾扫得一干二净，所以至少十里远近的船只都望得见。

菲力普把法司奎士和毛理斯叫来，三人一同走上灯塔的月台。方才指出的那条船刚好从岸上远处那些高峰上面望得见，在爱尔高湾偏有的一面，介于地爱果角和赛弗拉尔角之间。

那船正在乘风疾驶，张着满帆，速度总在十二三海里以上。风向正是从左舷来的顺风。不过由于它正在笔直地向司达登岛开来，现在还说不出来它要经过岛的北面还是南面。

水手们对这类问题总是喜欢谈论，所以法司奎士、菲力普和毛理斯在这问题上也争辩起来。最后证明毛理斯的话对，他坚持这条帆船不是向峡口开的。

等到那船离岸只有一里半远时，它掉过头来逆风行驶了，这是为了在逆风里多留余步，好绕过赛弗拉尔角。

这是一条大三桅船，至少有1800吨，是美国制造的那种快船之一，速度的确是了不起。

“这船倘若不是纽英兰船坞里造出来，”法司奎士叫道，“那就把我的望远镜摔掉！”

“你看它会向我们报数吗？”毛理斯问。

“它报数也是应当的。”灯塔的看守长回答他。

果然，那条快船正当绕过赛弗拉尔角时，报起数来了。一串旗子在桅杆上升起来，这些信号立刻就由法司奎士从了望室那本信号书里查出来。

它是蒙但克号，从美利坚合众国纽英兰的波司顿港开来的。

三个灯塔人员把阿根廷国旗在避雷针的桅杆上升起来，算是答礼。他们一直望着那船的桅杆在岛的南面威伯司特角山岭后面消失掉才算罢休。

“现在，”法司奎士说，“祝蒙但克号一路顺风，愿神明保佑它绕过合恩角时不要碰上坏天气！”

这以后的几天，海上都差不多是荒荒凉凉的。只在东面天边瞥见一两只帆船。这些在司达登岛十里外经过的船只显然都不是上南美洲来的。照法司

奎士的看法，它们大约都是捕鲸船，路过这里上南极海面去捕鱼的。

他们望见了几只海豚，那是从高纬度区域来的。这些海豚离开赛弗拉尔角都相当的远，正向太平洋游去。

除掉作些气象观察之外，一直到12月20日都没有什么事情可以讲述。这时天气已经起了变化，风向由西北转为西南。有几次雨下得相当的大，时而夹着冰雹，这说明气层里面的电荷相当多。

21日那天早上，菲力普正在平坡上衔着烟斗走来走去，瞥见桦树林那边好像有什么动物似的。

他留心看了几分钟，就走进起坐间去取望远镜。

菲力普用望远镜一望，立刻就认出一头骆鹿，而且长得非常漂亮。他大大可以一试身手。

法司奎士和毛理斯经他刚一招呼，都从房子里赶出来，和他一同到了平坡上。

三个人都同意非去追捉一下不可。只要能够把这头骆鹿打到手，大家就可以有不少鲜肉吃，平日那些饭菜都吃腻了，换一换口味可不错。

大家商量好，毛理斯拿盒子炮离开院子，设法偷偷绕到骆鹿的后面——那鹿站着并不动——把它向港湾这边赶来，由菲力普在湾口伺候着它。

“总之，要极端小心，老弟，”法司奎士警告他们。“这些动物的耳朵和鼻子非常灵敏。那鹿一嗅到人气或者看见毛理斯，就会飞快地溜掉，放枪追赶都来不及。那样情形的话，就让它溜掉，因为你们不能跑得太远。这懂得吗？”

“懂得。”毛理斯回答。

法司奎士和菲力普守在平坡上，从望远镜里望见骆鹿仍旧站在原来发现的地方，一点没有走动，两个人都注意着毛理斯的行动。

毛理斯正向桦树林走去。他要用树林隐着身体，这样也许可以不惊动骆鹿逐渐蹑到岩石上，从骆鹿背后冲出来，把它向湾口这边赶。

他的伙伴一直望他走到林子跟前，然后在树丛中消失掉。

约摸半小时过去，骆鹿仍旧没有移动一步，这时候毛理斯该已经走得很近，可以放枪了。

法司奎士和菲力普因此就等着听枪声一响，看见骆鹿受重伤或者轻伤倒下来，不然就是飞快溜掉。

可是枪并没有放，而且最使法司奎士和菲力普诧异的，是骆鹿不但没有逃走，反而在岩石上躺了下来，腿儿无力地垂着，身体瘫成一堆，好像力气全用尽了似的。

毛理斯这时已经蹑到岩石后面，差不多在同一时候，他们望见毛理斯冲出来向骆鹿赶去。那鹿始终不动，他弯腰看着它，拿手摸摸，随即猛然直起身子。

毛理斯接着转身向着院子这边做了一个明显的手势，很清楚他的意思是叫两个伙伴赶快过去。

“事情有点古怪，”法司奎士说。“来，菲力普。”

两个人爬下平坡，向桦树林跑去。

他们十分钟不到就跑到了。

“骆鹿怎样？”法司奎士问。

“在这儿。”毛理斯说，指指脚下的鹿。“死了吗？”菲力普问。“对

啦，死了。”毛理斯答。“太老了，是不是？”法司奎士说。“不是，是受伤死的。”“受伤？已经受了伤？”“是啊，腋下中了子弹。”“子弹！”法司奎士跟着说。事情再清楚没有了。骆鹿先是中了子弹，然后负伤捱到这里倒毙的。“难道岛上有猎人吗？”法司奎士低声说。说时他带着焦虑的眼光把四周看了一下。

第四章康加的徒党

如果法司奎士、菲力普和毛理斯上司达登岛西部去走一趟，他们就会发现那边的海岸和介于圣剑恩角和赛弗拉尔角之间的海岸大大不同。

这一带海岸完全是一片悬崖，总有 200 尺高，多数都极其陡削，一直深入水底，便在晴和的天气，也不绝地被凶猛的海浪攻打着。

崖上草木不生，崖罅石洞里栖息着成千上万的海鸟；崖外礁石成阵，有些在低潮时一直伸到海中有两里远。在这些礁石中间，迂回着若干水道，除掉最轻便的船只外，任何人也休想驶过。零零落落看见一些沙洲，就像铺的地毯，上面长了些稀疏的水生植物，地下满是贝壳，在潮水的巨大压力下已经碾成碎片了。

崖上有无数的洞穴，洞口很窄，洞内很深，又干燥，又黑暗，狂风暴雨都打不进去，便是春秋分时节，那些可怕的海浪也淹不到这里。人要找到这些洞穴，必须翻山越岭，爬过许多巨大的岩石和乱石丛。通往崖顶是无数的岬道，攀援非常困难，可是要抵达岛中心的那片高原，那就非得攀登二千尺以上的高峰不可，中间的路程至少有十五里远。整个说来，这边岛上比起爱尔兰高湾那边的东海岸要荒凉得多。

司达登岛西部虽则有火地岛和麦哲伦岛海那些岛屿的荫蔽，受不到西北风的侵袭，沿岸风浪的汹涌也不逊于沿岛的其他部分，所以，虽则大西洋这边已经建了一座灯塔，在太平洋这边另外造一座还是有同样的必要，这样对于绕过合恩角驶向拉美尔海峡的船只要方便得多。可能智利政府见到阿根廷政府最近的措施，这件事情也已经在考虑中了。

虽则如此，如果当时司达登岛东西两面同时进行灯塔建筑的话，对于有些人却极不方便。原来岛上圣巴苏罗摩角附近潜伏着一伙海盗。那样一来，他们的处境就会受到严重的威胁。

几年前，这些亡命之徒在爱尔兰高湾港口登陆。他们在岛上发现一处很深的山洞，就在悬崖上，这座山洞使他们有了住所，而由于船只少有上司达登岛来的，这伙人住在这里就万分安全。

他们一伙共 12 人，还有一个叫康加的家伙，是盗首，他有个副手，名叫卡刚特。

这些人全是南美洲来的，里面五个人是阿根廷或者智利国籍。其余的人大约是火地岛人，都是康加招募来的。他们只要越过拉美尔海峡就到达这边岛上，而且岛上的地势是他们在晴和季节来岛上打鱼时早已熟悉了的。

卡刚特是智利人。他究竟出生在哪一个城市或者村庄，属于哪一家人家，谁也不知道。年纪大约在 25 到 40 之间，中等身材，一身的筋肉，力大无穷。生性狡猾险诈，什么坏事都做得出来。

关于这位盗首的生平，没有人知道一点，他从来没有提过自己是什么国籍。

他的真名字是不是叫康加，连这一点都不能肯定。

有一点能肯定的是他的名字在麦哲伦岛海和火地岛这一带土人中间是相当闻名的。当初杜蒙都维尔船长驾驶着阿司特罗拉布号和西里号航行到麦哲伦海峡，在毕凯特港下碇，据说曾经带了一个叫这名字的巴塔哥尼亚人上船。可是康加是不是巴塔哥尼亚人，也还是问题。他没有当地人那种尖头阔额的典型相貌，也没有他们的削窄前额、大眼睛和扁鼻子，身材也不如他们高大。不但如此，在他那张脸上也看不见在这一带居民脸上时常看到的那种温和表

情。

康加的生性非常暴烈。你只消看一下他那张凶恶的脸就会立刻懂得。这张脸只有一部分有大胡子遮着，胡子已经花白，虽则他

的年纪只有四十左右。他是一个十足的海盗，一个阴险的暴徒，生平无恶不作，因此除掉这座仅仅沿岸有人迹的荒岛外，没有一处可以投奔。

可是自从康加和他的一伙人潜伏到岛上来之后，他们怎样活下去的呢？

这就得稍稍追叙一下。

当时康加和他的帮凶卡刚特犯下一连串的罪行，如果捉到官里，两人非上绞架不可，因此就从麦哲伦海峡的主港奔塔亚里纳逃了出来，总算到达火地岛，甩脱掉那些追捕的人。

他们和当地的土人住在一起，打听到司达登岛，岛上那时候还没有这座天边灯塔照耀，因此船只失事最多。不用说，沿岛一定布满漂弃物，有些一定还很贵重。康加和卡刚特因此想出一个办法，组织一批人去偷窃。他们从自己在火地岛熟识的匪类中间选了两三个人，另外募得十个和他们一类的当地土著。

一条本地制造的小船把他们送到拉美尔海峡的对岸。可是尽管康加和卡刚特都是航海的老手，而且多年来都在太平洋惊险的洋面上行驶过，这条船还是碰上不测。正当他们奋力驶进巴莱港的当儿，一阵狂风把他们向东面刮回去，海里风浪非常之大，把他们的小船一直冲到考尔尼特角的礁石上撞沉了。

他们只得步行到了爱尔高湾。跟他们预料的一样，岛上并没有使他们失望。在桑裘安角和赛弗拉尔角之间的沿岸，全都散布着五光十色的漂弃物，有老的，有新的，大捆大包的货物全都撞破，

一箱箱的食品足够这伙人吃上几个月，枪械、手枪、子弹，都装在铁箱子里，一点没有损坏，富足的澳大利亚货船遗弃下来的价值巨万的金条银条，各式各样的家具、木板、木条，偶尔在那儿见到几具骷髅，可是没有一个人从屡次失事里逃出性命来。

当然，这座险恶的司达登岛在航海家中间是早已出了名的。一条船只要被风浪打到它的海岸上，就准定会全船复没，一个也活不了。

康加和他的同伙并没有在湾内住下，而是住在紧靠东海湾入口的地方，这样更合乎他们的打算，因为可以始终监视着桑裘安角。

康加在无意之中找到一处山洞，洞内非常之大，可以容得下所有的强盗。洞口由一大堆密札札的海藻海草遮掩着，湾北的一座危崖刚好做它的屏障，整个儿遮着海上来的寒风。他们把漂弃物里面一切有用的东西，像家具、铺盖、衣服、大量的罐头食品、一盒盒的饼干、一桶桶的白兰地酒和葡萄酒，全都运到洞里来。在靠近第一座洞旁边，他们又找到第二座洞，用来储放岸上拾来的有特殊价值的无主财宝：金、银、珠宝之类。

康加的心思是在往后引诱一条船到湾里来，把这一切掠夺来的财物装在这条船上，回到他早年经营海盗勾当的那些太平洋岛屿去。

直到目前为止，他还没有碰到下手的机会，因此这些亡命之徒还不能离开司达登岛。诚然，在两年的时间内，他们的财富不绝地增加了。别的船只也在这里失事，使他们发了大财。有好多次的失事的的确确就是他们造成的，这是新旧大陆那些险恶海岸一带的匪徒常做的事，专门引诱船只失事。当东风逞威肆虐时，他们在岛上一望见有船，晚上就在有礁石的部位升起一堆火

来，把船只诱来撞沉。失事之后，如果船上有什么人从海浪里逃了出来，也立刻被他们杀掉。

可是这伙匪党始终是陷在岛上。康加引诱船只失事曾经得手过几次，可是都没有把它们引进爱尔高湾。那样的话，他就会设法劫下这条船。还有，船长中间很少知道有这座港湾，所以简直没有什么船自动地开到港湾里来下碇。

时间一天天过去，山洞里已经差不多装满了财宝，这都是从失事船只那里劫来的。康加和他的徒党愈来愈变得不耐烦了。卡刚特跟他的首领经常谈说着自己的运气不佳。

“住在岛上就像一条船停在下风的岸上一样，”卡刚特屡次这样说，“而我们手里却有价值 10 比埃斯特 以上的货色预备装走呢！”

“是啊，”康加回答他，“我们一定要走，不惜任何代价。”

“几时呢？有什么法子呢？”卡刚特反问他。

可是这个问题从来得不到答案。

“长此下去，我们的粮食就要吃光了，”卡刚特又说。“就算海里的鱼是打不尽的，那些野兽可能要打完的。还有，你想想岛上的冬天是什么滋味！天呐！一想到我们还得捱过这些冬天！”

康加有什么话可以回答呢？他永远是一个沉默寡言的人。可是一想到自己处在这样束手无策的状态下，他不禁怒火中烧。

不行，没有办法可想——没有办法。

这些海盗的本意是指望有一条船开到湾里来，好出其不意劫到手里，现在在不得已只好求其次，只要有一条火地岛的小船驶到东海岸来，康加也可以不费吹灰之力把它捉住。那时候，即使他不亲自出马，至少可以由卡刚特和一个智利匪党利用这条船，开到麦哲伦海峡去；只要到得了麦哲伦那边，就可以找到机会上布宜诺斯艾利斯或者法尔巴来索去。他们有的是钱，尽可以买一条载重 150 吨或者 200 吨的船，在卡刚特和几个水手的协助下，开到爱尔高湾来。只要这船安全地开进小河，那几个水手就可以很便利地解决掉，那时候，这一群海盗就可以把他们的全部财宝搬上船，开往所罗门群岛或者新赫布里底群岛去。

当时的情形就是这样，但是在我们的故事开始十五个月前，情势突然改变了。

在 1858 年 10 月初，一条悬着阿根廷国旗的汽船在岛外出现，设法驶进了爱尔高湾。

康加和他的盗党一眼就看出这是一条战舰，因此不敢下手。他们把一切踪迹都掩盖起来，使岛上不显出有人，把通往两处山洞的出口也隐蔽起来，自己避到内陆去，等待这条船开走。

这条船就是圣费号，从布宜诺斯艾利斯把受命设计司达登岛上灯塔的工程师装来，选择地点的。

信报舰在爱尔高湾只停留了八天功夫，后来就开走了，并没有发现康加和他的徒众的巢穴。

可是卡刚特曾经在夜里偷偷爬到小河那边去过，竟被他探听到圣费号上司达登岛来的目的。

爱尔高湾里要造一所灯塔了！

看上去，这些匪徒除了离开自己岛上巢穴之外，别无办法，然而事实上只要离开得了，他们肯定早就做了。

所以康加采取了目前唯一可行的对策。他早已熟悉岛上西部圣巴苏罗摩角附近的地区，这一带还有其他的山洞可以藏身。信报舰开走了，不久还要装载一批工人来开始动工，所以他一天也不耽搁，急急忙忙把足够一年食用的东西都亲自搬到那边去，满信得过，离开圣剑恩角那样远的地方，决不会有被人发觉的危险。

可是他没有来得及把两处山洞里的东西完全搬光。只能勉强搬去大部分的粮食、罐头、饮料、铺盖和衣服，还有一点珍贵的物品，就这样用石头和干海草把原来的山洞堵起，其余的他都丢下来。

这群亡命之徒走了五天之后，圣费号在一天清早又在爱尔高湾口外出现了，重又在上次那条小河里下了碇。工人和材料全都运上岸。地点一经选定，建筑工程就从此开始了。

康加和他的徒党就这样逼得往圣巴苏罗摩角暂避。他们从一条由融雪汇成的溪涧里获得必需的淡水。打渔和少量的狩猎使他们节省了离开爱尔高湾之前运去的粮食。

可是康加、卡刚特和余下的徒党全都下了狠心，只等着灯塔完工，圣费号离开，决不等待它三个月后再回来，把接济品载来。

正如我们料想得到的，康加和卡刚特对于爱尔高湾那边的情况一直都摸得很清楚。他们没有费什么功夫就能从工程进行的速度估计它几时完工。这时候，康加就蓄意实行一个他盘算已久的策略。既然爱尔高湾现在有了一座灯塔，那就说不定有什么船只会开到湾里来，他可以袭击这条船，把全部船员杀死，把船劫下。

到了12月，灯塔眼看就要完成了。那时候，这些灯塔人员就会孤零零地留下来，只要灯塔射出它的第一道灯光，康加就会得到消息。

由于这个缘故，所以在最后几个星期中，盗众里面经常总有一个人跑到那些峰顶上面去眺望。虽则中间有七八里的距离，灯塔却远远望得见。康加命令他们，只要灯塔一亮，就立刻回去报信。

在12月9日那天晚上，把消息送到圣巴苏罗摩角的就是卡刚特本人。

又是几天过去，就在这下面一个星期的开头，卡刚特在巴莱港附近打猎，一枪打伤了一只骆鹿。骆鹿溜走了，逃到桦树林附近那片岩石边，就在毛里斯看见的地方倒毙。从那一天起，法司奎士和他的伙伴才知道自己并不是岛上唯一的居民，因此在爱尔高湾附近更加严密防备起来。

那一天康加决定离开圣巴苏罗摩角，回桑裘安角去。盗党决定把洞里储存的食粮都留下来，只携带三四天路上的口粮，居心要把灯塔那边储存的粮食夺了过来。这时已是12月22日。他们在破晓起身，穿过岛中心一条熟悉的山路，这样第一天就可以走完三分之一的路程。

康加建议第一天夜晚稍稍休息，第二天不等太阳出来就动身，同样走三分之一的路。第三天也同样走法，这样就可以指望在傍晚时分抵达爱尔高湾。

康加预计很便当就可以使自己成为灯塔的主人。以后就可以有充裕的时间把他储存在圣巴苏罗摩角的全部物品运回来，仍旧放在爱尔高湾进口的山洞里。

这就是这个阴险海盗的全部打算。在这一点上，毫无问题他是会得手的。

可是得手之后，事情是不是还那样顺利，那就不敢说了。

当然，这是因为以后的事情不是他操纵得了的。以后，一定要等候有条船开进爱尔高湾来。圣费号回去之后，会将这处停泊的港口向航海界宣传。那时候大家知道湾里从此有了灯塔放光，一条船，尤其是一条中号的船就宁可开到爱尔高湾来避风，而不愿意越过波涛惊险的海峡了。

康加打定主意，只要有这样一条船开来，他非弄到手不可，这样他就有机会逃往太平洋那边去，他犯的那许多罪行，从此就不会受到法律的制裁了。

可是这一切，必须在信报舰预定回来接济的日期前做掉。到信报舰回来时，如果他们还没有离开的话，康加和他的徒党就逼得又要回圣巴苏罗摩角去了。

那样的话，他们的处境也不会像从前那样安宁了。当拉法雅舰长发现三个灯塔人员失踪后，他毫不迟疑就会断定灯塔人员已经被别人掳去或者杀害。他就会率领一批人在岛上进行搜索。非要把岛上从头到尾全部搜索过之后，圣费号决不会离开。匪众有什么法子逃避搜捕呢？而且如果日子久了，他们又怎样活下去呢？如果有必要，阿根廷政府还会派遣别的船只前来。就算康加有法子弄到一条当地的小船——这个机会也不大可能——海上面也会有人严密监守着，决不会逃得过海峡，潜往火地岛去藏身。所以当目前还来得及的时候，这些海盗离开得了岛上与否，那就要看老天的慈悲了。

在 20 日的傍晚，康加和卡刚特沿着圣巴苏罗摩角的尽头走着，学着水手的派头谈着话，打量着天空和海面。

天气相当的好。天边还有乌云升起。东北风很大。

这时正是晚上六点半钟。康加跟他的徒党正预备回到他们的老窝去，这时卡刚特开口了：

“我们把所有储存的东西都留在圣巴苏罗摩角，大家是不是都了解了？”

“是的，”康加回答。“事后再搬要便当得多——等我们在那边做了主人，再……”

康加这句话还没有说完。他眼光移向大海那一边，就打断了自己的话头，说：

“卡刚特，你看！你看那边！那边——从角地那边望过去。”

卡刚特依照他指点的方向把海面打量一下。

“哦？”他说。“一点没有错，是一条船啊！”

“看它的样子，是向岛上开来呢，”康加说下去，“而且扯的满帆，因为它正碰上顶风。”

就是这样。一条张了满帆的船正在左闪右闪，离圣巴苏罗摩角只有一两里路光景。

这船虽则碰上顶风，却能逐渐向前移动，显然地天黑以前，它要开进拉美尔海峡里来。

“是一条二桅船呢。”卡刚特说。

“是啊，一条 150 吨到 200 吨的二桅船。”康加回答。

看得出这条船是打算向海峡开来，而不愿意绕过圣巴苏罗摩角。唯一的问题是它在天色完全黑下来之前是不是到得了。如果风息下来，它会不会被海水冲过来触到礁石呢？

全部盗党都集合到圣巴苏罗摩角的尽头来。

看见一条船像这样靠近司达登岛，在他们已经不是第一次了。这样的船，被他们用移动的灯火引诱来撞上礁石的，已经有好几只了。

这时就有人提出照老方法来一下。

“不行，”康加说，“这条二桅船决不能让它沉掉。它这时碰上顶风，又碰上逆潮。今天晚上又没有月亮。它决计进不了海峡。明天我们还会看见它在圣巴苏罗摩角外面，那时候我们再想一条妙计。”

一小时后，那条船就消失在周围的浓密黑暗里，海上连一点灯光都望不见。

夜里风变了方向，转为西南风。

第二天一清早，康加和他的徒党跑到海边上来时，望见那条船已经在圣巴苏罗摩角下面的礁石上搁浅了。

第五章二桅船“摩尔号”

康加对于水手的那一套玩意儿是再精明没有了。

他指挥过什么船呢？在什么海上航行过呢？这些事只有卡刚特说得出口。他跟康加一样是个水手，而且在康加一生的流浪生活中曾经是他的副手，现在在司达登岛仍旧是他的副手。可是卡刚特并没有说过。

我们最最有把握说的，是这两个人都是海盗。他们在所罗门群岛和新赫布里底群岛那一带海上，一定干过这种罪恶勾当，在那时期，这一带海上的船只是时常受到海盗袭击的。后来英、法、美配备和派遣的巡洋舰到这一带太平洋上来搜捕海盗，显然被他们漏了网，于是逃到麦哲伦群岛来躲避，在这里才放弃海盗生涯，而改做诱使船只失事的勾当。

康加和卡刚特的同伙里，有五六个人也在渔船上或者商船上待过，因此对航海一事也都训练有素。余下的还有几个火地岛人，如果这批盗党能够霸占二桅船的话，全部的船员就是这些人了。

从船身和桅杆的长度看来，这条开来的二桅船至多不过载重一百五六十吨光景。夜里从西面起了一阵狂风，把它刮到一片布满礁石的沙滩上，很可能把它撞破。可是看上去，船壳并没有受到损伤似的，它靠左舷这边斜着，船尾歪对着陆地，右舷面向着大海。整个甲板从上甲板到船尾舱全望得见。前桅、主桅和船首突梁都毫无损伤，帆索和帆篷都张起一半，只有前桅的最上墙帆和上帆都收了起来。

头一天傍晚时分，当这条二桅船在圣巴苏罗摩角外面被人看见时，它正在和相当大的东北风搏斗着。船上的人紧扯着帆索，企图靠右舷的风力驶进拉美尔海峡。当康加和他的徒党望见它在黑暗中消失时，风力开始减弱，不久便小到不能使船推进的地步，显然，它随着海流的方向一直向礁石飘过来，等到半夜里，风向突然整个变了过来——这在这一带海上是司空见惯的——这船和礁石已经距离得很近，来不及驶到大海里去了。

船上那些帆桁全扎得紧紧的，从这一点上，可以看出船上的水手曾经想尽一切方法来闪过风势，可是已经来不及，因为二桅船最后还是整个冲到沙滩上了。

船上的船长和水手的下落，我们到现在只能加以猜测。可能当他们发现这船被风浪冲向礁石垒垒的危险海岸时，他们都下了小船，满心以为自己这条船注定要撞破在礁石上，那时候船上的人就会死得一个不剩。可惜的是，他们完全想错了。如果他们留在船上的话，他们全都会安然无恙。现在呢，他们准是全部淹死了，因为他们那条小船已经船底朝天，就在东北角上，离这里不过两里光景，显然是被风刮向弗兰克林湾去的。

趁潮落的时候上船并不是难事。从圣巴苏罗摩角这边一座座礁石跳过去就可以到达出事的地点，至多只有半里路。

康加和卡刚特由两个盗党伴随着，就这样跑过去，余下的人留在崖脚下巡风，以防万一望见什么从船上逃出来的人。

康加和他的伙伴到了沙滩上一看，那艘二桅船的船身已经完全离开了水，高高地搁浅在那里。可是下一次的潮水总要升到七八尺高，只要船底没有撞破，它就肯定会在水里面浮起来。

不出康加所料，这船确有 150 吨，他绕船走了一周，在船尾的铜板上看到“摩尔号，法尔巴来索”的字样。

原来是一条智利船，在 12 月 22 日夜间在司达登岛搁浅的。

“这船正合我们的心意。”卡刚特说。

“船身要一点不漏水才行。”一个盗党提出反对。

“有什么裂缝或者其他的损坏，都可以修补，”康加回答。

康加又去把船底向着大海的那一面看一下。船首龙骨稍微抵在沙里，看上去好像并没有损坏，船尾的龙骨也没有损坏，舵也是好好的。搁在沙上的那一部分船底没法子从外面检查。两个钟点以后，等潮水上来，康加就会看个明白。

“上船！”他说。

由于船身倾斜着，从左舷上船并不困难，可是甲板上却没法行走。那些人只能用手搭着网索在上面爬行。康加用手搭着主桅张护桅索的厚木板，爬了过去，余下的人也照样爬了过去。

船上除了几根帆桁有点摇动外，一切都没有损害，证明二桅船撞上沙滩时，震动并不猛烈。由于船身并不很狭窄，而且船底的木板相当的平，所以陷在沙里并不太深，肯定潮水一来，它就会浮起来，当然这要看它主要的部分有没有撞破，舱里有没有灌水才行。

康加的第一件事情便是爬到船尾楼去，这事倒并不容易。他找到船长的卧舱，拿身体紧抵着墙才推进去，从一口橱的抽屉里取出船上的文件，回到甲板上。卡刚特正在甲板上等候着他。

两人把船员的名册翻阅了一下，知道这条智利法尔巴来索的二桅船摩尔号是 157 吨载重，船长名叫巴拉，船员一共 6 人，是在卸完货物之后于 11 月 23 日载些压船铁开往福克兰群岛去的。

这条摩尔号在顺利地绕过合恩角之后，正准备驶进拉美尔海峡，这时就在司达登岛外面触礁失事了。

巴拉船长和余下的船员一个也没有逃出性命。里面如果有一个人活得了的话，这人就会逃到圣巴苏罗摩角来。可是从破晓到现在已经有两小时了，还没有看见一个人。

这条二桅船由于只载些压船铁开往福克兰去，所以看得出并没有载货。可是康加的目的只要有一条船能装上他劫夺来的赃物离开这岛，所以只要有法子使摩尔号浮起来，他就心满意足了。

要查看船的内部，非得把那些压船铁搬开不可。

这些都是一大块一大块的废铁，要全部搬出来须要相当时间，那时候如果海上又起了大风的话，二桅船就没有一点掩护。目前最要紧的是等它一浮起来就把船身拉离沙滩。潮水不久就要进来，再过几小时就会升得很高。

康加向卡刚特说：

“我们等龙骨下面的水一够，就立刻把船拉开。可能这船并没有撞坏什么，还不至于漏水。”

“再过一会就会知道，”卡刚特回答。“现在已经开始涨潮了。那时候怎么一个做法，康加？”

“我们把船拉了离开这些石礁，沿着角地拉进企鹅河去，就停在那些山洞前面。便在落潮时，它在湾里也决不会搁浅，因为它吃水只有六尺深。”

“这以后呢？”卡刚特问。

“以后我们就把爱尔高湾带来的东西全搬上船。”

“再以后呢？”

“以后再看，”康加简单地回答。

他们都动手布置起来，预备等下一次潮水来时，一下子就把船救出来，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就要再等 12 小时才能使二桅船浮起来。因此，必须在中午以前把它拉到企鹅湾的小河里去下碇，在小河里这船就会始终浮着，而且只要天气不起变化，就会相当的安全。

康加和他的徒党开头先从船首右舷把锚取下来，远远安放在沙滩外面，把锚链拉到尽头为止。这样，一等到船底龙骨不搁在沙滩上时，就可以把船重新拉到深水里去。在潮水开始退落之前，尽有时间拉到小河里，一上午的时间就可以从容把船的内部整个检查过。

这些步骤进行得很快，等到全部做完，第一道潮水刚好打进来。沙滩上转眼的功夫就要被潮水淹没了。

康加、卡刚特和六个盗党爬上船，其余的人都回到崖下。

现在没有别的事可做，只有等待了。时常，潮水进来时，海风总要大起来。这时候最怕的就是这事，因为海风可能把船刮得更加深陷在沙滩里。这时已经快到下半月潮汛最小的时候，如果潮水只打进来 300 尺的话，海水就升得不够高，那船也就没法浮得起了。

当时的情形好像对康加的打算很有利。风刮得紧了一点，转为南风，这就帮助了二桅船浮起来。

康加和余下的人都站在前面靠近船首的地方，因为船首一定是比船尾先浮起来。如果，船身能够转过头来的话——这样指望并不是没有道理的——那就只要派些人转动绞盘，就可以使龙骨离地而起，这以后，再把那 200 码长的锚链绞起，船身就会跟平时一样开动了。

海水一点一点高起来。船身震动了一下，证明潮水已经着力了。一道道大海浪涌了进来，可是没有一道海浪上面露出白浪花，

再没有比这样情形更妙的了。

康加这时已经有十分把握把船救出来，安全地拖进弗兰克林湾的小河里去了。可是尽管如此，他还有一件事情放心不下。二桅船靠右舷这一面的船身是倒在沙滩上的，刚才没法查看，这一面会不会撞破呢？如果在这许多压船铁下面，撞了一个裂口，那就来不及检查出来堵上。那样的话，这船就不会升起，而是让海水不绝灌进来，那时候除了丢在原处之外，别无他法，只要海上刮起第一次的风暴，这船就要完全毁掉。

康加和他的徒党带着焦急的心情，望着潮水进来。只要有一条木板砸坏，或者随便哪一处接缝的地方裂开，海水在短短的时间内就会把底舱灌满，连船身都不会恢复正常的。

可是他们逐渐放心下来。潮水继续升高，每过一分钟就把船身浸上一点，船身两侧的海水高了起来，可是船内并没有滴滴嗒嗒的声音。来了几下轻微的震动，看得出船壳是完好无损的，甲板由倾斜慢慢恢复为正常的平正地位了。

“没有漏！没有漏！”卡刚特喊。

“转动绞盘。”康加下令。

绞盘那边已经准备停当，那些人只等一声下令就动手转起来。

康加在船首侧面把身子伸出来，望着吊锚架下面的潮水，从涨潮到现在，已经有两小时半的时间。船首龙骨开始颤动，前面船底已经离地而起。可是船尾龙骨还陷在沙里，那只舵还不能自由转动。总还要再等半个多钟点，船尾才能升起来。

康加决心加紧进行，使船身赶快浮起来。他本人还是站在船头，高声叫道：

“拉起来！”

可是那些人虽则用足气力转动绞盘，至多也只能把锚链拉紧，船尾龙骨仍旧陷在沙里，一寸都没有移动。

“不要松劲！”康加喊。

大家都耽心把锚拉脱，那时候再要把锚埋在地下可不容易办了。

二桅船现在已经完全改正了位置，卡刚特走进底舱一看，果然没有进水，觉得非常满意。就算船身受了点伤，至少那些船板并没有撞坏。敢说这条摩尔号在撞到岸上的时候，或者在搁浅在沙滩上这十二小时内，并没有受伤，这样猜想很有理由。如果是的话，它停留在企鹅河里修理的时间就不会太长。

下午就可以把货物装上船，第二天它就可以开到海里去。眼前的好天气切不可放过。不管把船开往拉美尔海峡或者沿着司达登岛南岸开往大西洋去，风向都是有利的。

潮水到九点钟时就要开始退落，在低汛时期，潮水总是不大的。加上二桅船吃水不深，看上去这船一定会浮起来的。

八点半过后没有多久，船尾就开始升起来。船底在地上磨擦着，可是海水平静，而且下面又是沙滩，看上去决无大碍。

康加把当前的情势打量一下，决定趁形势对自己有利时再试图把船拉一下。那些盗党在他的命令下重又把绞盘转起来。他们绞上七八十尺之后，摩尔号的船首总算转了过来，向着大海了。那只锚很经得起拉。他们把锚爪紧紧塞在石缝里，经绞盘这么一拉，可能就把锚爪拉断，然而并没有。

“拉起来，孩子们！”康加大声叫。

所有的人手全上去拉，包括卡刚特在内。康加靠着船后栏干，往下望着船尾。

有这么几分钟，事情看上去一点把握没有，龙骨的后半截仍旧在沙上摩擦着。

大众全都极端地焦急。再过二十分钟的时间，潮水就要开始退落，摩尔号非要在潮水退落前浮起来不可，否则的话，它就要留在原处，在下一次潮汛之前休想移动分毫。然而在往后的两天内，潮水只有越来越小，要等过48小时才会重新升高。

现在非得作最后一次努力不可了。那些人看见自己这样无能，一个个都气愤填胸。踩在他们脚下的是他们渴望了许久的一条船，这条船将会保证他们的自由，使他们逍遥法外，然而他们却没有本领将它从沙滩的手里夺过来。

那些人气嘘嘘地把着绞盘，又是咒又是骂，人声闹成一片，时刻耽心着锚爪拉断或者滑脱。那样的话，他们就得等到晚潮时才能把锚安好，同时把另一只锚也安上。这样经过24小时的时间，谁能保证得了没有变事故发生，谁又保证得了天气还是一样的平和呢？

就照目前来说，几片相当浓厚的云已经在东北方集拢来了。自然，如果这些云只停留在东北角上，二桅船的处境也并不坏到哪里去，因为这片沙滩还有沿岸的悬崖庇护着，可是海里风浪也许要大起来，那些浪头也许会像昨夜一样，把这条船完全砸到岸上毁掉。

再说，这些东北风虽则没有多大的劲，却使在海峡里航行相当困难。那时候，摩尔号就没法扬帆疾驶，而是逼得要有好几天逆风行驶。而拿航海来

说，任何耽搁都往往会发生不测的。

潮水现在已经上得没有劲了，再过几分钟，就会开始退落。沙滩这时已经完全淹没。只有一两处礁石尖还在波浪中显露着。圣巴苏罗摩角的尽头已经看不见，沿岸最高的水位有这么一刹那被洪流打到，接着就干了。

显然，潮水已经慢慢退落，沿沙滩的那些礁石不久又要呈现出来了。

就在这时，康加冲到那些人跟前，怒气汹汹，眼睛里都冒出火来。他抢了一把斧头在手里，恫吓着说，哪一个为首不干的，就一斧头劈死他。大家都知道他说到就会做到，毫不含糊。

因此那些人重又把绞盘拉起来，在群策群力之下，镶了紫铜边的锚链洞里，链条拉得紧腾腾的，几乎要断了。

终于大家听见了一声响。绞盘的掣手已经陷在凹槽里。二桅船向大海这面稍微移动了一下。舵又活动起来，这说明舵已经逐渐从沙里拔出来了。

“妙啊！妙啊！”大家喊出来，觉得二桅船已经松动了。船身正沿着沙滩疾行着。绞盘转动得更加快了，没有几分钟的功夫，二桅船已经被自己的铁锚拉着开出了沙滩。

康加赶到绞盘那里。锚链松了下来，把锚起出，吊上锚架。这下面就剩驾着它通过礁石中间的水道，然后开进弗兰克林湾的小河了。

康加把船首的三角帆扬起来，单这样就够了。

半小时后，二桅船已经绕过沿岸最后的一座礁石，引到企鹅河里停泊的地点了。小河离开圣巴苏罗摩角的角地尽头只有两里路。

第六章在爱尔高湾里

使二桅船重新下水的任务总算顺利完成了。可是事情并没有完结。那船停在小河里并不是百分之百的安全。这里并没有什么荫蔽，大海里来的浪潮和西北方刮起的大风都会袭击到它。如果是在大潮汛的春秋分时期，它在目前的停泊地点连 24 小时都停留不了。

康加满懂得这一点。因此，他的打算是第二天趁着落潮就开出小河。

可是在离开之前，必须把船身全部检查一遍，尤其是船壳的内部情形。船身虽则没有漏水，可是在搁浅时，可能船底的木板，至少那些肋架，会受到损伤。因此，也许先要经过一番修缮，才能开始远程的航行。

康加立刻派他的徒党把底舱里的压船铁搬开，这些废铁在左右两舷一直堆到和上面的舱板一样齐，把底舱都塞满了。这些压船铁也不需要全部卸下船，这样可以节省时间和精力。由于摩尔号现在的处境远说不上安全，时间还是特别要抓紧的。

他们先把那些压船的废铁从底舱的前部搬到后部，这样就便于检查前部外壳的木板。

康加和卡刚特仔细进行检查，另外由一个叫法加斯的智利人从旁协助。这人过去在法尔巴来索一个船坞里当过木匠，对于修缮这一行完全内行。

在船首龙骨和前桅座之间，没有找到一处损坏。地板、肋架和木板全都完好，这些板子都钉得非常坚固，在沙滩上搁浅时的震动，并没有使这些受到影响。

他们又把压船铁再向前搬一点，查出前桅和主桅之间的船壳也一样没有损坏。那些桅樯的支柱既没有震弯，也没有歪过来。通往中舱口的梯子也没有移动地位。

这时大家的注意力都集中到内舱最后的三分之一部分，从底舱尽头到船尾的龙骨。

这里发现了一处相当严重的损坏。也说不上是一条裂口，不过是右舷的肋架陷了进来，约有四五寸深。可能是二桅船在岸上搁浅之前，撞上什么礁石尖造成的损伤。这里的木板虽则还没有完全脱离，而且木板中间的填絮也并没有脱落下来，因此仍旧防止得了海水灌进来，可是损坏依然是严重的。

这船一定要经过修理，才能开到大海里去。看上去，就算修理的材料和工具各色齐备，很可能还要花上整整一个星期的时间。

当康加和他的伙伴发现是这种情形时，原来庆祝二桅船起水时的欢呼一变而为咒骂了，按照当时的情形，这也是人之常情。这条船难道就成为废物了吗？他们难道始终离不开司达登岛了吗？

康加打断了他们的抱怨。

“损坏当然是严重的，照摩尔号眼前这种情形看来，我们决计使用不了，一碰到大风暴，它就会裂开。往太平洋要走几百里路。在半路上它就会有沉没的危险。可是这一点损坏可以修好，而且我们一定要修好。”

“在哪里修呢？”一个智利人问，这人已经急得忍不住了。”

“反正不在这里。”一个同伙说。

“当然不在这里，”康加毅然回答。“在爱尔高湾那边。”

事实上，二桅船能够在 48 小时之内完成驶往爱尔高湾的这段航程。只要沿着岛的南岸或者北岸绕过去就行。他们把从失事船上劫掠来的东西，全在那边山洞里留了下来，木匠法加斯将会在洞里找到修缮必需的木料和工

具。晴和的天气还会延续两个月之久，等到康加和他的徒党离开司达登岛时，他们就可以坐上一只绝对安全的船了。

不但如此，依照康加的心思，他本来预备在离开圣巴苏罗摩角时，先上爱尔高湾那边耽上一个时候。当时那边正建筑灯塔，逼得他们丢下山洞里所有的东西，上岛的这一头来避难，那只是出于无奈。所以在爱尔高湾的耽搁只比原来打算的时间要长一些，并没有完全改变预定计划。

大家的信心都恢复了，就动手布置起来，预备第二天高潮的时候就出发。

在这群海盗的眼中，那几个灯塔人员完全没有顾虑的必要。康加把自己的打算用简单的几句话就说清楚了。

他一等到和卡刚特单独在一起时，就告诉他：“在这条二桅船出现之前，我就决定要把爱尔高湾拿过来。这个主意现在还没有变。不过，我们并不需要从岛上悄悄过去，免得被人看见，相反地，我们要公然从海上开进去，把二桅船开到小河里下碇，那时候不但不会引起那些人的疑心，还要欢迎我们，这底下就……”

他只做了一个手势，结束自己的话，卡刚特已经完全明白了。

这个恶棍的阴谋的确是万无一失。法司奎士、菲力普和毛理斯要不遭他们的毒手，那才是奇怪呢！

当天下午他们就开始出发的准备。康加命人把压船铁都放回原处，自己忙着把带到圣巴苏罗摩角来的粮食、枪枝和其他用品搬上船。

货色很快就装完了。原来康加和他的徒党一年多以前离开爱尔高湾之后，主要都倚靠存储的食粮过活，现在剩下的这一点都拿来放在船上储藏室里。铺盖、衣服、器皿、金银物件和船员的床铺都塞在摩尔号的卧舱里和舱底，以便把储存在爱尔高湾山洞里的东西搬上船。

事情进行得非常迅速，下午四点钟左右，所有货色都上了船。二桅船很可以立刻就起锚，可是由于沿岸礁石嶙峋，夜晚航行甚为危险，所以康加并不性急。他连要不要先通过拉美尔海峡再绕过桑裘安角都没有决定。那要看风向而定。可是不管他通不通过拉美尔海峡，他估计全部航程，包括夜间停航在内，总不出三十小时。

傍晚时，天气还是没有起什么变化。太阳落下时，一点雾气都没有，天边非常清彻，当日轮沉下水平线时，一道深绿的光线照彻长空。

一切的征象都证明今天夜里没有风浪。到了夜里果然如此。多数的人就在船上过夜，有的睡床铺，有的睡在舱底。康加住了士官室右边法拉船长的房间，卡刚特住左面的大副房间。

夜间他们起来好几次眺望天色和海，看见这船在高潮时决无意外，决不会耽搁第二天出发的时间，这样才算放心。

太阳出来时简直华丽极了。在这种高纬度地区，很少看见日轮在天边升起时有这样绝对清彻的。

天刚亮，康加就坐了划子上岸去。他跨过一条狭窄的峡谷，爬上崖顶。

从这样的高度，他可以望见一片广阔的大海，占有罗盘四分之三的角度。只有向东面望出去时，视线才被一片山岭阻隔，那是介于圣安东尼角和坎普角之间。

南面一带海上很平静，可是在海峡入口处风浪相当的大，因为风势在这里变得强烈起来了。

海上一条船都望不见，连一缕烟都没有，敢说摩尔号在开往桑裘安角的

途中，不会碰见其他船只的。

康加立刻打定主意，他就怕重新刮起大风，这种想法原是对。在上潮和落潮之间海峡里的风浪最大，二桅船可能经不起，因此决计沿着司达登岛的南岸开行，绕过坎普角、威勃司特角、赛弗拉尔角和地爱果角到达爱尔高湾。

康加又从崖顶下来到了海边，走进山洞看看还有什么东西被遗忘了。

这时七点钟才过一点。潮水刚开始退落，正好带动二桅船驶出小河。

大家起了锚，张起前支索帆和支索帆来。有这两面帆，再加上东北风，就可以把二桅船引出沙滩。

康加掌舵，卡刚特在船头守望。十分钟功夫就通过了那些礁石，船身不久就有点簸动起来。

康加命令卡刚特升起前帆和方帆，这面方帆在一条二桅船上便算是主帆了。然后他又命令卡刚特升起斜桁帆。摩尔号有这些帆在船上一齐升起来，而且紧紧挨在一起，就鼓足风力向西南驶去，以便绕过圣巴苏罗摩角的尖端。

半点钟内，它已经过了那些岩石，然后转过身来向东驶去，逆风而行。可是这样对它只有好处，因为南面的一带岛岸正好给它挡风，它在下风的地位始终和岛岸保持着三里的距离。

这时候，康加和卡刚特都看出这条小船的动作非常令人满意。肯定说，只要天气晴和，便是把它开出麦哲伦岛海峡进入太平洋，也决不会有危险。

康加很可以在傍晚时分就到达爱尔高湾口子上，可是他宁愿在日落之前把船停在沿岸一个角地附近。因此他并不把所有的帆全张起来，前桅帆和大桅帆都不用。每小时平均只打算行五六里就行了。

在第一天的航程中，摩尔号并没有遇见什么船。当它开到威勃司特角东面下碇时，天色已经快黑了。这一天约摸走了一半路程。

这一带头石重叠，高崖耸立，岛上哪儿的山峰也及不上这里的高。二桅船在离岸六百尺的小湾里下碇，威勃司特角正好作它的屏障，便是一条船停在港口里或者船坞里也没有这样受贴。

如果转为南风的话，摩尔号停在这个地点就很危险，因为海面受到南极的暴风扰乱，风浪就会跟合恩角那边一样汹涌。可是看上去，天气始终都很平和，像这样的东北风，对于康加和他的徒党说来是再合意也没有了。25日的夜里简直一点风浪都没有。十点钟左右风就息了下来，约摸在四点钟天快亮时，才又起风。

天色微明时，康加就准备起锚。那些帆在夜间都没有卸，只用卷索束着，现在又张起来。这时锚已钩好，于是摩尔号又行驶起来。

威勃司特角由北到南伸入海中有五六里远。因此二桅船还得重新沿着海岸向东驶返赛弗拉尔角那边，这一段路就有二十里远。

沿岸有高崖的屏障，海水最为平静。摩尔号一到离岸不远的地方，就重新向前开行，而且情形跟头一天一样的顺利。

这一带的海岸非常险恶，甚至比海峡里还要可怕得多。沿岸耸立着无数巨大的礁石，有些一直伸到海里，在潮水退落时才露出来。这里没有一条小河可以开进去，没有一处沙滩可以涉足。司达登岛就仗着这座巨大堡垒来抵御从南冰洋冲下来的排山巨浪。

二桅船只张了一半的帆，离岸不到三里。康加对这一带海岸并不熟悉，

当时的地理学家还没有能在南极终年的冰雪下面发现陆地，所以称南极地带为南冰洋。

总算他聪明，不敢驶得离岸太近。在另一方面，他却担心摩尔号受不了海浪的冲击，所以小心翼翼，总是在平静的浅水里行驶，不敢开到海里太远。

可是十点钟时，他已经开到鲜花湾的口子外面，这时再没法完全避开海浪了，由于鲜花湾一直深入陆地，海风就一直朝湾里灌，把海水激起一道道长浪，斜刺里向摩尔号打来，震得船身吱吱地响。

康加使船身让过浪头，以便绕过鲜花湾的东岬。绕过岬地之后，他就掉转船头迎着风向，让风力着左舷，面向大海驶起来。

他得亲自掌舵，这时努力逆风行驶，把帆篷扯得死紧。直到下午四点钟时，他认为迎风已经驶了好一段路程，可以一直开往目的地了，这时才掉转船头，使风力着右舷一直向爱尔高湾驶去，这时候赛弗拉尔角是在西北角上，离他约有四里路。

从这样的距离，整个海岸一直到桑裘安角都可以望得见。

就在这同时，在地爱果角那一边，那座天边灯塔的塔顶露了出来，这在康加还是第一次看见。他用了一架从法拉船长室内找来的望远镜，连灯塔上面的一个灯塔人员都可以望得见。这时候灯塔人员正守在月台上值班，向大海这边巡眺。现在离日落还有三小时的时间，肯定说摩尔号在天黑之前得到了停泊的地点。

二桅船当然已经被灯塔人员瞧见了。事实上，它一驶进司达登岛的海面时，就已经受到注意。当法司奎士和他的伙伴望见这船向大海开去时，他们准会当作它是开往福克兰群岛去的。及至摩尔号逆风靠右舷紧驶起来，他们这才弄明白这船是向爱尔高湾开来的。

可是他们望见了摩尔号，甚至于它开进爱尔高湾的打算都被人看出来，对于康加来说都没有多大关系。他的计划丝毫不会因此改变。

最使他满意的是，最后这一段航程行驶得非常顺利。东风大了一点，帆篷都吊起来，随时可以张起，二桅船开回去时，在绕过地爱果角的当儿，并不需要转篷行驶。

这是大运气。照船身目前的情况看来，这船决计经不起左转右转，那样的话，船身就会冲激得太厉害，很可能开不进小河就有了裂缝。

事实上，这事已经碰上了。当摩尔号离海湾还有两里远时，一个溜进舱底去的盗党急忙又赶上来，大声说船底已经有一处漏水了。

裂缝就在木板被礁石撞坏的地方。那些板子一直都是好好的，可是到现在开始裂开，虽则只是几寸长的一条缝。

这里的损坏其实并不严重。法加斯搬开压船铁，用一块填絮很容易就把裂缝塞好。

当然，事后还得好好修理过。经过在圣巴苏罗摩角那次搁浅，二桅船眼前要开进凶险的太平洋，决计会沉没。

摩尔号开到离爱尔高湾口外一里半路时，正是下午六点钟。康加命人把斜桁帆都卸下来，因为现在已经用不着了，只留下上墙帆、三角帆和大樯帆。这船在这样的情形下，有着康加驾驶，可以很便当地就开进爱尔高湾的那条小河下碇。刚才说过，康加对这条水路极其熟悉，足可以担任引港的人。

不但如此，在傍晚六点半钟的时间，就有一道亮光射到海面上来。哪个会想到灯塔才放光不久，在它的照耀下驶进海湾的，却注定是一条落到一群海盗手里的智利船呢？

快到七点钟了，太阳已经沉到司达登岛那些高峰后面去，摩尔号这时才

斜着右舷离开桑裘安角。海湾在它面前开展。康加迎风驶进了海湾。

当他们经过那两处山洞的时候，康加和卡刚特都能看出山洞并没有被人发觉，洞口塞的乱石堆和杂树枝还在那里，两人这才放心下来。在岛上这一带还没有什么地方显出有他们的踪迹，因此他们劫掠得来的脏物仍将是和他们丢下时一样原封未动。

“那边很好。”卡刚特跟康加说，他就站在康加的身后。

“不久还要好呢。”康加回答他。

二十分钟后，摩尔号已经抵达下碇的小河里。

就在同一时候，有两个人正从平坡上下来到了河边上，和他们打招呼。

这两个人就是菲力普和毛理斯。他们是坐了小船出来，预备上二桅船的。

法司奎士在了望室里值班。

当二桅船到达小河的中段时，船上的大樯帆和前樯帆都早已卷起，单靠三角帆行驶，这时候卡刚特下令把三角帆也卸下来。

锚一落到河底，毛理斯和菲力普立刻就跳上摩尔号的甲板。

康加做了一个手势，毛理斯头上立刻中了一斧头，被砍倒在地上。在同一时候，两枝手枪打中他旁边的菲力普。两个人登时毙命。

法司奎士在了望室的窗子里听见枪声，望见自己两个伙伴都被杀害了。

如果他落在这些人的手中，那就是同一下场。这些杀人的强盗，休想他们有半点慈悲。可怜的非力普，可怜的毛理斯啊！他完全救不了他们。他眼看着这件在短短几秒钟内发生的残忍罪行，不禁目瞪口呆。

法司奎士先是吓呆了，接着头脑就清醒过来，赶快考虑怎样对付目前的形势。他无论如何都得逃出这些强盗的手掌。这些人目前也许还没有发觉他，可是一等二桅船停泊完毕，其中几个盗党准会到灯塔上来把灯光熄掉，这样至少在天亮以前，港湾内是无法行驶了。

法司奎士毫不犹豫就离开了望室，急急忙忙跑下楼梯，到了下面的宿舍。

现在一秒钟都不能耽搁。外面已经能听见小船离开大船，载了船上的盗党向陆上划来了。

法司奎士揣了两支手枪，插在腰间，把一只口袋塞了些口粮，搭在肩上。随即从宿舍里溜出来，从院子外面的平坡上跑下去，悄悄在黑暗中潜匿起来。

第七章山洞

可怜的法司奎士正面临着可怕的夜晚，同样可怕的是他目前的处境。他的不幸伙伴被人杀害了，尸首被扔在水里，目前已随着落潮浮往海里去。如果他不是在灯塔上轮值的话，他也会遭到跟他们同样的遭遇，可是他来不及想到自己，他唯一的心思是在他刚才失去的那些朋友身上。

“可怜的毛理斯啊！可怜的非力普啊！”他喃喃说着。“他们带着十足信心去帮那些恶徒的忙，可是吃到的却是手枪！我跟他们是从此不能见面了，他们永远不能再看见自己的祖国和同胞了！还有毛理斯的妻子——她打算两个月后和他聚首的——听到他的死耗时……”

法司奎士满怀悲痛。他对这两个伙伴的悲痛感情完全出于真诚。他和他们已经相识多年。他们请求灯塔的职务就是由于他的怂恿，而现在孤零零只剩下他一个人了。

可是这条二桅船从哪里来的，船上的海盗是怎样一流人呢？它挂的哪一国国旗？为什么要这样开进爱尔高湾来呢？

显然这些匪徒对爱尔高湾是很熟悉的。他们打算在这里干些什么？为什么他们一上岸就把灯塔熄灭呢？会不会是为了防止别的船只跟随他们开进海湾呢？

这些念头一连串涌进法司奎士的脑子里，可是他没法找到答案。他对自己所处的险境一点不放在心上。可是这些坏蛋不久就会知道宿舍里住了三个人。那样的话，他们会不会开始搜索起第三个人来，而且终于将他捉住呢？

从港湾沿岸法司奎士藏身的地点到小河那边，不到二百码远。法司奎士能望见灯光移动，有时候是在船上，有时候是在灯塔下面院子里，有时候是在宿舍窗子里。他甚至能听得见人们高声相互谈话，而且讲的是和他同一的语言。这些人难道是他的本国人吗？还是智利人、秘鲁人、波立维亚人或者墨西哥人呢？因为这些国家的人都说的西班牙语。抑或是巴西人呢？

终于，约摸在十点钟的时候，灯光总算熄掉了，没有响声冲破黑夜的沉寂。

法司奎士决不能留在原处。天亮之后，他准会被人瞧见。他休想这些歹徒会有一丝一毫的慈悲心。他必须逃出他们的手掌才行。

他往哪里去呢？逃往岛的内部去，那边要比较安全，还是向湾口逃去，那样或者有指望被什么过路的船只把他救上船？可是不管逃往岛内或是湾口的海岸，他有什么方法能够活下去呢？活到接济大队到达的那一天呢？

他的粮食很快就要吃完。再过四十八小时，他就会吃得一点不剩。他哪里再能找到粮食呢？他连一根钓鱼竿都没有。他也没有办法升火。难道完全靠贝介之类过活吗？

终于他内心的勇气战胜了。他决定由桑裘安角向海边走去，在那边过夜。等到天亮再打别的主意。

法司奎士就这样离开了他刚才向二桅船眺望的地点。

现在船上一点灯光或者声息都没有了。那些盗党知道在小河里非常安全，所以船上一定连个守卫都没有。

法司奎士沿着北岸的崖脚走去。除掉落潮的浪花声和迟迟归巢的禽鸟偶尔一声叫唤外，什么声音都听不见。

直到夜里十一点钟，他才在桑裘安角的尽头停下脚步。沿海岸他能找到的唯一藏身之所只是一处山隙，他在这里一直待到天亮。

法司奎士没有等得及太阳在地平线上完全照耀出来，就跑到海边眺望有没有人从灯塔那边下来，或者沿着桑裘安角这一面的山崖绕过来。

整个海湾的两岸都很荒凉。湾里一条小船也看不见，其实船上的人已经有两条船可以使用，一条是摩尔号上面的划子，一条是灯塔人员执行职务用的小船。

岛外也望不见一条船。

法司奎士猛然想起，现在灯塔不亮了，那些船只从现在起向司达登岛开驶将是多么危险的事。大海里来的船对于自己的方位不会弄清楚了。船上的人指望司达登岛上有灯光，就会大胆向西开行，那样就会碰上桑裘安角和赛弗拉尔角之间的危险海岸，发生不测。

“这些狗蛋把灯熄掉了，”法司奎士叫了出来，“把灯塔点亮是对他们不利的，所以他们不肯点了！”

灯塔的灯光不亮的确是严重事件，这班匪徒是故意想借此诱致船只失事，从中取利。他们现在更用不着点起野火来引诱船只了，因为海上的船会放心大胆地向岛上开来，寻找灯塔的方位。

法司奎士坐在一块石头上，把前一天发生的事情全部想了一遍。他留心望着海流，想着会不会载着他不幸伙伴的尸体下来。可是没有。昨夜的落潮已经把他们的尸体卷走，现在他们已经埋葬在大海的深渊里了。

接着他猛然想到自己处境的可怕，不论从哪一个角度看都是可怕之至。

他有什么办法可想呢？

没有一点办法，除了等待圣费号回来之外，绝对没有办法。可是要等到圣费号在爱尔高湾口外出现，这中间还有两个月的绵长时间。就算他在这一段时期内不会被人发现，他又怎样活命呢？当然他可以找一处崖洞栖息，而且在接济到来之前，天气总是好的。如果是在严冬，气温降到零下三十度或者四十度的话，法司奎士单单这一点就会受不了，他在饿死之前，先就要冻死了。

开头，法司奎士先动手寻找一个安身的地方。海盗从灯塔的宿舍布置就会看出灯塔是由三个人看守的。这一个人既然逃走了，他们准会不惜一切把他找到杀死，所以紧接着就会在桑裘安角附近搜索起来。

这时候法司奎士平日的坚强毅力已经完全恢复了。像他这样性情的人，决不会长此灰心丧气下去的。

他寻找了一个时候之后，找到了一处小山洞，洞口很窄，洞内不过十尺深，五六尺宽窄，就在由崖下靠近桑裘安角海滩的地方。洞内细沙铺地，可是海潮却打不到这里，海上的风暴再强烈也刮不进来。法司奎士爬进洞内，把宿舍里携来的几样东西放下，连同口袋里放的一点粮食也放下来，一条被融雪汇成的水流从崖脚下流向湾里去，供给他食用的淡水，他总不至渴死了。

法司奎士吃了几块饼干和一块咸牛肉充一下饥之后，正打算往洞外饮水解渴，就听见近处的人声，于是停止了。

“他们来了！”他心里说。

他靠着洞壁匍伏着，一面隐着身体，一面向外面窥视。

海湾里一条由四个人驾着的小船正趁着潮水驶来。两个人在前面划桨，另外两个坐在船尾，其中一个掌舵。

这是二桅船上的那只划子，不是灯塔上的小船。

“他们是什么打算呢？”法司奎士心里想，“是不是找我呢？从二桅船

驶进海湾的派头看来，可以肯定这些人对岛上情况很熟悉，并不是第一次上这边岛上来。他们决不是上这里玩赏风景的！如果不是为了搜索我，那又为了什么呢？”

法司奎士留心望着这些人。那个掌舵的在四个人中是年纪最大的一个，看来准是头儿，也就是船长。他还没法肯定他们是什么国籍，可是从他们的相貌看来，其余三个大致是南美洲的西班牙种。

小船这时已经差不多驶进湾口，它本来是沿着北岸驶来的，现在离开法司奎士藏身的地方不过一百码远。法司奎士眼睛盯着船看。

那个为头的人做了一个手势，两支桨都停下来。舵杠这么一摆，加上船身的动作，小船就拢岸了。

一个人把铁锚按在沙里，四个人都上了岸。

这时法司奎士听得见他们谈话了。

“这地方对吗？”

“对的，山洞就在那边。从这里到崖壁向右二十码远。”

“山洞没有被那些守灯塔的家伙发现真是大幸。”

“在这十五个月中，没有被那伙造灯塔的人发现，也是大幸呢！”

“他们在港湾那边太忙了。”

“而且山洞塞得紧腾腾的，的确不容易看出。”

“来吧。”头儿说。

他带着两个伙伴斜走过沙滩，这里的沙滩离岸脚大约有一百码光景。

法司奎士在他藏身的地方把这些人的一举一动都看在眼里，他们讲的每一句话都不放过。沙滩上满铺着贝壳，被他们一踏，发出清脆的声响。可是不久连这点声音也听不见了，法司奎士眼中看见的，只是那个在小船旁边来回走着的人。

“他们在那边有个山洞呢，”他跟自己说。

法司奎士恍然大悟，这条二桅船装来的是一伙海盗，这些海盗是在灯塔工事开始以前，早就盘据在司达登岛上了。这座山洞是不是他们过去隐匿赃物的地方呢？他们现在的打算是不是把赃物搬上船呢？

他猛然想起，山洞内一定储存有粮食，他很可以利用一下。他心里忽然有了一线希望。一等到小船开走，回到大船停泊的那边去时，他就离开自己藏身之所，找到山洞口，取些粮食出来，使自己能捱到信报舰回来的时候！

只要他有把握能够勉强活下去八个星期，他的第二个打算就是使这班匪徒没法离开司达登岛。

“对啊，但愿他们在圣费号回来的时候还在这里，但愿拉法雅船长要他们的好看！”

可是这个心愿能够实现吗？法司奎士又想了一下，认为二桅船在湾里顶多不过耽搁两三天功夫。一等到山洞里的东西全部装上船，它就会离开司达登岛，永远不回来了。

关于这一点，法司奎士不久就会打听到更确实的消息。

那三个人在山洞里耽了约有一个钟点，又走出山洞，沿着海滩走来。法司奎士从自己匍伏的山洞里仍旧能听见他们高声谈话，而且几乎立即探听到一些于他有利的消息。

“他们在岛上时并没有掠夺我们的东西，真是规矩人！”

“摩尔号开船时，货色可要装满了。”

“而且一路上粮食也够了，这要减少许多困难。”

“如果单靠船上那一点粮食，肯定到不了太平洋的那些岛屿，就要没有得吃的了。”

“真是蠢货！十五个月里面都没有发现我们的赃物，也没有上圣巴苏罗摩角来搜捕我们？”

“向他们三呼万岁！费了那么多力气，引诱那些船只触礁，弄到后来还是一无所有，那就太不合算了。”

这话引得那班匪徒哈哈大笑。法司奎士听到这些话，气得都要疯了，真想一个人拿着手枪扑向他们，把他们全都打死。可是他抑制着自己。

里面一个又说：

“至于这座有名的天边灯塔，现在尽管让那些船只来寻找吧！他们还不是像闭着眼睛一样！”

这话法司奎士听了也不觉得诧异。“而且他们将会继续闭着眼睛向这边岛上开，很快就把自己的船撞沉！”“我真希望在摩尔号开走之前，能有一两只船撞在桑裘安角的礁石上！老天既然给了我们一条二桅船，就应当把它装得满满的才是。”“我们的运气太好了！一条大船开到圣巴苏罗摩角来，上面一个船员没有——船长、水手全没有——不过就是有，我们也有法子干掉他们。”法司奎士听了这些话，才明白这艘叫摩尔号的二桅船，已在岛的西部落到海盗手里，而且在这以前，已经有好几艘船受了这班匪徒的引诱，在岛外触礁，船员全部都淹死了。

“我们现在怎么办呢，康加？”里面一个人问。

“回船上去，卡刚特，”康加回答，这人就是法司奎士方才认做是盗众的首领的。

“我们要不要动手把山洞里的货色清理出来？”

“在船没有修好之前，暂时不要动，修理总要好几个星期呢。”

“那样的话，”卡刚特说，“让我们拿几件工具带上船吧。”

“好的，必要的时候还可以回来拿。法加斯修理的时候需要什么，这里面总可以找得到。”

“我们不要再耽搁时间了，”卡刚特接下去说。“潮水不久就要进来。我们要趁涨潮回去呢。”

“就决定这样吧，”康加回答，“等船修理好，再把货色运上船。我们不用害怕会被人偷掉。”

“可是，康加，你得记着灯塔有三个看守人员，其中一个逃走了。”

“那个我才不烦心呢，卡刚特。他一两天内就会饿死，除非他能靠贝介过活。而且，我们可以把洞口堵塞起来。”

“虽说如此，”卡刚特说，“修理真是恼人的事情。否则的话，摩尔号明天就可以开船了。不过，我们在这里的时候，有些船只也许用不着我们设法引诱它，就会开到这一带海岸来。船上的损失对于我们正是财源呢！”

康加和他的伙伴重又从山洞里出来，携带了一些工具，和一些木料，预备修理大船的肋架。接着小心把洞口堵好，大伙儿走到小船那儿，就在潮水涌进湾内时上了船。

小船立刻开走了，没有一会就绕过沿岸的一处角地消失掉。

法司奎士一等到自己不会被人瞧见时，就重又跑到海边去。现在一切跟他有关系的事情他都知道了。这里面有两件事情特别重要：第一，他有法子

找到粮食了，活上个把月总可以；第二，二桅船损坏得很厉害，修理至少要两个星期的时间，或者还要多些，可是不会比这个更长，因此决计捱不到信报舰回来的时候。

至于二桅船修好之后，有没有办法使它没法开走呢？这事法司奎士认为简直是梦想。不过如果有一条船挨近桑裘安角驶过时，他一定要向它打信号，必要的时候还可以跳到海里向船泅去。只要上得了船，他就可以把岛上的情形向船长申说，如果船长手下的人相当多的话，他就会毫不迟疑开进爱尔高湾，把二桅船扣留。那时候那班恶徒如果逃往岛上内部的话，他们就没法离开得了，等到圣费号回来，拉法雅船长就会设法把这些海盗捉住，或者把他们歼灭到一个不剩！

可是会不会有条船开近桑裘安角呢？就是有，船上的人会不会望见法司奎士的信号呢？

至于他个人的安全，虽说康加已经发觉还有一个灯塔人员活着，法司奎士倒一点不着急。他们尽管搜索，他自会躲得了。眼前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弄清楚粮食够不够，能不能使他挨到信报时回来的时候，所以他毫不耽搁，立刻向山洞走去。

第八章修理摩尔号

康加和他的伙伴现在要赶紧做的事，就是把二桅船的损坏部分修好，使这条船能够在驶往太平洋的长途途中，不出危险，这样就可以把山洞里的货色全部装上船，尽早开走。

修理摩尔号的船壳，是一件相当繁重的工作。可是那个木匠法加斯很内行，而且工具和材料俱全，修理起来一定非常顺利。

船上那些压船铁首先要搬走，然后把船身抬到小河岸上，把船靠右舷斜放着，这样就可以从外面进行修理，把船底那些木板换过。

这可能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可是康加有的是时间，因为照他算来，总还有足足两个月的好天气呢。

至于灯塔接济人员到来的那件事，他早已胸有成竹了。

他在灯塔人员宿舍里找到一本灯塔日志，从这本日志里他找到一切有关系的材料。接济要每三个月才有一次，信报舰圣费号要过了三月初才会回到爱尔高湾来，而现在还不过是十二月底。

日志里也告诉他三个灯塔人员的名字是毛理斯、菲力普和法司奎士。从宿舍里的家具陈设也看得出是三个人住的。所以三个人里面，有一个人并没有遭到他那些不幸伙伴的同样命运。这个人躲到哪儿去了呢？康加也不把这放在心上。他是孤零零一个人，而且什么办法都没有，不久准会冻饿而死。

可是修理二桅船的时间虽说很宽裕，有些可能的耽误还得计算在内。事实上，事情一开始，修理还没有来得及进行的时候，就已经逼得中止了。

那一天是1月3日，他们刚把摩尔号的压船铁搬完，康加正决定第二天把船斜过来，就在这天夜里，天气突然变了。

那天夜里，南面天边聚拢了许多云块。风雨表上度数突然降下来，说明要起风暴，气温升到十六度。天上打着闪电，雷声隆隆，风刮得猛烈之极。如山的怒潮向礁石上直卷过来，猛攻着崖脚。

摩尔号这时候停泊在爱尔高湾里真是天大的幸事，因为港湾完全挡得了这次的东南风。碰到这种天气，吨位再大的船，不管是帆船还是汽船，都有被风刮到沿岛海岸上来的危险。像摩尔号这样的小船危险当然更大了。

风力愈来愈猛，大洋里海水的冲击也愈来愈厉害，连小河都被海水灌满了。高潮时，河水一直升到崖脚下，海滩整个淹没掉，一直抵到那座院子外面。海浪一直打着灯塔的宿舍，浪花溅了有半里远，一直到榉树林那边。

康加和他的徒党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勉强使摩尔号没有被风浪卷走。有好几次，船把锚拉起来，几乎要冲到岸上去。他们逼得又放了第二只锚下去。有两次简直好像非出事不可了。

可是除掉日夜守着摩尔号外，那些盗党已经占用了灯塔的宿舍，因此丝毫不怕风暴。船上水手的床铺被褥全都搬到这里来了，宿舍本来宽敞，十四个人足足容纳得了。他们来到司达登岛之后，从没有住得这样舒服过。

粮食更不用愁。灯塔储仓里储存的粮食足够他们吃的，而且还有很多，就是双倍的人也不怕。而且，到必要时，还可以把山洞里储存的粮食取来。总之，二桅船在驶往太平洋群岛的长途途中，粮食是有备无患的。

恶劣的天气一直到1月12日才算完结，白白浪费了一个星期，什么事情都不能做。康加看见二桅船簸动得就像一只小船似的，为了慎重起见，还命人把一部分压船铁搬回船上去。由于港湾内也有许多礁石，船撞上去准会像在湾口一样撞沉，因此要把船拖得远远的，同时，工作也停止了。

12日的夜里，忽然转了西—西南风。在圣巴苏罗摩角那边刮的风非常之大，海浪也非常之大，如果摩尔号现在还是在小港里的话，那准会撞得粉碎。

在这个星期内，有一条船经过司达登岛，是在白天里。因此，它不需要留意什么灯塔，也没法看出灯塔夜间已经不亮了。它从东北方驶来，扬着半帆开进拉美尔海峡，桅杆上飘扬着法兰西国旗。

还有，它经过时离开陆地足有三里远，要用一具望远镜才能辨别它的国籍。所以法司奎士如果曾经向这船打过什么手势的话，船上的人也不曾望见，而且的确也不曾望见，否则的话，船上的法国船长就会毫不犹豫放一只小船过来，拯救一个遇难的人。

在13日的早上，盗党把那些压船铁重又从摩尔号上搬了下来，堆在沙滩上潮水打不到的地方，把船身内部再作一次检查，这次比在圣巴苏罗摩角那边检查的要仔细得多了。木匠告诉大家，损坏的程度比原来设想的还要严重。当时开来时海里的风浪相当大，这船逆风行驶，受到的压力非常之大。就因为这个缘故，船后弄出了一条裂缝。摆明的，船身一驶出爱尔高湾就要出事。现在非得把船拖到岸上来，换上两块新板、三只木架和约摸六尺长的一条护边。

先前已经说过，多亏山洞里收集了各式各样的物件，修理材料是有恃无恐的。木匠法加斯，再加上他的手下人，不愁完不了工。他如果不成功，摩尔号不经过彻底修理，就没法开进太平洋。所幸的是樯桅、帆篷、帆索都一点没有损坏。

修理的第一步是把船抬到沙滩上，好把船身靠右舷斜过来。由于缺乏船坞里那些代替人力的起重机，这事只有等潮水最大的时候才做得了。因这个缘故，现在又要耽搁两天功夫，等待上半月的大潮汛到来，把船拉到沙滩上最高的地方，这样，在修理期间从头到尾才不会被水淹到。

康加和卡刚特趁这两天耽搁的时间，又回山洞去了一次，这次坐的是灯塔上的那只小船，因为比船上那只划子大些。有些值钱的东西，像掠来的金银珠宝以及其他珍贵物件，都可以带回来，放在灯塔旁房屋的储仓里。

小船在14日早上开出，潮水这时已经退去有两小时，要等到下午涨潮的时候才回得来。

天气很好。轻微的南风吹着一块块白云，中间透出阳光来。

在动身之前，卡刚特先上灯塔的月台向天边眺望一会，他每天都要这样做。大海上荒荒凉凉，一条船都看不见，连那些本地的小船，都看不见一条，这些小船在平时也会驶到新岁群岛东面来的。

岛上也是一片荒凉，至少纵目望去的确是如此。

当小船顺流而下时，康加把港湾的两岸仔细打量一下。

那个逃出他们手掌的灯塔人员哪儿去了呢？

这事康加虽则不大放在心上，可仍旧希望除掉他。

岸上和港湾里一样，一个人都没有。这里唯一的生命标志是栖息在山崖里的上千上万的鸟儿，在那里飞鸣。

因为是顺风顺水，小船约在十一点钟时就在山洞前面靠岸了。

康加和卡刚特上了岸，留下两个人守船，就走进洞里，半点钟后又从山洞里出来。

洞里一切看上去跟他们上次离开时并没有动过，老实说，洞里到处是乱七八糟的东西，形形色色都有，就是有一盏灯照着，也难以发现少掉些什么。

康加和他的伙伴取出两只箱子，都是紧紧盖着，箱子里满满装的金币，和许多宝石，这是从一条英国三桅船上劫下来的。他们把箱子放在船上，正预备开船，忽然康加说他要上桑裘安角去一趟，从那边角地上望望南面和北面的海岸线。

卡刚特和康加就这样爬上崖顶，一直走到角地的尽头。这里眺望甚为方便，从一面望出去，那一带向拉美尔海峡伸出去的海岸可以望出有二里远光景，从另一面望出去，可以一直望到赛弗拉尔角。

“一个人影子都没有！”卡刚特说。

“对了，一个人影子都没有！”康加回答。

两人随即回到船上，这时正值涨潮，大伙儿就随着潮水开回去了，三点钟不到就回到爱尔高湾。

两天之后，就在 16 日的上午，康加和他的伙伴动手把摩尔号搬到岸上来。潮讯在十一点钟的时候最大，一切都布置停当。他们把一条锚链拉到岸上来，等到水位升到适当高度，就可以用锚链把船拖到岸上。

这里的手续毫无困难，或者危险。单靠潮水就可以完全做到。

他们等到潮水开始退却，就拉紧锚链，尽量把摩尔号拉到岸上最高的地点。

这底下就没有别的事情可做，只有等潮水退却了。约在一点钟时，那些靠近崖脚的礁石已经露出水面，摩尔号的龙骨碰到下面的沙滩了。三点钟时，船身已经完全离水，靠右舷歪斜在那里。

现在可以开始修理了，可是由于没有办法把船身一直拖到山脚下的缘故，高潮来时，船身还要浮起，修理工作每天还逼得要打断几小时。在另一方面，由于从今天起，潮水的疝度要逐日减退下去，停工的时间就会逐渐缩短，这以后就会有两个星期的时间丝毫不会间断。

那个木匠就这样动起手来，盗党里那些巴塔哥尼亚人当然派不了用场，可是余下的人，包括康加和卡刚特在内，至少可以帮助一下。

铜皮拿下之后，撞坏的部分很容易就去掉了。这样就剩下骨架和底板，现在要修补的就是底板，而山洞里取来的木材、木板和弯木头是足够应用了。

由于天气始终晴和，在这以后的两个星期中，法加斯和其余的人进行得很顺利。最费事的是把地板和肋架敲掉，因为这些都用铜皮包得紧紧的，而且有木钉钉牢。整个船身都坚固异常，肯定地说，这条二桅船摩尔号是法尔巴来索一个著名的造船厂造出来的。法加斯费了很大的事才完成这部分工作。倘若不是山洞里收集了有那么多木匠工具的话，肯定这次修理是不会令人满意的。

当然，在头几天里高潮的时候，修理只好停止下来。几天后，潮水就落得很低，连沙滩的边都打不到了。由于船身的龙骨可以不受水，修理就在船内外同时进行。可是要紧的事情是，至少在潮水上涨之前，要把船板换好。

为了谨慎起见，康加并不去掉所有的铜包皮，而是把船板入水部分的接缝处详细检查了一遍。接缝的地方全都用沥青和填絮重新填好，这些东西都是从失事船上得来的。

修理的工作一直继续到 1 月底，几乎是毫无间断。天气一直都很帮忙，有时候下点雨，有时候还下大雨，可是都不太久。

在这段时间内，司达登岛海面上望见过两条船。

第一条英国汽船是从太平洋开来的，它先开进拉美尔海峡，然后向东北

方驶去，显然是开往欧洲什么港口的。它是在中午经过桑裘安角的。出现的时候是在天明之后，消失在日落之前，因此船上的船长没有能注意到岛上灯塔已经不亮了。

第二条船是一艘大三桅帆船，没法肯定是什么国籍。它出现是在天快晚的时候，就在桑裘安角外面，沿着司达登岛东岸一直开到赛弗拉尔角才开走。卡刚特这时正在了望室里，只能看见船右的绿灯。可是这条帆船上的船长和船员可能已经在海上行驶几个月了，所以不可能知道岛上的灯塔已经造好。

这条三桅船开过时，离岛岸相当的近，角地尽头如果有人放出像火光一类信号的话，船上的人一定会看见。

法司奎士有没有设法吸引他们的注意呢？

不管有没有，总之这条船在天亮的时候也在南方消失了。

此外在天边还看见些帆船和汽船，可能是开往福克兰群岛去的。那些船恐怕连司达登岛都看不见了。

在1月最后的那一天，由于月亮正圆，潮水非常之大，这时天气起了极大的变化，转了东风，朝着爱尔高湾的口子直吹进来。

所幸是虽则修理还没有完工，那些木架、地板和船底已经换好，船底至少可以不漏水，再用不着耽心有水透进底舱了。

这的确是值得庆幸的事，因为足足有两天两夜，海水把船身全部都浸没了，二桅船已经竖立了起来，不过龙骨还没有离开沙滩浮起罢了。

康加和他手下的人费尽心思来防止二桅船受到新的损坏，那样他们动身就又要耽搁一些时候了。总算万幸，二桅船始终没有被海浪卷走，船身两侧簸动得很厉害，可是还不至于撞到小河里那些礁石上去。

而且，到了2月2日，潮水退去，摩尔号重又搁浅在沙滩上。这样就可以把船壳上面一部分的接缝嵌补好，从早到晚锤声叮叮当当响个不停。

还有，摩尔号开航的日期也不会因为上货有所耽误。那些不归法加斯使用的人都用小船装了往山洞去搬运货物，这样往返有许多次。有时候由康加率领了去，有时候由卡刚特领了去。

小船开去一次，都要载回一些货色，这些暂时都放在灯塔储仓里，货物将来都要装上船，从这里上船要便当得多，也比较有步骤，否则的话，就要把摩尔号开到湾口山洞前面，一碰到恶劣天气，就要停止。沿桑裘安角这一带海岸，除了灯塔下面这条小河，更没有第二处避风的地方。

再过几天功夫，船身修理完竣，摩尔号就又可以航行无碍了，那时候货色也可以上船了。

2月12日那天，船壳和甲板上剩下的一些接缝都彻底修补好了。他们过去还在失事船只的残骸上找到几桶油漆，所以还把摩尔号从头到尾重新漆了一遍。康加趁这个机会把二桅船的名字也换过，改称卡刚特号，用来纪念他的副手。他又把帆索换过，把帆篷作了几处修补。

摩尔号在12日这一天，很可以就开回原来停泊的地点去，接着就把货物装上船。康加和他的伙伴都迫不及待地要离开司达登岛，可是仍得等待下一次的潮汛使摩尔号浮起来，这使他们非常着恼。

2月14日，潮汛来了。这一天，原来陷在沙里的龙骨才浮水而起，二桅船顺利地开进深水。现在只剩上货了。

这时除了预见不到的阻力外，这条卡刚特号在几天之内就可以起锚，离开爱尔高湾，驶进拉美尔海峡，再就扬起满帆向西南方那片广漠的太平洋驶

去。

第九章法司奎士

自从二桅船开进爱尔高湾来之后，法司奎士都是住在桑裘安角附近一带的海边。他不愿意离开这里，因为如果碰巧有一条船开进海湾时，他至少可以在这船开过时向船上打招呼。

那样的话，他就可以被人救上船，而且会警告船长开往灯塔这一条路上的危险。如果船长手下的人不多，不足以把这班匪徒擒获，或者赶往岛的内部，他至少来得及重新开到海里去。

可是为什么一条船要开进这座全世界都不知道的港湾里来呢？除非是被风浪逼了过来。

这样一条船最好是开往福克兰群岛去，因为只有几天的路程，那样就可以很快使那边的英国当局了解岛上发生了什么事情。说不定一条军舰立刻就会派到爱尔高湾来，在摩尔号没有来得及开走之前，把康加和他的匪众完全歼灭，把灯塔重新点亮。

“我难道要一直等到圣费号开回来吗？”法司奎士时常这样问自己。“两个月！到了那时候，二桅船早已开得老远老远了，在太平洋那许多岛屿中间，有什么法子能找到它呢？”

忠心的法司奎士心里盘算的并不是自己，而是他那些遭到无情杀害的伙伴，他担忧这些罪犯会逃出惩罚，担忧灯塔熄灭之后，在这带海面航行的船只所遭受到的严重威胁。

他曾经上海盗的山洞里去过一次，这使他对自己的处境稍为放心了一点，只要不被盗党发现自己的住处就行。

这是一座深邃的大山洞。那些海盗在这里已经住了有几年了。他们在落潮时沿海岸拾来许多失事船只的漂弃物，其中有价值的都被他们堆在洞里。康加和他的徒党在洞里住了很长一个时期，初登陆时是吃自己带来的粮食，后来就靠船只失事后弄来的东西，有好几次船只失事都是他们一手造成的。

法司奎士为了避免使康加和其他的人觉察到，只在这些存粮里面拿了一点绝对必需的东西：一小罐饼干、一罐咸牛肉、一只可以用来升火的小炉子、一把水壶、一只杯子、一条羊毛毯子、几件换洗的衬衫和袜子、一件雨衣、两柄手枪、一小撮子弹、一只火绒盒、一盏灯和一些火绒，此外还取了两磅烟草。他知道二桅船要修理好几个星期，在这个期间，用完了还可以再拿。

他发现自己住的那个窄山洞离盗洞太近，就去寻找一处较远而且较为安全的地方。

他在五百码外找到了一处，是在桑裘安角那一边的海岸，正沿着拉美尔海峡。这里两座高耸的岩石支撑着崖壁，中间凹进去一座小小的山洞，洞口隐蔽得很好。他得从一条石隙中爬进去，这条石隙夹在一堆乱石中间，简直不容易辨别出来。上潮时，海水几乎一直升到这些乱石脚下，可是并不把洞内淹没，洞内细沙铺地，里面并不夹有贝壳，也一点不潮湿。

一个人便是在洞前走过一百次也不会发现这里有个山洞，法司奎士也不过是几天前才发现的。

他把从盗洞里拿来的东西全搬到这里来。

康加和他的手下人简直不上这一带海边来。只有在他们第二次上山洞来时，曾经来过，就是法司奎士看见他们站在角地尽头的那一次。那时他始终匍伏在那条石隙下面，没有被他们发现。

他不过经过仔细侦察，决不出外一步，多数是在夜间出去，尤其是上山洞

里去的时候是这样。在绕过湾口崖壁转折处时，他总要望望那只划子或者小船有没有靠岸停在那里。

在孤独中，时间是多么长啊！他脑子里频频回忆的事情又多么令人痛恨啊！那一幕屠杀的惨剧，他算是幸免了，而菲力普和毛理斯却遭了那些杀人犯的毒手，这一幕一次又一次在他的眼前出现。他心里恨不得跟盗党的首领当面斗一下，亲手为他的伙伴报仇。

“不，不，”他一再跟自己说，“他们迟早总要受到惩罚的！上帝决不会让他们漏网！他们全都要抵命！”

他忘掉，当二桅船还留在爱尔高湾里时，他自己的生命也是万分危险的啊！

“我希望这班恶棍不要离开！唉，但愿圣费号回来的时候，他们还在这里！老天啊！千万不要放走他们！”他这样祈祷着。

他的愿望能不能满足呢？现在离信报舰在岛外出现的时候至少还有三个星期呢。

在另一方面，二桅船会留在岛上这样久，不由得使法司奎士感到诧异。难道损坏有那样的严重，一个月的功夫都不够用来修理吗？灯塔日志里的记载也会告诉康加下次的接济几时到来。他不会不清楚自己一定要在3月初开走。

现在已经是2月16日。法司奎士心里又急又愁，简直不知道怎么办是好。等到太阳落山以后，他就跑上湾口，沿着北岸向灯塔走去。

这时天色已经完全黑下来，可是如果盗党里面有个人站在这面，他就很可能被他们看见。因此他沿着岸脚小心爬着，一面向黑暗中张望，有时停下来倾听有什么可疑的声响。

从这里到湾内约有三里路。他现在走的这条路也就是那一天他的伙伴遭到屠杀之后他逃出来的路，不过方向相反罢了。跟那一天傍晚一样，他这时也没有被人瞧见。

约在九点钟时，他在离灯塔外围200码外的地方停下来，从这里可以望见灯塔下面房屋那些窗户里照耀着几盏灯光。他想到现在住在宿舍里的不是逃出性命来的自己和那些丧命的伙伴，而是这班强盗时，他不禁向宿舍那边挥着拳头。

法司奎士从自己站立的地方望不见二桅船，因为它完全被黑暗笼罩了。他又走近一百码光景。全部盗党都关在宿舍里，不像会有什么出来。

法司奎士又走近一点，一直爬到小河边上。二桅船在前一天已经趁涨潮的时候从沙滩上拖起来，这时正浮在水面，系在锚上。

他真巴不得把船底凿穿，使它沉到河底去！

船身损坏部分已经修好。可是法司奎士看出来，船虽则浮了起来，可是离吃水部分还差二尺。这说明那压船铁或者货色都还没有装上船，所以可能还要耽搁几天才能离开。可是肯定说这将是最后一次的耽搁，说不定再过48小时，摩尔号就要起锚，绕过桑裘安角，从此在天边消失了。

法司奎士现在剩下的粮食已经不多。所以到了第二天早上，他又去山洞里重新取一点。

天不过刚亮，他提醒自己小船今天早上一定还要来，把一切要装上船的东西带走，所以赶快就起身，一面小心提防着不被人瞧见。

他绕岸脚一看，并没有什么小船，岸上也荒凉无人。

法司奎士马上走进山洞。

洞里还留下有许多东西，都是些没有用的，所以康如不想用来占据摩尔号的地位。可是当法司奎士开始寻找饼干和咸肉的时候，他不禁大失所望。

所有的粮食都搬走了，再过 48 小时，他就一点吃的没有了！

他连愤恨都没有来得及，就在这时，耳朵里听到打桨声。小船来了，船上卡刚特和另外两个人。

法司奎士赶到洞口，把头伸出来仔细望了一下。

小船这时已经拢岸。他仅仅来得及溜回洞，把身子隐在最黑暗的角落里，这里放了一大堆帆篷和橈桁，因为占地方太大，船上容纳不下，只好丢下了。

法司奎士下了决心，如果万一被他们发现，就用腰间的手枪和他们拼命。可是他是一个人，对三个人啊！

进来的只有两个人，是卡刚特和木匠法加斯。

卡刚特拿着一只点亮的灯，法加斯在他身后，把些杂七杂八的东西取出来，预备最后一批装上船。两个人一面寻找，一面的谈着话，木匠说：

“今天已经是 2 月 17 日。该开船了。”

“是啊，就要走了，”卡刚特回答。

“明天吗？”

“明天我看可以，事情都停当了。”

“还得看天气，”法加斯说。

“当然，今天早上看上去不大妙。可是会晴起来的。”

“如果在岛上再耽搁一个星期或者十天的话……”

“啊！”卡刚特说。“那就有碰上他们接济的危险。”

“不行！不行！”法加斯叫出来。“我们哪有力量来对付一只兵舰。”

“对付不掉，兵舰要对付掉我们……而且不费吹灰之力，”卡刚特回答，带上一句战战兢兢的诅咒。

“哼！”另一个叽咕了一句。“我真巴不得能开到海外一百里的地方去。”

“明天，我敢说，明天！”卡刚特着重地说。“除非是风大得把人头都刮掉！”

法司奎士听着他们谈话，一动不动，连气都不大喘。卡刚特和法加斯提着灯走过来，走过去，把东西翻翻，有些取了出来，其余的放在原处。有时候走得离法司奎士匍伏的角落非常之近，法司奎士几乎只要一伸手，就可以拿手枪抵着其中一个人的胸膛。

他们在山洞里耽搁了半小时，后来卡刚特招呼了一下那个守船的人。那人急忙赶上来，相帮把包裹抬下去。

卡刚特最后把洞内环顾了一眼。

“把这些丢下真是可惜！”法加斯说。

“只好丢下，”卡刚特说。“二桅船要是载重三百吨的话，那就好了！不过我们已经把最值钱的东西都拿走了，而且我觉得往后还有好油水来呢。”

他们随即出洞，不一会，小船就趁着顺风绕过湾口不见了。

法司奎士接着走出来，回到自己的山洞里。

再过四十八小时，他就什么吃的都没有了，而且那些人离开时，康加跟他的手下人准会把灯塔里储存的粮食全部带走！

那条信报舰，就算一天也不耽搁，也要过两个星期才能回来。在它回来之前，法司奎士有什么法子活下去呢？

目前的情况实在再严重没有了。法司奎士纵使一身勇敢坚毅，也无能为力，要么到林子里去挖草根吃，或者在湾里捕鱼吃，不过在摩尔号离开之前，也休想能这样做。如果出了什么事情，使摩尔号再留下几天功夫，法司奎士非要饿死在桑裘安角自己的山洞里不可了。

过了早晨，天色看上去更加不妙了。东方聚拢了大块大块的浓厚乌云。吹往海里去的风愈来愈猛。海面上疾卷而过的浪头变成大浪，上面缀着浪花，刹那间打到角地礁石上来，发出怒吼。

如果这样天气继续下去，明天早上二桅船决计不能趁潮水离开。

到了傍晚，天气还是这个样子。不但没有改变，而且更加恶劣。这并不是什么雷暴雨，在几小时内就可以完事的。暴风已经起来了。天空和海水的颜色都那样难看，云块吹得四分五裂，迅疾地驶过，而且愈来愈快，海浪和潮水撞上，激得非常汹涌，打到礁石上时发出怒吼，这些现象全都说明暴风雨要来了。法司奎士原是个老水手，哪里会看错眼。灯塔宿舍里的风雨表准已经降到风暴点了。

可是尽管风势那样猛烈，法司奎士并没有待在山洞里。他正在海边上踱着方步，眼睛望着逐渐黑暗下来的天边，红日虽已沉下去，余辉还没有退尽，这时法司奎士望见海上一块黑东西在移动着。

“一条船！”他叫。“一条船，而且好像是朝这边岛上开来呢！”

的确是一条从东面开来的船，要么是预备开进拉美尔海峡，要么是经过这里向南去。

这时风刮得更加猛烈了。现在已经不是普通的暴风，而是那种摧毁最大船只的无法抵御的飓风了。船只在这时候如果没有回旋的余地，那就是说，如果被风卷着朝岸上刮时，很少不触礁的。

“那些畜生不把灯塔点起来！”法司奎士叫道。“那船在找灯塔，可是找不到！它不会知道前面只有几里就是岸了。风把它一直向岸上卷过来，准会撞上礁石沉掉！”

的确，这船准会失事，这都是康加和他的手下人一手造成的。他们在灯塔上面准已经望见这船没法停留，只能在一片怒海上被飓风卷着走。它的船长正在找寻一盏引路的灯光，可是找不到。这一来，肯定它绕不过桑裘安角，开进拉美尔海峡，或者绕过赛弗拉尔角驶往司达登岛的南面去。在短短半小时之内，它就会撞在爱尔高湾口外的礁石上，连觉察都来不及，因为晚上没法望得见前面的陆地。

风势现在已经大到极点。这一夜可不是好过的，而且一夜过去，第二天也是一样，因为这次飓风看上去肯定不是二十四小时就可以过去的。

法司奎士根本没有想到回洞，一双眼睛尽盯着海里望。虽则那条船现在包围在无边的黑暗中，使他没法辨认出来，但当它忽左忽右东闯西撞的时候，船上的灯光有时却能被他瞧见。照它目前这种狼狈情况看来，它已经没法控制行驶的方向，也许已经无法掌舵了，甚至于船身已经失去行驶的能力，一部分帆索吹断了。总之，现在几乎可以肯定船上的帆篷已经全部卸下了。当这种宇宙间暴力会战的时候，一条船要挂得上什么帆篷的话，那简直是休想。

法司奎士只望见船上的红绿灯，所以断定得了是条帆船，如果是汽船的话，船首支柱上就会挂上白灯。因此在和飓风的搏斗中，它没有什么引擎可以倚靠。

法司奎士在海滩上来回踱着，发现自己无法阻止这条船触礁，感到非常

失望。这时最迫切的要求，就是灯塔能在黑暗中亮起来。法司奎士转身向爱尔高湾走去，向灯塔挥着拳头，可是毫无办法。两个月来，灯塔上的灯光从来就没有亮过，今天晚上也同样不会亮。这条船是注定要撞在桑裘安角的礁石上，船员准会全数遇难。

后来法司奎士忽然有了一个念头。这条船只要能知道前面有陆地，也许还来得及躲开。就算它没法停下来，说不定可以改变一下自己航行的方向，避免撞上陆地，因为从桑裘安角到赛弗拉尔角一带海岸不过八里多一点，不一定不可以避开。只要开过这一段，前面就是大海了。

海滩上有的是木材、漂弃物和碎骷髅骨。他能不能把这些东西拿一点到角地尽头，堆成一堆，再放上几把海草，升一个营火，让风力把火焰煽起来呢？这堆营火不是会被船上人望见吗？便是它离海岸只有半里路，它可能还来得及避免撞上。

法司奎士立刻动起手来。他找到几块木头，搬到角地的尽头。地上干海草很多，因为风势虽然猛烈异常，却还没有下雨。他等到把木头和海草堆好，就预备点火。

已经来不及了！黑暗中现出一个庞然大物。山岳似的巨浪把它抬起来，又重重地摔了下去。法司奎士还没有来得及抬一下手时，那船已经像一片决口的洪水一样冲到一排礁石上去了。

一阵可怕的撞击声，几声危急的叫喊，接着就是一片沉寂。这下面，除掉风声的呼啸和海水打到岸上的怒吼外，什么都听不见了。

第十章失事以后

第二天太阳出来时，飓风的威力仍然没有丝毫减退。

海上是白浪滔天。在角地这边，汹涌的巨浪高达 15 尺到 20 尺，浪花随风一直溅到山崖上面。退落的潮水和海上的飓风在爱尔高湾入口处愤怒地搏斗着。没有一条船能够进得了口，也没有一条船能够出得去。天色仍然是那样愁容惨淡，看上去这次风暴总还有好几天才能过去。

显然，二桅船今天早上是没法离开了。

当法司奎士在天亮起身，面对着脚下那片回旋的浊流时，他体会到的就是这样。

下面就是他看见的景象！

离角地北面两百码远的海中，也就是说在爱尔高湾外面，歪着那条失事的船。是一条载重约五百吨的三桅船。桅杆全已折断，只剩下和甲板差不多齐的三段木头，可能是船长下令砍掉的，不然就是在触礁时撞倒的。水面上并不看见有什么漂弃物浮着，不过大风可能把些夹七夹八的东西都卷进爱尔高湾里去了。

如果是这样的话，这时候康加该已知道有一条船撞沉在桑裘安角的礁石上了。

这一来，法司奎士可得当心了，所以他先弄清楚湾口的确还没有盗党出现，然后才走了出去。

几分钟内他就走到出事的地点。由于潮水已经退去，使他得以在这条搁浅的破船周围走了一圈，在船尾一块板上看到“世纪号，摩比尔”几个字。

原来是条美国帆船，从合众国南部墨西哥湾阿拉巴马州首都开来的。

这条世纪号上所有的船员都淹死了。眼前找不到一个从这次失事中逃出来的人，船身也只剩下一具撞得不成样子的残骸。在撞上礁石时，船壳就裂成两半。海浪把货物全部卷走了。这时候风势虽然疯狂，礁石仍旧露出水面。破碎的木板、船肋、橦桁、帆桁在礁石上散得到处都是。沿着角地和海岸满是箱子、桶子和包裹。

由于船身露在水外，而且干燥，法司奎士总算进了船内。

船内破坏得非常彻底，什么东西都被风浪粉碎了。他走进舱底，可是找不到一具死尸。那些不幸的船员可能全数被海浪卷走了，否则就是在船只触礁时，全部淹死了。

法司奎士又回到海滩上，看见康加并没有向失事的地点赶来，其余的人也没有，这才重又放下心来，接着冒着狂风走到桑裘安角的尽头。

“也许世纪号上还有个把人活着呢，”他想，“那样我就可以救他。”

他找了半天，可是没有找到。他又走下沙滩，在那些被海浪丢下的各式各样的漂弃物中间寻找起来。

“说不定找得到几箱吃的，”他想，“让我活上两三个星期呢。”

在短短的时间内，果然被他找到一只木桶，一只箱子，都是被潮水带来塞在礁石中间的。箱桶外面都写得明明白白。箱子里装的饼干，桶里是咸牛肉。这足够两个月的食用了。

法司奎士先把箱子搬到自己的山洞里，山洞离海边不过两百码远，然后又把木桶滚了过去。

他随即又回到角地尽头来，看看湾内情形。他认为康加已经知道失事的事情。头一天，天还没有黑时，康加从灯塔顶上一定会望见这船向陆地冲来。

目前摩尔号既然仍旧停泊在小河里，这些海盗准会赶到湾口来收拾残余。如果有什么零碎的东西可以弄到手，也许很值钱，这样的机会那班强盗肯放过吗？

当他走到崖脚转折处时，法司奎士这才发现强风直向湾内灌。迎着这样大的风，摩尔号决计开不了，就算有法子绕过桑裘安角，也决不会开到海里去。

就在这时候，风势稍息了一下，法司奎士听到人声，是一个微弱的声音在那里呼救。

法司奎士赶快向声音传来的方向走去，就在他栖身的第一座山洞那边，离盗洞不远。

走了不到五十码远，他就看见一个人躺在石头下面，一只手在挥动着，好像在求救。

刹那间，法司奎士已经到了他身边。

这人年纪大约在三十开外一点，身材壮大，穿的水手衣服，侧身向右躺着，双目紧闭，呼吸断断续续，时而来一下痉挛的动作。衣服上没有血迹，可见并没有受伤。

这人可能就是世纪号上唯一逃出命来的人。当法司奎士走近时，他并没有听见，可是当法司奎士把手放在他胸口时，他挣扎着要起身，可是由于人已经非常疲弱，起不来，又倒在沙上。他眼睛睁开有这么一会儿，嘴里说：“救命啊，救命啊！”

法司奎士在他身边跪下，小心地将他上身扶起，让他倚着石头，一面轻轻说：

“可怜的家伙！可怜的兄弟！看我在这儿。你望望我。我会救你。”

这个可怜人儿顶多只伸出只手来，接着就失去了知觉。

这人已经非常衰弱，非立刻进行急救不可了。

“天呐，但愿还来得及！”法司奎士自言自语。

首先是把他搬开，离开这个地点。那些海盗随时都会坐了小船或者划子过来，甚至于沿岸走过来。法司奎士唯一的办法就是把他扛到小山洞里，那样才安全。他就这样做起来。

走了大约二百码远，花了他十五分钟的时间，法司奎士总算扛着昏迷的水手爬进了石隙，把水手放在一条被上，拿一捆衣服给他枕着头。

那人还没有恢复知觉，可是仍在呼吸。虽则身上看不出哪里受伤，但是他从礁石上滚下时，可能把胳膊或者腿摔断了。法司奎士担心的就是这些，因为碰到这种情形，他就不知道怎么办是好了。他把水手全身摸过，把胳膊和腿都搬动一下，觉得并没有跌坏什么地方。

他倒了一点水在杯子里，把瓶里剩下的一点白兰地酒和在水里，放在水手嘴唇之间，勉强令他呷了一口。他把水手的湿衣服脱掉，给他穿上从盗洞里找来的一些衣服，就开始将水手的胳膊和胸部揉擦起来。

除此也没有别的办法可想了。

眼看着病人终于慢慢醒过来了，这使法司奎士非常高兴。那人甚至于挣扎着坐了起来，望着用胳膊托着他的法司奎士，并且用大一点的声音说：

“水，给我一点水喝！”

法司奎士把那杯白兰地酒和水给他喝了。“好一点吗？”他问。

“好一点了。”这个遭难的水手回答。

接着他好像要弄明白是怎一回事似的，有气无力地抓着他的救命人的手，问道：

“这是哪儿？您是谁？我在哪儿呢？”

他讲的英语，法司奎士原会说英语，就答道：

“你在一个安全的地方。世纪号失事之后，我在海边找到你的。”

“世纪号，对了，我想起来了。”

“你贵姓？”

“戴维斯，约翰·戴维斯。”

“船长吗？”

“不，是大副。其余的人呢？”

“都遇难了，”法司奎士回答，“全部！你是这次失事里唯一逃出命来的人。”

“全都死了吗？”

“对了。”

约翰·戴维斯好像被这话弄得楞着了。他是唯一逃出性命的人！他怎么会逃出命来的？他这才明白眼前这个弯着腰焦急地看着他的陌生人就是他的救命恩人。

“多谢你，多谢你！”他说，大滴的眼泪落下来。

“你饿吗？要不要吃点东西，一点饼干和肉？”法司奎士又说。

“不吃，再喝点水。”

约翰·戴维斯喝了白兰地酒掺的水很受用，不久便能回答问题。

下面就是他讲的大致经过。

世纪号是一艘载重 550 吨的帆船，是从摩比尔港来的，三星期前从美洲开出。船长是亨利·斯都瓦德·约翰。戴维斯是大副，另外还有十二个船员，包括一名厨师和一个童工。它是运送镍和一些不值钱的货物往澳洲墨尔本去的。一路行驶都平安无事。一直到达大西洋南纬度五十五度时，它就碰上昨天在这里爆发的大风暴。一开头，世纪号就被飓风追上，后桅折断，所有后帆都刮去了。这以后不久，一片巨浪打中了左舷，扫过甲板，打坏一部分船尾舱，并且卷走了两个水手。

斯都瓦德船长的原意是想开到司达登岛后面的拉美尔海峡里，找一个所在避风。他在白天里测望过，对自己这条船的方位很有把握，他认为由这条路绕过合恩角，然后向澳洲海岸开驶是较好的办法，事实上也是对的。

夜里风势更加猛烈了。除掉前帆和前桅帆外，所有的帆都卸了下来，就这样靠一面卷帆乘风前进。

这时候船长还以为自己离开陆地远在二十里以外。他认为一直向前开决无危险，要等到望见灯塔的灯光，再折向南面，这样决计不会撞上桑裘安角的礁石，而且很便当就进了拉美尔海峡。

世纪号就这样乘风前进。亨利·斯都瓦德总以为在一小时内就可以望见灯光，因为灯塔在十里外就可以望得见的。

可是他并没有望见灯光。随即，当他当作离司达登岛还有老远时，忽然来了一声可怕的震动。三个在桅顶忙着的水手随着前桅和主桅掉到海里去了。在同一时候，海浪涌进船身，船身裂了开来，船长、大副和余下的水手全都落在巨浪中，谁也没法指望逃出性命。

那艘世纪号就是这样连船带人全部沉没，只剩下一个大副约翰·戴维斯，

多亏碰到了法司奎士，算是逃出了性命。

当时戴维斯不明白自己这条三桅船究竟撞在哪儿海岸上。

“这是什么地方呢？”

“司达登岛。”

“司达登岛？”约翰·戴维斯接了一句，被他的回答弄得楞着了。

“对的，司达登岛，”法司奎士重说一句，“就在爱尔高湾口子上。”

“可是灯塔呢？”

“灯塔没有点啊！”

约翰·戴维斯脸上显出极端惊异的表情，正在等待法司奎士解释原因时，法司奎士突然站起来，凝神听着。他觉得自己听见可疑的声响，想弄清楚有没有海盗跑到附近来搜索。

他从石隙中爬出去，把桑裘安角的海岸一直巡视到角地尽头。

一个人影也没有。风势仍旧那么猛烈。海浪打到岸上来仍旧那样汹涌，天上的乌云急急向天边驶去，夹着烟雾，那形相更加怕人。

方才法司奎士听见的声音原来是世纪号碎裂时发出的。大风把后半截船壳刮得转过来，风向船舱直灌，把它更加向陆地上推过去。船身滚得就像一只凿了洞的箱子，最后撞到崖角上才算停住。原来失事的地点现在只剩下船身的前半截，地上狼藉着的全是漂弃物。

法司奎士又回到洞里，靠着约翰·戴维斯在沙上躺下。这位世纪号大副的精神已经有点复原了。他本想扶着法司奎士的胳膊起来，一起到海滩上去看，可是法司奎士制止着他，约翰·戴维斯这才问到为什么昨天晚上灯塔没有点灯。

法司奎士把七个星期前爱尔高湾发生的可怕事故告诉了他，谈到自己被杀的伙伴时声音非常凄惨。

“苦命的人啊！”约翰·戴维斯叫出来。

“是啊！我的苦命的伙伴！”法司奎士回答，他的苦水被痛苦的回忆全部引起来了。

“你当时怎样呢！”约翰·戴维斯问。

“我当时在月台上，听见我的伙伴的叫喊，才明白是什么一回事。那条二桅船原来是只海盗船。我们是三个人看守灯塔的。他们杀了两个，第三个就不去管他了。”

“你怎样逃出他们毒手的？”约翰·戴维斯接着又问。

“我下了楼梯，”法司奎士说，“赶进宿舍里，抢了几件衣服和一点粮食，在二桅船上的盗党没有上岸之前溜出，到这一带海边躲避起来。”

“这些强盗！这些强盗！”约翰·戴维斯骂道。“原来他们现在是灯塔的主人了，所以不点灯。世纪号触礁就是他们造成的，我们的船长和船员的性命全是他们送掉的！”

“对了，就是他们造成的，”法司奎士说。“我偷听到海盗首领跟一个盗党的谈话，早就知道他们有这种打算。”

约翰·戴维斯接着听法司奎士叙说，这班强盗在司达登岛上已经潜伏有数年之久，时常把船只引诱到岛上来撞沉，把逃出的船员全部杀死，把船上所有值钱的东西都储藏在一处山洞里，等待康加弄到一只船时装走。后来岛上要造灯塔了，逼得这些海盗不得不放弃爱尔高湾，逃往圣巴苏罗摩角去暂时栖身，因此谁也不知岛上有他们的踪迹。

灯塔落成之后，他们又回来了，那是七个星期以前的事。这时候恰巧有一条二桅船在圣巴苏罗摩角搁了浅，船员都死了，他们就把这条船弄到手。

“可是这条船为什么不装上货物开走呢？”约翰·戴维斯问。

“它要经过大大的修理，因此一直拖到现在。可是我已经打听出来，戴维斯，修理已经完工，货色也装上船了，它今天早上就该开走了。”

“上哪儿去呢？”

“上太平洋群岛去，这些强盗认为到了那边他们就可以平安，再继续他们的海盗勾当。”

“可是这样大的风浪，二桅船是开不出去的呀。”

“当然开不出去，”法司奎士回答，“而且从天色看来，可能还要拖上一个星期才走得了。”

“他们在岛上的时候，灯塔就不会亮了，是不是，法司奎士？”

“当然不会亮。”

“那么别的船可不也要像世纪号一样失事吗？”

“你这话再对也没有了。”

“晚上船只开进来时，有办法警告水手们这里有陆地吗？”

“也许有办法，在桑裘安角尽头海滩上升一个大火。我本来就想用这个法子向世纪号报警的。我想拿些漂弃物和干海草点一个火。可是风太大了，简直点不着。”

“那么，你一个人做不了的现在我跟你两个人做可行了，法司奎士，”约翰·戴维斯毅然说。“木头是尽有的。我们这条破船和别的破船上面的碎木头就用不完。盗船离开不了，海里面的船找不到司达登岛上的灯塔，说不定还有别的船会失事呢，你说是不是？”

“反正，”法司奎士说，“康加和他的盗党在岛上不会有多久耽搁，一等到天气好起来，二桅船就会急急开走了。”

“为什么？”约翰·戴维斯问。

“因为他们知道不久就有船来接换灯塔的看守人员了。”

“接换？”

“对了。在3月初，而现在已经是2月19了。”

“那么总要有条船开来了？”

“当然，信报舰圣费号在3月10日光景就要从布宜诺斯艾利斯开出，也许还要早些。”

法司奎士脑子里原有一个想法，现在戴维斯脑子里也有了。

“哈！”他叫出来。“那样整个局面就改变过来了！但愿老天爷把恶劣的天气一直拖到那个时候，但愿圣费号抵达爱尔高湾时这班狗蛋还在这里！”

第十一章 引诱船只失事的强盗

那些人来了——连同康加和卡刚特一共十四个——全都是杀人成性的。

在前一天太阳刚落下去的时候，卡刚特从灯塔的月台上望见那条三桅船从东面驶来。他叫了康加上来，认为这条船既然处在下风，准是打算开进拉美尔海峡去，好借岛上西面一带海岸避风。他趁天色还没有完全黑下来时，察看着它的动静，等到夜色来临时，就注意着船上的灯光。

他很快就发现这船已经失去一部分驾驶的能力，从心里希望它能够和前面望不见的海岸撞上。如果康加把灯塔点起来，就什么危险都不会发生。可是他居心不这样做。后来船上的灯光不见了，他就断定这船已经在桑裘安角和赛弗拉尔角之间撞沉，船员都遇难了。

第二天，暴风仍旧刮得非常厉害，要把摩尔号开到大海里去，那简直想也不用想。这事没法只好耽搁下来，可能要耽搁上好几天。这件事情很严重，因为灯塔的接济不久就要到来，这事对他们随时都是一种威胁。康加和他的徒党都非常烦恼失望，可是也只有等。反正现在还不过是2月19日。敢说在月底以前，风暴总会过去的。只要风暴一停，这条卡刚特号就立刻起锚开往大海里去。

同时，既然有条船刚撞沉在岸上，这正是一个好机会，可以从这次失事里捞点油水，在漂弃的货物里找些值钱的东西，给自己船上添一笔财富。

他们立刻把小船准备好，十二个盗党和他们的首领，都上了船。这时狂风正把潮水倒灌进湾里来，他们得顶着风使劲地划。这样足足划了一个半钟点才到达那片山崖的尽头。可是转过头来却驶得很快，因为可以张起帆来乘风前进。

小船在海湾的北面拢岸，正面对着山洞。所有的人全跳上岸，急急赶往失事的地点。

就这时候，盗党的喊声打断了约翰·戴维斯和法司奎士之间的谈话。

法司奎士立刻爬到洞口，小心不让外面人瞧见。

一会儿约翰·戴维斯也爬到他身边来。

“你？”法司奎士说。“由我一个人来。你需要休息。”

“不要，”约翰·戴维斯说。“我现在已经好了。我要瞧瞧这班强盗。”

这位世纪号的大副，是一个勇敢坚毅的人，跟法司奎士一样坚定，真是一个美国火性汉子。

他而且是一个优秀的水手，原来在美国海军里当一名大副，后来才转到这条商船上，等到世纪号回到摩比尔之后，亨利·斯都瓦德就要退休，那些老板已经决定派他担任船长。

他这时的愤恨还有另一个原因。那只他不久就要当船长的船现在只剩下一只不像样的空壳子，送给一群海盗随意处置了。

如果法司奎士需要有人给他打气的话，再没有比这个人更适当的了。

可是尽管两个人这样勇敢坚毅，他们有什么办法来对付康加和他的徒党呢？

法司奎士和约翰·戴维斯躲在岩石后面，小心翼翼地窥望着海岸，一直望到桑裘安角的尽头。

康加、卡刚特和余下的人先在海岸转折处停下，飓风把半只世纪号的船壳就吹到这里，崖脚下面一大堆破破烂烂的东西。

海盗们距离小洞不到两百码远，面目全能辨别得出来。他们全穿着油布

雨衣，用带子紧紧束好，避免招风，宽边雨帽都紧紧扣在下巴下面。看得出这些人在狂风中支撑着身体非常吃力，有时候还得用身体抵着一块破船或者岩石，方才不致被风吹倒。

这里面有些人，法司奎士看见他们第一次上山洞来就认识了，他指点着告诉约翰·戴维斯。

“那个靠近世纪号后桅站着的大个子，”他说，“就是他们叫康加的。”

“他们的头领吗？”

“对了。”

“跟他讲话的那一个是谁？”

“那是卡刚特，他的副手。我从灯塔顶上看得清清楚楚，他就是杀害我伙伴的一个。”

“那你一定巴不得替你的伙伴把他的脑袋砸碎吧？”约翰·戴维斯提醒他。

“把他的脑袋砸碎，把他的头领的脑袋也砸碎，就好比他们是疯狗一样！”法司奎士回答。

那些海盗足足花了大半个钟点，才把这一部分的船壳检查完毕。他们把每一角落都搜括到。世纪号上大部分的货物都是镍，对于他们毫无用处，因此都丢在海滩上。可是船上那些便宜的货色当中，可能有些对于他们有用。事实上，法司奎士和戴维斯望见有两三只箱子，另外有两三只大包裹都被他们抬走了。康加命令他们送到小船上。

“这班狗蛋如果想找到金子、银子，或者值钱的首饰，或者金洋钱，那是休想。”约翰·戴维斯说。

“他们当然最好找到这些，”法司奎士回答。“他们的山洞里也有一点，在这一带海岸失事的那些船只里，一定装了不少东西。所以他们那只二桅船上的货色现在一定很值钱了，戴维斯。”

“我知道他们是急于想逃往一个安全的地方去，”戴维斯回答。“可是他们也许没有这种机会！”

“要他们不走，除非眼前的坏天气还继续两个星期，”法司奎士叽咕说。

“否则我们就得另想办法……”

约翰·戴维斯没有把话说完。的确，只要风暴一完，天气好了起来，海上风平浪静，还有什么办法阻止得了那只二桅船不开出去呢？

海盗这时已经丢下这一半船壳，向另外一半的船壳跑去，就在角地尽头那只船触礁的地方。

法司奎士和约翰·戴维斯还能望见他们，可是路远了一点。

潮水正在退去，虽则狂风仍旧把潮水卷回来，大部分的礁石已经露出水面，因此那些人很容易就爬上了船。

康加和另外两三个人爬了进去。约翰·戴维斯告诉法司奎士，船上的储舱就在船尾舱的下面。

储舱的东西很可能被海水卷走，不过一部分东西说不定还保存在里面。

果然，有几个人从里面取了一箱子的干粮出来，还有几只桶，被他们沿着沙滩滚到小船那里去。那些人还从船尾舱里面取出几大包裹的衣服，也送上小船。

他们搜索了将近两个钟点，后来卡刚特和两个手下人来了，带着斧头把船尾的栏干砍下来。由于船身已经翻了过来，那些栏干离地不过两三尺高。

“他们现在做什么呢？”法司奎士问。“难道这船坏得还不够吗？这班家伙为什么还要彻底破坏一下呢？”

“我看来，”约翰·戴维斯回答，“他们是不让人查出这船是什么国籍或者叫什么名字。这样一来，人就不会知道世纪号是在这一部分大西洋上失事的了。”

约翰·戴维斯猜得对。几分钟后，康加从船尾舱里出来，带着从船长室里找到的美国国旗。他把国旗撕得粉碎。

“狗蛋！”约翰·戴维斯叫了出来。“那面国旗！那是我祖国的国旗啊！”他差点儿就要冲到海滩上去，幸亏法司奎士及时一把抓着他的胳膊。

等到搜劫的工作做完，小船上已经装满之后，康加和卡刚特又回到崖脚下来。他们来回走着时，有两三次经过法司奎士的小洞外面的石隙。他们讲的话法司奎士和约翰·戴维斯都听得见。

“明天还是走不了。”

“是啊。恐怕这种坏天气还得拖上几天呢。”

“反正多耽搁两天我们并不吃亏。”

“当然不吃亏，不过我本来指望在这样一条大美国船上可以捞到些更值钱的东西。上一次被我们引诱来触礁的那只船，总算给我们弄到了五千元。”

“船只失事年年有，可是没有两只船是一样的，”卡刚特带着哲学意味回答。“我们有时也得碰上穷光蛋，就是这样。”

约翰·戴维斯恼得拔出手枪，如果不是法司奎士又一次拦阻他，准会一怒之下把盗首的脑浆砸出来。

“对的，你说得对，”约翰·戴维斯承认。“可是我一想到这些狗蛋会安然逃走，就简直按捺不下自己。而且如果二桅船真的开出司达登岛，我们在哪儿再能碰上他们，又往哪儿去寻找他们呢？”

“看上去，这风暴不像会过去，”法司奎士说。“就算风转了方向，海上的风浪也还要有几天才能平息。你记住我的话，他们还没有离开爱尔兰湾呢。”

“虽然如此，法司奎士，可是你不是告诉我，那只信报舰要到下月初才到得了吗？”

“也许会早点儿到，戴维斯，谁说得准？”

“但愿如此，法司奎士，但愿如此！”

现在已经看得十分清楚，这场风暴还一点没有减退的迹象，而且在这种高纬度地带，便是在夏季，天气的变化有时候也要延缓到半个月之久。如果转了南风，它就会从南冰洋把浓雾带来，而且不久就会带来寒冬。那些捕鲸船一定已经想到离开南极海面，因为三月里那些浮冰冲下来时，将又会形成许多冰块。

然而在四五天之内，风暴暂时来一个间歇，是有可能的，那样的话，二桅船就可以利用这次间歇出海了。

一直到四点钟，康加和他的手下人方才回到小船上。他们扬起帆，几分钟功夫就沿着海湾北岸驶得没有影子了。

傍晚时分，风刮得更加狂暴了。从东南方拥来的云层落下一阵寒冷的倾盆骤雨。

法司奎士和约翰·戴维斯没法出山洞。天气异常寒冷，两人只得升火来取暖。他们在狭窄的过道尽头升了一堆小火。由于沿岸荒凉无人，而且夜晚

黑得厉害，所以并不需要担心什么。

那天夜里真是可怕。海水鞭挞着崖脚，仿佛海潮正向岛上东岸涌上来似的。可怕的大海一直冲到湾内，弄得康加除了尽力维持卡刚特号停留在原来停泊的地点外，什么事情都做不了。

“我希望那船刮得粉碎，”约翰·戴维斯不绝地这样说，“而且随着下一次的潮水，把它那些破片卷到海里去！”

至于世纪号残余的船壳，除掉一些塞在石头或者樁桁中间的碎片外，第二天什么都不会剩下了。

风暴是不是已经达到顶点了呢？法司奎士和他的同伴天刚亮就赶快出去看的就是这件事。

远不是这样，风势变得更加狂烈了。天上下的雨和海洋里涌的水溶成一片。整整的一天和第二天夜里都是这样。在这48小时之内，岛外望不见一条船，很容易想象得到，所有的船只都竭尽一切避免驶近麦哲伦海峡附近的这一带海岸，因为风暴正集中在这里。像这样的飓风，他们休想在麦哲伦海峡或者拉美尔海峡里找到任何避风的地方。唯一的安全去处是逃得远远的，逃向无边无际的大洋。

不出法司奎士和约翰·戴维斯所料，世纪号的船壳全部毁了，整个海岸一直到崖脚都铺满了数不清的碎片。

所幸是法司奎士和他的同伴还不愁没有吃的。有了从世纪号上弄来的那点食物，总可以维持到一个月以上。同时，也许再过上十一二天，圣费号就会开到岛上来了。那时候，这种坏天气该早已过去，信报舰当会放心大胆向桑裘安角开来了。

他焦心等待和望眼欲穿的就是这条信报舰，两个人谈到这件事情的次数也最多。

“我们最盼望的是风暴会拖得很久，使二桅船没法离开，等到风暴过去，圣费号刚好可以开进来。”法司奎士这样想入非非地说。

“啊！”约翰·戴维斯回答。“如果我们能够控制得了暴风和海浪的话，这事就能办到。”

“不幸的是，只有上帝能够控制得了啊。”

“这些恶棍犯下这么多的罪恶，他决不会让他们不受到惩罚的，”约翰·戴维斯说。他说的话就跟法司奎士以前说的话一模一样。

两个人是一样心思，因为两个人所仇恨的是同一的对象，而且也同样渴望报仇雪恨。

在21日和22日两天，天气情况并没有什么显著变化。风向也许稍微有一点转为东北风。可是经过一个钟点的摇摆不定，重又回到原样，仍旧是全力猛烈地向岛上吹来。

康加和他的手下人并没有再来。这些人显然都在忙着保护小河里的二桅船不受到损害，因为河里的潮水被飓风这么一吹，已经快漫过岸了。

23日上午，天气稍微好转一点。风向经过一个时间的摇摆不定之后，终于转为北—东北的方向。南面天边的云层开始显出裂痕，先是很少，而且隔开很远，后来逐渐大起来。雨不下了，虽则风势还是那样猛烈，天色却一点点晴朗起来。海水仍旧一样汹涌，浪潮怒打着海岸，因此，湾口仍旧是出不去，敢说二桅船今天或者明天还没法开走。

康加和卡刚特会不会利用这次喘息的机会来到桑裘安角，看一下海上的

情形呢？会的，而且很有可能，所以两个人随时都在提防。

可是在这样大清早上，那班人还不会来。因此约翰·戴维斯和法司奎士冒险走出小洞来，他们在洞里已经待了两天两夜了。

“那边的风会不会停歇呢？”法司奎士问。

“恐怕会，”约翰·戴维斯回答，凭他一生的航海经历，是很少看错的。

“我们指望的就是再来上十天的风暴——十天！可是我们指望不到了。”

他抄着两只胳膊站在那里望着天和海。

可是法司奎士已经走开去几步，戴维斯沿着崖脚随在他后面。

忽然他脚下踏到一样东西，一半埋在一块岩石附近的沙里，踏上去时发出一种金铁声。他停下来一看，原来是船上储放火药的箱子，平时拿来装长枪和世纪号那两尊放信号的四磅铁炮用的。

“这个对我们没有用处，”他说。“唉，倘若能够把它放在二桅船的底舱里，那些海盗全在船上时，点起它来，那有多妙啊！”

“想这个有什么用？”法司奎士摇摇头回答他，“不过没有关系，等我们回来时，我来把箱子拿起来，藏在我们洞里。”

两人继续沿着海滩向着角地走过去，不过没法指望走到角地的尽头，因为这时候正在上潮，角地尽头的海浪冲激得非常凶猛。正在这时，法司奎士在石缝里瞥见一尊小铁炮，正是世纪号触礁时翻出来的，连炮座的轮子都有。

“这是你的东西，”他向约翰·戴维斯说，“还有几颗被海浪冲来的炮弹也是你的。”

约翰·戴维斯仍旧像以前一样回答：“对我们没有用处。”

“谁知道？”法司奎士反驳他。“既然有炮弹，有火药，也许将来有一个时候会用得着它呢。”

“我不信。”他的同伴回答。

“为什么用不着，戴维斯？现在灯塔不亮了，倘若有只船处在世纪号那样情形之下，在晚上开过来，我们不就可以用这座炮放信号吗？”

约翰·戴维斯带着古怪的神情凝望着法司奎士。他脑子里想的好像是另外一件事情。他只回答了这样一句：

“这就是你的主意，法司奎士？”

“是的，戴维斯，而且我觉得这个主意很不坏。当然，炮声一定会被港湾那边听到，说明岛上这一带有人。那班海盗就会来搜索我们。也许会把我们找到，那样我们就会完蛋！可是你想想我们虽则牺牲了，却可以救活不少的人，而且我们这样做，也是尽了自己的责任啊！”

“也许还有另外一个方法来尽我们的责任，”约翰·戴维斯低声说，可是没有解释他这话是什么意思。

不过，他也没有再提出反对，两人于是照法司奎士的建议，先把小铁炮拖到洞里，再把带轮子的炮座拖了进去，最后把炮弹和火药箱也搬进去。这事做得他们吃力异常，而且做了很长的时间。等到法司奎士和戴维斯回到洞里吃点东西时，太阳在天边已经升得很高，看上去总有十点钟了。

他们才进了山洞，接着就从崖角那边来了康加、卡刚特和木匠法加斯。这时候正在上潮，小船顶风顶水没法开得了，因此三个人只好沿岸步行过来。这一次来的目的可不是掠夺东西了。

正如法司奎士预料到的，今天早上天气有了转机，所以他们出来看看天色和海上的情形。他们看出，如果这时把卡刚特号开出港湾，就要冒很大的

危险，而且不可能越过湾口外面冲击着的巨浪。他们的目的是驶进拉美尔海峡，这样就可以乘风西行，可是要这样做，先得绕过桑裘安角，那就很可能撞到岸上，或者至少冒着很大的风浪。

康加和卡刚特都是这种看法。他们停留在世纪号失事的地点，在大风里简直立足不稳，地上这时候除掉世纪号船尾的一些破片外，已经什么都没有了。他们谈论得很热烈，做着手势，指着天边，有时候一片带着白花的浪头打到角地上来，他们就退后两步。

三个人察看着湾口约有半小时，在这段时间内，法司奎士和他的同伴始终都盯着他们望。后来三人总算走了，还几次三番转身过来望望，最后他们在崖脚转折处消失，回灯塔去了。

“他们走了，”法司奎士说。“我真盼望他们在往后几天里都能回来眺望岛外的海面啊，要我付任何代价都行。”

可是约翰·戴维斯摇摇头。他十分清楚，风暴在四十八小时之内就会停止。接着海浪就会平息，虽然不会风平浪静，至少总可以容得了二桅船绕过桑裘安角。

那一天，法司奎士和约翰·戴维斯有一部分时间都花在海岸上。天气的转变愈来愈显著了。风向已经固定为北—东北的方向，一条船会毫不迟疑地扬起前帆和前桅帆驶进拉美尔海峡。

傍晚时，法司奎士和约翰·戴维斯回到洞里。吃了点饼干和咸牛肉，喝了一点白兰地酒渗的水，聊解饥渴。法司奎士正预备钻进自己的被窝，他的同伴止住他。

“在你睡觉之前，法司奎士，你听我谈一谈我的一个计策。”

“说吧，戴维斯。”

“法司奎士，你是我的救命恩人，你不赞成的事情我决计不做。我有个主意想说给你听听。你听了先想一想，然后告诉我你的想法，不要怕我生气。”

“你说给我听听吧，戴维斯。”

“天气转晴了，风暴过去了，海上不久就要平静了。我看二桅船顶迟在四十八小时之内就要起锚。”

“糟糕的是，这完全是可能的，”法司奎士回答完又做了一个手势，那意思好像说：“我们有什么办法可想呢！”

约翰·戴维斯又说下去：

“是啊，不过两天功夫，二桅船就会在湾口出现，出了口子，绕过角地，在西方消失，向拉美尔海峡驶去，从此不见，你的伙伴的仇，法司奎士，和我的船长和世纪号上船员的仇，将永远无法报复了。”

法司奎士本来垂着头，这时候抬起头来看着约翰·戴维斯，戴维斯的脸上正被将灭未灭的火照亮着。

戴维斯又说下去：

“只有一个办法可以阻止二桅船开走，至少可以拖着它一直到信报舰到来。那就是给它造成一些损害，逼着它回到湾里去。你看，我们有一尊炮，有火药，有炮弹。让我们把铁炮架上炮车，放在崖角那里，装上炮弹，等到二桅船开过时，就对准船身开炮！那船很可能沉不了，可是既然遭遇上新式的损坏，当前的航程又那么长，船上的人决不敢冒然开出去。那些狗蛋必然只好回到原来停泊的地方修理。他们还得把船上的货色卸下。这样就得一个星期，在这个时期之内，圣费号……”

约翰·戴维斯停止不说了，他抓起他同伴的手，紧紧握着。
法司奎士毫不迟疑地回答。他只有一句话：
“我们就来干！”

第十二章开出港湾

2月25日那一天上午，天边一直都笼罩在雾里，这种情形在巨大的风暴之后是时常见到的。可是风势再起时已经减弱了，从种种方面看来，天气已经转晴。

盗党决定在那一天开出去，康加已经作好一切准备，预备在下午起锚。到了那时候，太阳大约已经把它升起时凝聚的朝雾驱散了。潮水要在傍晚六点钟的时候退落，这时候正好开出爱尔高湾。二桅船约在七点钟的时分经过桑裘安角，由于这一带的黄昏很长，足可以在天黑以前绕过去。

如果不是因为有雾的话，它很可以乘着早潮就离开。事实上，船上什么杂物都清除了，货色全已上船，食粮充足，都是从世纪号上和灯塔储仓里弄来的。灯塔下面的房屋里，只剩下些家具和器皿，由于船舱已经装得满满的，所以康加不打算再把这些东西带上船。有一部分压船铁虽则已经取了出来，二桅船还是比平时吃水线深了好几寸，所以再加上重量是不妥的。

中午过了不久，康加和卡刚特正在院子内一同散步，卡刚特对康加说：

“雾就要散了，不久海上就要晴朗起来。碰到这样的雾，风总会小下去，潮水就要退得更快。”

“我想我们这一次的确应该走了，”康加回答，“而且一路上任何阻拦都没有，一直到海峡里面。”

“便是过了海峡也没有，我想，”卡刚特说。“不过夜晚很黑，康加。现在才不过是上弦月，差不多太阳一下去，月亮就跟着下去了。”

“这没有多大关系，卡刚特，在这沿岛一带，我用不着什么月亮或者星儿引路。整个北岸我都很熟悉，我想总可以在绕过新岁岛和考尔奈特角时和岸上隔开远远的，避免撞上那些礁石。”

“这样的东北风，而且又是在后面吹，明天我们该已经开出老远了，康加。”

“明天我们连圣巴苏罗摩角都会看不见了，我希望到了傍晚时候，司达登岛和我们之间已经隔开二十里了。”

“而且这样并不算快，康加，试想我们在岛上已经待得太久了。”

“你觉得不开心吗，卡刚特？”

“现在事情过去了，倒也无所谓，何况我们总算在这里发了一笔大财，而且还弄到一只船把我们和我们的财富装走。不过，他妈的，那一次摩尔号——不，我是说卡刚特号——有了一条裂缝开进湾里来，我真当作什么都完蛋了。如果不是我们有办法把裂缝修补好，那就说不定弄得要在这岛上一直耽搁下去，谁说得准？等到信报舰回来的时候，我们就只得再回到圣巴苏罗摩角去，拿我说，圣巴苏罗摩角的滋味我可尝够了！”

“是啊，”康加说，那张凶恶的脸变得迷惑起来，“而且那样的话，情形就会变得更加不利了。圣费号的船长发现灯塔里一个看守的人都没有时，就会认认真真搜索起来。他会把岛上整个清洗一下，那就说不定找到我们的巢穴，谁知道？而且，那时候，说不定还会碰到那个逃掉的灯塔人员呢。”

“这不用担心，康加。这人我们从来没有发现他的踪迹，他无衣无食，怎么能熬得过将近两个月的时间？自从卡刚特号——哈，这一次我可记得它的新名字了——自从卡刚特号在爱尔高湾下碇之后，已经快两个月，除非这个逃走的灯塔人员一直能够靠生鱼草根过活……”

“反正我们在信报舰回来之前就要离开了，”康加说，“这是最保险的

办法啊！”

“如果灯塔日志上的记载可靠的话，”卡刚特说，“它至少还要一个星期才到得了这儿。”

“一个星期内，”康加接下去说，“我们早已远远离开合恩角，安然向所罗门群岛或者新赫布里底群岛进发了。”

“是啊，康加。哦，找要上灯塔去一趟，最后把海上了望一下。如果望见有什么船的话……”

“如果有什么船，也不关我们的事情，”康加说，耸耸肩膀。“大西洋和太平洋是任凭人来往的。卡刚特号的文件全都准备好了。这方面一切必要的措施都做好了，你只管放心。倘若圣费号在拉美尔海峡口碰见它，它就要还礼，这就叫礼尚往来！”

康加对于自己的这些打算可以说是很得意。而且看上去一切情形的确是顺利之至。

这时天气已经完全晴朗起来，天边那条地平线虽则在十一二里外，却已经能清清楚楚望见。海上仍旧是波涛汹涌，可是已经看不见白花，波浪虽大，但是决计阻止不了二桅船。还有，只要二桅船一进入海峡，风浪就会平息下来，那时候它一面有陆地掩护，又趁着顺风，就跟在一条江上行驶一样。

海上只有一条三桅船，两点钟时在东面出现了一下，非常之远，如果没有一个望远镜的话，卡刚特就会连它的桅索都辨别不出来。那船正向北面开。它的目的地总不会是太平洋这边，而且不久就望不见了。

可是，一小时后，卡刚特却望见一点东西，使他很不放心，他盘算要不要问康加怎么办。

他在东北方望见一缕黑烟，不过目前还距离很远。这就是说，有一条汽船正向司达登岛或者火地岛开来。

单是这缕黑烟就使卡刚特非常不放心。

“会不会是信报舰呢，”他盘算着。

现在还不过是2月25日，可是圣费号要到3月初才会来。它会不会早点来呢？如果是的话，它在两小时之内就会经过桑裘安角，那就什么都完蛋了。当他们目前正要恢复自由的时候，难道逼得要放弃自由，回到圣巴苏罗摩角那边过那种苦难的日子吗？

那条二桅船就在灯塔的下面，卡刚特看见它悠闲地摇晃着，简直像和他开玩笑。船上什么都清除了，除掉起锚开走而外，什么事情都没有得做了。可是由于是顶风的缘故，它没法冲出正在上涨的潮水，而且在两点半钟以前，潮水决不降落。

所以在这条汽船来到之前，休想能开到海里去。如果是信报舰的话……卡刚特嘴里骂了一句。可是康加正在忙着开船前最后的准备。在事情没有弄清楚之前，他不想去打搅他，所以仍旧一个人留在灯塔上面眺望。

那船很快就驶近了，因为既是顺风，又是顺水。那位船长大约抽烟抽得很厉害，烟囱里吐出浓烟，不过烟囱遮在满张的帆篷后面，卡刚特还不能立刻望见。那船而且向右倾斜得很厉害。如果照这样的速度，它很快就会经过桑裘安角了。

卡刚特的眼睛始终没有离开望远镜，汽船逐渐驶近时，他变得更加焦急了。不久它就会只有几里远了，一部分船身也已经望得见。

卡刚特的恐惧快要达到顶点时，忽然完全消失了。

那只汽船已经挪开了一点，表明它是要驶进拉美尔海峡去，同时船上的全部帆樯也在卡刚特眼前显露出来了。

它是一条 1200 吨到 1500 百吨的汽船，因此不可能是圣费号。

跟康加和其余的人一样，卡刚特对那条信报舰也很熟悉，过去它停泊在爱尔高湾一段时期里，他就时常看见它。卡刚特知道信报舰的帆樯是二桅纵帆式，而这条拢近的汽船却有三根桅樯。

这使卡刚特大大宽心下来，他庆幸总算没有引起同伙们的无谓惊扰。他在月台上又待了一小时，留神看着那船经过司达登岛向北面驶去，可是离开岛有三四里，那就是说太远了，使它没法鸣炮报数——反正这个信号就是发出来也不会有人理睬。

三刻钟后，汽船在考尔奈特角外面消失了，足见得它的速度每小时总在十二海里以上。

卡刚特看看海上再没有别的船只，就下了灯塔。

这时潮水已经快要开始退落了。这就是他们决定二桅船开船的时间。一切准备都停当了，随时就可以扬帆。风向现在已经转为稳定的东—东南风。风从侧面吹来，只要把帆在船上扬起，就可以得到风力，卡刚特号就可以张着满帆飞也似地驶进大海。

六点钟时，康加和大部分盗党都上了船。余下的一部分人在院墙下面等着，也由小划子装上了船。划子随即升到吊柱上挂起。

潮水开始慢慢退落。二桅船在修理期间着陆的地点已经露出水面。小河的对岸，礁石已经露出顶尖。风从崖隙里吹出来，在沿岸引起一道微波，逐渐消逝掉。

开船的时间到了，康加下令准备起锚。锚链渐渐拉紧，沙沙地穿过链洞，拉到锚链垂直时，就把铁锚钩起，准备出发长途了。

接着就是整帆，二桅船借着前帆、大樯帆、斜桁帆、上樯帆和三角帆之助，船身逐渐移动，向海中驶去。

这时候正刮的东—东南风，所以卡刚特号将会很容易地绕过桑裘安角。而且，由于这一部分山崖非常陡削，绕过去时并无任何危险。

康加很知道这一点。这里的海湾他很熟悉，因此人站在舵杠旁，大胆地使二桅船多转进一个方位点，以便尽量增加船身的速度。

卡刚特号的行驶一点不稳，风小时就慢下来，风力大时，就蹶程前进。它赶过潮头，在船尾留下一条平静的水痕，这说明它的运气很好，预言这一路上都是顺利的。

六点半钟时，康加已经离开角地尽头不到一里了。在他的面前展开无边的大海。红日正在西沉，不久头上的繁星就会照耀出来。

这时候卡刚特走到康加面前。

“你看，我们总算出了海湾了！”他很得意地说。

“再过二十分钟，我就把帆索松下来，”康加回答，“把舵转向左舷来绕过桑裘安角。”

“进入海峡之后要不要转篷呢？”

“我想不必要，”康加回答他。“只要一绕过桑裘安角，我们就转篷，我希望在抵达合恩角之前都一直让风力着在左舷。天气已经转好了，我看这东风将会继续一个时候，尽管放心。反正，到了海峡里，需要转篷时就转篷，看上去风力决不会弱到要逼得我们逆风行驶的。”

正在这个时候，一个在船前值班的船员喊出来：

“当心前面！”

“什么事情？”康加问。

卡刚特跑到那人面前，弯身从网子里朝下望。

“让开！慢慢让开！”

二桅船这时候正掠过那座被海盗占据了很久的山洞。

在这儿，一部分世纪号的龙骨正被落潮卷往海里去。二桅船如果撞上，就可能引起严重的后果，时间而且非常紧迫，仅仅来得及避过那块漂浮的东西。

康加轻轻把舵向左转了一下。二桅船移动了一个方位点，顺着碎龙骨的方向驶去，那块龙骨仅仅在船底擦了一下。

这样一来就使二桅船更靠拢北岸一点，接着船身又拨正了。再过去五十码，它就过了崖角，那时候康加就要松下帆索，向北方开去了。

在这时候，一声嘶鸣冲破了空气，二桅船猛烈地震动了一下。接着是一声爆炸，声音非常之响。

在这同时，岸上升起了一阵白烟，随风吹到湾里去了。

“什么事？”康加喊。

“有人向我们开炮！”卡刚特回答。

“你来掌舵！”康加厉声发令。

他赶到船左，朝网子下望，看见船身打了一个洞，离开水面只有六寸模样。

全体船员都赶到这儿来了。

岸上来的攻击！卡刚特号正在开出去时候被炮弹打了一个洞。如果打得低一点，准会把它击沉！这真是飞来的横祸，而且想起来真是惊心。

康加和他的徒党怎么办呢？把划了放下来，大家跳上划子，赶到白烟升起的地点，捉住那些放炮的人杀掉，至少得把他们赶走。这样好不好呢？可是如果那些进攻者比自己的人数还要多呢？又有哪个说得准？所以最好的办法还是把船开出去，使炮弹射击不到，先弄清楚船身坏到什么程度。

这时候炮声又起，把船开出去显得更加急迫了。白烟在同一地点升了起来，船身重又震动了一下，被第二颗炮弹打个正中，离开第一颗炮弹打中的地方只有几寸。

“转舵向下风！向右转！”康加吼着，一面赶到船尾卡刚特那边去，卡刚特赶快执行命令。

二桅船一经转舵，立刻迎着风向，靠右舷驶起来。五分钟不到，船身已经开始离开海岸，没有一会就越出那炮预先算好的射程，再没法打到了。

以后并没有炮弹打来。沿海滩一直到角地尽头都荒凉无人。大约袭击不会再有了。

目前最急迫的事情便是检查船身损坏的情形。从内部检查是不可能的，因为那样的话，先要把货物搬开。可是有一点是不容置疑的，就是两颗炮弹都已打穿了船壳板，打进底舱去了。

他们把小划子放了下来，同时卡刚特号松下帆篷，只顺着潮水飘荡。

康加和木匠上了划子，对船身进行检查，看看损坏的部分能不能就在原来的地方修补起来。

他们发现两颗炮弹打中了二桅船，一直打穿了船壳的木板。不过还没有

击中什么要害。两个洞刚刚在铜包皮上面，不高不低恰巧在入水线那儿。再低下半寸，水就会漏进来，连船上的人都来不及堵塞。那样的话，底舱就会灌满水，卡刚特号就会在湾口沉掉。

当然，康加和其余的人都可以爬上划子逃上岸，可是这条船就会完全断送了。

总之，目前这点损坏也许没有多大关系，可是肯定地说，卡刚特号这样一来，可不能再向海里开了。只要船身稍微向左倾斜一点，海水就会灌进来。所以要把船开出去，非赶紧把这两个炮弹打穿的洞眼堵好不可。

“可是那个跟我们作对的坏蛋究竟是谁呢？”卡刚特再三地问。

“也许是那个逃掉的灯塔人员，”法加斯回答。“也可能是世纪号上逃出来的船员，被那个灯塔人员救起的。一个人没有炮哪里能发得了炮弹？炮总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啊。”

“当然，”卡刚特同意他的话。“这炮显然是那只三桅船上的。可恨的是在那些破烂东西里面，怎么没有被我们找到？”

“现在在这些事情上生气有什么用？”康加简短地打断他们。“我们得赶快把船修好。”

的确，他们眼前最最急迫的事情便是进行必要的修理。如果绝对必要的话，还可以开往海峡右面的地爱果角那边去。那样一个钟点就够了。可是在地爱果角那边，二桅船就会完全遭到海风的袭击，而且沿岸一直到赛弗拉尔角都没有一处避风的地方。只要天气一变，这船就要在礁石上撞得粉碎。康加因此决定趁着傍晚回爱尔高湾去，在那边可以放心大胆地进行修理，而且尽量地赶快。

可是这时潮水已经退落，二桅船逆着潮水无法行驶。现在只有等潮水回来，那就要等到夜里三点钟才开得了。

可是卡刚特号这时候在浪头里已经簸动得很厉害，随着海浪，很可能把它一直冲到赛弗拉尔角那边，那样船身就很有进水的危险。便在目前，船身大大簸动一次，就能听见海水从两个洞里灌进船舱的声音。康加弄得没有办法可想，只好在离地爱果角好几百码的距离下锚。

这种处境令人非常心焦。夜色已经来到，不久就会是一片漆黑。幸亏康加对这一带水面非常熟悉，才不致使二桅船撞上横阻在海岸外的那些礁石。

终于，约在十点钟的时候，潮水进来了。他们把锚起到船上，没有到半夜，卡刚特号经过不少次严重的危险，又回到爱尔高湾那条小河里原来停泊的地点了。

第十三章三天

康加、卡刚特和其余的海盗都恼怒得不成样子，这完全是可以想象得到的。

在他们正要真正离开岛上的时候，最后忽然来了一个难关，把他们搁下来！再过上四五天，也许还要少些，信报舰可能就在爱尔高湾口外出现了！

如果船身报坏不是这样严重的话，康加一定会毫不迟疑另外找一处地方停泊。比如说，他可能在圣剑恩角那边港里暂避，这座港坐落在岛的北岸，深入陆地，就在圣剑恩角的外面。可是按照船身目前的损坏程度，把船开往圣剑恩角去简直是发疯。那船还没有到达角地外面，就会沉入海底了。由于路程遥远，它非得逆风行驶不可，这样左颠右簸，不久舱里就会灌满了水。顶少，那些货色一定会毁掉，弄得不可收拾。

的确，除掉回到小河里来，别无办法，康加为形势所逼，也只得这样做了。

这天夜里，船上的人简直没有怎样睡觉。那些人全守在船上，时时刻刻都在留神。哪个说得准不会有新的攻击来呢？哪个敢说最近岛上什么地方有什么武装登陆，而且人数比康加的徒党强大得多呢？而且司达登岛上有海盗踪迹的消息，可能终于传到布宜诺斯艾利斯，阿根廷正打算派人来清剿。哪个能说得准呢？

康加和卡刚特坐在船尾，讨论着这些事情，或者说，是卡刚特谈着，因为康加正在出神，至多简单地回答一下。

卡刚特先认为岛上可能来了一群兵士，要追捕康加和他的徒党。可是这种袭击的方式简直不像正规军队的行径。他们会公然进攻，如果来不及的话，也会派几条船在湾口截着二桅船，或者强行上船，或者使它没法继续开驶，这样将它俘获。总之，他们用不着在一次交锋之后，躲了起来，像这些无名的攻击者那样做法，这说明他们的人数并不多，因此做得很谨慎。

这样一想，卡刚特就放弃这种假设，又回到法加斯原来的猜想上去。

“对了。那些人放炮的唯一目的就在阻止二桅船离开岛上。如果他们不止一个人的话，那就是说世纪号上的船员有些还活着。他们一定碰见了那个灯塔看守员，灯塔看守员一定会告诉他们，说信报舰不久就会开到这里。那炮一定是他们从漂弃物中捡来的。”

“信报舰还没有到呢！”康加说，声音含着怒气。“在它回来之前，我们的二桅船早已去远了。”

现在只是时间问题。要几天才能将新损坏的部分修理好呢？

一夜平安无事。第二天，船员都动手修理起来。

第一件事是把货色从底舱左边搬开。他们足足花了半天功夫才把这些货色搬到甲板上面。不过并不需要把货色搬上岸，也用不着把二桅船拖到沙滩上来。那些弹洞恰巧在入水线上面一点，因此把小划子靠在船侧就可以动手堵塞起来，这样并没有多大困难。主要的问题是肋架有没有被炮弹击断。

康加和木匠下船舱去检视了一下，发现两颗炮弹都只打中了船板，打穿的地方都是一样高。货色一搬开，炮弹就被他们找到了。船骨只被炮弹擦了一下，并没有受伤。两个弹洞离开有三尺远，洞口很光滑，就像用锯子锯出来的一样。两个洞可以用拴塞牢牢封好，再用几根木头塞在船骨中间顶着，上面再加一层铜皮。

总之一句话，损坏并不严重。船身仍旧是完好无恙，很快就可以修好。

“几时呢？”康加问。

“我预备现在就把里面的横木做好，今天傍晚装上去，”法加斯回答。

“拴塞呢？”

“明天早上做，晚上装。”

“那样我们就可以在第二天晚上把货色搬回去，后来早上起锚，是吗？”

“一点不错。”木匠满有把握地说。

这就是说，所有的修理只要 60 小时就够了，因此卡刚特号顶多耽搁不到三天。

卡刚特接着问康加要不要上桑裘安角那边去一趟，早上或者下午。

“看看那边是什么情形。”他说了一句。

“有什么用处？”康加回答。“我们又弄不清楚要对付的是哪一种人。要去就得一群人，十个或者十二个，那就只能留下两三个人看船。我们不在的时候，万一会发生什么事情呢，谁知道？”

“的确，”卡刚特同意他的话，“而且，去了又有什么好处？那些向我们开炮的人由他们死活去！唯一的事情是离开岛上，而且愈快愈好。”

“后天中午不到，我们就开到大海里了。康加满怀信心地说。如果康加和卡刚特上桑裘安角去，他们一定找不到法司奎士和约翰·戴维斯的踪迹。

在前一天的下午，约翰·戴维斯那个计策把两个人一直忙到傍晚。他们选择了崖角作为安放铁炮的地点。在这个转角上，满地铺的乱石，安放炮车很是便当。可是把炮抬到那边却非常困难。两个人先要沿着沙滩把炮拖过来，然后再拖过一处嶙峋的地面，可以说，简直拖不动。他们逼到只好用铁棍把炮扛了起来，这样就花了很多时间和气力。

快到六点钟的时候，他们才算把铁炮装上炮车，把部位校准，正对着湾口。

约翰·戴维斯接着装上炮弹，抓上一大把火药用一块海草塞了进去，下面再上好药线，到时候只要擦一根火柴就行了。

约翰·戴维斯向法司奎士说：

“我曾经想过应当怎样打法。我们并不想把二桅船击沉。那样的话，那些狗蛋就会全部逃上岸来，我们可能遭到他们的毒手。我们主要的目的是逼得二桅船回到原来停泊的地方，在那边待上一个时候修理。”

“当然，”法司奎士说，“不过炮弹打穿了一个洞，一个早晨也就修补好了。”

“不然，”约翰·戴维斯回答他，“因为他们非得把货色搬掉不可。我算一算这样至少要两天功夫，那时已经是 2 月 28 日了。”

“倘若信报舰还要等一个星期才来呢？”法司奎士反问他。“所以与其对准船身，还不如对准桅樯呢，你看好不好？”

“哎，当然了，法司奎士，如果二桅船的前桅或者主桅坏了——我看他们有什么办法修理得了——它就会拖上一个很长的时间。可是打中桅樯要比打中船身难得多，而我们的炮却是非命中不可。”

“是啊，”法司奎士回答，“而且如果那班魔鬼要等到傍晚时候才离开的话——这样很有可能，那就很不容易看得清楚了。你怎么想就怎么做罢，戴维斯。”

一切都准备好了，法司奎士和戴维斯没有别的事情，只有等待，两人守在铁炮旁边，只等二桅船经过他们面前时就对准它开炮。

炮击的结果，以及卡刚特号回到原来停泊地点的经过，上面都已交代了。约翰·戴维斯和法司奎士一直等到看见二桅船开回湾里来，方才离开原来的地点。

现在为了慎重起见，他们必须在岛上别处找一个躲避的地方了。

法司奎士指出，康加和他的徒党可能第二天上桑裘安角来，企图把他们捉到。

两人立刻决定对付的办法，那就是丢下现在住的小山洞，另在一二里外找一处地方藏身，从这里可以望见从北面开来的船只。拉法雅船长那时就会派出一条小船把他们接上船，岛上那时候是什么情形，他就会知道。至于当时的情形究竟是怎样，那就要看二桅船是否还留在小河里面，抑是开了出去而定了。

“但愿能够这样就好了！”约翰·戴维斯和法司奎士把这句话讲了又讲。

两个人在半夜出发，随身携带着粮食、武器和子弹。他们沿着海岸走了约有六里路，绕着圣剑恩角的港湾。经过一番搜寻之后，两人终于在这座小港湾的对面找到一处洞穴。在信报舰到达或者二桅船离开之前，这个地方总勉强可以栖身了。

那一天整整的一天，法司奎士和约翰·戴维斯都在严密提防着。只要潮水一直在上涨，他们知道二桅船是开不出去的，所以并不怎样烦心。可是一到落潮开始时，两个人就害怕起来，担心这一夜过来，船身已经修理好了。只要船开得了，康加决不会多耽搁一小时。约翰·戴维斯和法司奎士巴不得圣费号赶快到达，康加呢，倒是深怕它开来，这是毫无疑问的。

两个人一面心焦，一面还密切注意海岸那边，可是不论康加或者他的徒党都没有出现。

上面已经说过，康加决定不去搜索。这种搜索可能毫无结果，徒然浪费时间。赶快把船修理好，一点儿不耽搁——这是上策，因此他就这样做。正如木匠法加斯答应下来的，横木在下午就安进船骨，拴塞在第二天就可以做好安上了。

就因为这个缘故，法司奎士和约翰·戴维斯在3月1日这一天，一点没有受到惊扰。可是这一天对于他们好像长得没有完似的。

傍晚时分，两人留心等着二桅船开出来，后来断定它还在原来停泊地点没有动，就在洞里躺下来睡觉了。这一觉真是休息，因为他们已经累够了。

第二天，两个人天一亮就起身。

他们第一件事情就是望望海面。

眼前一条船都望不见。圣费号的影子也没有，天边连一点白烟也望不见。

二桅船会不会趁早潮出口呢？这时潮水正开始退落。如果它会趁早潮离开的话，一小时后就会绕过桑裘安角来了。

要不要还照前天那样如法炮制一下呢？约翰·戴维斯认为大可不必了。康加这一次早有防备。他会把船开得老远的，那样炮就打不到了。

约翰·戴维斯和法司奎士一直等到潮水退完，在这段时间中，两人的焦急和不安是可以想象得到的。终于，约在七点钟时，又开始上潮了。这一来，康加便要等到下一天晚上退潮时才能离开了。

天气很好，是平稳的东北风。海上一点看不出最近风暴的痕迹。一块块白云在天上高高浮行着，阳光不时从云块中间照出来。

在法司奎士和约翰·戴维斯看来，今天好像又是冗长的一天似的！和昨

天一样，他们并不担心什么。那些海盗还没有开出小河。看上去，他们里面任何一个都不会跑出去很远，不论在早晨或者午后。

“这说明那些狗蛋正在一心一意修船呢，”法司奎士说了一句。

“对了，他们在赶修，”约翰·戴维斯回答。“那两个洞不久就会堵起来。这以后就没有任何方法拖得住他们了。”

“也许今天傍晚就要走了，虽则今天退潮的时间可能很迟，”法司奎士继续说。“他们对港湾的情形的确很熟悉，用不着灯光照路。昨天夜里就是这样进来的。如果他们今天夜里出去，二桅船就会把他们装走了。唉！”他失望地最后加上一句：“你没有把船上的桅墙轰掉，真是可惜得很！”

“不谈了，法司奎士，”戴维斯回答；“我们已经尽了力量了。其余的只好听天由命了！”

“老天会帮我们的！”法司奎士咕噜了一句，忽然间好像下了一个极大决心似的。

约翰·戴维斯仍旧一心在转着念头，法司奎士在沙滩上来回走着，眼睛一直盯着北面望。天边什么都望不见——什么都没有。

忽然他停下来。他回到法司奎士面前说：

“法司奎士，我们去看看他们在那边干些什么，你看怎样？”

“你指上港湾那边去？”

“对了，那样我们就会知道二桅船修理好没有，它预备不预备开走。”

“这对我们有什么用处？”

“晓得一点总是好的，法司奎士，”约翰·戴维斯愤然说。“我简直急得要发疯，再也忍耐不下去了。这样真受不了！”

说老实话，这位世纪号的大副的确按捺不住了。

“法司奎士，”他继续说，“这儿上灯塔有多少路？”

“如果你爬过山笔直向港湾中部走去，顶多三里。”

“好的，我就去，法司奎士。我在四点钟光景动身——在六点钟之前到达，尽量爬得近一点。那时候天色还早，可能不会有人看见我，至于我自己——我会当心的！”

要劝约翰·戴维斯不去，那简直是白费，所以法司奎士并不拦他。

“你待在这里。你留意着海上。我傍晚的时候就回来，我一个人去……”

“我跟你一齐去，戴维斯。到灯塔那边去散一回步，在我倒也无所谓。”

两个人商议好还是一同去。

离出发之前，还有几个钟点，在这时间内，法司奎士丢下他的同伴孤零零在海边上，自己回到原来藏身的山洞里去，偷偷摸摸做些勾当。有一次戴维斯发现他小心地在石壁上磨一把小刀，另外一次看见他把衬衫撕成一条一条的，又用来编成一根松松的绳子。

戴维斯问什么问题，法司奎士的回答都是闪烁其辞，答应在晚间再详细告诉他。约翰·戴维斯也不再逼他。

四点钟时，两人吃了些饼干和一点咸牛肉，就带着手枪出发了。

两人碰见一条狭窄的山岬，因此上山走得很容易，没有费多大气力就上了山顶。

在他们面前，展开了一片广阔而荒芜的平原，除掉几丛伏牛花之外，什么都不生。一眼望去，连一棵树也没有。零零落落的海鸟结成一小群一小群向南方飞去，一面飞，一面发出刺耳的嘶鸣。

从这儿可以看出怎样上爱尔高湾去。

“那儿，”法司奎士说，手那么一指，随着他手指的方向，就看见两里外耸起的灯塔。

“开步走！”约翰·戴维斯回答。

两个人都走得很快。他们要在快到达小河时才需要提防，现在大可放心。

走了半个多钟点之后，两人停了一下，都走得气喘吁吁，可是并不感到疲乏。

现在还剩下半里路。眼前可得当心了，怕万一康加或者盗党之一会在灯塔上面了望。这样的距离，从灯塔上是看见他们的。

空气非常清彻，连灯塔上的月台都看得见。这时灯塔上并没有人，可是卡刚特或者其他的人可能守在了望室里，室内有按着罗盘方位开的四面小窗子，从窗子里可以望得见广阔的岛面。

这儿到处都铺的乱石，约翰·戴维斯和法司奎士就在乱石中间爬着前进。他们沿着一块块石头爬过去，有时候也在一段没有掩护的地面上爬行着。

两人到达环绕小河的最后一排山岭时，已经是六点钟了。从这里，他们带着焦急的目光向下看。

除非有个海盗碰巧跑上山来，决不会有人看见他们。便是从灯塔顶上也不会望见，因为有石头掩蔽。

二桅船还在那里，在河里荡着，桅樯和帆桁全看得清楚，索具全收拾得整整齐齐。船员都在忙着把修理期间移到岸上来的货色搬回舱内。小划子拖在船后，而没有系在船左，这说明修理已经完毕，被炮弹打穿的两个洞眼已经堵塞好了。

“他们要走了！”约翰·戴维斯脱口而出，依他的本意简直要怒骂出来，可是硬把怒气压着。

“也许他们打算在上潮之前开船呢，那就是两三个钟点的事了。”

“而我们却是毫无办法可想——毫无办法！”约翰·戴维斯又说。

木匠法加斯说话的确算数。事情做得又快又好。现在已经看不出任何破坏的痕迹了。两天的时间已经足够了。只要把货色搬回底舱，把舱门盖上，卡刚特号差不多就可以重新出发了。

可是时间很快过去，太阳落下去，消失了，黑夜来临，二桅船上仍然毫无动静，看不出它就要开往海里去。法司奎士和约翰·戴维斯从他们藏身的地点倾听着下面海湾里传来的各种声音，欢笑声、叫喊声、咒骂声和沉重货物在甲板上拖着的摩擦声。十点钟时，他们清清楚楚听见一块舱板呼的关上。然后一切寂然。

约翰·戴维斯和法司奎士心惊胆战地等待着。毫无疑问，船上一切都已收拾完毕，就要开船了。可是不然，二桅船仍旧在小河里轻轻摆动着，铁锚仍旧在水里，帆篷仍旧卷起，并没有打开。

又过了一小时。这位世纪号上的大副紧抓着法司奎士的手。

“上潮了，”他说。“你看潮水。”

“他们走不了！”

“今天走不了。可是明天呢？”

“明天也走不了，永远也走不了！”法司奎士坚决地说。“来！”他又加上一句，自己从潜匿的地方走了出来。

戴维斯弄得莫明其妙，也跟着法司奎士出来，看见他小心翼翼地 toward 灯塔

走去。一会儿功夫，他们已经走到那个作为灯塔基地的小山坡下面。法司奎士在这里找了一下，接着把一块石头搬开，并不用什么气力就把石头转了过来。

“你爬进去，”他向戴维斯说，指着石头下面，“这里有个藏身的地方，是我看守灯塔时无意中发现的。当时我就肯定有一天会用得着它。这说不上什么山洞，只是一个洞穴，我们两个人都不大，容纳得下。可是尽管有人在我们面前走过一千次，也不会想到这里有人。”

戴维斯立刻就遵着他的指示爬进小洞，法司奎士随即跟了进去。两个人紧紧挤在一处，简直动都动不了，就这样脸对着脸小声小气讲起来。

“我有这样一个打算，”法司奎士说。“你得在这儿等我。”

“等你？”戴维斯跟着说了一句。

“对了，我要到船上去。”

“到船上去？”戴维斯惊异地又说了一句。

“我下了决心，决计不让这些狗蛋开走！”法司奎士毅然说。

他从自己领港衫里拿出两个包包和一把小刀。

“我用我们的火药和一块衬衫布做了这个药弹。另外用一块衬衫和余下的火药做了一根慢燃的药线，就是这个。我预备把这些缠在头上，泅到船上去，从后舵爬上船，再用小刀在后舵和尾柱之间开一个洞，把药弹塞进去，然后点上药线，自己就回来。这就是我的计策，我已经下了决心非做到不可，不怕任何危险！”

“真了不起！”约翰·戴维斯高兴得叫起来。“可是我决不容许你一个人去冒这么大的危险。我跟你去。”“你去有什么用？”法司奎士回答。“一个人反而容易做些，而且这件事情一个人做已经足够了。”

戴维斯说个再三，法司奎士还是不听。他的主意已定，休想他改变分毫。这个计策是他想出来的，因此决心一个人去执行。戴维斯无可奈何，只得让步。

等到天色完全黑下来时，法司奎士把身上衣服完全脱掉，爬出石洞，沿着小山坡走下去。到了水边，他就跳下水，使劲向二桅船泅去。二桅船离岸约有六百尺远，在水里轻轻摇荡。

他泅得愈近，船身就愈加变得漆黑，愈加可怕。船上一点没有动静。可是有一个人在那里巡逻。不久，法司奎士在水里就清楚望见那个人的身影。那人坐在船首上甲板上，两只腿挂在水上，嘴里吹着一只航海歌曲，在夜静的水上，歌声传来非常清晰。

法司奎士绕了一个大弯，向船尾游近来，人游进黑暗的船影里时就不见了。船舵在他头上弯了出来。他双手攥着粘滑的舵柄，使出一身神力总算攀缘上去，将身子搭着舵上的铁边。

他总算将两腿跨在舵上，用两只膝盖夹着舵，就像骑士夹着跨下的坐骑一样。他的两只手这时空了出来，就把缠在头上的口袋打开，用牙齿咬着，把里面东西取出。

小刀开始挖起来。船舵十字木和尾柱之间的洞眼逐渐加大加深。一小时过去，刀锋把洞眼戳穿了。这时洞眼已经相当的大，法司奎士把准备好的药弹塞了进去，再按上慢燃的药线，然后在口袋底下去摸火绒盒。

不先不后就在这时候，他疲倦的腿松了一下劲，他觉得身子滑了下去，这一滑等于前功尽弃。如果火绒盒打湿了，就没办法点得了火。他不知不觉

地移动了一下，以维持身体的平衡，口袋晃了一晃，就在这时，那把被他放回口袋里去的小刀从里面滑了出来，卜的一声落在水里。

那个巡逻的人歌声突然停止了。法司奎士听见他从上甲板上来。沿甲板走过来，上了船尾舱。法司奎士看见那人的影子映在水上。

那人弯腰就着船尾栏干朝下看，显然是想弄明白那引起他注意的声音从哪里来的。有好半天他都站在那里，在这个时间内法司奎士两条腿都僵了，手指紧紧搭着那块粘滑的舵柄，觉得力气渐渐不济。

最后那个盗党看见一点动静都没有，放下心来，重又回到船头那边，吹起口哨来。

法司奎士从口袋里取出火绒盒，小心地把火石敲了一下。几点火星闪了一下。火药线着了火，开始暗暗地燃烧起来。

法司奎士赶快从舵柄上滑下去，重又到了水里，张开两臂奋力地向岸上泅去，一点声音没有。

约翰·戴维斯躲在洞里，简直觉得时间没有完似的。半小时过去了，三刻钟过去了，一小时过去了。戴维斯再也忍耐不住，从洞里爬出来，焦急地望着港湾那边。

法司奎士怎么样了？他难道失败了吗？

忽然间山鸣谷应，一声深沉的爆炸声打破了黑夜的沉寂。立刻起了一阵杂沓的脚步声和叫喊声，震耳欲聋。几分钟后，一个浑身泥浆的人跑过来，把戴维斯向后一推，和他一同钻进石洞里，随即将洞口的石头拉上。

紧接在后面追来一群人，叫喊着过去。沉重的鞋声，在石头上踩得非常之响，可是仍旧掩盖不下他们的喊声。

“快上去！”一个人叫。“我们找到他了！”

“我清清楚楚看见他的，”另一个说。“就是他一个。”

“他不过在前面一百码。”

“这个畜生！我们一定要捉住他！”

声音小了下來，慢慢听不见了。

“你得手了吗？”戴维斯悄声问。

“得手了。”法司奎士说。

“你想会达到目的吗？”

“希望如此。”法司奎士回答。

黎明时，一阵叮叮铛铛的锤声把一切疑云都驱散了。船上的人既然这样忙着，那就是说二桅船一定受了严重的破坏，证明法司奎士的计策已经成功了。可是究竟破坏到什么程度，两个人谁也没法知道。

“我希望破坏得非常厉害，使他们在湾里再耽搁一个月！”戴维斯说。他完全忘记，如果那样的话，他和他的同伴就会饿死在这座藏身的小洞里了。

“嘘！”法司奎士悄声说，一把抓着他的手。

有人走近來，这一次可没有讲话。

两人只听见來人的脚步声在地上响着。

那一天整整一个早晨，法司奎士和戴维斯都听见这样的脚步声在前后左右走动。一小队一小队的人走过去，全都恨不得把那个神出鬼没的袭击者捉着。可是时间一久，追捕的劲头好像也松弛下来。这时候已经有大半天没有任何脚步声打破四周的寂静了。约在中午的时候，有三四个人在离开法司奎士和戴维斯匍匐的小洞外面两三步的地方停止下来。

“的确找不到他！”里面一个人说，就在那块遮着洞口的石头上坐下。

“还是不要找了，”另一个说。“别的人都已上船了。”

“我们也上船吧。反正，那个坏蛋并没有击中要害，所以还是上船吧。”
法司奎士和戴维斯在暗中同时都吃了一惊，更加凝神听下去。

“是啊，”第四个声音说。“你知道，他是想把舵炸掉。”

“这是船的命根儿，怎么样啦？”

“那可要我们的好看了！”

“幸亏他的药弹是向船的两侧面炸出去的。唯一的损害是在船壳上炸了一个洞，另外掀掉一只铁钉。至于船舵，连烧焦都没有烧焦。”

“今天什么都可以修好了，”第一个说话的人说。“今天傍晚，在涨潮之前，孩子们，我们就‘起锚’！这以后那个穷鬼死活由他去好了，我看是饿死算数！”

“我说，罗比滋，你歇够了没有？”一个粗暴的声音凶恶地插进来。“这样胡说八道些什么？我们回去！”

“回去！”其他三个人一同说，都起身走了。

法司奎士和戴维斯在他们潜伏的石洞里面面相觑，一句话说不出来，完全被刚才听到的一番话弄呆了。法司奎士眼睛含着两颗眼泪，从睫毛里滚了下来。这个莽水手已经失望到极顶，也不想再掩饰了。

他英勇袭击的结果就落得这样。多耽搁了二桅船十二小时——对于这群海盗的打击就是这样。今天傍晚，一切损坏修好，二桅船就会向大洋开去，在天边永远消失了。

海边传来的锤声，证明康加正在疯狂地把卡刚特号恢复原状。最使法司奎士和戴维斯失望的，五点钟过后不久，锤声突然停止了。他们知道那最后的锤声表示修理已经完成了。

几分钟后，锚链通过链孔的磨擦声证明了他们猜想得对。康加正在起锚。开船的时候到了。

落日正碰上拦阻在西面一带的山岭。一年中在这季节，快到秋分的时候，还要等一小时太阳才会沉下去。

在东面，二桅船仍旧停泊在小河里。表面一点看不出它最近受到的损坏。船上一切都井井有条。那根锚链，正如法司奎士设想的那样，还笔直地垂在那里，这说明只要最后把链子一拉，就可以把锚挂上钩了。法司奎士忘掉一切小心，身子已经一半伸出洞外。戴维斯在他后面也从他肩头往外张望。两个人都激动到了极顶，都屏着气眺望着。大部分海盗已经上船。可是有几个还留在岸上。这里面，法司奎士清楚认出有一个是康加，和卡刚特正在灯塔院子里面来回走着。五分钟后，两个人分开手，卡刚特向灯塔附属房屋的门走去。

“当心，”法司奎士低声说。“他大约是要上灯塔去。”

两个人又匆匆到石洞里去。卡刚特正预备最后上灯塔去一次。二桅船即刻就要开出了。他要把海面再了望一下，看看岛外有没有船只。

今天夜里海上一定很平静，傍晚时风息了下来，预计天亮时天气一定放晴。

卡刚特走上月台时，约翰·戴维斯和法司奎士看得他清清楚楚。他在月台上走了一圈，把望远镜朝各方面都了望了一下。

忽然从他嘴里发出一声惊呼。康加和余下的人正在仰头看他。卡刚特的

声音叫得谁都听得见：

“信报舰！信报舰！”

第十四章 圣费号

当时的纷乱是无法形容的。

那一声“信报舰！信报舰！”对于那伙亡命之徒，就像晴天的霹雳，就像死刑的判决。圣费号的来到等于法律制裁的来到，等于惩罚的来到。这班人犯下的累累罪恶再没法逃脱了。

可是卡刚特说不定会弄错呢？那艘来到的战舰就一定是阿根廷海军的信报舰吗？它难道真的向爱尔高湾开来吗？说不定它只是上拉美尔海峡去，或者向赛弗拉尔角去，预备经过岛的南面的，会不会呢？

康加一听见卡刚特喊，就赶快跑上小山坡，三脚两步上了灯塔楼梯，五分钟内就到了月台上面。

“船在哪儿？”他问。

“那儿，北—东北方。”

“还有多远？”

“十里左右。”

“那末它在天黑以前到不了湾里了。”

“到不了。”

康加已经把望远镜抢到手里。他把来船仔仔细细打量着，一句话不说。

来船毫无疑问是一条汽船，可以望得见它的烟囱里喷出浓厚的黑烟。

而且这条船的确就是那条信报舰，在这一点上，康加和卡刚特都没有疑惑。在建筑进行期中，他们都曾看见这条阿根廷兵舰在这边岛上往返多少次了。

还有，这船正笔直地向这边港湾开来。如果船长的意思是打算开进拉美尔海峡的话，他就会稍微偏西一点开，如果是预备经过赛弗拉尔角的话，就会稍微偏南一点。

“是的，”康加终于开口了，“的确就是那条信报舰。”

“他妈的真倒霉，把我们一直耽搁到现在！”卡刚特叫出来。“如果不是这班混蛋两次捣乱，我们这时早就在太平洋上了！”

“有什么说的！”康加回答他。“我们得想个办法。”

“想什么办法？”

“开出海去。”

“几时？”

“立刻。”

“可是我们开出去没有多远，信报舰就会经过港湾了。”

“是啊，可是它会停在港湾外面。”

“为什么？”

“因为它找不到灯光，决不敢在黑夜里开到小河里来。”

康加提出的这一项理由很有道理，法司奎士和约翰·戴维斯也已想到了。目前月台上的人还会看见他们，所以他们决不会走出来。可是在他们狭窄的藏身窟里，他们交谈的也恰恰就是海盗首领所想到的这件事。

这时太阳已快落下去，灯塔早该放光了。拉法雅船长望不见灯塔的灯光，尽管司达登岛已经在望，会不会仍旧迟疑不决，不敢开近呢？他没法弄清楚灯塔不亮的原因，就会在口外渡过这一夜。诚然，他已经有十一二次开进爱尔高湾来过，可是总是在白天进来。现在没有灯光照路，决计不敢冒然驶进黑暗的港湾。不但如此，既然灯塔人员没有看守着灯塔，他一定会疑心到岛

上已经出了什么大事情了。

“可是如果舰长没有望见陆地，”法司奎士又指出说，“如果他一直向前开过来，指望随时都可以看见灯光，那样他不是就会遭到世纪号同样的下场吗？他不是也要撞在桑裘安角的礁石上吗？”

约翰·戴维斯没法回答，只好耸一耸肩膀，就算了。法司奎士讲的非常对，这种万一的事情是可能发生的。当然，眼前并没刮大风，因此圣费号的处境和世纪号并不相同。可是虽说如此，乱子还是会闯的。

“我们跑到海边上去，”法司奎士继续说。“我们两个钟点之内就可以跑到角地尽头。也许还来得及点起一个火，告诉他们这边有陆地。”

“不行，”戴维斯回答。“太迟了。信报舰不到一小时就会开到口子外面。”

“那么我们怎么办呢？”

“等等！”约翰·戴维斯回他。

六点钟已经过了，夜色开始笼罩着海岸。

这时候，卡刚特号上那些人正在赶紧准备离开。康加打算不顾一切把船开出去。他心里焦急如焚，决定立刻离开停泊的地点。如果等到早潮再开出去，那就难免碰上信报舰。

拉法雅舰长如果看见二桅船开出，决不会放它过去。他就会命令停船，而且查问船长。肯定地说，他要弄明白灯塔不亮的原因。卡刚特号既然从岛上开来，当然有嫌疑。等到二桅船停下来，拉法雅舰长就会上船，命人把康加叫来，把船员一一察看过，那时候单单这班人的外表就可以使他疑心这些人不是善类。他会把二桅船拘留在小河里，等他把事情查个明白再说。

接下来就糟了，圣费号舰长不见了三个灯塔看守员，一定认为三个人是受到攻击，被人杀害了。这条船上的人既然打算逃走，会不会就是他们干的呢？他当然会这样想。

不但如此，这里面还会生出其他的周折。

既然康加和他的徒党能够望见圣费号到达岛外，那些在卡刚特号正要开出去时两次攻击它的人，是不是也会望见呢？这不但可能，而且肯定会如此。这些暗藏的敌人当会留意信报舰的每一个行动，当会到小河边来迎接舰上的人。如果碰巧那第三个灯塔看守员就在里面——这样设想很有理由——康加和他的徒党就休想逃出法网了。

康加已经预见到这一切的可能性和它的后果，所以他得到的唯一结论就是立刻把船开走。这时刮的北风正对他有利，所以可以把所有的帆篷都张起来，连夜开到大海里去。卡刚特号只要能开到大海里，那就海阔天空任它遨游了。信报舰由于没有找到灯光，同时又不愿在黑夜里离岸太近，这时候可能离开司达登岛还有好一段路呢。

康加尽力催促开船。

约翰·戴维斯和法司奎士也已猜到海盗的企图，总想用什么法子阻止他们，及至发觉自己丝毫无能为力时，便非常懊丧。

七点半光景，卡刚特命令留在岸上的几个人也上了船。船员都已齐备，当即把小划子吊上来，康加下令起锚。

绞盘开始把锚链绞起来，戴维斯和法司奎士只听见绞盘上棘齿有节奏的声响。

五分钟不到，铁锚已经吊上锚架钩好。二桅船立刻开动起来。这时风已

经小了下来，所以船上把所有上帆下帆全都张了起来，不放过一丝风。它缓缓开出小河，保持在港湾中央，这样风力可以大些。

可是过了一会，航行变得困难起来。潮水这时差不多已经退尽，二桅船没法凭借潮水前进，处在这种情形之下，加上风向几乎完全是从侧面吹来，这船简直前进不了多少。再等两个钟点后，就要开始上潮，那时候它不但没法前进，可能还要后退。它至少在夜半以前不会离开桑裘安角。

可是这没有多大关系。只要圣费号没有开进港湾，康加就不至于和它迎头碰上，能够等到下一次退潮，在天亮时就一定可以开出海去。

船上的人想尽了一切方法企图使卡刚特号前进，可是这样在水里漂着，却碰到另一种危险，使他们毫无办法可想。船身被风吹着逐渐向爱尔高湾南岸移过去。这一面海岸康加不大熟悉，可是他却知道很危险，密密札札都是礁石。这种情形发生有一小时之后，他觉得离南岸已经很近，为了小心起见，还是转一下篷把船开出去一点的好。

不过风力非常之小，愈到夜深就愈加小下来，这时候转篷可不是怎么容易。

可是这事非常急迫。他们把舵柄推下，把后帆扯紧，前帆松下来。可是由于缺乏推动的力量，二桅船仍旧转不过头来，继续向南岸漂去。

康加十分明白情形的危急。现在只剩下一个办法，他就采用了。他们把小划子放到水里，六个人带着锚索跳下划子，使劲地拉，总算把二桅船拉转过来，靠右舷行驶了。一刻钟后，它恢复了原来的航路，总算不怕被水流冲到南面那些礁石上去了。

可是现在已经连个风丝都没有了，帆篷都垂了下来，拍着樯桅。小划子要想把大船拖到湾口，那简直是白费气力。它能够做到的顶多只能抵抗进来的潮水，因为这时候已经开始上潮了。若说要逆潮前进，那简直是梦想。这里离开小河还不到两里，康加难道逼得要在哪里下锚吗？

自从二桅船开出去以后，约翰·戴维斯和法司奎士就从洞里爬了出来，跑到海边探望二桅船的行动。等到风完全息了下来，两人知道康加除掉停船等待退潮外，别无他法。可是虽说如此，在天亮以前，他还是来得及开出湾口，还有可能人不知鬼不觉地溜走。

“不！他们逃不掉了！”法司奎士突然叫出来。

“怎样逃不掉了？”约翰·戴维斯问。

“你来！你来！”

说了这话，法司奎士就拖着他的同伴迅速向灯塔那边跑去。

他算准圣费号一定已经开到岛外，也许离得很近，因为海上并没有风浪，这样并没有多大危险。敢说拉法雅舰长因为找不到灯光一定非常惊异，会在岛外缓下速度等待太阳出来。

康加也是这样想，可是他仍旧认为自己十分有把握逃出信报舰的追捕。只要潮水重新向海里退落，卡刚特号就立刻开船，也不需要什么风力，不到一小时的功夫，就会开进大海。

到了大海里，康加就不再向前开出去。便是在最平静的夜里，海上也不是完全没有一丝风的，只要来一阵微风，就足够使他凭借潮水的力量向南方逃去，安稳无忧地沿南岸开驶，便在这样一个漆黑的夜里也不怕。只要绕过了赛弗拉尔角，顶多七八里光景，二桅船就可以有沿岸一带的悬崖掩蔽，再也不用担心什么事情了。这里唯一要提防的是信报舰刚好停在口外，没有绕到

桑裘安角那面去，那样的话，就很有可能被圣费号的了望人员看见。那位拉法雅船长如果看见卡刚特号开出港湾，准会将它拦住，查问船上为头的人灯塔不亮的神秘原因。这是一条汽船，二桅船如果想逃走，准会被它追上。决来不及躲到南岸一带山崖后面去。

这时已经过了九点。康加为了抵抗潮水，只好下锚，一面等待落潮的时间到来。可是这还要捱过六小时光景。在夜里三点钟以前，潮水都不会帮他的忙。因此二桅船只得在那里和潮水抵抗着，船尾掉转来向着大海。小划子已经吊上船来，康加这样做是预备时间一到，立刻就开船，一分钟也不拖延。

突然船上的人同时发出一声惊呼，几乎港湾四周都能听见。

一道强烈的光线划破了黑暗。灯塔上的灯光雪亮地照出来，把岛外的海面整个照着了。

“哎呀，那些坏蛋！他们又来了！”卡刚特叫。

“上岸去！”康加吼着。

的确，要解除眼前这种迫切的威胁，除了上岸更无别的办法。他们非得大伙儿上岸去，只留下几个人在船上看守，赶到灯塔院子外面，攻进那些房屋，急忙爬上灯塔的楼梯，跑进了望室，把那个灯塔人员捉住，如果他有什么同伙的话，把那些同伙也捉住，把他们全都杀死，把灯熄掉。没有灯，如果信报舰已经向湾里开来，它肯定就会停止不前，如果已经开进湾里，它没有了灯光引导它开进小河，就会设法重新开出去。至少也得暂时下碇，等待天亮。

小划子放了下来。卡刚特和另外十二个人随同康加跳上划子，全都带上步枪、手枪和长刀。没有一会儿功夫，这些人已经上了岸，全都向灯塔院墙奔去，那不过是一里半路。

这一段路他们跑了约一刻钟。一路上大家全都招呼着，一个没有失散。除掉留在船上的两个人外，全部的盗党都到达了平台下面。

的确，约翰·戴维斯和法司奎士早已到了灯塔上面。当时他们满知道路上不会碰到什么人，所以拔足飞奔，一点儿不怕被人瞧见。就这样他们跌跌撞撞爬上平坡，进了院子。法司奎士的心思是把灯塔重新点亮，让信报舰不等天亮就可以开进小河。他最最担心的就是那些灯头和镜头万一被康加破坏掉，或者器械弄得不灵，那样的话，二桅船就很有可能逃过信报舰的耳目，溜之大吉。

两个人赶进屋子，进了过道，推开楼梯门，随手就把楼梯门关上，牢牢地拴好，然后从楼梯跑上去，进了了望室。

那座灯一点没有坏，所有的灯盏都安在原来的地方，灯心和灯油全上得好好的，就跟那一天熄灭时一样原封未动。康加并没有毁掉照明灯的机件，他只想到在自己留在爱尔高湾时不让灯塔放光。他怎么会想到有一天逼得他急于要离开这里呢？

可是现在灯塔又重新放光了。信报舰可以毫不费力就开到它原来停泊的地点。

灯塔下面乒乒乓乓地攻打着，全部的盗党都在冲门，企图赶到月台上来，把灯熄掉。每个人都拼了命要阻止圣费号到达。他们在平坡上宿舍里没有找到一个人。了望室里顶多只能容纳两三个人，他们很快就能把这两三个人制服，把他们全都杀死，使灯塔不再在黑暗中射出它那危险的光线来。

上面曾经说过，那个过道尽头的门是用厚铁板做的。只要在楼梯这边用

铁门闷好，那就决计没法冲得开。便是铁棍和斧头也打不开。卡刚特不久就发现了这一情形。他几次冲不开门之后，就回到院子里来找康加和余下的人。

怎么办呢？有什么法子从外面到达灯塔上面呢？如果没法的话，这些海盗就将无路可走，只有逃往岛上内部的一法，才能不被拉法雅舰长和他的船员捉着。至于回到二桅船上，那简直是死路一条，而且，时间也来不及。很可能，信报舰已经进了港湾，向小河开来了。

可是如果能够在几分钟内把灯弄灭掉，圣费号就不但不能继续前进，还要逼得开回去，那样的话，二桅船说不定还会逃掉。

“避雷针啊！”康加叫。

原来灯塔外面从头到底钉有一根铁柱，每隔两三尺就用铁圈在墙上钉牢。如果用手一节节攀上去，一定会到达月台上面，说不定还会给了望室里的人来一个措手不及。

康加决定采用这个救命的办法。卡刚特和法加斯领前，两人先爬上附属房屋的屋顶，然后一前一后抓着避雷针慢慢攀缘上去，心里想黑暗里决计不会有人瞧见。

最后，两人爬到月台栏干外面，紧搭着栏干的柱子。现在只要翻过栏干就行了。

正在这时，枪声响了。

原来约翰·戴维斯和法司奎士早有防备。

两个海盗头上中了枪，手一松，全都摔到屋顶上，跌得粉身碎骨。

灯塔下面听到一声尖叫，信报舰正开进小河里来，舰上汽笛的尖锐声浪在空中回响着。

这时候仅仅还来得及逃走，再过几分钟，圣费号就要到达原来停泊的地点了。

康加和余下的人看见已经无计可施，都急急下了坡，向岛上内部逃命去了。

一刻钟后，当法拉雅舰长正在下锚的时候，那条收回的灯塔小船被人划着桨，几下子就到了舰旁。

约翰·戴维斯和法司奎士一同上了信报舰。

第十五章故事的结尾

信报舰圣费号载着司达登岛的接济品和接替人员，是在2月19日从布宜诺斯艾利斯开出的。一路上顺风顺水，航行非常顺利。那一个星期的大风暴并没有越过麦哲伦海峡。拉法雅舰长一点没有受到风暴影响，因此提早几天到达了目的地。

再迟十二小时，那条二桅船可能就会驶出老远，那时候追捕康加和他的徒党的念头也就只好放弃了。

拉法雅舰长今天晚上决不轻易放过，他非得弄清楚在过去三个月中爱尔高湾这边所发生的一切。

法司奎士虽则上了船，可是他的同伴菲力普和毛理斯并没有跟他一同来。那个跟他一起来的人谁也不认识他，也不知道他叫什么。

拉法雅舰长命人把这两个人带到士官室里来见他，他第一句话就说：

“灯塔点得很迟呢，法司奎士。”

“九个星期以来，它一直就没有点上，舰长。”

“九个星期！这是什么意思。你的两个同事——？”

“菲力普和毛理斯都死了！圣费号离开三个星期以后，灯塔只剩下一个看守员了，舰长。”

下面是约翰·戴维斯插进来：

“舰长。法司奎士忘记告诉您的是，”他说，“我们的两炮打的还远远不够。我们虽则把二桅船打穿了两个洞，摩尔号今天早上仍旧会开走的，幸亏法司奎士冒了生命的危险，溺水到船上，在后舵和尾柱中间炸了一颗药弹。说实在话，他并没有获得他指望到的结果。损坏虽则很厉害，可是12小时以内就可以修好，可是恰恰就是这十二小时的拖延使你们能够在港湾里碰上二桅船。这全得归功于法司奎士，他而且在望见信报舰时，想到赶上灯塔，在今天傍晚把熄灭已久的灯塔重新点亮起来，这也是他的功劳。”

拉法雅舰长热烈地和两人握手。多亏得约翰·戴维斯和法司奎士的英勇行动，圣费号总算阻止了二桅船的逃走。接着他就告诉他们在日落前一小时，信报舰开始望见司达登岛时的情形。

拉法雅舰长对于自己的方位很有把握，他在今天早上就曾经测算过。信报舰只要向桑裘安角开好了，它指望在天黑以前就能望见角地。

事实上，当天色开始黑下来时，拉法雅舰长已经清清楚楚望见司达登岛东岸一带的山岭了。他这时离开司达登岛还有十里光景，满以为两个钟点之内总可以到达停泊的地点。

这时候也就是约翰·戴维斯和法司奎士望见圣费号的时候。也就是在同一时候，卡刚特在灯塔顶上告诉康加圣费号来了，因此康加便赶紧把船开出去，预备在圣费号进来之前，逃出港湾。

这时候，圣费号正蹶程向桑裘安角开来。海上非常平静，海风这时已经息下来，连个波纹都没有。

在司达登岛还没有兴建这座天边灯塔之前，拉法雅舰长当然不会这样鲁莽地连夜向岸上开来，更不会开进爱尔高湾到达小河里。

可是现在这一带海岸已经有灯塔照亮了，所以他认为不需要等到第二天早上。

因此信报舰继续向西南行驶。等到天色差不多完全黑下来时，它已经离开爱尔高湾的口子不到一里了。

它减低一半速度，等待灯塔放光。

一个钟点过去了，岛上还是没有灯光照出来。法拉雅舰长对于自己的方位认为决不会弄错，爱尔高湾就展开在他的面前，他早就进入灯光照射的距离之内。然而灯塔还是不亮！

当时舰上那些人也不过认为灯塔的机件碰巧不灵了。也许是碰上什么大风暴，把探照灯刮坏了，把镜头打破，或者是那些灯盏不灵了。谁也没有想到三个灯塔看守员会受到一伙海盗袭击，其中两个已经横尸在那些刽子手的脚下，第三个为了避免同样的命运，只好逃走了。

“我当时不知道怎样是好，”拉法雅舰长说。“夜晚黑得厉害，我不敢开进港湾。这样就只好在海里等候天亮。我的属下和船员全都非常不放心，我们全预感到事情不妙。终于，到了九点钟时，灯光亮了。看来大约是灯塔出了点小毛病，因而耽搁了一下。我把速力加足，向湾口开去。一小时后，圣费号就进了口。离小河还有一里半路时，我碰见一条二桅船停泊在港湾里，船上好像没有人。我正打算派人上船去看看，这时枪声起了，是灯塔月台上放出来的。我们这才明白到我们的灯塔人员正受到人攻击，而且在捍卫自己，很可能就是在和二桅船上的人作战。我放起汽笛来，好吓唬敌人一下，一刻钟后，圣费号就到达它的老窝了。”

“来得正是时候，舰长。”法司奎士说。

“如果不是你冒着生命危险把灯塔重新点亮的话，”拉法雅舰长回答说，“它就不会到达。这时候，二桅船该早已开到海里。我们肯定不会看见二桅船开出港湾的，那样，这伙海盗就会从我们手里逃走了！”

这一切经过立刻在信报舰上传了开来，大家都纷纷向法司奎士和约翰·戴维斯热烈地祝贺。

一夜无事。第二天法司奎士和新来的三个灯塔人员见了面，就是圣费号这次带到司达登岛来替换他的。

不用说，当天夜里舰上就派了一支强有力的部队占领了二桅船。如果不是这样，康加准会企图重新偷上船，趁落潮的时候赶快开往海里去。

现在为了保障新灯塔人员的安全起见，拉法雅舰长非得把偷偷盘据在岛上的海盗清除掉不可。卡刚特和法加斯虽则死了，这伙人还剩有十二个，包括一个无路可走的首领在内。

由于岛面是这样广阔，追捕的事情准会化费不少日子，甚至会毫无所获。圣费号所有的船员就是尽了力也没法把每一寸土地都搜索到。至于重新回到圣巴苏罗摩角那边，康加和他的徒党决不至于那样愚蠢，因为那边的秘密巢穴可能已经被人发现了。可是岛上的其余部分却听任他们来往，因此要把盗党捉到最后一个人，可能要花上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的功夫。可是拉法雅舰长一定要保证灯塔人员不再有受到袭击的可能，保证灯塔能够经常放光，在这以前，他决计不肯离司达登岛而去。

当然，由于康加和他的徒党现在已经到了日暮途穷的地步，这件事情的解决也许不至于太久。那些海盗在两处山洞里，不论在圣巴苏罗摩角那边，或者在爱尔高湾这边，都没有留下粮食。法拉雅船长第二天由法司奎士和约翰·戴维斯领着上桑裘安角去了一趟，认为至少在这边山洞里是没有储藏什么，饼干、咸肉或者罐头食品全都没有。所有剩余的食物都运上二桅船了。山洞里只有一点从失事船上弄来的一些不值钱的东西：被褥、衣服和器皿之类，这些也都派人搬到灯塔宿舍里去了。就算康加夜间回到自己原先的仓

库里来找他的赃物，他也不会找到什么东西可以养活他的部下了。他甚至于连一支可以用来打猎的枪或者刀剑之类都弄不到手，因为卡刚特号上面枪械和子弹发现了很多，可见得没有剩下什么了。他逼得只有靠钓鱼来养活自己。在这种情形下，他跟他的徒党除了投降外，便只有饿死的一条路。

虽说如此，拉法雅舰长仍旧立刻进行搜索。一队队的船员，由一位长官或者大率领着，有些出发到岛上内部，有些沿海岸去搜寻。拉法雅舰长甚至于还亲自上圣巴苏罗摩角去了一趟，可是没有找到盗党的任何踪迹。

几天过去了，一个盗党都没有看见，一直到3月10日的早上，六个火地岛人到了院子外面，全都是面黄肌瘦，饿得有气无力的样子。这六个盗党当即被人押上圣费号。给了他们饮食以后，就把他们严密监禁起来。

四天后，黎加尔上尉在靠近威勃司特角南岸一带搜索，发现了五具死尸里面，法司奎士还认出了盗党里的两个智利人。在他们身边地上找到些碎骨碎片，说明这些人曾经企图用生鱼和贝壳来充饥，可是哪儿也找不到一点烧火的痕迹，一点灰烬都没有。显然这些人连个升火的东西都没有了。

终于在第二天傍晚，离日落还有一会儿，有一个人在沿河那些岩石中间出现，离灯塔不到五百码远。

这几乎就是约翰·戴维斯和法司奎士在信报舰开到的前一天，害怕二桅船就要开走，在那里眺望二桅船的地点，法司奎士就是在那一天傍晚下了决心最后再来一次奋斗的。

那个人就是康加。

法司奎士正和三个新灯塔人员在院子里走着，一眼认出是康加，就叫出来：

“是他！是他！”

拉法雅舰长正和黎加尔上尉在水边散步，听见叫声，赶快跑过来。

约翰·戴维斯和另外几个水手也随在后面赶来，大伙儿站在坡子上全看得见那个盗首，现在他是这一伙盗党里仅存的一个了。

他上这儿来干吗？为什么要暴露他自己？是预备自首吗？这下面是什么下场，他自己应当很清楚了。他会被押解到布宜诺斯艾利斯去，用自己的生命抵偿他这么多年来杀人抢劫的罪恶。

康加站的那块石头比其余的石头都高，海波正在它脚下轻轻拍着，康加站在上面一动不动。他的一双眼睛沿着小河望出去。他能看见那条二桅船停泊在信报舰附近，这条船是好运及时给他送到圣巴苏罗摩角来，又被恶运从他手里抢走了的。他脑子里这时一定有一大堆感想。而且一定非常懊丧！如果不是因为信报舰开到，他该老早到达太平洋里，从此逍遥法外了。拉法雅舰长当然急切地要把康加逮捕。他发出命令，随即由黎加尔上尉率领六个水手从围墙上爬出去，预备先到榉树林那边，再从那边越过那些乱石堆，把盗首捉住。法司奎士领着这一群人抄最近的路过去。

他们走了还不到一百码远，就听见一声枪响。一个人的身体离地而起，朝着一堆蜂涌的浪花投了下去。原来康加拔出腰间的手枪，向自己额头上打了一枪！这个恶棍算是自食其果，现在退落的潮水正把他的尸体卷到大海里去。

司达登岛上的这一出戏就这样结束。

不用说，从3月3日起，岛上的灯光就从来没有熄过。法司奎士把灯塔上一切都指点给新灯塔看守员看了。

现在岛上的盗党已经全部肃清，一个都不剩了。

约翰·戴维斯和法司奎士都要搭上信报舰回布宜诺斯艾利斯去，然后再从那边把约翰·戴维斯送回摩比尔。以他这样的英勇坚强，和这次的功劳来说，敢说不久就会被上级委以重任的。

至于法司奎士，他经过这一番英勇奋斗，吃了这许多苦，将要回到自己家乡休息一个时期，可是他将要一个人回去，他两个可怜的伙伴可不能随他一同回去了！

3月18日的下午，拉法雅舰长看见新灯塔人员的处境已经十分安全，就下令开船。

信报舰开出港湾时，太阳正在西沉。

远远的，岛上立刻放出一道亮光来，水上射出反光，在信报舰走过留下的一道水痕上跳着舞。当信报舰逐渐进入黑暗的海面时，这座天边灯塔射出来的千万道金光好像有一部分也被它带走了。

